

# 【路人傳說】我擁有被人認錯的 垃圾能力

作者: 發條橘子

Powered by [紙言](#)

## 【序章】

「他犯了甚麼事？」  
「盜竊？還是亂過馬路？」

公園內，市民們正在洪杰面前交頭接耳。

「是他！肯定是他沒錯！」數個市民指罵著他：「光天化日居然闖進女廁，廉恥何在？」

「.....」但洪杰依然目無表情，安靜原地站著，這場面宛如司空見慣似的。

「你們都誤會了，根本不是他，犯事的人早就逃掉。」受害少女卻出奇地為他解釋。

受害人看上去只有十六歲左右，披著烏黑柔順的捲髮，身穿純白校裙，帶著輕靈愛玩的感覺，圓圓小小的臉上，有抹不掉的稚氣，活像個洋娃娃。

她三角形的眼睛伴隨著澈亮的瞳孔，吸引得仿佛能把別人靈魂勾走，魂牽夢縈。

「妹妹，你應該是被嚇壞才胡言亂語，那傢伙是我們當場抓住的，沒可能認錯。」市民們反駁她。

「他明明只是剛好路過案發現場.....無緣無故就被你們抓住....」少女握緊手中的水杯喃喃道，仍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

洪杰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個不學無術的小混混，尤其是那張臭嘴臉，看到就想揍上一拳。

可惜在別人眼中，他如此令人厭惡的特別外表都形如無物，一旦開始被認錯，便會一發不可收拾，情況就誇張得就宛如超能力一樣。

如果將要拿去投稿漫畫的男主角是擁有這種設定，絕對會馬上被編輯扔進廢紙機。

因為這個超能力根本——全無作為。

「在場有沒有人願意讓我非禮一下？」洪杰終於開口，並且是大聲向所有人說話：「一下就可以，事後會證到我是清白。」

「變態！你還想再次行兇？」抓他來的市民哄動著：「果然是你，妹妹都被你嚇得認不到人了！」

「把他教訓一頓吧！」洪杰這一開口，所有人都直接認定是他犯罪。

「唉.....都猜到又是這般的收場.....」洪杰無力地嘆息著。

「慢著！先再聽我講講.....」少女想走去他的方向，但她忽然滑腳，整個人栽倒去了他身上。

千鈞一髮之間，洪杰本能反應捉緊她以免危險。

「我相信你.....來吧....」少女趁機在他耳邊悄悄說道。

洪杰聽到先是愣了愣，但瞬間就懂她的意思，於是毫不留情的，用力揉了下去。

「啊.....」少女忍不住嬌喘一聲。

在場所有人見證著這一幕的發生，先是被驚嚇，但再回過神來，反而令他們更加驚愕。

——被抓到的人，竟然換了張臉。

「小子你是誰？」市民們莫名奇妙，怎麼會有個陌生的小混混出現：「我們抓來的人呢？那個變態在哪裡？」

「呼，幸好臨時解除了能力。」洪杰立即鬆一口氣。

「哇.....」少女眼睛骨碌碌地看著他，像是發現自動販賣機旁的流浪貓一樣：「你到底是何方神聖？」

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剛才只是為搏一線生機而開的玩笑，這少女居然會主動走出來犧牲。

兩人初次相遇時，還不知道正在未來等待他們的，會是一場畢生難忘的歷程。

## 【第一章】成為外賣王

外賣王。

傳說中有個無人知曉他真面目的人，儘管手上提著十多個外賣盒，亦從來沒有遲到過，憑一己之力走遍該區的大街小巷，飛簷走壁，將熱騰騰的食物送到客人胃中。

他能做到的，已經超越史上所有的外送員，狠狠地搗了那些自稱「火熱速遞」的外賣店一巴。

「他到底是天使的化身，還是地獄來的使者.....沒人知道....」

「有沒有你說得那麼誇張....」

一間炸雞店內，桌面上擺放著兩碟新鮮出爐，金黃酥脆的炸雞腿，配上香甜汽水，是客人最愛款式，他們正在討論有關外賣王的傳說。

「當然有！只是你沒見過他而已。」

「那你又有見過嗎？」

「哼....他長得就像....」女客人看著洪杰的臉，即場目瞪口呆：「他....他....！」

「他甚麼？趕快說吧。」

「他就是外賣王！！！」女客人激動地指著他說道。

「.....」洪杰皺眉，茫然地回望他。

洪杰二十出頭，一事無成，偶然在炸雞店買食物的期間，被其他客人認錯是傳說中的外賣王。

「可以跟我拍照嗎？我不會公開的，只想跟朋友炫耀一下。」客人拿出電話。

「嗯....你真的不會公開嗎？」他疑惑地問。

洪杰雖然長得一副小混混的面相，但其實很容易動搖，有人拜託多一兩句便會心軟下來。

「真的！你相信我！」女客人再三懇求。

「.....好....好吧。」他始終也是答應了：「你一定不可以公開喔！」

「一定一定。」女客人笑嘻嘻的回話，然後咔嚓一聲，把照片收入囊中。

廚房的門猛然打開，店舖經理提著數個外賣袋走出來。

「咦？外賣王，今天不是你的假期嗎？怎麼跑回店裡頭？」經理問洪杰：「你也來得正好，幫我送外賣吧，會給你額外獎金。」

說罷，經理便把食物塞到他的懷中，轉身就進廚房。

「我.....」這種經歷已嘗試過太多遍，他知道怎麼解釋也沒有用：「還是算吧.....」

他看一看結單上的地點，東南西北的方向都有齊，完全不順路，而且時間緊逼，食物又多又重，更是令他心灰意冷。

從中午到黃昏，洪杰在映璧邨內四處奔走，跑了半天，連三分一的單都還未送完，甚至把原本不熟悉的街道倒背如流。

「下一個單位是.....」他走到一座樓的大堂，向保安登記資料：「是一戶姓樂正的家庭....」

洪杰心想，這個年代原來有人用如此古風的姓氏，一般常見的複姓也只有歐陽和諸葛....

「喔，是那戶有趣的家人....」保安一邊唸唸有詞，一邊填寫資料：「唯有祝你好運....」

「祝我好運...？」他不明其解，但也只能照樣上去。

叮噹，門鈴一響便馬上有人來接門。

「是變態先生？！」少女被送外賣的洪杰嚇倒。

「是受害者？！」他們幾乎同一時間說出。

「甚麼變態？怎麼了嗎女兒？」家裡面傳來另一把聲音。

「沒....沒有！只是看劇太久，一時說錯嘴！」少女連忙掩飾。

「等等我去拿菜刀出來！」

「不要！父親你冷靜點！」

砰！

門被關上了。

「只是有雞來了！」

「甚麼雞？我從來都沒有叫過雞！」

「你剛剛不就打電話叫了嗎？」

「我沒有！我在香港沒有相熟的！」

「炸雞！！是炸雞！！！」

家裡繼續傳出爭執聲，洪杰提著外賣袋站在外頭，尷尬地等待她再開門。

門緩緩的打開：「不好意思.....哈哈....我父親腦筋比較頑固....」少女吐吐舌頭道歉。

「不緊要，謝謝你一百六十元。」洪杰打算趕快收完錢就離開。

「錢是會給你，但你要先回答我一個問題！」她忽然說出條件。

「你放過我吧，我手上還有一大堆外賣要送。」他說得像是快要哭了。

「為甚麼上次不回答我就逃掉！」她堅持地問道。

在前幾天警署的事後完結後，少女有追問他會發生各種奇怪現象的因由，可是洪杰沒有回答便迅速跑掉。

「因為.....解釋太麻煩，就算說明了你也不會懂。」他說道。

「你不說我又怎會懂？」

少女堅持不懈地追問，終於令遲鈍的他察覺一件驚為天人的事：「...那你先回答我，你是怎樣認出我來的？」

「你就是你啊，小混混的外表很難辨認嗎？」她自然而然的回話。

「.....」他在獲得這種麻煩能力之後第一次遇到認出自己的人，一時吐不出半隻字句。

於是，他便開始解釋一切超自然的現象會發生的因由。

洪杰，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

中學成績不理想，只能入讀香港的某些專上課程，但是不足一年時間就辦了退學手續。

他沒有人生目標，亦不希望自己為錢而低頭打一輩子工，每天就混混噩噩過著日子，簡單來說，他就是標準的「廢青」。

不過以現代社會來說，像他這種沒有人生目標的人，實在屢見不鮮，因為教育制度並沒有明確地告訴學生學習是為了甚麼，沒有告訴學生要思考將來該成為怎樣的人。

只是一味把課本上的知識硬塞在腦中，然後背上試卷就算是成功。填鴨式教育，就是現今制度的弊病，也造就了不少像洪杰這般的人。

然而，諸般理由都是其中原因之一，真正令人生變得淡若無光的，是在小學，他「被認錯」的能力誕生那年。

嘎吱，炸雞的聲音響亮透徹：「接著呢？」少女的父親問道。

「說這麼久還未到重點！趕快吧。」少女也急不及待。

「你們就安靜的聽....」洪杰竟然在她們家邊吃炸雞邊回憶。

小學應該是人生最有趣好玩的階段，開始有自己的思想，發掘各種神奇未知的事物，渡過幼稚又有活

力的時間。

「上捉上下捉下有隔牆沒穿針有何沒V沒自解。」一群小孩興高彩烈地猜著拳，分出岡位。

洪杰在猜拳輸掉了，負責到處抓人。

他走到一個角落，伸手碰躲藏在那裡的小孩，他們卻茫然地看著洪杰，像是一個不關事的陌生人過來似的。

「幹嘛啦，你這醜八怪別靠過來。」小孩們說道。

「我...我是洪杰啊....」他嘗試解釋。

可惜當天沒有半個人能把他認出，一直等到各人不耐煩，以為他已回家。重新開始遊戲，自行玩樂，甚至——忘記他的存在。

那天起，他漸漸察覺自己有著「被認錯」的能力。

試過回到班房無人知曉他是誰，試過回家父母認不出他，經歷過流離失所，失去所有朋友，獨自飲泣。

開始變化的不是能力，而是他的心境。

「所以被當成變態，也只是雞毛蒜皮的事。」洪杰放下骨頭，用濕紙巾擦淨雙手。

「你真的是個厲害的人！」少女的父親感動不已，更用他的衣袖來拭鼻涕：「竟然作出如此動人的故事。」

「父親.....」少女尷尬地看著他。

「還有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我中學畢業的那天。」洪杰再次進入回憶。

相信中學，每個人都有自己暗戀的人，洪杰也不例外，跟個不常把他認錯的女生非常要好，已發展到每天一起上學放學，在網上保持聯繫的親密關係。

他把自己的經歷告訴那位女生，她也承諾絕不會把洪杰忘記，更每日都把他的名字和事用筆寫在記事本。

所以他打算在中學生涯完結的時間，向女生表達心意，一切看似美好又圓滿的結局，應該會順利發生。

但是劃上完美句號這回事，憑洪杰的運氣是辦不到。

「.....你是誰？」

「.....我...」

男孩拿著花束，在禮堂準備向女孩細訴自己對她的情感。

然而換來的，是一句陌生的「你是誰」。

這三個字，洪杰比起任何人都聽得更多，本來已經對他起不到傷害作用，但從女生口出說出來的那刻，他卻徹底地感受到椎心的痛。

沒錯，世界對他沒有變化，一如既往地殘酷，變化的是他心境——

這種人生，已經怎樣都沒所謂了。

在他眼中而言，他清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一碰就碎，只要是陌生人，就會被冷淡對待。

洪杰知道自己在世界的位置，所以從不會主動與人產生羈絆，甚至把所有人都敬而遠之。

「反正最後只會換來傷害，倒不如一開始就沒有相識。」

這一句是他常掛在心裡，每每提醒他要怎樣活的句子。

「你們聽完就算了啦，應該很快就會變成陌生人。」洪杰似是笑著地說道，但那笑容藏著的悲傷，就只有他知道。

「御三家！別說喪氣的話！」少女叫他提起精神。

「御三家.....？」他搞不懂意思。

「洪杰，水木火屬性都齊全.....」少女父親恍然大悟：「是精靈寶可夢！」

「是寵物小精靈！」洪杰和少女異口同聲地回話。

「.....糾正的對象弄反了。」他對少女說：「我不是叫御三家。」

「御三家，我問你，有人喜歡孤獨的嗎？」少女問道。

「.....沒有吧。」他先回話，再喃喃自語：「我怎麼接受了這個稱呼。」

「那就讓我來幫你。」少女用堅定的眼神看著他：「命運安排我們相識，必定有它的原因存在。」

「你已經是不知第幾個跟我這樣說的人....」他冷冷地回應：「現在我就已經陷入了被認錯成外賣王的困境....你又能幫我甚麼？」

「我叫樂正綺嵐。」她伸出手，搭著他的肩膀：「別人或許辦不到，但就由我這個天選之人來拯救你吧！」



\*

被認錯能力的條件。

一旦被認錯之後，就絕對無法被其他人認出自身「洪杰」的存在，至少要做一件達成那人的事跡，能力方可解除。

次數和時間未有實際數據，只是知道會隨時隨地出現狀況。

而最難纏的，是達成事跡的定義非常模糊，去小便跟他一樣時間也是達成，閉氣跟他一樣時間也是達成，所以每次都要找出要達成的「某種」行為，才可以順利解除能力。

「按照現況，你必須找出達成外賣王某行為的條件....」樂正綺嵐坐在她的電腦椅上，不停轉圈和思考。

「我並沒有像外賣王的超級送外賣能力，今天送不完外賣，害我擔心被經理責罵....」第一次到女生房間的洪杰，在她床上僵直坐著。

今天坦誠相向後，決定晚上再到她家中再找解決辦法。

「那你有被罵嗎？」

「出奇地沒有...反而是客氣的問我是否生病了。」

「看來外賣王本身是個很受愛戴的人呢。」

「能幫經理請少十多個外送員，換轉是我也愛戴他。」

「上次你在警局非禮我，就是為了達成條件？」

樂正綺嵐突然提起昨天的事，令洪杰措手不及，再加上她身穿的長身T恤，把雪白的幼腿露出，早已令他尷尬不已，只能一臉通紅地點頭。

「其實我有個疑問。」她再問道。

「甚麼？」

「你大可以用別人的身份活下去，明知會再次變成別人，為何要辛苦自己去不斷解除能力？」

面對她的疑問，洪杰一時不懂如何回答。

因為由始至終，他都未曾想過這問題，假如現在一定要找個答案的話.....

「可能是....我不想被人忘記吧....能用自己的身份活下去，是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

「喔.....」她原本像機關槍說個不停的嘴巴，忽而安靜下來：「今天先這樣，我會替你想個最完美的解決計劃。」

說罷，洪杰便回去自己的家。

那個沒人等待，冷冰冰的地方。

一邊苦惱著明天的工作，一邊想起那個令他印象深刻的少女。

翌日。

洪杰按著炸雞店的規定工作時間回去，但卻發現他的員工儲物櫃前，插著一枝吸盤頭的箭。

箭上綁著一張不明的紙張，一看就知道當中有詭。

他不想再有麻煩上身，於是假裝沒有察覺，照常更換制服上班。

「為甚麼你不打開來瞧瞧！」一個陌生男子猛然從門後跳出，指著洪杰。

「.....嗯？」洪杰皺著眉，用奇怪的目光看他。

「挑戰書！那是挑戰書，快打開來看！」

「嘎.....」他嘆了口氣，還是選擇不理睬他。

直至經理走過來向他介紹這位陌生男子：「外賣王，他是你的新同事，看你昨天的狀態不太好，應該是最近太辛苦吧，所以替你請了幫手，他叫阿行。」

「我不是來幫手，我是要來超越外賣王的男人。」阿行趾氣高揚地說。

「你...你你你也是能力者之一嗎？」洪杰聽到他這麼說，一時之間會錯意。

「甚麼能力者？」阿行先反問他的意思，再自說自話起來：「我當了外送員已經有豐富經驗，在行內無人不知，如今竟然被一個半途出現的無名小卒搶我威風，實在不能忍受！」

「……」洪杰知道他只是個找碴的人，十分失望，打算隨便說句話打發他：「那你想怎樣……」

「跟我決一高下！」

「送外賣也有得決高下嗎？」

「就是比誰效率高，服務好！」

「嗯……」洪杰仔細想了想，覺得是個達成外賣王條件的好機會，於是爽快地答應他：「也好！」

「今天就讓我先暖個身，熟習一下附近環境，明天就決勝負吧！」阿行說道。

眨眼的時間，他便提起數個外賣往街上奔去。

「你身體好點了嗎？」經理關心洪杰。

「也是差不多，但應該沒事的。」他回話。

經理看看四周沒人，悄悄地跟他說：「明天的勝負，我下重注買你贏，可別給我輸掉喔。」再拍拍他肩膀，高聲道：「對你有信心嘛！」

洪杰也不知道該如何回話，無奈地點著頭，心裡替這位經理祈求樂正綺嵐有好點子讓自己獲勝。

到了當天晚上，再次展開解除能力的會談。

「據我打聽回來，真正的外賣王可以在一天內獨力至少送出八十份外賣。」洪杰再描述：「一個正常人即使拚了命，最多也只有四十至五十份，可見要達到這條件是比登天更難。」

砰的一聲，樂正綺嵐將筆記本放在桌上，打開某一頁記錄的重點開始說明：

「我有令你達到這種階段的辦法，首先，你想想外賣王可以行雲流水地把食物送出的原因是甚麼？」

是因為他對映壁邨的大街小巷，甚至所有小抄捷徑都倒背如流！在沒有路牌的提示下，要記住這麼多的資訊根本是天方夜譚，他的腦海中必須要把其他職業的知識通通拋棄，只堅守如何當個完美的外送員。

你說他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能辦到？那當然，對於明天就要比賽的你是沒可能的。有句電影對白是『一百萬人只有一個是主角，當主角的，都是能夠達到極致的人』。

而我！這位天才少女，可以讓你一夜之間變成像外賣王般的主角！」

「那到底辦法是甚麼……」洪杰聽她說了一大段字，依然毫無頭緒。

她拿出磅重機，長尺：「只要你好好的配合我。」

他小心翼翼地站上磅重機，樂正綺嵐從下而上量度著他的身體，作為一個正常男性，女性用小巧的手對自己做出各種各樣的測試，實在是不自在。

驀地，她捏著洪杰的四肢，再前後掃拍，終於也令他忍不住問：「你究竟在幹甚麼？」

「看看你的身體質素啊，你就當上體育堂時的身體檢查一樣，放心吧。」她先回答，再反問：「原來你有著一身不錯的肌肉呢，平時都有鍛鍊？」

生平都沒有被女生稱讚過身體的他，紅著臉回答：「沒有...只是畢業後都幹些體力勞動的工作，不知不覺就變成這樣...」

「...嘻。」樂正綺嵐偷偷竊笑，愛玩的她只是想給洪杰明天比賽一點信心才故意稱讚，沒想到他的反應如此羞澀，禁不住覺得這位外表兇悍的男生原來還蠻可愛。

量度過後，她打開手提電腦的畫面，展示給洪杰看：「這是我花時間整理和搜集的資料，用一張完整的圖給你看會更簡潔易明，就是去映壁邨所有大樓的最快方法，包括由店舖開始，還有在每個地點的轉移方向，都有標明。」

樂正綺嵐耐心地解釋著這副地圖的作用，在旁聽的洪杰也為之驚嘆，全部路線的組合和假設都有，要是放在書店發售，絕對會被喚成「映壁邨外送員天書」！

本來以為她只是個有點小聰明的中二病少女，想不到連這種精密的計劃和分析也能辦到。

「不過，我可能來不及邊查看這張地圖邊送外賣。」他說道。

「我就知道，所以明天你需要帶上耳機，我會在上課時間去保健室偷偷與你通訊，再用剛剛量度的身高體重肌肉含量，為你計算出最快最精確的路線！」

「謝謝你...」聽到這地步，洪杰終於明白她不是小孩子鬧著玩，而是真心的想幫自己解除能力，久違的真心感覺，令他將謝謝衝口而出。

「不用謝，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你聽過吧！我這種生為天才的人就是要拯救弱小！哈哈哈哈哈！」

眼前這位說話不經大腦，常常中二病上腦，卻又意外地是個不典型的天才，一位女高中生。

洪杰連做夢也沒想過，這樣的人，竟然會是自己的救星。

明天的賽事，會可以重奪自己的身份，還是把事件推向更不可收拾的邊緣？

「啊，另外有件事未跟你說。」他猛然想起。

「還有？」

「那個挑戰我的人，明天會請一位知名的實況主來直播比賽過程，說是為了公平，拍攝全程就不怕作弊。」

「嗯？他有錢請得起網絡知名人士，為何還要執著於一個送外賣的稱號？」

「不知道，但有些人就是會執著在奇怪的地方上，可能他的尊嚴是建基於送外賣的能力上吧。」

「你這麼一說....我有點擔心明天的賽事。」

「是怕他會發現耳機一事？應該不怕，他又聽不到內容。」

「不是，他既然有錢請人辦事，就有可能會幹出其他用錢使自己有利的事。」她再沉思一番：「更何況你說他對名號異常的執著....」

洪杰嚥下口水，用認真的表情說：「我有一個很聰明的想法。」

「聰明的想法....？」樂正綺嵐緊張地聽著。

「不如放棄明天的比賽，把目標放到後天吧...」

「笨蛋！」她巴了他的頭一下：「還以為有甚麼大計，男子漢大丈夫，怕你就輸一輩子！」

「又有何關係....反正有困難，逃避不是更輕鬆嗎....而且又可以幫助真正想要勝利的人，只要犧牲掉我的話.....」他雖然說著洩氣的話，但每隻字卻寫著會造成這性格的悲傷回憶。

「總言之，你明天就照常比賽，我不會讓你以後再輸任何一仗。」她說道。

這時的洪杰不能理解她的做法，明明大家只相識不到一個星期，為何要傾盡全力，甚至翹課來協助自己。

明明自己....只是個常被人遺忘的....小市民。

\*

天朗氣清，是很適合郊遊外出的舒適溫度。

一大早，來自各界的傳媒朋友便把炸雞店擠滿。難怪經理會同意這次的鬧劇，犧牲一天生意額就可以換來超強的廣告效果。

那個網絡當紅的實況主就像極個大明星似的，架著太陽鏡，旁邊有人遞水和風扇，不說還以為她才是主角，不過是在臉上塗了一層厚粉的猴子而已。

「可以趕緊開始嗎？下午我還要去另一個活動。」女況實主不耐煩地問道。

「選手準備好的話，隨時都可以開始。」她的經理人先回答，再瞥著洪杰等人。

「我準備好了。」洪杰戴上耳機，提起外賣，與阿行異口同聲的回應。

「預備！」經理舉起起步槍，倒數三二一後便鳴槍示意他們可以出發。

一聲鳴響下，兩人都以高速離去，同時樂正綺嵐也與洪杰在通訊程式上連接。

「喂喂，能聽到嗎御三家？」她問道。

「聽到，你收得清楚嗎？」他反問。

「很好很好，目標是三小時五十張單吧，我會協助你完成的。」

「我現時手上有十張單在手，全部地址都傳送給你看。」

「.....嗯。」她仔細閱讀過後，瞬間就得出路線：「向前直走，過兩個街口，再轉左就到。」

「可是前面有數個交通燈，不怕要等很久嗎？」洪杰有點質疑。

「你以為我是誰啊？交通燈轉色的頻率一早在我的計算之中，你現在起兩秒後用最快速度跑過去，就可以完美地越過所有綠燈。」

「好.....！」他雖然還是半信半疑，但也只能賭一把。

然後路線確實是跟樂正綺嵐說的一模一樣，穿過綠燈與綠燈之間的交替就宛如有預知能力般的俐落。

原本還對她的說話有疑惑的洪杰，現時真的打從心底佩服這位女孩。

接下來的幾張單都完全聽從她的指示，時間不出二十分鐘，便將外賣順利送出。

於是回到店裡，再拿起十張單就奪門而出，但令人震驚地，阿行在此時也回來了，沒有軍師幫助的他，竟然能用與洪杰相差不遠的時間。

他們離開店舖後奔往的方向都是一樣，看來第一張單的地址是在相同地方。

「馬上轉右，向直街走。」樂正綺嵐突然對洪杰說。

「為甚麼？明明前面就到。」他再次疑惑她的決定。

「你信我便是。」

「……」洪杰看著阿行直接往前走，自己卻要莫名其妙地繞路，心中很是掙扎。

但根據樂正綺嵐好幾次的成功經驗，他選擇了相信她的能力，最後也跟她提供的路線走。

只是比原本的路線用多了半分鐘的時間，就安全地送到客戶手中。

「婆婆，請小心熱。」他慢慢地幫老人將食物放到桌上，再收她錢：「謝謝你一百四十五元。」

「好……」婆婆拿出她老舊的藍罐曲奇，逐個逐個硬幣點算出來給洪杰。

「御三家你別等了，把握時間去下一張單吧。」樂正綺嵐勸他快點走。

「要是不收她的錢，要怎樣向經理交代，她又怎樣向自己的良心交代，所以，給婆婆一點耐心。」洪杰卻選擇等候。

此舉動實在出乎樂正綺嵐的意料，越來越對這個虛有其表的小混混感到新奇。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終於成功收到錢。

就在下樓的一刻，碰回剛剛一同出發的阿行。

他用一個不甘的眼神瞪著洪杰，喘著氣再跑進大樓內。

「他不是走了更近的路線嗎？為甚麼現在才到？」洪杰不明白發生甚麼狀況。

「現在是中午放飯時間吧，剛才那條路有間非常受歡迎的台式飲品店，經常在這時間點大排長龍，最令人頭痛的，是路面又窄又小，一旦擠了進去，要脫身或穿過去都必定花了他不少時間。」

「你連這點都能計算……」即使前面已經讓他多番驚豔，每一次的成功都能讓他更驚嘆。

「可惜你把我幫你爭取的時間都浪費掉！！！」

「哈哈....話不能這麼說，至少比他快了。」他只能苦笑道歉。

另一邊廂，把外賣送到樓上的阿行。

砰！砰！砰！

他用力地拍打著門，已經完全沒有耐性等候，索性就把食物扔在門前就算。

「可惡！可惡！可惡！為何他會知道那邊走不過去！果然是名不虛傳的外賣王.....」阿行像是精神分裂般，突然奸笑起來：「哈哈哈哈！但在最後的贏家，一定會是我！」

他拿出電話，指尖不停點在屏幕上，把信息傳送給某人。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過程，比賽終於都接近尾聲，最後的十張單，能最快送出的人將會成為贏家。

「話說，勝出比賽的人，有沒有甚麼獎勵？」洪杰回到店時，突發奇想地問經理。

「有，我會給你多點上班鐘數的！」他回話。

「那不就是沒獎勵嗎.....」

「哼！有空問這些，不如先擔心你的外賣王寶座吧。」阿行氣定神閒的回店。

「.....聽說你現在是落後了我十張單有多。」洪杰不屑地說道。

「我還是會贏你的。」

「嗯.....」面對他這樣自信的態度，連洪杰也不禁起懷疑。

「你接下來的路線要小心點，他有可能會使詐。」樂正綺嵐說道：「路面上的突發情況我是不知道的，你要自己隨機應變。」

「好，不過我也到最後的十張單，應該不怕。」

但意外總是在人不留神的時候出現，在洪杰送單的過程中，事件就不斷頻生。

有人會在半路殺出來問路，有人不小心撞上他的外賣盒上，有人會把手上的貨物在他面前灑滿遍地。

習慣了做好心人的洪杰，在他良心驅使下，當然沒能視而不見，唯有逐一幫他們解決困難。

這樣一來，花費掉的時間也就更多，比起阿行用多了兩倍.....或甚是三倍的份量。

他也漸漸追上洪杰的進度，一同送出最後的外賣。

「最後的單是去.....」洪杰把地址告訴樂正綺嵐，好讓她為自己提供路線，作最後衝刺。

「這邊右轉就到！你真幸運，不用走遠就到達。」她高興地回話。



忙碌了一整個中午，終於也看到勝利的曙光，二人都心裡都興奮不已。

咯咯，門聲響起。

然而幸運並沒有降臨在洪杰身上，他依然是那個得罪神明的小子。

敲了接近五分多鐘的門，屋子內都沒有任何回應，客人的聯絡電話亦是未能接通。

看來是倒楣地拿了一張「玩單」，失望又焦急的他只好趕快回店再拿另一份新外賣。

不知是緣份還是上天故意安排，阿行與他又再下樓時剛好相遇。

「怎麼了？要回去再拿外賣嗎？」阿行調侃他說。

「那又如何？你也不是在這裡徘徊，找不到地址？」洪杰反擊。

「你就算跑得多快也沒用的啦。」他面對洪杰的反駁，一時意氣把奸計都道出：「阻礙你的人是我找的，那張『玩單』也是我造的，到最尾的贏家始終會是我！」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我早就猜到是你！」洪杰大聲說道。

此刻耳機另一邊的樂正綺嵐罵道：「明明是我之前捉你的！怎麼把功勞都撈走！」

「不要緊，就算我現在回去再拿外賣，也能比你快。」洪杰得意洋洋的指住自己腦袋：「因為我有最強的記憶地圖。」

「你也太過份!!!帥的只有你一人!!!臭御三家!!!」樂正綺嵐生氣地繼續大罵，在那邊亂扔東西的聲音也隨之而來.....

「誰管你的，總言之我是贏定的。」說罷，阿行就打算離開去找地址。

與此同時，一棟大樓傳出火警的鳴鐘聲。

他們二人都呆著，火勢猛烈得把火光都傳到這邊來。

「喂，怎麼辦，要趕緊把情況告知消防局...」洪杰慌張地說。

「映璧邨的位置太偏僻，恐怕他們需要一點時間才能趕到現場。」樂正綺嵐在得知消息後，已經通知了消防局。

再走到那棟起火的大樓下，幸好許好居民都及時逃生，現正在地下聚集。

旁邊的保安正在點算看不見哪戶人家的臉：「陳先生，何太太.....王婆婆.....咦？林婆婆呢？她還未下來嗎？」

洪杰急躁地扯起阿行的衣領：「這也是你搞出來的鬼嗎?!」

「當然不是！我可沒有要危害別人性命的黑心，更何況....這棟也不是你要送外賣的大樓，我幹嘛要燒它！」他連忙解釋。

「嘖！」他只好先放開他，再問：「剛才保安說的林婆婆，我在今天曾經送過外賣上去，她是個行動不便的老人家，你能跟我一起上救人嗎？」

「別開玩笑了，說的是火災啊，你以為說救就救？」阿行拒絕要求：「我先去把外賣送出，你自己慢慢救到輸為止吧。」話音一落，他便轉身而去。

「你有辦法令我上到救到婆婆嗎？」洪杰問樂正綺嵐。

「火勢集中在哪幾個樓層？」她想了解詳細資料：「沒記錯的話，婆婆是在六樓，只要沒有太大波及的話，可以跑上去救她。」

「我先看看.....剛好在火焰的下幾層，很可能會被濃煙嗆傷。」

「你在附近找些水和濕布，裹好自己再上去！」

「好！」

## 【第二章】成為女神

行善，在人類社會眼中是種值得誇讚褒獎的行為。

實際上，行善是非常自然的活動，亦不需要在它身上賦甚麼價值意義。

正因為社會是奸狡邪惡的，所以善良才顯得多麼難能可貴。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幾個字是人們口中的老生常談，但似乎在洪杰身上並不管用，即使行為本身沒有明確的回報，他也會隨心而做。

只不過是因為，把事情視若無睹，會被內心強烈責備而已。

「咳咳咳.....咳！咳咳！」一位滿身煙塵的男生背著婆婆從大堂逃出來。

趕到的醫護人員連忙搶救昏迷的婆婆，把她送到附近的醫院。

「從那個實況主的直播看到，好像.....勝負而分。」樂正綺嵐把消息告訴他。

洪杰鬆了口氣，大字型躺在地上喘息。

「嗯。」他仰望天空，是一遍湛藍無際的景色：「只好明天再努力了呢。」

「值得嗎？明明只差一步就有機會奪回自己的身份。」

「我說過自我犧牲是無所謂的吧，阿行可以贏得渴望已久的比賽，婆婆可以脫離危險，這樣就足夠了。」

「蠢才御三家。」她的聲音突然變得清楚，回過頭來，發現已經在洪杰身邊。

「你怎麼.....」他訝異的坐起身，看著她的身邊靠近：「你不是在上學嗎？」

「為甚麼要犧牲自己？人本來就是自私的生物，替自己的利益打算有甚麼不好？」樂正綺嵐像是生氣，又像是擔心地說：「你出了意外的話，叫認識你的人怎麼辦啊？」

「認識我的人....？哈哈.....即使我今天就這樣死掉，也沒有人會察覺——我身邊根本空無一人。」

啪！

樂正綺嵐給了他響亮的一記耳光：「御三家你聽好！從現在開始，我就是在你身邊等候你報平安的人，絕對不允許你無緣無故消失掉！」她雖然是以命令的口吻說著，但眼眶中卻溢出顯然易見的淚水。

「我.....」這少女，再一次讓洪杰無言以對。

「衝進去的不是外賣王嗎，怎麼變成這個小混混??」

「他不會還困在裡面吧？」

「沒有沒有，你看看直播，外賣王已回到店裡。」

在他們對談期間，旁邊的群眾開始議論紛紛，內容卻令二人費解。

「她們說....外賣王已回到店裡？」洪杰疑惑地問樂正綺嵐。

她拿出手機，開啟直播：「這位是真的外賣王？」

畫面中，看見阿行與另一位陌生男子被人包圍著，突兀的是那位男子的茫然表情。

「也就是說我已經解除能力.....」洪杰仍然未知原因。

再聽旁邊的人討論，原來之前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有個外送員在一場騷亂中拯救受害者，他就是那間炸雞店的員工——傳說中的外賣王。

真相終於大白，外賣王之所以被稱為外賣王，並不是因為他送食物有多厲害，而是因為他願意捨己救人。

行善是種無分貴賤，任何人只要有心就能做到的行為，當在場無人有勇氣站出第一步，他卻毫不疑惑，昂首闊步，這樣才被市民冠上「外賣王」的名號。

洪杰成功做出跟他同樣的行為，甚麼一天送好幾百份外賣的成就，都是民眾以訛傳訛，誇大出來的流言。

經理會問洪杰身體是否感到不適，是本來的外賣王個性開朗活潑，換成他之後卻悶悶不樂，押在他身上的賭注是出於自己對這位善良員工的愛戴以及信心。

「欸.....哈哈哈哈哈！」洪杰釐清事實後，忍俊不住大笑起來：「真是個大笨蛋呢。」

樂正綺嵐卻以一副疑懼的表情問他：「你....是誰？」

「.....！」他儘管早已作好心理準備隨時被人遺忘，但當情況悄悄來到時，依然會在他內心剖開一個大傷口。

「我認識...你的嗎？」她再問道。

他強逼自己架起笑容，咧起牙齒，閉眼將淚珠困著，搖頭說道：「沒事，我只是路過。」

話音一落，他便緩緩的轉身離開.....

就像以往一樣。

就像沒有事情沒生過一樣。

這幾天以來，樂正綺嵐所說過的話始終在腦中揮之不去，那怕自己曾稍微的憧憬過與她有燦爛未來，都足以成為現在引爆洪杰淚腺的炸藥。

如果由一開始就沒有期待過，那麼自己會否再感覺悲傷？

以後還是不要太易投放感情吧，這是洪杰對自己命運的最後一點抗爭。

「想不到那麼快就要跟這位與別不同的少女道別，就送到妳這裡，我們人生的離別站。」

踴踴踴....

後面猛然傳來一陣陣踏步聲，少女擁著了他的背部：「蠢才御三家。」

「你....」

「我說過我會一直待在你身邊，你怎麼不相信我了？」

「你真的.....」

「只是假裝的啦。」

洪杰一言不發，轉過身就把她抱緊.....抱得很緊很緊。

樂正綺嵐沒有作聲，讓他抱著自己，讓他淹濕自己的肩膀。

翌日。

他們早上再次在炸雞店碰頭。

「昨天的事我還未消氣，這餐你請定了！」洪杰邊啃著桌上的英式早餐邊說。

「呵！我幫你那麼多，這餐應該是你請我才對！」樂正綺嵐亦不饒他。

「算了，那我們扯平好嗎？」

「不！可！以！」

「你真是個愛賭氣的丫頭.....」他又想起一件事想問她：「話說回來，你是怎麼認出我？很少人可以撐這麼久。」

她鼓起腮幫子，繞著雙手：「不告訴你。」

「.....」洪杰無奈地看著她。

「因為你是變態！」

「突然又告訴我了啊！」他再說：「為甚麼我是變態？」

「你忘了嗎？一開始在公園見面時，就已經對我伸出狼爪！」

「那...那那那是....」洪杰紅著臉，不知如何應對。

「之後昨天又抱著我不放，整整十分鐘！！變態御三家！」

「好啦好啦，是我不對啦，不要再說了！」

洪杰心想，本來打算借題發揮反捉弄一下她，但這位鬼才少女的轉數反倒使自己陷入險境。

「到我問你問題，在你跟人調轉身份後，另外的人是否會消失不見？」樂正綺嵐突然問道。

「嗯....根據之前的經驗....應該是。」

「太奇怪了，在你身上的事已經超越人類認知範圍，政府居然讓一個寶貴的實驗體四處走。」

「你不會是想把我賣給政府吧？」

「當然不會，政府只是個虛有其物的傀儡，我們生活於水火之中也能視而不見，又怎會管你這個奇怪的東西。」她用一個不懷好意的眼神看他：「有趣的實驗要由我來進行！」

「在你手上我反而更擔心....」

「另一方面，你有想過消失的人會去哪裡嗎？」

「這我倒是沒有想過。」

「真是個思考簡單的御三家。」她立即再轉動腦筋：「假如他們突然消失了一段日子，回來時必定會大吵大鬧，發瘋似的跟別人訴說。」

「但每個人卻意外地平靜....」他發現完全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只是因為自己從小到大都經歷著，才沒有察覺。

「你是不是沒有跟被認錯的身份接觸過？」

「沒有...」

「難怪你都覺得沒有問題。」她異常認真地說道：「我建議你去找外賣王詳細傾談一下，我疑懷.....存在著『平行世界』。」

「那種東西...真的會存在嗎？」

「連你這種怪得離譜的能力都存在，已經沒有甚麼不可相信的。」

在二人聊得心寒的時刻，旁邊倏然殺出一隊人馬，他們全是男學生，整齊地例隊，一同鞠躬：「施小姐早安！」

「幹幹幹幹.....幹嘛？」

他們同時用響亮的聲線向洪杰打招呼，令他嚇得站起來退後幾步。

「相隔不足一天又來了啊....」樂正綺嵐也替他感到煩惱。

「水和紙巾都為你準備好了。」一位男生向前踏步禮貌地說著。

「抱歉施小姐，今早不知你提早出門，花掉一些時間去找你。」

「在說些甚麼啊你們？」洪杰仍然一頭霧水。

樂正綺嵐拉他到耳邊悄悄說：「你這樣都不明白？你又『被認錯』啦。」

「.....這次又是誰...」

「你先跟我回校再說。」

說罷，一隊男學生就護送他們回校。

路上使洪杰不自在的事絡繹不絕，男生對他投放傾慕的眼光，女生則大多數是嫉妒或仇恨。

「你們就送到這，快回去上課。」樂正綺嵐命令著男生們。

「施蒂娜是甚麼時候跟你要好起來？」她被男生質疑。

「你見她有作聲嗎？何時到你來質問我！」她沒有動搖，反而擺出應有架勢應對。

「.....知道。」

當男生們都退下後，她們方才鬆下一口氣。

「可以講清楚我是誰了吧....」洪杰眼神空洞，語氣顯得他沒精打采。

「你怎麼變得如此頹廢...」

「沒甚麼，只是一些不好的回憶突然湧上心頭。」

在幾年前的洪杰也是個中學生，自從畢業後他就沒有再回過學校，現在這個地方，既熟悉又陌生。

「你想起那位女生....？」

「也不全因為她，我每次『被認錯』的時候，都不想待在學校，免得一堆人來問我是誰，感覺很難受嘛。」

「你之前的人生真的過得很慘呢。」

「那時純粹是覺得，要念小學中學，整整十二年的時間真的太慢長，想快點脫離校園生活，想快點長大成人，以為變了大人甚麼都做得到，但結果變了大人，做到的反而更少。」

「短短出社會混幾年，就有如此發人深省的領悟。」

「所以你要好好珍惜在學的時間啊！」

「你說話真的像極個大叔！」

「出到來你就知身為學生的時間其實很短暫，上班的時光是源源不絕....」

「好了，大叔御三家，我們先進班房，不然老師就要開始講課。」

\*

施蒂娜。

是這次洪杰「被認錯」的身份，她在學校掌握千萬兵馬，在「兵」的幫助下，她可以呼風喚雨，想吃這個想喝那個亦完全不成問題。

對「兵」而言，她簡直比老師家長更具統治力和影響力。

「換句話說，你就是變成了男生們的『娘娘』。」

樂正綺嵐和洪杰正在學校的女廁討論著。

「我說那些男生真的有夠煩....一整天來報到又送東送西....」他過了半天生活似乎已經受不住。

「你放心，這次你變成女生，協助難度比變成外賣王簡單得多，我會好好幫你的。」

「但這次的達成條件我卻摸不著頭腦，身為男生們的憧憬對象，到底要幹甚麼。」

「首先要想的，是如何維持你貴為『娘娘』的身份。」她又拿出筆記簿摘下重點：「今天你就回施蒂娜的家待著。」

「騙人的吧！」一說到要去女生家生活，洪杰就覺得難為情。

「你不曾之前都沒有回過代替者的家吧....？」她為此驚訝。

「沒有...」

「那你久久未能解除的身份不就等於失蹤嗎？」



「你這麼一說，又好像是...」

「你究竟有多笨啊御三家....」

咻的一聲，女廁門被推開，幾位女學生應門而入。

「糟糕！」洪杰拉了樂正綺嵐進廁格。

「你在幹嘛！你現在是女生啊！」她很是生氣，但只能以小聲罵道。

「對不起.....這是本能反應...」他再臉紅耳赤地說：「你可以別站那麼近嗎...？」

「喔.....」樂正綺嵐奸詐地笑著，她的調皮性格禁不住捉弄洪杰一番：「你很少跟女生有親密接觸吧？」

「.....」洪杰知道她在揶揄自己，但又無法反駁。

「話雖如此.....」她轉過身，背著洪杰，小聲地說：「以後就會習慣的啦。」

事件在樂正綺嵐的幫助下，以階段性的進展繼續下去。

洪杰忍受著各面而來的男生騷擾，直到放學後，由她帶領著回到施蒂娜的家中。

她的家是位於映璧邨的其中一棟大樓，與一般的學生無別，非常普通。

敲門後，應門的是一個正常家庭主婦。但仔細觀察下，她即使沒有悉心打扮，也能看出那標緻的五官輪廓，還有那天生自然的氣質，彷彿就是施蒂娜未來的模樣。

想不到學校可以呼風喚雨的「娘娘」，居然是生於這樣平凡的家庭。

「伯母你好。」樂正綺嵐用一個甜美笑容打招呼：「我是娜娜的同學。」

「你好。」伯母感到驚奇：「我未曾見過你呢。」

她用手肘撞撞洪杰，示意叫他解釋。

「因為和她是最近才開始要好....哈哈....我們先進房間了~」他用尷尬語調說道。

話畢，他們就把房門關上，暫時拋開緊張氣氛。

「沒料到『她』的私底下會是如此平凡。」洪杰說道。

「那是理所當然的，你是人類，她也是人類，又不是真的神仙。很多所謂的紅人，都不過是將一層華麗的外殼包裝在身上而已，只要懂得精明的社交和網絡媒體方法，這位置任誰都能當。」

「聽起來真是複雜又奧妙....」

「你不用怕不明白，因為這是你接下來要學懂的事！」樂正綺嵐先指著他說，再問道：「為甚麼你還站著？趕快坐下來吧。」

「呃.....」

洪杰始終是個羞澀小伙子，來到陌生女子的房間仍舊不自在，唯有站在中間不知所措。

「要達到條件，你就必需要當施蒂娜，一天不熟悉她的生活，一天也不能拉近與目標的距離。」

「話雖如此.....」

「我想你一輩子也沒機會到這般漂亮的女生房屋住，趁機會好好享受吧。」她也不忘揶揄洪杰。

「我我我才不稀.....」但他瞄到桌上擺放的照片，裡面有施蒂娜的樣子，就開始心動起來：「哈哈...你也有你的道理....」

「咦。」樂正綺嵐發現遺留了的手機：「本來還打算用她的電腦來試試登入社交帳號，現在省下工夫了。」

不過倒楣地，手機要指紋或是面部識分方能解鎖，對此她就束手無策。

就在消沉的時候，鬼主意多得很多的她，把手機一下放到洪杰的臉前。

手機瞬間就開鎖，她啊哈一聲的笑了出來：「連機械也能把你認錯。」

「我怎不覺得是件好事....」

「在現今時代，要徹底的了解一個人，除跟本人相處以外，就是查看她的社交媒體，從中可以得知生活習慣，朋友圈子，喜好，還有心事。」

「像是個跟蹤狂似的！」

「是網絡跟蹤狂~」她眼睛骨碌一轉，笑嘻嘻的再解釋：「不過你就是本人，想解除能力就別擔心私隱的問題啦。」

「.....事件完結後要忘記所有東西喔。」當務之急是解除能力，洪杰也只好屈服。

「讓我看看.....」樂正綺嵐捲軸著施蒂娜的手機。

連上網絡的瞬間，數百個信息爭相湧出。

「在嗎？」

「怎麼不回應我了？」

「是不是出甚麼意外？」

「我可以趕過來喔。」

千百萬個類似的句子一同顯示在通知欄上。

「.....這個女的，居然能把玩著如此多個小兵，真是個不能小覷的人物....」她再馬上開啟社交程式：

「首先要上傳一張照片以示平安！」

「你隨便翻人家的相片集好嗎.....不會侵犯私隱....？」洪杰問道。

「你都住在別她家裡了，還用怕這些？」

「感覺上真的過不去....」

「那就不用你的臉吧！反正都會認錯～」

「我的臉？」

說罷，樂正綺嵐把鏡頭塞在他的臉前，咔嚓一聲就拍下了大頭照。

她把這個極醜陋的角度公開不到半分鐘，讚好以及留言的通知便使手機響個不停。

曾經有個開玩笑的比喻，毒男和女神發佈一模一樣的照片，得到的反應卻是有天壤之別。

「好啦，這樣大家就知你安然無恙。」樂正綺嵐說道，再取去手機：「關於應付小兵的問題就交給我吧，你只需負責明天回校裝成施蒂娜。」

「.....」洪杰用驚恐的表情拒絕這個責任。

「有甚麼不滿嗎？」

「我可以不回校嗎？」

「據我所知施蒂娜是個很少缺席的乖學生，如果你一直不回校的話，她的形象就會受損，你距離奪回自己的身份就越遠。」

「不...不是這個問題....」他瞄一瞄衣櫃，擔心地問道：「是我要穿校裙回去....？」

樂正綺嵐聽到他羞澀的問著，心中又有奸計。

「那是當然的，讓人看到女神穿些寒酸破爛的衣服，形象就會大打折扣。」

「可惡....」

雖然萬般不情願，但為了奪回身份，洪杰只好就範。

「這樣吧，既然你對於穿校裙有恐懼，那就先穿一次給我看，習慣習慣這裝束。」樂正綺嵐假好意的對他說：「我先轉身，你換好衣服就叫我。」

過了一會，洪杰鼓起勇氣穿上了裙子，讓樂正綺嵐看看自己。

「如何....」他滿臉通紅地問道：「還可以嗎？」

「很好呀，你穿校裙的樣子十分得體呢。」她附和道。

「真的嗎！？」洪杰流露出半點驚喜的情緒。

「你居然真的高興起來了，你是變態嗎？」

「你說是為了維持形象！」

「笨蛋御三家！」樂正綺嵐放聲大笑起來：「今天在學校的時候他們也不覺得突兀，穿你自己衣服也沒大礙的啦。」

洪杰知道自己被她耍了一遍，既無奈又好笑。

\*

文琛雨。

是潦倒的中年私家偵探。

時常穿著長身的擋風外套，頭頂戴上一個顏色沉實的漁夫帽，驟眼觀察他，很可能就會把他當成變態露體狂。

他有一個存活至今堅守的信念——

這世上全部東西都可以用科學去解釋，甚麼鬼神論，天堂地獄論，他都覺得是些狗屁一通的幻想。

如果強迫他到教堂，他崇拜的絕對會是愛因斯坦。

「所以說，究竟平行時空是甚麼鬼？」

在某間酒吧中，他正在與另一名男子對話。

他指住放在檯面上電話中的影片，講得歇斯底里，仿佛兩個語言不通的人在交談。

影片中播放的是當日洪杰與阿行外賣王比賽的畫面。

「我根本沒有看過這片段，更不認識裡頭的金毛小子。」男子回話。

嘭！

「胡說八道！」文琛雨憤怒地一掌拍在檯面：「據我所知，你才是真正的外賣王，那麼這個用外賣王名義比賽的小子是誰？」

「用不著生氣吧。」因為那一掌，令全場人都注意著他們，男子尷尬地回話：「我有做錯甚麼事嗎....？」

「你不需要知道。回答我問題便可，你當日究竟在幹甚麼，在哪裡，和誰在一起？」他繼續用強硬的態度追問。

「我那天甚麼都沒做啊，好像是睡過頭...和看到窗外下雨...接著也如平常一樣，沒有特別。」

男子的眼神和語氣看上去也不像撒謊，但正因為他沒有隱瞞任何事情，才讓文琛雨感到難搞。

他聽完後先是咬牙切齒、氣急敗壞，但又突然想通某些事情，冷靜地將對話一字不漏的記錄在筆記本上。

嘟嘟嘟嘟，文琛雨撥通一記電話。

「喂，我終於都找到了。」他用幾可篤定的態度說著。

今天的早上，同樣是個爽朗的早晨。

然而洪杰正在施蒂娜的房間中躊躇不定。

他咕嚕地吞下口水，打開施蒂娜裝放內衣物的抽屜，看到猶如仙境般七彩繽紛的世界。

「反正從小到大連女生尾指都難以碰到，這是個不能錯過的良機啊。」認為自己是正直有原則的洪杰，正苦惱當中：「不可以！身為正人君子是不可以幹這種事！」

他的內心瘋狂掙扎，只要把頭塞進去，就會得到前所未有的痛快感，同時他的良心又勸阻著他。

在這個畫面前，任誰來都會有種「捉姦在床」的感覺。

洪杰的運氣也是有夠衰，剛好碰到想過來接他上學的樂正綺嵐打開房門。

「下流御三家！」她二話不說，就把他的頭推了進去抽屜內。

「撲嗚！」洪杰被殺得一個措手不及。

「你一定在這裡開心愉快地嗅了整個晚上吧！」她生氣地壓著洪杰的頭，不讓他出來：「我要找你齷齪的罪證，有沒有甚麼黏稠的不明液體？」

「我....我呼吸不到....」

洪杰內心的忐忑未曾停下來，一面是被樂正綺嵐發現自己想做下流的事，另一面又很享受臉前的仙境。

如是者。

他們一起渡過了這個爽朗的早晨。

「施蒂娜，才上完第一節課就沒精打采？」老師在班房上點名叫喚。

其實她指的是正在熟睡當中的洪杰。

「嘎....？」他抬起頭，嘴角還流著一大沱口水絲。

「嘩，好可愛！」

「我要留起口水，別想跟我爭奪！」

本應會令人感到嘔心的行為，放在施蒂娜身上卻得到一眾小兵的垂青。

樂正綺嵐為此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好啦，安靜下來，接著班長會有重要事情跟大家商討。」老師打開班房門，準備離開：「給你們十五分鐘討論時間吧。」

嚓嚓嚓——

班長在黑板寫上「校園開放日」五個大字。

說到開放日，就是代表每個班級需要籌備表演或是攤位活動的時間。

是個為了提升知名度和讓大眾更了解學校的活動，校方想萬無一失的舉行，於是就想出一個辦法——用才藝表演來進行比賽，勝出的班級會有極度豐富的獎品，所以覬覦獎勵的學生便會使出渾身解數。

「在下星期五會是學校的開放日，大家為音樂表演準備成怎樣了？」班長用滿腔熱誠的口吻繼續說：「不要讓青春留下遺憾，博盡無悔！」

全部同學瞧了班長一眼，然後各自做回手頭上的事。

「怎麼啦！年輕人不提起點幹勁是不行的！」班長變得更為激動，指名到洪杰：「施蒂娜，我對你的牧童笛表演很有信心。」他再細說以往：「上一年的音樂表演，很不幸地我們落敗，但今年施蒂娜的強勢加盟後，我相信會完美勝出的。」

明明對於班長發言沒有感覺的男同學們，一聽到這句後，鬥志便燃燒起來。

「我很期待你拿起那根東西來演奏！」

「對，你使用那根東西的話，畫面絕對會很綺麗的。」

「期待那根東西！」

洪杰用一個求救眼神看著樂正綺嵐，心想一到學校就遇到危機。

她只能翻起白眼來回答，對於男同學們對施蒂娜的著迷程度甚是無奈。

時間轉眼來到小息的時間。

洪杰馬上抓緊機會與樂正綺嵐商討辦法。

「我在牧童笛的造詣是極差的啊，你有甚麼妙計幫助我嗎？」

「要維持女神的形象，那麼這個表演是必須進行，而且要非常得體。」她冷冷的譏笑一聲：「我個人是很期待男同學們色眯眯地看著你拿起那根東西的。」

「別開玩笑了！」洪杰慌張地再說：「我連她的牧童笛藏在哪裡都不知道啊。」

「還可以在哪裡，九成是安放好在儲物櫃。」

樂正綺嵐自信的讓他跟著前去走廊。

不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馬上就有新難關出現在他們眼前。

「竟然是密碼鎖.....」洪杰流下冷汗，再突發奇想：「啊，密碼來說應該會用生日日期或電話號碼的數字吧。」

但幾經輸入後，鎖頭仍是無法打開。

「可惡，女神居然會是用特殊密碼的謹慎人士.....」洪杰垂頭喪氣地說。

「哼哼哼，身為天選之人的我當然可以輕鬆解決這種情況。」樂正綺嵐交叉著手，揚起嘴角。

「你真的有辦法嗎？！」

經過上一次的外賣王比賽後，洪杰已非常了解她的聰明腦袋。

「昨天我留意到施蒂娜電腦鍵盤上有四個數字明顯少灰塵過其他按鍵，只要把這四個數字利用排列與組合的方法，計算出正確的三位數密碼便可。」

「那不就要試很多遍....小息時間並不長....」

「四個數字只要排二十四次就可以得出答案。」她再喃喃道：「除非我猜錯啦....」

「你不會耍我吧....」

咔嚓！

「喔！！！」

洪杰只是嘗試了七遍的組合就成功開啟密碼鎖。

「牧童笛....不在儲物櫃裡面.....」洪杰翻了幾轉也始終找不到。

「你的人生可真是有夠倒楣....」樂正綺嵐也佩服他的運氣。

與此同時，她的眼角卻瞄到一張突兀的皺紙條。

「這張紙上寫著...『如想要回牧童笛，課後到琥珀公園會面』。」洪杰唸出字句。

「似乎有個與施蒂娜非常熟悉的人正在蠢蠢欲動呢。」樂正綺嵐依舊帶著那抹盤算一切的微笑。



## 【第三章】舊報紙

提到映壁邨這個地方，它曾經流傳過許多的都市傳說。

其中有名的靈異場所便是琥珀公園。

在未正式翻新之前，裡頭擺放著殘破古舊的設施。

當中有深夜時常出現的鞦韆鬼魂，還有不知何解，爬上去就會使人受傷的火車頭。

「話說起來，連映壁邨這個地方都有滿滿的都市傳說和歷史....」

樂正綺嵐和洪杰在等候那個迷之人物出現時，展開了有關於映壁邨的閒談。

「別再說甚麼鬼怪事啦，我都毛骨悚然起來....」洪杰害怕地說。

「哈哈，笨蛋御三家，你不只笨，原來膽子也很小。」樂正綺嵐取笑道。

「喂....你們兩個.....」

驀然，在背後有一把低微怪聲呼喊著他們。

回頭一看，是個站在陰暗角落的男生，在剛好日落後的天色下，顯得格外詭異。

「嗚啊！」樂正綺嵐嚇得馬上撲去洪杰的方向。

「你是誰？」那男生先問她的身份，再說道：「我不是只約了施蒂娜一人來嗎？」他低頭思考數秒：「想不到我也有被女生爭奪的一天....」

袁梓封。

施蒂娜的同班同學，在學校屬於沉靜一派，平常很少作聲，即使主動跟他對話也未必會理采你。

看起來油頭垢面，架起一副老土的金融界眼鏡，寒背的姿勢讓他更為瑟縮。

如果帶有歧視目光的話，他的每個行為動作都可以列入「年度最尷尬影片精選」中。

「.....」洪杰與樂正綺嵐先是對這個人的身份感到驚訝，然後開始跟他交涉。

「接話吧，他約的是你啊。」她用手肘碰一碰洪杰，示意叫他應付。

「我.....你.....」他一時之間腦袋轉動不到：「我認識你.....？」

袁梓封聽到洪杰這句話後，深受打擊的表情都浮現上臉。

「對不起，我只是患有短暫失憶，很快就會記起你的！」洪杰知道被人遺忘的那種心碎感覺，於是瞬

間圓謊掩釋。

「你當然會很快記起我。」袁梓封低著頭，沉吟地說：「如果想取回牧童笛，就跟我結婚.....」

「結婚？」樂正綺嵐嚇得目瞪口呆，由上而下的打量他外表一次：「跟你？」

「對啊！」他突然變得激動，結結巴巴繼續講：「她沒有考慮的餘地，我們根本就天生一對！」

樂正綺嵐聽到後，像是豁然明白了甚麼，再回答他：「你要和女孩子結婚，好歹也給她一點時間吧。」

「我已經給了你相當充分的時間了！你一直迴避我，逼不得以才用此下策....明明我們以前是過得那麼的愉快....」他像是瘋了似的：「我想跟你生小孩，組織家庭，遠走高飛，相守一輩子！！！！」

面對這個胡說八道的毒男，洪杰只懂愣在原地，不知該如何接話。

「好，就答應你。」樂正綺嵐一口替洪杰答應了荒謬的要求。

「喂....！」洪杰瞪著她，心中是萬個不情願，但猜想那個出人意表的少女可能又有妙計，於是就收回想拒絕的要求。

「真的嗎？」袁梓封對於答覆感到驚喜。

「不過，在結婚之前也需要談個戀愛來作為過渡期，施蒂娜也有同樣想法對吧？」樂正綺嵐說道。

「吓...喔...嗯....對啊。」洪杰不知她在打甚麼如意算盤，唯有附和著她。

「太好了，你終於都回來我身邊。」袁梓封用他那低微的聲音悄悄說道。

「那我們明天回校再見啦。」樂正綺嵐想把他先打發離開。

「回校見？」他疑惑的轉去追問洪杰：「你不是希望我們的關係不對外公開嗎？」

「呃.....那就放學後....在這地方再見！」他趕緊回話。

「好.....」袁梓封開始步出公園：「那就如往一樣，我們分開回家，再見。」

因為袁梓封的出現，在樂正綺嵐腦海中，對於要解除能力的方法又有些新頭緒。

隨即。

他們二人回到施蒂娜的家中，一邊看著蒸爐中用一百度水溫消毒的牧童笛，一邊展開解除能力的商討。

「那個毒男...竟然將牧童笛分開三段藏在褲袋中....而且拿出來的時候更是有層油光.....」樂正綺嵐回想起剛剛取回牧童笛的畫面。

「嗯....」洪杰沒有太大反應。

「笨蛋御三家看起來很失望呢，你肯定是因為嚐不到施蒂娜原汁原味的牧童笛而感到可惜！」她生氣地罵著他。

「不是啦，我是在想施蒂娜與他究竟有甚麼關係，他們似乎有段不可告人的秘密。」

「呵呵，你這笨蛋居然開始動起腦筋了。」她不忘取笑洪杰：「關於這一點，我當然已經猜出個大概。」

「結論是甚麼？」

「他們兩個是戀人關係。」

「不可能吧...女神會跟那個毒男....」

「我知道你想說的東西，你也看見那毒男是有多麼瘋狂的迷戀施蒂娜，所以很大機會是因為施蒂娜感到害怕才會暫時跟他一起。」

「怎麼沒有女神對我這麼好.....」洪杰喃喃自語。

「縱然推理結果是如此....手執萬千兵馬的她又怎會讓一個毒男得逞，我們還未知道的秘密大概還有很多....」

樂正綺嵐接著解釋：

「總而言之，這次解除能力的先行方法——就是要狠下心腸對待袁梓封。」

「為甚麼是這樣做？」

「假如以前是因為施蒂娜感到害怕，讓毒男以為自己有機會，釀成今天無法收拾的結果。那就要逆其道而行，代替施蒂娜狠狠的傷害他一頓，讓他不敢再接近自己便可。」

「真的好嗎.....我看那毒男其實也可憐兮兮....」洪杰問道。

「相信我吧。」樂正綺嵐拍拍他的肩膀：「我可是天選之人，就算出差錯也可以完美解決的！」

「哈.....」他信任她的同時又感到好笑。

「但為了維持你的女神形象，首先要把牧童笛練好！」

樂正綺嵐把消毒完的牧童笛組裝好，交到洪杰手上。

可是他拿起樂器在嘴巴前，沉默良久，再說：「其實我至今仍是對這樂器一竅不通。」

「真沒你辦法。」樂正綺嵐先拿起牧童笛：「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她仔細的教導洪杰每個音節的位置和按法，將開放日要表演的曲目放慢十倍地吹奏了好幾遍。

再到洪杰自己嘗試的時候，入手果然輕鬆簡單得多。

樂正綺嵐看著他練習中的笨拙樣子，不禁抿著嘴，會心微笑。

「你在笑甚麼啦，我真的演奏有那麼差勁？」洪杰羞愧地問。

「天曉得～」她攤開雙手，聳肩回答。

\*

對任何人來說，應該都討厭遭受到不尊重的對待。

尤其是讓人感到難堪難受的說話，言語就似一把鋒利的刃，但它卻比實際的武器更加危險，因為能在隨時隨地，甚至你不知情的狀態下，把別人傷害得一塌糊塗。

在街上，一名小孩正被途人指著辱罵。

他想逃離現場，可是現場的人圍得水洩不通，一絲隙縫都沒能找到。

人們你一言我一句，連他的祖宗十八都搬出來發洩一番，半點喘息的機會都不留給小孩，像是他犯了甚麼彌天大罪。

「你不值得存活於世界上！」

最可悲的是，連小孩自身都不知道他犯了怎樣的過錯，要受到如斯對待。

他，正是被能力轉換身份當中的洪杰。

我為何要被人指罵，大家為何都不喜歡我，我是為了甚麼而存在....

我....到底是誰？

「蠢才御三家！你要發呆發到甚麼時候啦？」

樂正綺嵐的呼喊聲，把洪杰從回憶中拉扯出來。

「我....」他先調整好思緒，再回答：「我是在思考接下來約會的策略。」

「話說回來，信和中心是甚麼有名的景點嗎？」她疑惑地問。

「那地方可不能輕藐。」洪杰加快速度走前幾步，在信和中心的招牌下擺出大字型的姿勢：「人稱香港秋葉原的寶地！」

然而，他背脊卻忽地有股寒意。

回頭就瞧見數十名站在地下大堂中的男生，像是野狼發現獵物般的紅著眼盯向自己。

樂正綺嵐搖頭嘆息，小聲的在他耳邊說道：「你現在擁有著女神身份，做這麼張揚的動作當然會惹來目光。」

「對喔....」洪杰馬上收斂起動作，跟她躲到一旁。

「你有記住今天出來的用意吧？」樂正綺嵐提醒他：「施蒂娜以前都是跟袁梓封偷偷摸摸的在邨內約會，這次故意叫他出來，是要利用群眾壓力，在傷害他時增加殺傷力。」

「我記得...但....」洪杰像是有口難言，吞吞吐吐的說不出話。

「我知你是個心腸軟的人，所以我會跟在你身後協助你，替你製造機會。」

「即是說你這次又會有具體的作戰計劃？」

「誰知道約會的情況啦，靠我們自己臨場發揮吧！」樂正綺嵐回答。

恰好，袁梓封發了信息表示快到達地點。

樂正綺嵐跟洪杰便分開行動，一個等待目標人物，一個找地方躲藏。

不消一會的时间，袁梓封就瑟瑟縮縮地走到洪杰身旁，連招呼都不敢打。

「為甚麼第一次出來約會就遲到？」洪杰盡量用較惡劣的態度對他說。

「我....找不到信和中心在哪裡....」他結結巴巴地回應。

「你也會不知道信和在哪？」洪杰是發自真心，訝異的問道。

「嗚！」袁梓封被他嚇倒，再次回答：「是因為照鏡子的時間太久....畢竟是你約我嘛....」他輕輕一抹自己的油頭。

洪杰流下冷汗，一時搭不上話，便四周看看樂正綺嵐的位置。發現她已經拿起提示用的白板，上面寫著建議的說話。

「去死吧....人渣，這麼醜就不要照鏡，鏡子都被你污辱掉。」他照著樂正綺嵐寫的字句唸了出來。

但立即就意識到這句話的狠心程度，下意識地摀著嘴巴。

袁梓封聽到後，沒有驚人的反應，反而臉紅紅的低下頭抿嘴偷笑。要形容的話，就似是野原新之助看見美女時的猥瑣表情。

洪杰的冷汗流得越發厲害，開始明白施蒂娜何解會懼怕了他。

他們開始在信和逛街，袁梓封指著櫥窗內的模型玩偶，逐一解釋它們的用料和來歷，還有關於作品的資料。

即使洪杰一句也沒有回應，他也能繼續絮絮不休地說著。

洪杰心想，本以為約在信和就有機會臭罵他一頓毒男，但他居然能把御宅的東西講得如此具有學術性，想找機會插話也辦不到。

接下來，他們走進了一間影音店，於是在音響方面略有研究的袁梓封，便想趁機賣弄學問，向洪杰介紹各種的知識。

可惜洪杰並不感興趣，只能板著臉聽他講大量不明其解的字句。

裡面有提供給客人試聽的耳機，袁梓封先把耳機放進耳內試用一遍，接著盛意拳拳的遞給洪杰，向他推介。

乍眼一看，耳機洞內全是黃色污垢，使得他差點嘔吐。

以為施蒂娜身體不適的袁梓封，當下便衝去買水給他，再不斷噓寒問暖。快要忍受不住的洪杰就喚使他到街口買點食物，希望可以喘一口氣。

袁梓封為了自己勞勞碌碌的樣子，竟然令洪杰有種高高在上的感覺。這也不怪得他，從小就有特殊能力，只是生活就已經不斷逼迫他，那會有人對他如珠如寶，換著誰也會感到優越。

「御三家！」樂正綺嵐見剩下洪杰一人，便過來跟他對話：「你剛剛怎麼不把握機會罵他啊。」

「他又沒有故意做錯事，找不到好時機....」

「你再這樣磨磨蹭蹭下去，就要花更多時間才能奪回身份。」

「我知道的啦....」洪杰再細聲喃喃自語：「其實保持著這身份也不是太差....」

樂正綺嵐嘮叨多他幾句，趁袁梓封還未回來之前再次躲藏起來。

「小姐，有看中哪款產品嗎？」影音店的男店員看到洪杰自己一個，就毅然上前搭話。

「不...我只是在等人....」洪杰想拒絕他的好意。

「是對耳機沒有興趣？」男店員拿起一隻新式智能手錶，為洪杰配戴在手腕，順勢佔了他不少便宜：「這手錶設計不錯，可以襯托起小姐的美貌。」

洪杰心想，要是他知道正在摸的是一名男生，到底會造成多大的心理陰影。

突然，袁梓封殺出來打岔：「你想對她幹甚麼！」

「沒大不了。」男店員用一個嘲笑的目光回應：「『正常』的對談而已。」

「你這混蛋在囂張甚麼？」袁梓封作勢想衝向他，卻又久久沒膽行動。

「怎樣？你有種就來呀。」男店員也不甘示弱，情緒開始波動。

「你以為我真的不敢！」他胡亂地用頭撞去店員，動作在旁人眼中顯得格外滑稽。

「是油頭！是無人能擋的毒屬性攻擊！」

「不對，那是格鬥系吧？」

在場的應該只有洪杰察覺到他為何會用頭作攻勢，因為袁梓封的手裡拿著替自己買回來的食物和飲料。

碰！

店員給他一記重重的拳。

袁梓封因為受不住重擊，手上拿著的東西都散落一地：「對不起...我馬上就買過回來...」他嘗試拾好地上的食物。

「你把店舖都弄得骯髒不堪！」店員的憤怒情緒再次升溫，狠狠地端了他一腳。

不知袁梓封是因為太過害怕，還是真的弱不禁風，連一兩拳都受不住，昏厥在地。

「居然給我裝死，快起來，賠償店舖的損失。」店員打算再往他補多一拳。

剎那間，洪杰站向前，替袁梓封接下那一拳。

「別再打了，費用我來賠。」

在信和圍觀的顧客都嘩然，一個女生竟然可以輕而易舉接住攻擊。

洪杰內心非常清楚，自己這麼做可能又會錯失解除能力的機會，但看到袁梓封如斯使勁地保護自己，心腸頓時又軟下來。

\*

一張開眼，袁梓封就瞥到坐在身旁的美女，其實就是身份變成施蒂娜的洪杰。

在他昏厥的時間，樂正綺嵐和洪杰早就將他搬到附近的公園，等候他醒來。

「剛剛...剛剛你沒有受傷吧？」才醒來的袁梓封緊張問道。

「你先把自己顧好。」洪杰冷冷地回應。

「你看起來沒有大礙...」袁梓封高興的笑著：「我成功保護到你了...是我昏倒後覺醒沉睡的力量嗎？」

「保護我？」

怎料洪杰來一個大爆發，開始罵著他：

「只被人揍一拳就倒下，你是『被一拳超人』嗎？還好意思說保護我？」

「.....」袁梓封先是愣了愣，以為他是開玩笑：「你還是那麼有幽默感....」

「別給我再笑啊！我是認真的，請你好好反省自己的沒用，這樣的人有資格當我男朋友嗎？」

「我居然有反省的機會....」他痴痴的竊笑著：「而且還是第一次在你口中聽到你說我是男朋友....」

「你比起街市被人買剩的特價豬肉還要低賤！」

「怎麼你今天好像怪怪的.....」袁梓封並沒有難受，反而感到奇怪。

與樂正綺嵐原先商量好的罵人對白都用完，但都全無效果，又看不清楚在後方舉著白板內容，洪杰此刻心知不妙。

他唯有回想自己記憶中被人罵完，最感痛苦的句子。

洪杰驟然站起來，皺著眉凝視袁梓封。

「聽好了，我從來都沒有愛你，將來也不會有人愛你。」洪杰語氣變得嚴肅認真：「你不值得存活於世界上。」

在旁人眼中，這一番言辭聽上去並沒有甚麼，只是純粹惡毒罵人的說話，然而在洪杰的心裡，這句卻是傷害得他極深的刀刃。

不知是洪杰成功把感情傳達給他，還是被罵了如此多遍所以知難而退。

袁梓封這次並沒有回話，低頭沉默不語，總覺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很荒謬，不是不想去確認，而是不敢去確認。

明明已經拼命去討好喜歡的人，明明已經拼命去保護喜歡的人，到最後換來的竟然是他不斷傷害自己的說話。

「我明白了....如果我待在你身旁是種困擾的話，那我就永遠在你眼前消失。」

袁梓封獨自的，悄然離開，在旺角的人群中漸漸失去身影。

雖然作戰計劃的實行叫做勉強成功，可是洪杰此刻心情總是有種沉甸甸的感覺，就似幹了虧心事一樣，連空氣也在壓逼著他。

「御三家，先別這麼失落。不用再過著偷偷摸摸的感情生活，可能對他也是一件好事。」樂正綺嵐迅即走過來：「我們先去確認你的身份有沒有還原吧。」

他們隨後回到映璧邨，樂正綺嵐打算去拜訪施蒂娜的家，看看她是否已經回到這個世界。



「哎，今天你們不是出去逛街嗎？這麼早就回來啦。」她的母親著他們說道。

可惜傷害袁梓封作戰的結果，終究也是失敗告吹，洪杰的身份並沒有順利換回來。

在良心責備和作戰失敗的雙重打擊之下，二人都在房間裡待著，一直處於寂寥狀態，許久都吐不出話。

樂正綺嵐知道他個性善良，這次要他不斷用言語攻擊別人，更使對方傷心欲絕，想必他的痛苦也不會比袁梓封小。

「你覺得.....」洪杰率先打破僵局：「我今天對袁梓封說的那番話，真的很過份吧？」

她偷偷瞥洪杰一眼，觀察他的表情變化後方敢回應：「其實.....真的很過份...感覺是你發自內心，最帶憎恨的一句說話。」

「因為那亦是傷得我很深的一句。」洪杰緩緩放鬆身體，沒力的躺在床上，盯著天花轉動著的電風扇：「我一直都認為自己不是屬於這個世界。」

「御三家！」樂正綺嵐猛然捏住他的耳朵。

「啊！痛痛痛痛！」

「你有感到很痛對嗎？」

「當然會痛啊！」

「那就代表你跟所有人都一樣，擁有著自我的感受，會開心會傷心...會感到痛楚，都是屬於這世界的東西！」

「....沒有痛苦回憶的你才能說得出這種話....」洪杰低頭，把視線轉去房間的角落。

「沒錯。我是沒有甚麼悲慘回憶，要是拿我來做人設的話也能放在喜劇漫畫裡頭，我充滿著高興愉快的回憶...而你——就存在於我的愉快回憶中啊！」

「那萬一哪天你也將我忘記了？」

「.....」樂正綺嵐頓時接不到話，她存活至今以來都是有話直說，跟哪個人做朋友不順利就選擇遠離，根本就不會為開解朋友這種問題而煩惱。

說白一點，她就是個自我中心的少女。

她的自以為是，令她認為哪句說話可以開解洪杰，哪個做法可以幫助洪杰，然而她卻從來不懂得代入洪杰的角色中思考。

——他需要的，到底是甚麼。

這晚上，他們頭一次的不歡而散，明天便是學校的音樂表演，縱使氣氛尷尬，樂正綺嵐也叮囑洪杰這事，希望他明天會出現。

與之前的差別，就是他們也沒有商討過關於解除能力的事。

渡過了一個漫長的黑夜。

迎接學校開放日的，同樣是一個陽光普照的天氣。

一進大門，兩旁便有童子軍向你歡迎敬禮，再往前走幾步，就有形形色色的攤位，學術性的、玩樂性的、拿獎品的，都應有盡有。而每個樓層，都有屬於它的科目主題，安不同的精英學生負責招呼來賓。

當中最吸引的，大概就是下午舉行的音樂表演暨比賽，因為各班都會使出他們的拿手好戲，令演出異常精彩。

在老師同學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文琛雨卻悄然地潛入開放日的人群當中。

「樂天，嫌疑人很可能就隱藏在這學校，我們的所有行動的份外小心，知道嗎？」他轉頭看看跟他一起來的女助手：「.....人呢？」

「文仔！快過來看看！」她興奮的呼喊文琛雨：「這邊有很好吃的棉花糖！哇，那邊的玩偶也很可愛！」

「唉....」他欲哭無淚地嘆息著，感覺這是司空見慣的場面：「那我自己先去打聽消息....」

他在附近找到些負責回答來賓疑問的男同學，首先跟他們寒暄幾句，假裝好奇的問東問西，讓學生放下戒心。

「聽說你們學校有個美女，她好像....叫做施蒂娜？」文琛雨見時機到，就開始問想打探的內容。

「對啊，自從那個被稱為白雪公主的師姐畢業了，她便是學校裡最漂亮的人。我剛好跟她待在同一班，很好運吧？」學生的觸覺也不弱，馬上就疑惑的反問：「但....你怎麼會問起她？」

他遞出偽造的卡片：「其實我是個星探，這次前來目的是想找她傾談幾句，看看她是否有興趣入行。」

「喔喔喔....」同學頭一回遇到星探來學校發掘人才，都顯得雀躍不已。

「她有甚麼相熟的人嗎？先找她們問問施蒂娜的意見會比較好。」文琛雨再追問。

「嗯...最近她好像跟班上一個叫樂正綺嵐的女孩變得很要好....」同學再仔細回想：「她今天應該是負責三樓的科學主題。」

「好！感謝你提供線索，還請你別太張揚，我怕校方會不喜歡。」他合十雙手，誠懇地拜託他。

「知道了，你就放心去～」同學傻呼呼的連聲答好。

一轉身，文琛兩口中唸唸有詞地急步走著：「樂正綺嵐....此案果然跟你有關係。」

\*

在稍早的時間，洪杰正在班房內繼續練習牧童笛。

沒有樂正綺嵐幫忙阻擋，那群「忠兵」又在他的身邊不停圍繞。

洪杰心中已經感到極其煩厭，整天在身邊擾擾攘攘，宛如煩人的蒼蠅一樣。

最令他倍感無奈的是，他壓根底對男性沒有興趣。

「你們這樣的湛茶遞水、阿諛奉承，是我之前要求的嗎？」洪杰忍不住開口問道。

「是我們自發性的！」他們整齊劃一地回應。

「為甚麼？就因為我長得漂亮？」

「是施小姐你拯救了我們。」

「吓.....？」洪杰越問越感到費解。

「施小姐在我們每一個遇到困境的時候都會伸出援手，是你珍貴的笑容拯救了我們。」

「.....」他開始疑惑著施蒂娜到底是個怎樣的人，跟他假想中的女神形象南轅北轍。

「我們知道自己有時候太過火，會變得非常煩人。可是你一次都沒有嫌和嘗試趕走我們，所以我們是更加珍重你的溫柔。」

洪杰正在消化從「兵」裡得來的資訊，如果施蒂娜真的是一個如此待人和善的女生，那麼她要袁梓封偷偷摸摸的發展感情，還有躲避他的原因又是甚麼？

實在百思不解的洪杰，打算獨自逛逛地下的攤位，好讓腦筋清醒一下。

與此同時，文琛兩已經找上樂正綺嵐對質。

「我知道你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用一種輕蔑的口吻問道。

「大叔你是誰？」她意外的冷靜回話。

「我了解你的過去，你跟『那個人』是相識的吧？」

「天曉得你在說的是誰啊。」樂正綺嵐扮出鬼臉，挑釁他：「就算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哼，你知道你正跟個十惡不赦的壞人混在一起嗎？」

「不知道。」

「他對你很好嗎？」

「.....」

隨即，文琛雨從口袋拿出一份舊報紙，上面的新聞標題寫著「連環殺人犯成功潛逃」。

樂正綺嵐目睹報紙上，殺人犯的肖像，是印著洪杰的樣貌，她被這突如其來的奇襲嚇得愣怔。

他見到她臉色有異，立刻再補一句：「很訝異吧，這個美女居然是殺人犯，不過....上一次是印著男性的樣貌，再上次是個小孩的樣貌，再上上一次....亦是個截然不同的樣貌....」

樂正綺嵐沉默半晌，不過以她的腦筋很快就自行解釋了所有事，不打算透露任何線索給眼前的大叔：「原來是個迷信各種靈異事件的大叔～」

「我一直都信奉科學！！！！」文琛雨激動地打斷了她的回應：「罷了，反正已得到情報，今天先這樣吧，我們後會有期的....哈哈。」

就在方才的對話當中，文琛雨已分辨得出樂正綺嵐哪句是真話，哪句是假話。

她是個頑皮愛賭氣的少女，在自己發問錯誤的問題時，她的回應必定是爽快而且具挑釁性。

反之亦然，在自己發問正確的問題時，她會因被看穿而有短暫沉默作為緩衝。

換句話，也即使說文琛雨一直苦苦找尋的「殺人犯」，就在樂正綺嵐身邊。

「喂，你幹嘛在樓梯間發呆？」

「啊！」

樂正綺嵐被突然在背後出現的洪杰嚇了一跳。

洪杰很少看見她會變得慌慌張張，詫異的問：「剛剛跟你對話的人怎麼了嗎？」

「沒...沒甚麼....」話音一落，她就快步回去自己的崗位。

可能是因為昨晚的事而不知該如何面對洪杰，也可能是因為對從天而降的文琛雨猶有餘悸。

逼使她想要暫時迴避，冷靜思考一下。

## 【第四章】殺手小隊

時間轉眼就到萬眾期待的音樂比賽開始。

樂正綺嵐與洪杰的班級已在禮堂舞台下的預備室，準備接下來的表演。

他不斷地左顧右盼，似乎是在尋找某人的身影。

袁梓封明明是待在同個班別，為甚麼全員出場的表演會不見他的出現？

樂正綺嵐看到洪杰的動作，大致上意識到他心中疑問，於是故意地向其他同學發問：「袁梓封呢？他不參加表演？」

「你記性應該沒有那麼差吧，我們已經商討過，拒絕讓他出場不是嗎。」

「那傢伙每次都會把事情搞砸，真是個沒用的東西，以後都別出場對大家都更好。」

班上的同學你一言我一語地回應著她，內容大部分都是攻擊袁梓封這人。

洪杰感到難以置信，心想他的地位居然如此卑微和讓人厭惡。

雖然他個性奇怪，說話又不夠得體，有時更會做出離譜的行動.....

可是....

從來都未有一刻覺得他是壞人。

樂正綺嵐發問過後便保持安靜，繼續準備自己要表演的部分，這些舉動，就恰似在告訴洪杰袁梓封沒現身的原因。

「好了，下一個班級在三十秒後預備上場。」工作人員前來通知。

他們按照表演前安排好的位置，一個接一個的站好，手上拿著各自負責的樂器，為前面演唱的同學作伴奏。

簾幕徐徐打開，遠方控制室的燈光一下打在他們身上，仿佛成為了全禮堂的矚目焦點。

數秒過後，伴奏聲的音樂響起，歌聲也緊隨悠揚在舞台。

縱使洪杰也不希望把學生們的表演給破壞掉，但他的目光和心緒都注意到正坐於觀眾席的袁梓封。

昨天的事在洪杰的腦海中久久未能釋懷，他所認識的袁梓封，並不至於要用那種惡劣的態度來對待。

在台下，雖然觀眾有如雨後春筍、座無虛席，可是在看似熱鬧的人群中，他又是顯得多麼孤單寂寞，這種感覺比起在某孤島剩下自己一人更為難受。

洪杰內心其實清楚這種難受的感覺，他們所經歷的，應該說所有孤獨的人所經歷的，都只是大同小異的事。

沒有人是天生的喜歡當怪人，與世界疏離，只是我們不願意去接納他，才會把事情不斷惡化。

反正用狠心手段去傷害他的作戰計劃已經失敗，不如利用施蒂娜的身份，讓袁梓封好好的被對待一次。

洪杰從自己的位置奪步而出，搶去演唱同學的咪高峰，站在舞台中間，強制把表演終止。

吱—————

一陣高頻刺耳的聲打了開場白，他深深的吸一口氣：「大家都聽著，我施蒂娜，所愛的人就是袁梓封，他是我的男朋友！雖然他長得不怎樣，做人處事也很糟糕，常常瑟瑟縮縮，卻又會口出狂言.....但是....他絕對是個打從心底善良的好人！」

全場頓時嘩然，喋喋不休地與鄰座爭相討論，場面一度變得失控。

然而最令學校的師生來賓訝異的，竟然不是施蒂娜公開向袁梓封告白的事。

而是台中拿起咪高峰的人.....施蒂娜的外表在剎那轉換成一個小混混。

「實在太離奇了.....」同樣在台下的文琛兩見證了這一幕，不禁驚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洪杰注意到所有目光都投放在自己身上，還有討論著他是誰的字句，才驚覺已經在悄然無聲間解除了能力。

對此不知所措的他，立刻扔下咪高峰，轉身就逃跑。

樂正綺嵐見狀，也趁場面混亂而跟著他離開。

二人在學校後方的小巷氣喘呼呼的停下腳步，並開始斟酌關於成功解除能力的真正原因。

樂正綺嵐笑言，她在看到袁梓封的時候，與洪杰腦中的感想大抵相同，方才想通新的解除能力辦法，他就猛地衝出台中央。

「看來我之前真的失策了呢。」她搖頭說道。

達成條件的方法，就是因為洪杰用施蒂娜的身份選擇去公開承認關係，對於袁梓封來說，這無然是人生最大的認同。

一個孤獨的人，在常人眼中必定是怪異，因為本身性格上的缺憾，被人排擠，被人厭惡，甚麼不希望他存在於生活之間。

但是施蒂娜這位女性卻出手拯救了這位處於水深火熱的人，她欣賞他的良善，她欣賞他敢於說出心底話，她欣賞他的蠢直傻呼呼的個性。

縱然他們在一起了，可是施蒂娜卻害怕別人的眼光會對袁梓封做成二次傷害，要他一直保持地下戀情，又覺得這樣子對他不公平，痛苦之間決定迴避他。

貿然之間，洪杰就轉換成施蒂娜的身份，結束了掙扎。

「我總覺得，上天是派你去將別人的心事解決。」樂正綺嵐說道。

「我也不知道....我比較覺得上天是在耍我.....」洪杰無奈的回話。

「無論如何都好，事件就當作告一段落，始終他們二人的戀愛，是他們自身的事。」

「也對。」他像是鬆了一口氣：「不知我這次能維持自己的身份多久。」

「你有沒有想過該如何維持自己身份？」她突然提出問題：「如果解除能力是有條件的話，相對來說，觸發能力應該也有條件吧。」

「我又沒有想過....每次身份轉換都是在不知不覺間....所以就斷定是隨機發動的....」

「嗯....那次變成施蒂娜的時候我也跟你待在一起，也沒有看出異樣....」樂正綺嵐忽發奇想：「上次不是提出過去找外賣王傾談嗎？不如這次乾脆去找施蒂娜，看看能否問出線索，始終我跟她是同學，較好開口。」

他們商議過後，決定動身前往施蒂娜家。

不過他們並不知道，在遠處的黑暗中有雙眼睛正在窺覬他們。

「他該不會是個易容高手？」文琛雨問道。

「假如他這種年紀能做到如斯精湛又看不出漏洞的戲法，他殺人之後可以潛逃至今也並不無道理。」黃樂天回話。

文琛雨與他的女助手在小巷的另一頭觀察著洪杰他們的動向。

「果然我的推斷方向是正確的，可惜現時手頭上完無證據，要不然我早已將他捕獲。」他唸唸有詞地說。

「啊！該不會是靈魂交換吧？」黃樂天驚喜的說：「我曾看過一套動畫，男女主角發生了類似的事件，最後還拯救了居民免受殞石襲擊！」

「笨蛋！」文琛雨極生氣的回應：「那種東西只會在假想劇情裡面出現，現實就是所有東西都要用科學來解釋，事出必有因，我只信奉愛因斯坦和宇宙大爆炸論！」

「嘛～開開玩笑也不行嗎？文仔你太認真過頭啦。」她鼓起泡腮，不滿的向他投訴。

「.....」文琛雨變得僵硬，似乎無法招架這位跳脫的女助手。

「我再問你，『你的名字』和『天氣之子』你比較喜歡哪個？」黃樂天問道。

「呃.....」

文琛雨看到她用圓碌碌，楚楚可憐的目光盯著自己，便放棄掙扎：

「如果一定要選擇的話....那就『天氣之子』吧。」

「我也喜歡『天氣之子』！」黃樂天高興的摟著他：「我比較喜歡它細緻地醞釀角色感情的處理手法。」

「哈.....那只是動畫的情節.....」他有氣沒力的回應。

\*

「為甚麼你要執著去買牧童笛啊？」樂正綺嵐不明其解。

「難得可以學懂一種樂器，還是不要浪費掉比較好吧。」洪杰揀好一枝全新的笛子，興致勃勃的走去收銀台付錢。

「真服了你，明明去找尋自己能力的線索重要點，卻偏要先到文具店來。」

「文具店六時就要關門啦，不趕緊過來就要等到明天。」

她失笑一聲：「看來你真的很喜歡演奏牧童笛。」

「不是因為我很喜歡，那是因為由你教導我。」

樂正綺嵐聽到後整個人都愣住，滿臉通紅的望著洪杰，那雙清澈的明眸，瞬間與他對上。

二人站在原地，有一陣子都沒有講話。

「哈哈哈哈！原來御三家你有被調教的怪癖！」她突然開個玩笑打圓場。

「嘛....我有時候也覺得自己是個被虐狂。」他也淺笑一下，當作沒事發生。

行走在日落的街角，他們的感情，就像因日落而拉長的影子那般，慢慢的升高。

昨天的小小拗撬，就宛如一場過眼雲煙，在此刻的他們眼中，已經毫不重要。

咯咯—

樂正綺嵐和洪杰膽戰心驚的站在施蒂娜的家門。

開門迎接他們的，仍舊是那位天生麗質的婦人：「哎，綺嵐今天也過來嗎？」她疑惑地瞧向旁邊的洪杰：「這位男生是.....？」

「她是我的朋友，與施蒂娜也是認識的。」樂正綺嵐連忙解釋。



「那.....你們先進來吧，蒂娜她今天怪怪的，不停的追問有沒有人碰過她的手機和電腦...整個人都抓狂起來。」她母親憂心的描述：「你們替我看看她有沒有事，她就在房間裡。」

他們走進屋內，緩緩的把施蒂娜房門打開。

「你們！！！！」一察覺房門打開，施蒂娜便指著二人大叫。

「嗚...！」二人的反應同樣，宛如小孩子做錯的僵直站在原地。

「是你們幹的好事嗎？」頭髮凌亂，與女神形象大相逕庭的她接近崩潰的問。

「請先聽我們解釋！」樂正綺嵐嘗試安撫她的心情。

經過良久的轉述和詳細解釋後，施蒂娜終於都稍為平靜下來。

可是她對於甚麼轉換身份，甚麼解除能力，全部都聽得一頭霧水，她會平靜的原因，是因為樂正綺嵐用教科書式的講解方式去把所以資訊塞進她的腦中，使她像是聽到佛祖念經的妖魔那樣地被收服了。

「慢著。」施蒂娜打斷樂正綺嵐的解釋：「我只是想知道....」她打開手機中的社交應用程式：「這張醜照是你們幹的好事嗎？」

望到那張照片，他們二人看得眼都幾乎突出來。

照片內按道理看到的應該是施蒂娜大頭照，但他們方才醒覺原來照片在洪杰解除能力後，照片也會回復原狀。

所以現在所有人眼中，施蒂娜發佈的就是一張醜男的大頭照。

「對不起.....」樂正綺嵐先乖乖的向她道歉，再立刻指著洪杰：「是他的主意！」

「甚麼?!」洪杰驚愕地背上黑鍋。

「把我辛辛苦苦建立的網絡形象都毀於一旦了啦.....」施蒂娜用一種想把人置諸死地的眼神盯著他。

「那都是因為要找方法讓能力盡快解除啊。」洪杰其實內心也有愧疚感，雙手合十，低頭的說：「真的很抱歉！」

「跟你開玩笑的。」施蒂娜彈了一下他的額頭：「那種東西只要刪除掉也沒甚麼大不了。」她接著再說：「總而言之，種種東西和怪況都是因為你們所講的....身份轉換能力？」

「對了。」樂正綺嵐回歸正題：「在這幾天其間，你有沒有察覺甚麼異事？例如...到了別個世界？」

「那倒是沒有....但我從上星期就開始生病，這段期間都沒有外出，連今天學校開放日也錯過了。」

「我的假設並沒有錯！果然存在著『平行世界』！」樂正綺嵐握緊拳頭，興奮的說道：「簡單來說，洪杰擁有與人交換身份的超能力，而你則是被能力交換身份後，送到另一個類似現實的『世界』。」

「早該這麼解釋就好！剛剛那些絮叨的課程算是甚麼啊。」施蒂娜終於稍稍了解他們的身份，她再用好奇的目光看洪杰：「那他現在是別人的樣子，還是自己的樣子？」

「你記住醜的是他本來面目就可以。」樂正綺嵐一臉認真的回話。

「明白了。」施蒂娜突然與她握起手來，似乎有種一見如故的感覺。

「女生的友情都是這麼廉價的嗎？！」洪杰忍不住罵道。

經過老半天的折騰之後，反而讓一段新的友情誕生了。

在之後的日子裡，洪杰算是平安的渡過大概數星期的時間。

上次在洪杰的助攻下，施蒂娜在開放日表演中對袁梓封表白的事，可算是發揚光大。

一開頭她是對此消息感到有點訝異，後來就明白到洪杰的心意，於是將計就計，公開的跟袁梓封談起戀愛。

不幸的是，有些偏激的「兵」對此卻非常不滿，三五不時就找他麻煩。

袁梓封每每被人弄得非常狼狽，甚至受到損傷，施蒂娜都會感到自責和質疑自己的決定。

「別擺出那種擔憂的表情啦，我會為了你變得更強悍的。」

他總是會這樣安慰她。

「感覺你....成長了不少呢。」

「一直長不大也不行的吧，畢竟你也鼓起勇氣在那種場合向我告白，這是相對應的付出。」

「真是個傻瓜....」

\*

裝潢殘舊的茶餐廳內，兩旁是四人座的卡位，中庭是兩張可以坐七至八人的大圓桌。

頭頂吊著幾把搖搖欲墜的風扇，全間店都鋪著綠白相間的階磚，地上更黏著些陳年油污，放在角落的「大牛龜」電視機正播放晚間新聞，電影感十足。

圍坐在大圓桌的，是幾名年紀相約的人。

「喂，你看看，今季的抽蛋機有很多正點的女角色，辛辛苦苦儲來的石頭終於可以大派用場！」一名長得清秀文雅，說話卻粗獷不堪的男子與鄰座聊起手機遊戲。

「都甚麼年代了啦，哪有人還會玩這種古舊遊戲，還有啊，就是你這種只玩手機遊戲的人把整個遊戲業界的質素搞垮！」坐在圓桌對面的年輕女性忍不住開口回話。

「就是嘍，我也認同她的見解，那遊戲的女角色根本出得還不夠多！現在的社會啊，甚麼都要配上美女，色情的內容才會受歡迎的！」坐在右邊的年輕男性喋喋不休地附和著，再用手肘碰一碰他旁邊的人：「你說對不對！」

「嗯。」他旁邊身材魁梧的男性只簡單應了一聲，繼續若無其事地吃著臉前的碟頭飯。

「唉，別管那些有的沒的複雜事情。快來幫我抽一抽蛋，看看新人的手氣如何。」長得清秀的男子繼續無視其他人與鄰座聊天：「要是抽不到好東西，我會一槍轟爆你的頭喔，哈哈。」

然而他的鄰座，一位身穿整齊西裝的男性聽到這番言辭後，心裡「怦怦」跳了好幾聲，臉色變得慘白，連張開口呼吸都極其緊張。

他戰戰兢兢的將手指放在那條金龍的手，溫柔的握了一下，噠一聲，跌出個銀白的蛋。

清秀男子本來微笑期待的臉突然抽搐，想生氣卻又勉強保持住和藹：「不緊要，還有機會，你再幫我抽吧，新人聽說都有狗屎運。」說罷，他就將手慢慢地摸進右邊腰間，像是想掏出甚麼。

西裝男見狀，冷汗連綿不斷的流下，把他內裡的襯衫都浸濕透，咕嚕的吞下口水，這次先摸一摸金龍的肥肚子，祈求它能掉出個好東西來。

噠一聲，掉出來的東西都讓二人異常驚愕。

事情究竟是如何發展成這樣，就要由今早晨開始講起。

在施蒂娜事件後，洪杰有一段時間都沒有發動能力。

在這期間，他又如常的打著散工賺取生活費，住著那廉價的房子。

同時樂正綺嵐與她的家人去了一個長途旅行，洪杰感覺又回到未遇見她的時間。

每天起床都懼怕自己變成別人，每天都孤身一人，不和任何人打交道。

「唉.....」洪杰在洗臉盆的鏡子前，頹然地掌摑自己一下，好讓他提起精神來面對新一天。

清晨五時，他準時到達預定的工作地點。

「你....叫做洪杰嗎？」工頭看著手上的名單，再打量洪杰的衣著：「你有帶衣服來換嗎？我們不太需要穿西裝來上班....會很容易弄髒的。」

「西裝？」洪杰莫名奇妙，再仔細觀察自己的身體：「沒有啊，就穿簡單的便服.....」但話到一半，他方才察覺已經再次發動能力：「喔喔喔....我明白，我先去換套衣服再回來吧。」

他邊走邊嘆息著，今天的薪水又白白的煙沒了。

就在他走到一條寂靜的馬路旁時，一輛黑色私家車高速駛過，漂移拐彎到他的身前。

車子停下的位置異常精確，剛好在剷上行人路前剎停，與洪杰只差兩個身位的距離，看似胡亂截停他，但仔細留意的話，會發現是種極難辦到的駕駛投術。

後座的車窗緩緩降下：「喂新人，第一天開工就迷路了嗎？」一名清秀男子跟他搭話。

洪杰先被突如其來的車子嚇得愣住，然後以為是新的身份本有的工作，心想失去的一天工資有機會在這裡賺回：「啊，對的對的，不好意思。我對認路有點糊塗。」

「吓？對認路糊塗？」清秀男先聽到後哄堂大笑，笑得眼淚水也流了兩滴：「想不到你也是個挺有幽默感的人呢，快上車，我們有要事去辦。」

洪杰聽話的坐上了那輛黑色私家車，他們貼心的為洪杰留下司機旁的座位，車上除了清秀男子和司機外，還有一對看似年輕的男女。

「對你還不俗吧，怕你是個不慣擠逼的人，留個私人空間給你。」清秀男子對洪杰說。

「你幹嘛對這次的新人這麼好？以你的性格肯定又不懷好意啦。」年輕女子突然插嘴。

「上次一個不小心，情緒失控就轟爆了那個新人的頭，這次當作是補償。」清秀男子再補多句：「他竟然連續抽了三次一星的史萊姆給我，換著你也會如此生氣吧。」

「我才不會呢，我會選擇去大量課金！抽到自己爽為止！」另一個年輕男子搶先回答：「你就上次幹掉的那個富豪，都賺取了天文數字，那小小錢財又何必介意，照我說現在就成為課長，完成你抽美女角色的夢。」

「笨蛋嗎你是，當然是自己辛苦努力儲存的石頭抽回來的東西比較珍貴！」清秀男子回話：「不過提起工作，我們先到那間常去的茶餐廳吃個早飯，再交待詳細事宜。」

結果。

洪杰正因為手機遊戲的抽蛋系統，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也就是開端描述的處境。

手機屏幕內的金龍肚子，不負洪杰所望的跌出一顆彩色蛋，抽中的正是清秀男子渴望的限定女角色。

「哈哈！」清秀男子用力拍他的背部：「就說新人有狗屎運嘛。」他再移開本來放在腰間的手。

洪杰宛如乘搭完剛剛過山車似的，整個人都鬆了口氣。

「廢話時間完畢。」年輕女子不耐煩的說道：「該講正事了吧。」

「啊，是那個叫『萬緣貴』的傢伙，我最期待就是去刺殺他了，獎金比起以往的任務實在高出太多.....」年輕男子的嘴巴像是機關槍一樣，停不下來。

清秀男子握著他的頸椎，把他的耳朵拉過來，手法異常純熟，提手、出拳、拉近，基本上在神經反應得到之前他已經把一系列動作完成：「你再說多句我就把你腦袋開洞，讓你涼一涼快。」

年輕男子由本來輕挑狂妄的態度，一下子變得安分守己，若要說他是乖乖聽話，倒不如說他是因為極度恐懼而產生轉變。

「萬緣貴」

洪杰在聽到這號名字之後，更加焦躁不安、如坐針氈，本能不斷叫喊他拔腿就跑。

他亦開始把所以事情和人物串連起，心中大概有個解答。

因為他的身份曾經變化成為這個人，是自擁有能力而來，令他由骨子裡感到心寒的人物。

萬緣貴——是個連環殺人犯！

但事發才不過三秒，新的危機再次降臨，洪杰放在口袋的手提電話猛然響起，他方才記得，樂正綺嵐說過到港回家後就會致電給洪杰，讓他來拿伴手禮。

「不好意思，我想去洗手間接個電話。」他想借尿遁去跟樂正綺嵐對話。

「慢著。」

清秀男子臉色一沉，像是性格突變般嚴肅地說：

「開啟擴音，把電話放到圓桌上一起聽。」

洪杰屏著呼吸，心裡知道這幾個人的來頭不小，不敢胡亂行動，唯有乖乖聽話，接通了電話，放到桌上。

「喂，御三家？」

幾隻字在茶餐廳內環繞著。

「是....」洪杰小心翼翼地回應。

樂正綺嵐聽到他聲線和語氣都格外怪異，便沉默半晌，心中思考他可能又遇到危機。

「有甚麼事找我嗎，我正忙著.....」他想盡快打發掉她，以免把她捲進危機。

「沒有...本來想約你吃早餐.....你在忙那就作罷算了。」

以她的智慧，瞬間就知悉洪杰是想她別再多口。

「他沒有在忙啦，小妹妹是他的女朋友嗎？」清秀男子顯然不想洪杰把這通電話掛掉，用一把逗趣的聲音插起嘴來。

「...吓...？我....我不是啊。」

「那.....你跟他是甚麼關係啊？」清秀男子在這句特別加強語氣，眼神也變得銳利。

全桌人包括樂正綺嵐在內，頓時間鴉雀無聲。

「她....！她是我的線人，非常厲害的一個線人，我平常很多鎖碎事都是讓她幫忙解決！」洪杰猶如熱鍋上的螞蟻，急上來便撒謊，希望保住她的安全。

「換句話說，她有機會知道關於『我們』的事嘍？」年輕女子和清秀男子打一打眼色「嗯.....」她再思考數秒，對洪杰說道：「你說她非常厲害，看你的反應她好像是個重要的人，不如把她引薦進來吧。」

清秀男子隨便擺出一副頗感興趣的表情，與樂正綺嵐說：「喂小妹妹，待會他把地址傳給你，你就過來參與，希望你有所作為。」

「嘎.....」洪杰就忍不住喘氣，雖然只有一分鐘左右的時間，但他的心臟就像做了劇烈運動般的跳著。

「太好了。」清秀男子微笑搭著洪杰肩膀：「我們差一點就要把那女孩殺死了呢，真不想殺死任務目標以外的人。」

怪物。

在洪杰不安的腦海中，只能湧出這兩隻字。

\*

這次洪杰成為了殺手小隊的其中一名新隊員。

隊長（雪狼），生得標緻清秀，卻有一把與外表大相逕庭的粗獷聲線，行事謹慎，沉迷某個日本手機遊戲，喜歡使用槍械作為武器，實力深不見底，他有一句格言「狙擊才是最好的暗殺方法」。

刺客（變色龍），小隊中的年輕男性，有一把足以媲美唐三藏的煩人嘴巴，即使你不給予反應，他也能自說自話的由早講到晚，他靠異於常人和宛如專業演員般的演技，在暗殺方面有出色表現。

駭客（蛇），是小隊中的年輕女性，凡是經過她講出來的說話，都會變得惡毒無比，身為重度現實主義者的她，常常會一語中的指出其他人沒意義行為，擁有卓越的電腦和科技知識，小隊的隱形支柱。

車手（豹），小隊中最年長的人，能力並不廣，甚至比起小隊任何一人都要弱，然而他的駕駛技術卻是超一流，每次需要用車的時候他都是最可靠，他駕駛逃脫的被捕次數為——零。另外，你無論對他講甚麼驚天大事，他都只會應你一句「嗯」。

偵察（獵犬），本來身份不明，被轉換成洪杰後，應該是小隊中最弱的廢物。

線人（貓），是新加入小隊的樂正綺嵐，除了比較聰慧的腦袋和應變能力以外.....基本上與洪杰無異，順帶一提，她是個普通女高中生。

在那輛黑色私家車內，隊長介紹完這次任務所有人的代號，再扼要一下接著要完成的任務內容。

「剛剛變色龍說漏嘴的萬緣貴，就是我們這次的目標人物。」隊長看到樂正綺嵐這個新面孔，打算考驗一下她的能力：「貓，你知道甚麼關於他的資料嗎？」

「萬緣貴年齡為三十九歲，本地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從黑社會的低層一直打拼上到高位，他打算利用一種全新的毒品來興建屬於他的新帝國。」樂正綺嵐再推論：「他之所以會成為你們的目標，大概就是因為其他地下商家害怕他會壟斷毒品市場。」

隊長瞳孔放大，對眼前這位來路不明的少女甚感興趣：「你是我們這邊的人實在太幸運，要是你沒有加入我們，你的死相會極為殘酷。」他補多一句：「雖然很想知道你是怎樣獲得情報，不過行有行規，我是不會打探的。」

樂正綺嵐只用一個應酬式的笑容來回答他，心想真正幸運的，是洪杰把關於萬緣貴和殺手小隊手頭的所有資訊傳送給她，前後整合再配上自己腦袋的推斷下，才能逃過一劫。

「接下來，就是到獵犬發揮作用的時間。」隊長對洪杰說。

「好啊！終於到新人出場，真希望他別那麼快送命，畢竟新人很難拒絕聽我這前輩說話吧，死掉我可是很寂寞的～」變色龍又再嘮叨地吱吱喳喳。

這次隊長沒有留手，一瞥間就對他使用手肘攻擊，打在他喉嚨效果顯著，令他好一會兒都發不出聲音。

「聽好，博物館的新展覽中，萬緣貴會出席開幕儀式，不過，出席的是他的替身，為免他被人暗殺的事情發生，他的保安會讓他待在某間安全室。」隊長繼續講解行動：「接下來獵犬要負責在博物館中找出全部可以給我們使用的逃生路線，而貓就負責潛入，查探萬緣貴的秘密房間在哪。」

「但....既然他害怕被暗殺，用替身出席，為何又要躲在博物館內？」樂正綺嵐不明其解。

「因為他會在那房間與人進交關於新型毒品的交易。」

「....了解。」她縱然還有些疑惑，可是也不敢再多問。

「在這架車上的人，都是擁有異於常人的能力，行動上一般的廢話我不會多說，車停下來後，任務就自動展開。」隊長最後提點多句：「記著這次是偵察行動，千萬不要被對家發現，即使被人發現，在那瞬間，你們就與小隊再無關係。」

洪杰和樂正綺嵐都為這次捲入的危機憂心忡忡，一邊要全力保住性命，另一邊又要找到解除能力的方法。

而且樂正綺嵐已經用真實樣貌接觸過他們，在未來等候他們的，究竟是禍是福？

## 【第五章】萬緣貴

任務開始，洪杰與樂正綺嵐準備購票進入場館。

後面有隻手伸出來拍了一下洪杰：「我還是不放心由新人自己執行，我伴你們去吧，有甚麼不懂可以問我。」變色龍悄悄在洪杰耳邊說：「隊長他們因為要等偵察結果出爐才可以行動，所以盡快完成對大家都有好處。」

「了解...」洪杰回話。

樂正綺嵐卻用種詫異的眼神看他，心中似乎另有想法。

啪嚓—

先前提供予他們的無線耳機響起：「我是蛇，如果有科技上的問題可以在這找我，我會幫助解問，如果有空的話，就這樣」

「這小隊的人每個都很有個性呢....」洪杰說道。

「我想完成調查房間的任務，我先行一步了。」樂正綺嵐借機獨自離去。

「啊....」洪杰眼見她快步離開，喊也喊不住。

「你的線人看起來很獨立可靠。」變色龍說道。

「雖然她真的是個這樣的人.....」他一臉擔心地說。

「你應該很重視那女孩？」變色龍先問他，再嘆息道：「我曾經都有過自己很重視的人。」

「原來如此。」洪杰爽快地回答後便開始在博物館內步行。

「喂喂！你不想知道那人是誰嗎？我還打算告訴你....」變色龍趕緊再追問，突然又改變語氣說：「你一定認為我是個滿口廢話的人，不想聽吧。」

「.....」瞧到他好像變得低沉，心腸軟的洪杰還是選擇配合：「你想講的是甚麼？」

「以前我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就算遇到多大的危機都不吭半聲。」他眼神空洞地說：「結果這種性格就讓我間接害死了那個我很重視的人。」

「所以你現在才會成為一個講話吱吱喳喳的人？」

「嗯。我是想提醒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她。」

「.....謝謝你，我會的。」

洪杰此刻心內百感交集，明明他們是靠殺人為生的冷血殺手，卻又會為自己熟悉的人死去而悲傷.....



假如他們是有感情的人，那麼被逼上走上殺人這條路....到底有多大的苦衷。

他不敢再妄自猜想下去，但心裡始終給他們的為人打了個定數。

眼前要緊的，是完成任務，洪杰在得悉自己的任務內容後，就開始在腦內計劃接下來要做的行動。

可惜以他的智商而言，心中可以逃走的路線就只有正門，暫時未有頭緒。

「聽說你是個定位高手，別人想都沒有想像過的方法和路線，卻是你的拿手好戲。」

變色龍的這番話提醒了洪杰，他首先要將思考的方向逆轉，要找普通人想不到的路線。

那就代表找尋方向是在不普通的人身上，也就是博物館的職員，向他們套話應該可以得出情報。

一開始就找高層搭話實在是件難事，首先就從最易接觸的基層員工打探。

博物館的每個洗手間，都配有專屬的清潔工負責環境清潔，而他們在洗手間有一個小位置是用來放置雜物，相信大部分的房間鑰匙就在那裡。

雖然博物館的洗手間水靜河飛，幾乎沒有客人，但洪杰進進出出洗手間許多遍，都找不到清潔工離開的縫隙時間。

「新人，你現在知道我存在是多麼有用了吧。」變色龍得意洋洋地說。

「對！」他方才想起，還可以借助變色龍來引開清潔工的注意力。

碰一聲，洗手間門猛地被打開。

洪杰背著變色龍走進去，對清潔工說道：「抱歉，我朋友肚子痛得異常劇烈，你可以幫忙叫人來看看他嗎？」

清潔工是個年老的伯伯，一時間被他們嚇愣，手忙腳亂的說好就出去找人幫忙。

機會一到，洪杰便衝去擺放雜物的位置，翻箱倒篋，找著那些房間鑰匙。

「怎麼了？」洗手間門再被打開，趕到的其他職員查看情況，望到痛苦躺在地上的變色龍：「先生你沒大礙嗎？」

「好....好痛....」變色龍用他那爐火純青的演技假裝著。

「先把他送到休息室，我叫救護車來。」職員們合力扛他出去。

在離開時，洪杰對他信心十足的點了點頭，示意鑰匙已經拿到手。

洪杰偷來的，是一束集合許多重要地方的鑰匙串，他已從鑰匙上貼著的便利貼知道其中兩個秘道，另外他想再借鑰匙潛入高級職員房間，看看還有沒有新路線。

鏘鏘兩聲，他順利開啟房門，但除此以外，博物館的警鐘也同時響起。

「沒理由，我是用鑰匙打開，照道理並不會觸發任何保安系統.....」他口中唸唸有詞，腦中浮起一張熟悉的人臉：「綺嵐.....」

他立即反應過來，用無線耳機通知蛇，想她協助把警報先停止下來，然而他再三呼喊著，始終都無人回話。

陷入危機的他，第一時間不是利用方才找到的逃生路線逃走，而是想去找樂正綺嵐，帶同她一並離開。

隨著警報響起，他在博物館開始到處找尋樂正綺嵐的身影，身邊的其他職員不懂發生何事，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在苦苦找尋之下，他終於找到一間看起來神秘詭譎的房間，在門外，寫著「展品保藏室」數隻字。而且還有樂正綺嵐用筆留下的「貓」記號，讓洪杰確信她就在裡面。

房間內沒有燈光，聳立了十多個玻璃櫃，放置的都是珍貴的展覽品，還有幾盞照明用的強光燈，相信是打理展品用。

他瞧到房間另一邊有道門被打開了，但又被虛掩著，想過去一探究竟。

「你是誰？」一把聲音把洪杰叫停，聽起來的身份就像是保安：「你就是擅自闖入的人？」

他馬上轉身，氣喘呼呼地指著前方說：「我.....我剛剛就在追捕那個人，看到他往那邊逃掉。」

「甚麼？」

保安的注意力一集中到那邊，洪杰想利用強光燈照明房間，假裝關心，但卻意外使保安一時間宛如受到「太陽拳」攻擊，眼睛睜不開來。

「啊！我的眼！！」他摀著雙眼，痛苦的伸出手到處亂摸。

洪杰沒想到這一舉動居然有意外收獲，情急之下，他在附近抓起一個看似很名貴的雕像，把保安擊暈，雕像瞬間碎裂，嚇得他拔腿就走。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另一邊的門外，把虛掩的空隙緩緩打開，只見樂正綺嵐被綁在一張椅上。

洪杰看到她，不顧一切的衝過去。

「別過來啊！」樂正綺嵐想勸阻他，可是已經來不及。

他赫然感到一陣昏厥感，原來在背後被人襲擊，頓時倒在地上。

房間門後的兩旁，早已有槍口對準著他。

「我.....」

迷糊之間，洪杰仍拼盡全力舉起手，想救出樂正綺

\*

「嘎....」

洪杰在昏迷中驚醒過來，水順著臉龐一滴一滴滑下來，對面的陌生人手中拿著大水盆，方才回想起發生的事。

他處於一間黑漆的小房間內，手腳被綁起，坐在一張簡陋的木椅上，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戴著麻布頭套的男性。

「是誰派你們來的。」頭套男問洪杰。

「.....被一同抓來的人在哪裡？」他反問道。

啪的一聲，頭套男給了洪杰一記響亮的耳光，力度足以讓他感到耳鳴。

「現在是我問你。」頭套男冷冷地說。

「我不知道。」

洪杰心中已經不想再管殺手小隊的事，他只想確認樂正綺嵐的安危。

「如果你願意說出來，我們可以放你一條生路。」頭套男再慫恿他：「你的其中一個同伴已經把某部分資料供出，他已經離開了。」

「！」洪杰驚愕，再追問：「他是誰？」

再是一記聲音傳遍房間角落的耳光，這次他更被擱得流出鼻血來。

「同一句話我不會說第二遍。」頭套男不肯告訴他背叛者是何人。

此刻洪杰的內心躊躇不決，如果是那人是樂正綺嵐的話，事情將會變得非常危險。

隊長曾經講過被人發現的瞬間，就與小隊再無關係。

換個層面解讀，應該代表與小隊再無關係的我們如果選擇出賣小隊，即使對方放過我們，小隊也會追殺我們至天涯海角。

連自己都明瞭的說話，樂正綺嵐絕不會做出如此愚昧的行為。

但在這裡不肯就範，下場也是死路一條。

另一方面，他聽完變色龍的經歷之後，其實已有動搖，認為小隊們的人是擁有著甚麼苦衷才會走到這條路上。

「我死也不會說出任何事。」洪杰開口回應，血腥味都滲透在他的嘴巴。

自己的人生都已經過得那麼痛苦，若果在死前能做點幫助人的事，也算死得有價值。

對不起....樂正綺嵐....

我還想與你....共渡更多時光.....

「那你沒利用價值了，死吧。」

頭套男從腰間拿出手槍，放在洪杰前額，準備扣下板機。

洪杰沒有反抗，合上雙眼，迎接自己最後的結局。

他仍是那個只想著自我犧牲的洪杰。

原本黑漆的房間，驟然亮起燈來，洪杰還未反應得及，眼睛未適應光線的他眯著眼觀看四周。

前面的人脫下麻布頭套，露出一張清秀標緻的臉：「合格了，該跟你說恭喜嗎。」

「隊長....？」

「啊，想不到你這膽小鬼也能通關。」他收起手槍：「本來真的有點技癢，打算轟爆你的頭。」

「.....哈...哈哈....」被嚇得心臟怦怦直跳的洪杰，一時不懂反應，只能傻笑。

「嗯？另一邊也通關了？」隊長接著無線耳機，與其他隊員聯絡。

「樂....貓也合格了嗎？！」洪杰驚喜地問道。

「很遺憾地，是的。」隊長回話：「進行難度如此高的任務還要帶著兩個新人，真頭痛。」

樂正綺嵐意氣風發地走到困著洪杰的房間，似乎沒有擔心過他的安危。

因為打從一開始，她便察覺到整件事都是設好的局。

由隊長的發言，以及變色龍跟來的行為，再加上自行推測，她就已經猜出大概情況。

「殺手小隊並不會殺死任務目標以外的人。」

跟在她身後的蛇先開口：

「你推理出我們的規舉，然而卻假裝不知情，直到測試結束，耍回我們一遍呢。」

樂正綺嵐沒有回應，只是吐吐舌頭傻笑一下。

博物館事件完結之後，小隊都要回到指定的基地等待接著的行動。

由於樂正綺嵐是突然插入的新人，沒有安排到房間給她，就讓她與最相熟的洪杰先逼在同一間房。

基地位於一個神秘偏僻的地點，駕車也要繞大段路方能到達。

實際上就像非常廣闊的地下室，擁有著不同的獨立房間拱給殺手小隊使用。

洪杰二人踏進房內，便看見裡頭所有東西都擺放得整齊又潔淨，尤如未曾被人使用一樣。

「啊，忘記了通知父親今天不回家。」樂正綺嵐拿出電話，傳送訊息。

「你不害怕嗎？」洪杰問她。

「以我這個天才少女的智慧，沒有問題會難倒我的啦！」她用一貫自信的笑容嘻嘻說道。

「剛剛我...真的以為會死去.....」他憶起被手槍指著額前的畫面，不禁皺起眉：「沒想到一旦要面對死亡，居然會覺得懊悔不已。」

「那也算是件好事啊，可以改掉你那自我犧牲的壞個性。」

「我...我並不是不打算自我犧牲....而是....」洪杰有口難言，吞吞吐吐許久都說不出來，最後鼓氣勇氣：「而是我不想與你分開。」

這句說道出後，房間內異常安靜，仿佛連二人彼此的心跳聲都能聽見。

在歷經生死關頭之後，洪杰更加確認自己對樂正綺嵐的感情，他不知道她何時會忘掉自己，不知道何時二人會永遠分開，如果現在不說出來的話，也不知道有沒有下次機會。

「.....」樂正綺嵐的表情明顯比平常不自然，臉紅漲漲的，張口結舌，一時回不到話。在她混亂的東張西望時，發現放在角落的奇怪箱子：「咦！那是甚麼東西？」

洪杰只希望把心意說出來，並沒有期望過有即時答覆，也對箱子感到好奇，於是二人動身去查看究竟。

箱子上黏著便利貼，上面寫有獵犬，也就是洪杰現在身份的代號。

樂正綺嵐估計，箱子是原本身份帶來這裡的，調查一番說不定會找到解除能力的線索。

一打開，裡面究竟擺放了十多套一式一樣的西裝，除些生活用品外，就別無異樣。

「慢著。」洪杰在箱子的最底部找出某樣東西。

「這是....筆記本？」樂正綺嵐說道。

筆記本有著一層咖啡色的書皮，一打開的內頁盡是些奇怪又可愛的插圖，實在聯想不到是一位殺手的筆記。

感到異樣的樂正綺嵐把筆記快速翻閱一遍：「....這是一本日記簿。」

「是這次身份的日記嗎？」洪杰追問。

她由頭開始，一頁一頁的再翻掀著：「不是....根據內容，大概是身份的...女兒。」

日記是持有者由十六歲時開始記錄，記載了她四年間的日常生活。

「在頭一年間，日記的內容也算正常，但到第二年的時候.....」樂正綺嵐摀住嘴巴，不敢相信眼睛看到的文字。

西裝男的女兒，靠父親的「高收入工作」，算是過著無憂無慮又幸福的富裕生活。

上學讀書遇到的趣事，戀愛和友情的煩惱，通通都記錄在日記一開頭，然而幸運並沒有伴隨她一輩子，在之後——她結識了萬緣貴。

在日記的描述下，萬緣貴有著一雙攝人的眼神，盯著他久了，魂魄都宛如被他取走一樣，他的身材高挑，在茫茫的人海中更顯得與別不同。不過他有個怪癖，就是非得要使用眼睛的時候，都會使用眼罩，靠其他下屬來照顧。

他們是在一場宴會中認識，萬緣貴主動過來與自己搭訕，雖然日記內容沒有提及，但相信女兒的外表不俗，才會惹來他的追求。

對於萬緣貴這種天生就具有獨特魅力的人，女兒似乎對他沒有抵抗力，很快，他們便墮入愛河，更發生了不可告人的行為。

好景不常，在萬緣貴對女兒沒有興趣之後，便把她掠在一旁不再理會，縱然他的行為已經表明拋棄她，可是女兒始終覺得他們的路不止走到這裡。

女兒每天都去萬緣貴出沒的地方，苦苦哀求和等待，起初萬緣貴只把她當作蒼蠅，置之不理，可惜她的行為越發過份，觸碰到他的底線。

他把我騙到工作地方的內部，讓十多個下屬....硬是把我沾污了.....

——  
他說如果把下屬們都服侍得妥妥當當，就會再次跟我在一起。

——  
我不敢相信，緣貴會如此的對待我。

——  
我覺得自己是個骯髒的存在....

——  
今天父親發現了我的異樣，在嚴逼之下，我將所有事情都告訴他。

——  
雖然父親得知事件後氣得暴跳如雷，但對方是萬緣貴，在父親的能力內，並沒有可以制裁他的方法，只勸我不要再跟他有接觸。

——  
今天萬緣貴突然找回我，在他的再三請求下，我始終忍不住去見他。

去到他的工作地方，只見幾隻用粗繩綁著的狗，然後他的老板朋友坐在椅上笑嘻嘻的看著我。

——  
我很想離開這世界，可是把刀子放在手腕時，又沒有勇氣割下去。  
我痛恨萬緣貴，我痛恨這世界，最痛恨的....是自己。

——  
已經好久都沒有胃口吃東西，看著自己幾乎只剩下皮膚與骨頭的身體，就覺得活該。

——  
如果萬緣貴看到我這副模樣，會不會有點內疚呢？

日記來到這裡就沒有後續，樂正綺嵐久久都未能釋懷，胸口就像被一塊大石壓，喘不過氣來。

她沒有想像過世上竟有如此荒誕離譜的事，那也不怪得，樂正綺嵐一直以來都是個生於美滿家庭的小公主，要她接觸人性的醜惡面，實在令她難以平復。

「日記之後就再沒有繼寫下去.....他的女兒會不會已經.....」洪杰凝重地說。

「很大可能.....」樂正綺嵐哽咽回話。

「對了....關於那個萬緣貴.....」他憶起以往：「我想我曾經.....變成過他的身份。」

「他就是那個逃脫的連環殺人犯？」

「你怎麼會知道.....」洪杰訝異。

「有個大叔曾經來打探過，我很快就懂得事情的來龍去脈，所以沒有透露情報給他...」

「在記憶中，我知道萬緣貴的一個奇怪癖好。」他再堅定的說：「說不定是能打敗他的關鍵，反正殺手小隊的目標剛好是他....不如就說出來....」

「不可以！」樂正綺嵐馬上打斷他：「不能讓他們知道你的能力，暫時還未可以對他們完全信任。」

「隊員們都知你是個聰慧無比的人，你講是自己搜刮回來的獨家情報，說不定可以蒙混過去。」

「嗯....如果是這樣的話.....」她躊躇不定。

啪嚓！

在二人對話的期間，日記本從包裹著它咖啡色書皮裡滑落，在書皮的內頁隱約能看見寫甚麼。

洪杰撿起它，下意識地打開查看，卻發現上面有兩隻寫得顛簸的大字——

復仇。

二人看到後都不約而同地嚥下口水，異口同聲的說道：「我知道解除能力的方法了。」

\*

「你說他們這次又搞甚麼？」文琛兩煩惱地抓著頭。

「文仔你別再抓了，頂部的頭髮都掉光光啦。」黃樂天一邊玩著電腦的線上遊戲，一邊回應他：「先不要管那些，你何時才可以買部正式的遊戲機給我，無個性戰隊都破了幾十遍....」

「我的頭髮茂盛得很！」他生氣地斥責：「還有你快點做個像樣的助手，就自然會有收入啦！」

「不用派我上場也可以吧，你已經厲害能追蹤那個不斷變裝的人。」

「就算能一直追蹤他，但我手頭上並沒有任何證據。」他再喃喃的道：「究竟當年他是如何逃脫的....明明有他的照片，卻又沒有任何他的資料，甚至姓名年齡都沒有....這案件實在太奇怪，使我非常有調查清楚的欲望。」

「文仔你再嘮嘮叨叨的就沒有人會看你的對白....」黃樂天撇嘴說道。

「他是個長年生活在映璧邨的人，而且只要根據報紙上的人像照片，只要花點時間就可以找到他。」文琛兩再推測：「最常變換是那張金毛小混混的臉，我猜他一定有莫大關連，甚至有機會就是真兇的臉！」

「那你今天要到他們躲藏的地方進行跟蹤嗎？」

「那地方有嚴密的保安和監控系統，我只能在遠處等待他們出來，況且他們回去不久，應該明天才會再有行動。」

「啊！」黃樂天突然尖叫一聲。

「怎麼了？」

「話說回來，我還未嘗過跟殺人犯拿簽名，抓到他的話，一定要拿！」

「唉.....」文琛兩又是慣性的失望搖頭。

今天。

烏雲密佈，小雨點不斷從天空滴下來。

洪杰伸出手掌，盯著降落在手心的水珠，他有滿滿的想法，卻卡在喉嚨說不出來。

他回頭偷瞄樂正綺嵐一眼，懼怕映照在他的瞳孔。

「新人，雖然你應該經驗老到，但始終也是新加入小隊，不要介意我們叫喚你做新人。」變色龍突然從後搭著洪杰。

「不介意....」他淡淡地回話。

「我懂得你在想甚麼。」變色龍眼神放空，猶如憶起某件事，淺笑的說：「『人有時活在謊言會比較輕鬆』。」



「.....」洪杰沒有回應他，反倒是有種被人戳中心事的感覺。

「我是想說，我們這行業都是這類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須成為別人，幹出非得不幹的事。」他再繼續說：「如果有機會，我也想光明正大的生活，跟心愛的人永遠待在一起。」

「一定會有那天的。」洪杰目光堅定的看著他。

「...哈...哈哈，你真的是屬於這行業的人？」

「我....」

「你知道眼神是撒不到謊的東西嗎？我知道你在隱瞞一些事情.....」變色龍說著說著，又止住嘴巴，雙手放在腦後，抬頭仰天說道：「嘛，畢竟那樣會比較輕鬆。」

洪杰忍俊不住，由事情發生至今的壓力和焦慮，仿佛都消散了一點：「謝謝你。」

「不過，昨天跟你說的甚麼回憶，都是謊言來的！」變色龍笑嘻嘻的調侃他：「我天生就是個吱吱喳喳的人！」

「你這傢伙....！」洪杰似是生氣，又感好笑。

基地的閘門緩緩升起，隊長換好裝束，命令在外面待機的隊員都進黑色車子內，準備出發。

今天是萬緣貴兒子的大婚之日，一切就按照計劃，四人喬裝成婚禮職員，蛇與豹則在車子上做後援，負責各自的任務。

由獲得的情報內容中，萬緣貴是個任何事都極小心的人，只要有半點異狀，都逃不過他的雙眼。

「我們用大筆金錢購買了場地職員的身份，在分配好的位置下，每人都要互相配合。」

隊長接連描述接下來的行動：

「在進入會場的時候，身上所有攜帶的物件都會被檢查一次，所以槍械和刀具都無法藏身，要讓他身亡的方法不多，而且關於他身邊保安的資料接近零，這是一次考驗應變能力和風險極高的任務.....」

「那個.....」樂正綺嵐在中途打斷隊長發言：「我有關於萬緣貴一個奇怪癖好的情報....」

隊長本因她插嘴而感到不耐煩，可是知道是獨家情報又不能不聽：「.....說出來。」

「萬緣貴是個『平衡』異常執著的人，他眼內的所有東西，都要左右整齊對稱，稍有偏差都會心焦如焚，他在日常生活中，要帶眼罩阻擋視線方能平靜下來....」她再指出：「在眼睛使用不到的情況下，他身邊會有兩個負責照料的貼身保鏢.....」

樂正綺嵐整合了日記和洪杰回憶的資訊，最後得出這個結論，現在提出看看能不能幫助任務進行。

「我們能把那兩個保鏢先處理掉，或者難度就會稍為降低？」洪杰附和著她。

「確實是個非常私隱的情報。」隊長細心思索：「只不過對我們實際的計劃內容並無影響，這是他兒子的婚禮，假設他硬是除下眼罩，情報就會作廢，若果照情報改變計劃，難度反倒會大幅提高。」

「我...我認為萬緣貴並不是那種會為兒子除下眼罩的人....」樂正綺嵐想起那日記寫上的內容，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你認為？我們都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渣，雙手沾滿骯髒的鮮血。所以才需要完美周全的計劃，這是與死神並肩而行的職業，不能使用『你認為』的行動。」隊長越發焦躁：「我討厭小孩子，縱然你很有潛力，可是別把那個幼稚想法帶進來。」

「....是。」樂正綺嵐一心希望情報可以有助行動，沒想到會被隊長如斯嚴厲批評，終歸她真實身份是女高中生，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洪杰目睹一切的發生，然而哼不出半聲，他認識樂正綺嵐以來，她都是個聰明伶俐，能解決萬難的人，原來到底.....她始終是普通人。

他心中萬般糾結，一方面想跟樂正綺嵐待在一起，卻又生怕自己的能力會傷害到彼此，可能有命解決這次事件之後，要為這段關係作個了斷。

轉眼之間，各人在會場遠處下車，在指定的時間分別回到崗位。

婚禮進行的地方是一棟摩天大樓，是萬緣貴所擁有的財產，基本上任務失敗，被困在這地方是九死一生的事。

會場的佈置非常奇特，左右的擺設都宛如鏡面般的對稱，所有東西都要成雙成對。

而且婚禮的格式也是讓人費解，說不上是中式，但又不像是西式。

以自助餐的形式讓賓客坐在兩旁，每邊都有負責提供食物的廚師，變色龍以助廚的身份潛伏其中。

一對新人的舞台左側，擺放了一個經典的黑色鋼琴，看起來格外有氣派，演奏者正是隊長。

在會場外面，有兩條供給客人進入和離開的長走廊，洪杰與樂正綺嵐就是看守走廊的保安人員。

對上一層，是印著H大字的停泊場，一架烏黑色的直昇機，劃破雨水，降落在此。

升降機的燈閃亮著，去迎接機上的人到來。

銀白色的升降機門徐徐打開，率先邁步那人，氣魄顯然是到場所有人遠遠無法相比。

強烈的壓迫感使潛伏的四人都頓時進入備戰作態，身體自動僵直起來。

他正是目標——萬緣貴。

## 【第六章】致死決擇

一切都按照婚禮程序進行，大堆冗長麻煩的禮儀和規舉完成後，小隊的計劃也在慢慢蘊釀當中。

來賓的態度都非常熱烈高興，乍眼之下，出席的都是些達官貴人，再不然就是看上去貴派的公子小姐。

令人最感奇怪的，儘管婚禮是屬於一對新人，但顯然地注意力都沒有放在他們身上，反而最多人向萬緣貴恭恭維維，仿佛他才是今天的主角。

就如隊長假設的情境，萬緣貴打從開始就沒有戴上眼罩，現場的擺設更加為了遷就他的怪癖而特意打造。

「不用客氣，需要添多點嗎？」

變色龍在宴會不斷為客人遞上食物，藏在他手袖的，是大量無色無味的腹瀉藥粉，還有一包是專用來毒害萬緣貴的藥粉。

他用調味料的外表，將藥粉藏在其中，才逃過進場檢測，看見客人用那瓶「被加料」的胡椒粉吃得津津有味，變色龍不禁邪惡地偷笑一下。

可是萬緣貴就如資料中所說，是個謹慎小心的人，直到現時為止，他連半滴水都沒有碰過嘴唇。

一陣優雅愉悅的琴聲在會場悠揚縹緲，多首有如蜂蜜般甜美的愛情歌曲為現場增添氣氛。

隊長除了是個專業的殺手以外，似乎還是個演奏好手。

婚宴會場外的走廊，洪杰和樂正綺嵐正守在升降機門前。

「嘎.....」他身體不自覺的顫抖，緊緊摸著放在腰間的麻醉槍。

「你放鬆點吧，別人一看就知你有詐。」樂正綺嵐小聲說道。

「沒想到在場保安人員會被公司分配一把麻醉槍在身，而且幻想到接下來會發生的事，就混身不自在....」

「你們兩。」保安部的主管猛然在背後呼喊二人。

「是...是！」洪杰立刻轉過身回應。

「你們就是今天的替工？怎麼會是個小女孩？」主管疑惑的瞅著樂正綺嵐。

「我只是長得比較年輕而已，你看看我的工作證。」她拿起掛在胸口的假證件：「年齡是二十三對吧？」

「嗯.....」主管眯起眼睛，掃掃下巴，依然未能說得上信任。

咻——！

洪杰眼見走廊四周暫時無人，在不安和情急之下，起手就扣了麻醉槍的板機。

主管應聲倒下，情況令樂正綺嵐瞠目結舌，愣怔的望向洪杰。

「你是笨蛋嗎御三家？幹嘛突然向他開槍？」她抓狂的問道。

「我...我我我也不知道，我怕會有危險，所以.....」洪杰結結巴巴地解釋。

「幸好現在不會有人走過來，要是被人看見的話.....」

叮。

話音未落，在旁邊的升降機門冷不妨的打開了。

二人睜大雙眼，宛如木偶般崩緊的把頭轉去那邊，祈求裡面並沒有人。

然而一個身影卻在門中行走出來，她穿著技工的衣服，右手提著一個笨重的工具箱。

「你們搞出甚麼禍來？」

看到那人的臉後，他們就像洩氣的皮球一樣，馬上放鬆下來。

「原來是蛇啊.....」樂正綺嵐嘆一口氣。

蛇瞄了躺地上的主管一眼：「快找個位置把他藏好，計劃很快就到重頭戲，可別搞砸了。」

洪杰點頭示意之後，拖著主管到走廊別處，尋找一個可以容納到他的空間。

另一邊廂，在宴會現場的萬緣貴早已察覺異狀。

「這裡....有三個...不，至少有四個人都不是自己人。」他告訴身邊的兩名貼身保鏢。

因為萬緣貴的「平衡」怪癖，長年累月之下，他對於視線範圍內的景物都會變得非常敏感，稍有微小的動靜都會映入他的眼內。

「要中止婚禮嗎？」其中一名保鏢問。

「不，兒子的婚禮不可以中止。」萬緣貴思考數秒：「這樣吧，你們一個去調查那個吵耳的助廚和演奏鋼琴的人，另一個到走廊檢查有沒有可疑人物。」

「萬先生，如果查到那是些異常人物的話，要怎麼處理？」保鏢再問。

「殺掉。」

兩隻字從他嘴巴乾脆地說出，而且沒帶半點遲疑。

「如果一併去調查...恐防萬先生安全會....」

假設兩個保鏢同時離他而去，那萬緣貴就猶如赤裸般的站在鏢靶上。

「我在你們眼中，是那麼脆弱的東西嗎？」他用一句說話，震攝二人。

他們聽到後沒有再作聲，跟從指令去執行，顯然他們並不是沒有疑問，而是不敢再有疑問。

保鏢一首先在遠處觀察變色龍和隊長的動靜，乍眼一看，他們都專注於崗位，沒有異樣。

不過也因看不出端倪，使他更猜疑二人的身份，在保鏢以往的記憶之中，並未見識過有人如此投入工作，要用「享受」來形容的話，倒不如說是

——「演戲」。

保鏢掀起自己的西裝衣領，利用藏起在裡面的通訊器要求增援，再逐漸靠近變色龍的身邊。

隊長和變色龍顯然不是盞省油的燈，半响間就察覺身份被懷疑的事。

他們的處理方法，就是以不變應萬變。

「先生，請問需要幫忙嗎？」變色龍對保鏢說道。

保鏢單刀直入，在他耳邊用威脅的語氣：「我不管你目的是甚麼，現在就滾出這裡。」

「我...我是表現得還不夠好？」變色龍使用演技，還故意提高聲浪，引起騷動：「大哥！拜託你吧！我只剩下這份工作，弟弟們等著我開飯！」

「你這....！」保鏢不希望老板兒子的婚禮被影響，本來打算用較低調的手段逼他們離開，沒想到反被將一軍。

隊長見狀，又彈奏起感傷淒涼的曲風，在氛圍影響之下，連賓客們都加入戰局，你一言我一句的插嘴指責。

「嗚....嗚....你可憐一下我吧！」變色龍越演越烈，抱住保鏢的褲管哭泣，甚至在上面擦起鼻涕。

保鏢用腳把他端開，一臉嫌棄地用餐巾拭著。

像是被他毆打的變色龍看上見更加可憐，客人們的反應一發不可收拾。

面對這種情況，保鏢霎時束手無措。

\*

洪杰在樓層四處亂找，拖著主管身體的他心急如焚，每見一道門便打開一遍，但所有門都被鎖上。

在無計可施的現況下，他腦中驟然憶起一個合適的收藏地點。

——保安更衣室。

開始任務時他就在這裡更換衣服，因為高貴廣闊的更衣室並不常見，所以特有印象，尤其那個大得足以容納「一個人」的儲物櫃。

他輕手輕腳、小心翼翼的把主管塞進裡面，幸好保安們都在當值期間，可以讓洪杰有時間完成行動。

蓋上櫃門時，卻因受不住重量而令主管撲倒出來，他方才驚覺，原來自己並沒有上鎖的鑰匙。

在這個非常時刻，更衣室的門柄卻有被扭動的聲音。

洪杰已沒有空餘時間想辦法，千鈞一髮之間，唯有硬生生用蠻力將主管推進儲物櫃，再站在櫃門前頂著。

打開門進來的人，卻是帶著一張洪杰久違又熟悉的臉——是萬緣貴。

他在吩咐兩位保鏢的去向之後，也有所行動。

「.....」萬緣貴看到洪杰後，先是有點訝異，然後持戒備態度說：「原來是你。」

洪杰聽到這句後顯得極度驚愕，照道理他是沒有可能認得出自己是洪杰，頓時接不上話。

「關於令千金的事，我深感遺憾。」萬緣貴再補上一句。

「千金...？」洪杰疑惑地問。

他看到洪杰的反應，怎麼會像是個局外人似的，心中便再生疑起來。

洪杰被那彷彿會奪魂取魄的眼神盯著後，昨晚閱讀日記的內容都浮現在腦海。

「你還敢提起我的女兒？」他假意憤怒，打算裝到底：「你不配！呸！」為了更逼真的效果，他還吐一口痰在他的外衣上。

萬緣貴沒有因此而惱羞成怒，嘴巴微微張開，想說些甚麼，又停止下來。

他脫下整件外衣，隨便扔在地上，收縮瞳孔望住洪杰，猛然咧嘴大笑。

洪杰咕嚕的嚥下口水，料不到萬緣貴的反應竟然會是如此。

「那就再見了。」

萬緣貴轉身仰笑離開，宛如發生讓他異常高興的事。

洪杰仍未能捉摸得到他的思路，反而想起對上一次類似的場面。

「他和袁梓封.....大概....都是被虐狂？」

與此同時，保鏢二來到會場外面的走廊，檢查是否有可疑人物。

在昏暗的燈光下，把走廊襯托得更為寬闊。

瞄到在對面升降機位置有兩個人影，他拿起扣在褲頭的手電筒一邊照一邊走過去。

「你們在這裡幹甚麼？為何走廊的燈都沒有亮著？」他質問那兩人。

「我收到指示，要過來維修電燈和升降機。」一名身穿技工衣的女性回話。

「對，我是來給她帶路的。」另一名女性保安也回答。

她們正是樂正綺嵐與蛇。

「升降機要維修？」保鏢半信半疑：「剛剛乘搭時還正正常常，突然就壞掉？」

「啊，正確來說應該是每年循例的維護工程。」蛇從工具箱拿出偽造的證明：「燈泡也失效，順道就來進行維護啦。」

縱然蛇早已想好辯駁的理由，可是這也成為她敗露的原因。

「升降機維護工程只有一人進行的，我從來都沒見過。」保鏢眼神變得冷酷，戒備著二人：「你們到底有甚麼目的？」

「別緊張！」樂正綺嵐擋在保鏢臉前，再次拿起胸口的假證件：「她是來提前看情況，然後再回公司叫人，我可以替她作證！」

「是嗎。」他似乎沒有動搖：「那你的名字是甚麼？」

樂正綺嵐這可是心急起來，因為所有員工的證件上都沒記著名字，只有編號。

「呃.....呃.....」她支吾以對，危機一觸即發。

地點回到婚禮的現場。

變色龍與保鏢一正在糾纏當中，保鏢眼見勢色不對，同時請求的支援已趕到，便打算用武力直接把他帶走。

剎那間，在宴會中的賓客們腸胃紛紛開始感到不適，按住肚子喊痛。

保鏢感到錯愕，不斷地掃望四周，仍然未知發生何事。

琴鍵敲響，登登幾聲，一首與之前的風格迥然不同的樂曲緩緩奏起，聲音的重量更是響徹了整個會場

以及樓層，使這首樂曲打進全部人耳膜。

殺手小隊眾人聽到琴聲都倉猝不安起來，宛如受到驚嚇的貓，全身僵直。

因為——這是計劃開始的暗號。

變色龍是負責在酒菜中下毒，第一目標是直接毒死萬緣貴，若行不通，就將瀉藥供給全數賓客，再行不通，就再進行下個計劃，如似類推。

洪杰和樂正綺嵐則是要聽到琴聲，再作出相應的配合去進行計劃，而且他們要對摸熟各種地形，方便追殺或逃跑，在計劃進行同時負責擅長的工作。

蛇就是假裝成技工，一方面可以利用她熟悉機械電子的長處，讓攻守的方案增添變化，另一方面她在聽到琴聲後也要作相應的行動。

而隊長是小隊的大腦，他會觀察一切計劃和人員，提供關於下一步的指示，在重要時刻會彈奏要進行哪個計劃核心環節的指示。

他現在所奏的，是第十三個計劃——貝多芬的月光鳴演奏曲。

在附近的變色龍將計劃進行得還算順利，然而隊長卻沒有料到洪杰和樂正綺嵐這對組合會意外頻出。

在行動開始前，隊長就已經表示過每人分配的崗位都存在未知危險性，必須要有極強的應變能力。

對於一個入世未深的男性，和一個普通的女高中生，顯然是個前所未有的艱難任務。

但隊長的暗號一響，他們即使面對著多麼難搞的危機都要進行計劃下去。

要不然。

等待他們的命運只有全滅。

\*

殺手小隊與萬緣貴的對決如箭在弦。

月光鳴奏曲響起，即代表要利用升降機完成計劃。

不過負責在升降機弄手腳的蛇，此刻卻被萬緣貴的貼身保鏢調查。

她要想出辦法，在不會令計劃出岔子的情況下解決麻煩。

樂正綺嵐剛好待在一旁，打算替她耍走保鏢。

「我...我叫....」她卻被問道名字，一時啞口無言。

「你知道不把名字講出來.....」保鏢話到一半，就瞅到蛇在工具箱後悄悄做些小動作。



在毫無預警之間，連槍械上膛的聲音都反應不及。

蛇的腦袋就在樂正綺嵐臉前被開了個大洞。

她被嚇得尖叫聲都喊不出來，倒是淚腺控制不住，流出兩滴害怕的淚珠，雙手摀著嘴巴顫抖。

保鏢用純熟的手法拔槍，再用純熟的手法收槍：「你知道不說出名字，就是表明不是內鬼的規舉吧。」

樂正綺嵐瞄一瞄蛇的屍體，望見她手上拿著一柄扳手，應該是打算用來偷襲保鏢，但卻被他即時發現。

「是的……」樂正綺嵐勉強撐住聲線回話。

她其實只是瞎掰不到名字，由頭到尾都沒聯想過這點，關鍵時刻用不到的小聰明，反而救了她一命。

「走開！別擋路！」大堆賓客推開會場的門，一湧而出。

樂正綺嵐和保鏢都未知何事，只見他們都按著肚子，彎腰狼狽地跑。

要不是受到槍擊的驚嚇，她可能已經因這場面哄堂大笑。

「糟了。」保鏢假裝指示離開方向，實際上是想遮擋住蛇的屍體：「請前往右側的樓梯離開，要使用洗手間就繼續往下層。」

樂正綺嵐回想起隊長的暗號，這是計劃中的一部分，然而負責升降機的蛇意外身亡，也不知道她是否已經完成手腳。

「你在這裡給我看守好場面，我要趕回去萬先生那裡。」保鏢說完就急忙離開。

此外，本想在更衣室回來的洪杰，在暗號響起之後就毅然去找走掉的萬緣貴。

月光鳴奏曲的計劃，是藉由全場人食物中毒的混亂情況下，洪杰自己假裝成帶路保安，將萬緣貴引到已動手腳的升降機，下墜死亡。

萬萬始料不及的，是他居然認識這次的身份，這也難怪，在轉換身份前西裝男可能還未跟隊員透露。

隊長是根據所有人的能力和條件才擬定此項計劃，果然就如他所說，需要完美周全的計劃，這是與死神並肩的工作。

「嗨。」

就在洪杰為身份敗露而苦惱的時候，一柄手槍卻對準他的背部。

「你在找我嗎？」萬緣貴說道。

「雖然對的沒錯.....」洪杰因為之前被槍械瞄準過的陰影，再來一次使他倍添恐懼。

「你知不知道我回頭的原因？」

「我知道就不用擔驚受怕了吧....」

「無論怎樣看，你所有行為動作，甚至演技，都像極一個新手。」萬緣貴再補充：「相比起有人想把我幹掉，更加好奇你為何能加入那組織聘請的殺手小隊。」

「.....你到底想怎樣？」洪杰不安地問。

一想到日記的內容，就難以想像他會用甚麼變態手段對付自己。

「跟我走。」萬緣貴用槍頂他，示意往前走。

「萬先生，潛伏者無處不在，我們先離開較好。」那兩名保鏢也剛好回來。

「我正有此意，你們為我駕駛直昇機。」他再指著洪杰：「帶他一起上去吧，千萬不要讓他逃掉。」

他們四人去到走廊的升降機前，剛好碰到被命令留守的樂正綺嵐，還有.....蛇的屍體。

「這裡發生甚麼事況？」萬緣貴問道。

「方才發現那女技工是潛伏者，於是把她解決。」保鏢回答：「現在暫時已無大礙，可以放心離開。」

「這女孩呢？」他看著樂正綺嵐。

「已證實她是我們的員工，她懂得暗語。」

「是嗎。」萬緣貴冷笑一聲，接著就沒再理會。

樂正綺嵐死死的盯著洪杰，拼命想提示他升降機有危險。

有背好計劃的洪杰當然知道，但現在把事情說出來，怕好不容易逃過一劫的她會有危險，尤其看到蛇的屍體後，他更加守口如瓶。

升降機的燈一層一層亮起，樂正綺嵐掙扎著要不要把真相說出，救走洪杰，可惜她們的想法都一模一樣。

——不是洪杰死，就是樂正綺嵐死。

升降機在轉眼間就到達，四人除了樂正綺嵐外，一併步入裡面。

洪杰認為只要這樣做，任務就可以完成，把萬緣貴這個人渣敗類跟自己一起埋葬，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不要去，會死！

儘管樂正綺嵐的嘴巴糾結著，但話語卻被內心對死亡的懼怕封印，只能稍為提高手，想抓住洪杰。

在門關上的那瞬間，她仍然說不出真相，眼睜睜讓他被死神帶走。

她乏力地跪在地上，身邊躺著一具屍體，面對即將要被自己害死的洪杰，性格樂天的她眼淚也禁不住失控崩堤。

「我....我居然會對他見死不救.....」她無法再承受：「我到底....是個怎樣的混蛋啊.....」

\*

升降機關上門後，洪杰一直惶恐不安，祈求計劃可以順利執行時，又希望有機會免於一死，雖然大概是沒可能，畢竟他在本能下也有那麼一絲點求生欲。

「頂層。」萬緣貴指示他親手按鍵。

「.....」洪杰猶疑數秒，最後照他說話去辦。

「你很害怕嗎？」萬緣貴突然靠近他耳邊說。

洪杰沒有給予他反應，低頭沉默不語。

「蠢材，要是有危險，我會跟你走進來？」他按著洪杰的腦袋，撞向牆邊：「這升降機是我的產物，要駭進系統，管你技術再高超也需要兩三個小時。」

「也即是說.....」洪杰難以置信。

「即是說你們無論用任何手段，根本都對付不了我，要怪就怪你們找錯對手。」他臉上帶著一抹奸詐笑容。

到最後，怎麼拼命進行計劃也好，結果還是已失敗告終。

洪杰被綁起雙手，跟著萬緣貴和他的保鏢登上直昇機。

成功升空之後，萬緣貴的態度與剛剛截然不同，要形容的話，就像是萬獸之王擺著那居高臨下的姿態，邁出步伐。

他在洪杰對面盤膝而坐，雙手都拿著酒杯，斟酒份量也是如出一轍，機艙內的設計如婚禮會場般的對稱整齊。

「在升降機前的女孩，也是你們的人。」萬緣貴率先開口。

「.....既然你知道....」洪杰茫然不解，像他這樣的人渣，為何會放過樂正綺嵐。

「因為她是個重要的工具。」

「工具....？」

「用來令你乖乖聽話的工具，因為你的名字是.....」

萬緣貴那雙充滿野性，宛如雄獅般的雙眸，徹徹底底把恐懼印在他心臟：

「洪杰。」

對於萬緣貴知悉自己的名字，洪杰先是愣住，其後身體不聽使喚，自行顫抖起來。

為甚麼他會知道我的身份？

為甚麼他要把我抓走？

為甚麼他要用樂正綺嵐來做人質？

他目的究竟是甚麼？

各種問題充斥在洪杰的腦海，他記起日記內容和蛇腦漿溢滿一地的畫面，越想越害怕，胃部翻山倒海，直接吐了出來。

「我想得到的情報，從來都不會得不到。」萬緣貴再解釋：「世界只有1%的人知道深層祕密。」

「1%？」

大約九年前，一名男子向萬緣貴聲稱自己可以提供夢中世界，更可以作為觀眾身份享受無盡殺戮。

萬緣貴被他那演說家的推銷口吻所吸引，決定全力資助和協力他完成計劃。

更發現到一個自稱「一」的神秘組織，他們擁有異於常人的能力，可以幫助那名男子的研究，令到萬緣貴更加信服夢世界的計劃是可行。

可是五年過去，事情才有那麼半點進展，最後計劃更是被逼終止，那男子不知是被組織解決掉還是已經逃之夭夭。

萬緣貴為此計劃投放大量資源，當初組織答應過事情絕對會成功，結果卻令他大所失望，他想取回自己的金錢，想取回虧蝕的全部東西。

「一」反過來威脅他，更將他以往的殺人記錄公諸於世，然而除一張老舊照片外，任何個人資料都沒有蝕露，算是給萬緣貴警惕。

萬緣貴當時幾乎花盡心血，改頭換面，才把事情勉強壓下來。

「自從跟那組織扯上關係，我就要像個鼠輩般的竄來竄去.....」萬緣貴越發憤怒，把手中的酒杯握碎：「我天生就是要登上頂點的人，怎會容許受此屈辱！」

「.....那你跟我說這些是為了？」洪杰依然搞不懂。

他拿起手槍，對準後座的其中一名保鏢，毫不憐憫地轟了一槍。

「因為他失誤，沒能看穿那女孩的潛伏身份，這是應有懲罰。」萬緣貴說道。

「你到底.....！」

「我需要你的能力。」萬緣貴扯著屍體的頭髮，摘去它的太陽眼鏡，露出與自己一模一樣的臉：「我不想再用替身過活。」

洪杰方才頓悟，他是看準了身份轉換能力，想不到在自己眼中完無作用的能力，居然會令這種人物虎視眈眈。

「但是....我這個能力只能在自己身上使用....而且無法控制...」洪杰嘗試解釋。

「別裝蒜了，你的能力是『給予』，情報是從組織得來，包括你的存在在內，沒可能是假的。」

「我從來都沒有試過把這能力給予過任何人.....」他即使怕得結結巴巴，不過眼神又看不出謊意。

原本有十足把握的萬緣貴，此刻又感到有點疑惑。

洪杰不像是個會演戲的人，他說的內容是真實的話，所做的一切豈不是又白費了。

「同時你要知道，『一』的人也在覬覦著你，不加入我，另一條路便是做他們的白老鼠，被他們奪去的下場不敢想像。」

「我.....」洪杰握著拳頭，想不出如何回答。

「這樣吧。」萬緣貴指著那具屍體：「殺手小隊是組織聘請的，你不把我的首級帶走，也是惹人懷疑。」

「你打算放走我嗎？」

「不。」他再繼續說：「我只是給你最後一點時間去完成想做的事，在這之後，你便是屬於我的財物。」

「我可是會逃走的。」

「你不會。只要那女孩一天存在，你都會乖乖的聽命於我。」

「那給我半點時間有何意義.....」

「你似乎對自己的能力還不熟悉，要花點時間去安排你的訓練，這段時間你便自由活動吧。」

「.....」洪杰低頭不語，半晌過後才答應：「.....好。」

他知道自己一天還在樂正綺嵐的身邊，一天都會令她身處危險。

洪杰不渴望那半點自由時間，是因為.....

他已經沒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

在婚禮會場，人們走的走，逃的逃。

來增援的萬緣貴手下，收到消息指一名助廚，鋼琴演奏者以及年輕女保安是潛伏者。

基於大部分賓客都因食物中毒已離開，婚禮正式終止。

手下們亦因此不用受行動限制，進行全力撲殺。

隊長和變色龍沒有可用的武器在手，面對計劃的突然失敗，只可以邊守邊逃，顧不及隊友的安危。

而樂正綺嵐也趁著賓客們四散的時候離開現場，剛剛因為升降機一事，仍然心有餘悸，幸好洪杰應該並無大礙。

但心裡始終有個疑問，為何萬緣貴要帶走洪杰，他想要在洪杰身上獲得甚麼？

走著走著，恰巧遇到一個趕去現場途中的手下。

料不到因為隊長他們太難搞，第二批增援也正在路上。

「嘿....」手下看見樂正綺嵐是個少女，又孤身一人，認為她不成威脅，打算先捉弄她：「氣喘呼呼的想跑去哪？」

「.....」樂正綺嵐後無退路，前面又被手下擋住，腦袋不停運轉想辦法。

手下瞄到她眼角的淚痕，再挑釁道：「哎喲，小妹妹都怕得哭起來了，讓哥哥抱一下吧。」

樂正綺嵐見此人是個傻瓜，竟然小覷自己，於是假裝配合，投懷送抱：「嗚嗚嗚，我的朋友死掉，該如何是好啊....」

「嘻嘻....」手下見狀，也不管有沒有詐，色心已經取代了他的大腦，張開手讓她過來。

不出一秒，他隨即倒下，連樂正綺嵐的髮根都碰不著邊。

「如果對家都是這種笨蛋就好.....」

語畢，她便收起麻醉槍繼續往下逃走。

樂正綺嵐直奔去地下的後門，希望快點走到豹的停車位置，保命要緊。

卻在踏出門外時，一群前來增援手下準備攻進大樓。

在他們重重包圍之下，唯一可以走的小路都失去，這次似乎沒有逃走方法。

豹駕著一輛黑色私家車在旁邊的路口直衝進來，面對人群，它絲毫沒有減速的跡象。

手下迫不得已，只好四處散開，躲避私家車的橫衝直撞。

車子在樂正綺嵐臉前急速煞制停下，後座車門打開，她馬上把握機會跳進去。

在數秒間，豹用神乎其技的車法協助她逃走。

「謝謝....」樂正綺嵐向豹道謝。

「嗯。」他簡潔回答。

「我們會去哪裡？」

「嗯。」

「.....」

這個可靠的車手大概是無法正常溝通，就目前看，他算是同伴，待在他身邊應該暫時平安。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成功回到基地。

可是意外並未因此而平息。

在基地等待他們的——是文琛雨。

## 【第七章】彼此需要的

某個風雨交加的黑夜。

文琛兩坐電腦前調查案件，桌上舖滿了辦公室的牆壁掛滿感謝狀和信件。

在那時的他，似乎還未是個潦倒的中年偵探，隸屬公司內只有他才擁有數之不盡的客人。

雖然不是壞事，但同樣換來無盡的加班。

這晚他如常工作至深夜，埋頭苦幹之際，一份不熟悉的文件乍然出現，像是萬綠叢中一點紅，吸引眼球。

裡面擺放著一份報紙，上面印著「連環殺人犯成功潛逃」。

文琛兩即時浮現出兩條疑問。

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究竟是誰能悄悄放下文件而他不知道？

那個人甚麼要給自己看報紙上潛逃的殺人犯？

結果，他被這兩條疑問一直纏擾，甚至捨棄高薪厚職，宛如走火入魔似的調查。

假如用倔強來形容他的性格，都略嫌不足。

——偏激。

例如他堅持這世上科學能解釋所有東西那般。

極強烈的偏激性格，和靠著身為專業偵探的自尊心，驅使他為真相行走到現在這步。

然而，他卻不知道越接近真相，自身就越發危險。

一步步走進的，是龍潭虎穴。

擠擁的巴士車廂中，唯獨樂正綺嵐眉頭深鎖，心事重重。

她緊緊握著扶手，就像綁著她的現實那般。

回家的路上，不斷回想起與文琛兩的對話內容。

在這事件後，樂正綺嵐決定跟他坦白，希望他能理解並放過洪杰。

「為何我要相信你？那身份轉換能力大可以是一種技術高超的把戲。」信奉科學的文琛兩一時未能接受解釋：「萬緣貴這名字也可以是隨便亂改騙我。」



「是否真實就由你判斷，我所知道的就這麼多，洪杰也被萬緣貴抓去，有可能.....永遠都見不著他了。」一提及此，樂正綺嵐就變得低沉。

文琛雨之前曾經跟她對話，算是清楚她的性格和反應，她不太可能是個演技派。

「那好吧，我依然假設洪杰是易容高手，但剛好易容過....那叫萬緣貴的人，接著如你所說發生一連串事件。」他再打量旁邊的豹：「殺手小隊中，大概只剩下車手和你存活。」

「.....嗯。」

「那即是說....我又白費了一場功夫去追蹤不關事的人....」

「不過....有個疑點....」樂正綺嵐忽而想起：「我始終想不明白為何萬緣貴要活捉洪杰，明明蛇就直截了當處決掉。」

「的確是個疑點，照道理推斷，洪杰身上應該有他想得到的東西。」

「身份轉換能力?!」她先說出來，然後又頹喪：「可是他並不能控制...也不能賦予別人....」

「那先用我假設的條件，萬緣貴看中洪杰的易容技術，想利用他幫助自己。」他再說：「結論就是如此簡單。」

「難道萬緣貴發現到能力是有其他用途嗎....?」

「怎都好，如果你是撒謊騙我的話，那我也無計可施；如果你說的是事實，我要轉向追蹤萬緣貴。」

文琛雨用嚴肅的語氣說：

「小姑娘，我奉勸你不要再跟洪杰有任何接觸，做回一個普通人吧。」

每句每字都在樂正綺嵐的腦袋徘徊不去。

晚風吹拂，由於小隊的瓦解，豹也不需要基地待命，他們三人乘坐黑色私家車回到市區。

豹到最後分別還是貫徹一聲不哼的作風，簡單的揮袖離開。

樂正綺嵐轉坐上巴士，經歷兩天的生死關頭，終於回到家中。

沖洗乾淨身上的灰塵後，她躺在床上看著手機的對話，洪杰並沒有上線。

她嘆一口氣，不知此刻洪杰的安危。

明明當初答應過會一直留在他身邊，要當等待他報平安的人，但在最後關頭卻對他見死不救，把說話親手變成了謊言。

現在腦海中更有要永遠離開他的念頭。

樂正綺嵐抱緊枕頭：「我....要怎麼做才好啊....」

萬緣貴的大宅，樓高三層，配合怪癖的裝潢，兩邊對稱的落地大玻璃和庭園，顯得額外氣派。

洪杰四處張望，覺得地方整潔乾淨，家具少得異常，只有兩張對稱擺放的長沙發和中間的茶几，不像是長期有人居住。

「因為工作和安全的關係，我通常同一個地方不會住多過三天，所以不用疑惑，冷清感是正常的。」萬緣貴說道。

洪杰沒有回應，走到長沙發前面就坐了下去。

「有人會跟你傾談接下來要進行的事。」他戴上眼罩，由身邊的保鏢帶路：「我要去休息，有問題就跟其他人說吧。」

不一會，就有個拿著大疊文件的女性過來跟洪杰對話。

乍眼看，她應該只年長過洪杰少許，然而感覺成熟又穩重，穿起制服有模有樣，留一把長長的捲髮。

「你在瞧甚麼？」她問洪杰。

「啊....沒甚麼....」他被這個特別的女性吸引住眼球，沒察覺自己盯著太久。

「我叫艾莉莎，是之後會照顧你起居飲食和訓練安排的人，簡稱保姆。」她伸出手，示意友好。

「你好...我叫洪杰。」

握手過後，艾莉莎翻掀著那堆文件，抽中其中一疊：「這是需要你看的資料和細則。」

洪杰一頁一頁的翻閱，平常也不愛好閱讀的他，見到海量字就倍感頭痛。

艾莉莎看到他苦惱的樣子，就提議用最簡短的字句解釋給他知道。

經過一翻講解，洪杰大約明白內容。

「換句話，就是要我再次回到學校念書...？」

「是專門訓練超能力者的學校。」艾莉莎回答。

「世上居然會有那種東西....」洪杰訝異著。

「你自己也是其中一個，有甚麼好意外。」

「話雖如此，但超能力學校甚麼的總得驚訝一下吧。」

「哼....」她用高傲態度對洪杰說：「你的心智似乎與外表不成正比。」

「因為這不是我的真實外表....」他再補充：「真實的我可是又帥又有活力！」

艾莉莎用鄙視目光看著他：「照我看應該是個面目可憎的小混混。」

「為甚麼你會知道！？」

「總而言之，在限期之前，你都可以自由活動，限期一到，不管願意與否也會把你再抓回來。」

接著，洪杰就由萬緣貴提供的專車送走，回到映璧邨。

他回到那間廉價的出租屋，拿起手機，想傳送訊息給樂正綺嵐以示平安。

不過一想到自己有可能要永久離開，又怕再帶危險給她，在輸入一段句子後又刪除掉。

越想就越感無助，倒頭大睡作罷。

如是者，過了好幾天的時間，為此事坐立不安的樂正綺嵐決定去找施蒂娜傾訴。

在之前的學校事件之後，施蒂娜成為了她少有的朋友。

樂正綺嵐把事情全數告知她，把心事吐出讓一直悶悶不樂的感覺好多了。

「你現在打算以後都不理會洪杰？」施蒂娜問道。

「我不知道....」想到這點，她又開始苦惱：「我....畢竟在重要關頭沒選擇救他，與其說不想見他，不如說是沒有臉去見他。」

「那他的感想呢？你知道嗎？」

「我想他會很生氣...當初說得多漂亮，結果還是拋棄了他。」

「你的問題就是只會說『我想』。」

樂正綺嵐不明其解，疑惑的側頭看她。

「你沒有在洪杰的角度中思考，所有東西都是你自己猜想。」施蒂娜指出她的問題：「本來就覺得你是自我中心的人，在認真跟你交朋友和聽完你的經歷後，更可篤定。」

「我...是個自我中心的人？」

「你自己好好回想，洪杰是個會因此討厭你的人嗎？他在走進升降機時，有露出後悔的臉嗎？」

「洪杰他.....」樂正綺嵐不斷憶起從相遇開始時的片段：「他是個非常善良的人....」

我不想與你分開。

當初她不懂回答，避而不談的句子，逐漸浮現出來。

洪杰將那個以往把人推開，更因為能力而弄得疲憊不堪的孤獨人生託付給她。

對於他來說，人們總是來了又走，最後都把他遺棄，樂正綺嵐卻成為灰暗人生中的唯一彩色。

「洪杰需要的是我。」樂正綺嵐方才頓悟：「我需要的也是洪杰。」

「後天學校的旅行日，不如叫同他一起去，不妨是個冰釋前嫌的好機會。」施蒂娜提議。

「好！」

說罷，她便拿出手機，久違的向洪杰傳送訊息。

在破房子無所事事的他，對於樂正綺嵐的邀請不知所措。

老實說，再次與她聯絡內心的確非常高興，但是已經決定好要離開她....

不如借此機會去見最後一次，還有.....讓這段關係作個了斷。

洪杰答應樂正綺嵐的邀請，他們終於再次見面，可是二人卻懷著迥然不同的目標。

\*

今天氣溫突然驟降，還落起傾盆大雨。

「啊！！天文台明明說今天是普遍晴朗！！」

「天文台的預報從來都是相反的啊.....」

「我要燒烤！！我要踢球！！」

在學校集合等待上旅遊巴的學生們鼓躁著。

「別擔心，他答應會來就一定會來。」施蒂娜安慰樂正綺嵐。

「好.....我只是有點緊張.....」她握著手中的食物袋，裡面放滿了親手製作給洪杰的料理，希望作為道歉禮物。

轉眼間，學生們一個個坐上接駁到西貢東郊野公園的巴士，望著不停打落在車窗的雨水，各人都有不同感受。

經歷數十分鐘的車程後，他們撐起雨傘，聽完老師講解行程的時間安排，便開始自由活動。

西貢東半島的優美風景都被這場大雨籠罩，在濛濛的遠處中，站著一個熟悉的身影。

「御三家～」樂正綺嵐調皮的拍洪杰左肩，再轉到他的右邊。

洪杰看起來並沒有想像中的高興，反而板著臉，點一點頭作罷。

「你之前有來過這裡嗎？」樂正綺嵐不放棄的打開話題。

「沒有。」洪杰冷冷回應：「在中學，臨出發時老師認不出我的臉，結果沒去成。」

「呃.....」她沉默半晌，似乎是問錯問題：「那現在就再來一次，當作補償以前吧。」

路上他們氣氛始終尷尬，一人一把傘的分開走著，樂正綺嵐也找不到可以讓洪杰打起精神的方法。

他們走到萬宜水庫的水壩位置，大雨也稍為放緩，轉為用不到撐傘的小雨點。

「變色龍他們....最後怎樣？」洪杰問道。

「大概已被萬緣貴的手下解決.....」她回話。

雖然心裡已知他們兇多吉少，但聽到肯定的消息後，還是不太好受。

「對了，你餓嗎？」樂正綺嵐趁機拿出食物盒，藉此與他道歉。

「那是甚麼...？」洪杰看著她手中的東西。

她打開盒蓋，裡面是徹夜準備給他的便當。

洪杰愣怔住了，換著以前，此刻的反應應該是高興才對，腦中的畫面卻全部都是死去的隊友和萬緣貴的恐怖模樣。

他的決心下得更為堅定。

啪的一聲，洪杰一掌將食物盒打翻。

飯粒和菜餚頓時散落滿地，現場的呼吸如以往一樣屏息起來，只不過，再不是因為二人感情升溫。

在相隔不遠的樹林，施蒂娜和袁梓封正在偷竊他們的動向。

「那個渣男!!!」袁梓封想衝出去。

「別，讓他們自己解決問題吧，我相信他們.....是真心喜歡彼此的。」施蒂娜阻止他。

「哈.....也是呢，你可能不喜歡這款食材，真該先在你角度考慮...」樂正綺嵐邊苦笑邊撿回掉落的食物。

「對不起.....」洪杰緊握拳頭，死忍著內心的情緒。

看到她憔悴的臉色，包滿藥水膠布的手指，其實他早已萌生與樂正綺嵐坦誠的念頭。

怕就怕這不典型的女高中生會幹出甚麼傻事，把自己推到危險之中。

我知道我們都沒有錯，只是分開會比較好過。

「我啊....在以前就一直都是這樣....」樂正綺嵐繼續低頭撿著，沒抬頭看洪杰：「是個自我中心的人，從來都沒有考慮你的感受。」

「我的感受.....根本毫不重要.....！」

以往的經歷，讓洪杰學會與孤獨共存，哪怕再多來自世界的冷漠和殘酷，他都全不在意。

「蠢才御三家！」她無法再掩蓋自己的情感：「你非常重要啊，至少....對我而言....你就是個無法替代的存在啊。」

「.....」洪杰開始動搖，不自覺地退後幾步。

「我之前都沒有察覺，直到我對你見死不救，胸口好像被甚麼壓著，變得異常難受，才慢慢發覺那收藏在心底的感覺.....」

其實他們需要的，只是一樣簡單的東西——

「我喜歡你。」洪杰把這句衝口而出。

就是彼此。

「笨蛋....別把我的對白搶去啊....」

樂正綺嵐撅嘴，終於抬頭望著洪杰。

天空就如同那兩雙被沾濕的眼眸，清澈的照亮了世界。

\*

時日飛快，洪杰要回到萬緣貴身邊的日子也來臨。

他去到指定地點等候接走自己的人。

洪杰沒有打算掙扎和反抗，安然接受這個命運。

「你的自由時間要完結，怎樣好像沒有不捨。」艾莉莎問他。

「柏拉圖的理想國有說明，如果將自由物化，等同把自由扼殺。」他伸一伸懶腰：「我覺得自己是自由的，就無時無刻都是自由。」

「真幼稚的想法。」她不屑的說道。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對我的提點。」洪杰面帶笑容回話。

他們一同上車，前往一所國際學校。

在外面看起來是偏向洋風的設計，雖然獨特，但又未至於浮誇。

要說到驚為天人，就是進去後的內部裝潢。

裡面是極為對稱的金、銀色ArtDeco風格，精湛仔細的工藝和材料，令此處宛如美術館和學校的混合體。

總共分為三棟主大樓和一間體育館，其中一棟大樓是學生宿舍，而洪杰將會被安排入住。

艾莉莎拿出行程表遞給洪杰：「明天一早課堂就會開始，請不要遲到。」

「早上七時到下午六時的課.....天啊....」他嘆息著。

「除了關於超能力的課堂，也會有因應其他學生而編排的正常課堂。」

「其他學生？還有其他人會一同上課？」

「是的，在正式開課前，你或許會在宿舍範圍內碰見他們。」

洪杰既懼怕又興奮，一方面害怕未知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想與其他能力者交流。

咕嚕咕嚕——

他肚子傳出一陣飢餓聲音，抓抓頭髮問道：「嘻....我想問一下關於伙食的問題....」

「晚餐會在八時送到房間，另外早餐和午餐明天會再安排給你。」艾莉莎把房間鑰匙交給洪杰：「你可以先去適應一下環境。」

接過鑰匙，根據印在它上面的地址，算是找到位置，放眼一望去樓層走廊，房間數量不多，大約只有三間。

分配房間也是照著學校風格來設計，包括單人床，書枱，衣櫃和獨立洗手間。

最重要的，是那扇用來接觸陽光的窗。

當所有東西都安頓下來，時間亦接近黃昏。

他在校園範圍內四處遊走，看看在晚飯送到前，有沒有甚麼能吃的來緩和飢餓感。

洪杰抬頭張望，驚嘆著有錢人的力量，前所未見的藝術建築，都使他活像個大鄉里。

走著走著，有一間用落地大玻璃作為牆壁和門口的大廳，裡面擺放著幾張高檔沙發，四十五吋電視和茶几等等的物件，照推測是聯誼室之類的東西。

但最吸引洪杰的，並不是那些高檔設施，而是在聯誼室內的人。

他慢慢推開門，映入眼中的有二人，其中一名男生個子矮小，專心看著電視播放的超級英雄電影，另

一位是名少女，留著及肩短髮，身穿華風旗袍裙。

就在洪杰下意識欣賞那因開叉設計，而露出的雪白大腿時，少女卻搬起椅子拉弓，想撞向玻璃。

「喂....！」他立即撲過去阻止。

被洪杰拉著手的少女困惑的回望：「為甚麼要阻礙我？」

「你會把玻璃撞碎，那樣很危險。」他解釋。

「是嗎....我只是想測試椅子和玻璃的硬度....」少女失落的喃喃道。

洪杰聽完她的想法，心中只感奇怪，哪有人會做這種測試。

那男生也回頭八掛，見到洪杰那張臉，就拋下原本專心觀看的電影，興奮地向他搭話：「你就是那個插班生？」

「插班生...？」洪杰再思考一下：「應該是吧？我今天才剛到學校。」

「擘....」男生打量著他全身，對他非常感興趣：「想不到是個接近中年的人呢。」

他一聽到有人批評自己外表，便說明能力：「其實這不是我真實樣貌，只是身份轉換的效果...」

「身份轉換？！」男生再急忙說道：「像是變種特攻的Mystique那樣，想變成誰就變成誰嗎？豈不是非常便利？」

「我不能隨心所欲控制啦，這能力為我生活帶來很大麻煩倒是真的。」洪杰無奈地回話。

「你是笨蛋嗎？！誰會把自己能力詳細說出來的啊？」男生反過來罵他。

「明明是你先問我！」洪杰生氣說道。

「你們兩個要不要打架？我想看誰氣力比較大呢！」少女也雀躍的加入對話。

在三人的嘈吵聲中，猛然有另一把聲中止他們：「煩死了！難得的課後時間能不能安靜一下？」

三人轉過去另一邊的沙發，方才看見還有位男生在這裡，他表情嚴肅，繃緊的臉孔和穿在鼻上的銀色大環，都顯得他異常兇悍。

原來他們都是屬於這間學校的學生，電影男生名為何勇仁，少女是張雪媛，兇悍男生則叫做石鈉鋅。

「石立新....是破舊立新的立新？」洪杰和三人一起坐在聯誼室聊天：「你們的名字都改得不錯呢。」

「不是。」石鈉鋅木無表情的回答：「是金字邊的鈉和鋅。」

「是元素週期表的東西嗎？你父母應該是喜歡化學的人？」



他嘴巴突然跳動一下，宛如踏中了他的界線，憤怒罵回去：「你是在取笑我的名字吧？你是認為我的父母完全不愛我，胡亂給我取名對吧？」

「我沒有啊....」洪杰見他氣得暴跳如雷，舉起雙手表示無惡意。

但石鈉鋅沒有聽進耳內，一手捏著他的頸。

洪杰頓時感到頭昏腦漲，甚至覺得身邊的所有物件都開始震動，體內更是慢慢發熱起來。

「唉，他對自己名字的意見特別敏感，每次初相識的人都會搞出禍來。」何勇仁嘆息：「不過幸好，只要道歉他便會消下氣。」

「對...對不起....」洪杰辛苦的吐出字句。

石鈉鋅緩緩放開手，讓他重新喘過氣來。

洪杰坐在沙發上大口呼吸，一方面慶幸撿回小命，另一方面覺得畫面似曾相識....好像每次結識新人物都會有生命危險.....

「總而言之，接下來的日子就多多指教了。」張雪媛擺出微笑，向他伸出友誼之手。

「好....」洪杰配合地伸出手。

「慢著!!!」卻在雙手碰到之前被何勇仁截停。

「幹嘛....？」洪杰不明其解。

「跟她握手的人都會全身粉碎喔，你想試試這種死法嗎？」何勇仁說道。

「你為甚麼要跟他說？我想試試他會不會有免疫而已！」張雪媛不滿地投訴。

「我不想插班生還未上課就掛掉啊！」

「你最大的弊處就是記憶力太好！」

「誰記憶力太好了？我只是把歷史上全部的超級英雄電影都記住，哪叫記憶力好。」

洪杰流下冷汗，用手掩住嘴巴。

看來超能力者學校——確實是一個不得了的地方。

鬧劇結束，洪杰依然未找到能果腹的東西，不過剛好到送飯時間。

折騰一整天，終於可以填飽肚子，種種問題都暫時解決，他決定先洗澡，好讓心情放鬆。

脫下衣服，打開蓮蓬頭，熱水打在臉上那刻，簡直是人生一大安慰。

洪杰邊洗邊低頭沉思，不斷提醒自己在這裡的最終目的，還有和樂正綺嵐的約定。

此刻洗手間的門被猛然推開，在佈滿霧氣的玻璃企缸外，隱約能看見某個身影正在郁動。

他抹走水蒸氣，看到那個人的臉後，被嚇得魂飛魄散。

「啊？」艾莉莎身體光溜溜的盯著洪杰。

「對不起！」他以為自己進錯房間，關上水龍頭，拔腿就跑。

然而身上的水份流到地板，一個不留神便滑倒，把艾莉莎連人帶己推跌在地，手更不慎抓到她的胸部。

他萬萬想不到，在動畫看到的情節居然發生在現實，他開始覺得這是一場夢：「哈....在我的人生裡竟然能摸到兩位女生的胸部.....真是場美夢。」

「你摸夠了嗎？」躺在地上的艾莉莎冷冷地問道。

「是，非常不好意思！我會以死謝罪！」洪杰馬上叩頭道歉。

「我來是向你說明明天的行程細節，不用緊張。」艾莉莎再補充：「順道洗澡節省時間。」

「為甚麼你可以這樣冷靜說出不得了的句子？！」

「你笨到連省時的概概念都沒有嗎？」

「不是這意思，只不過....這裡是我的房間....」

「很遺憾，在校園沒有屬於『你』的東西，任何東西都是屬於萬先生，包括這房間。」

洪杰沉默半晌，放下戒備說：「.....你真是個盡忠職守的人。」

「關於明天，早上會有個專為你而設的開學典禮。」艾莉莎沒有回應，轉為展開正經話題。

「為我而設？」

「你是萬先生的重要財產，這是理所當然的待遇。」

艾莉莎還告訴了洪杰這間學校的資料。

每名學生的成績都是用積分制度去判定，累積夠某個分數便可以升一個年級。

畢業條件就是升上二年級後，達到指定分數和得到導師們的認可。

但是有個最大的限制，就是在四年內必須要成功畢業，不然就會被「處理」掉。

儘管洪杰是萬緣貴直接推薦進去，可是條件還是要完成，否則沒有利用價值也只能當垃圾捨棄。

經過刺激的洗澡過程後，洪杰躺在床上，拿起手機，向樂正綺嵐報個平安。

訊息傳出，一段時間都未有等到她回覆，疲倦的他在不知不覺間入睡。

樂正綺嵐在沒有洪杰陪伴的時候，通常都會找施蒂娜。

「話說回來，洪杰到底去哪裡了？」施蒂娜好奇的問。

「他...正在超能力學校生活，應該有段時間都回不到來。」

「超能力學校？！」施蒂娜揶揄地說：「他現在一定很孤獨，肯定一個朋友都認識不到。」

「雖然我也這麼認為，但他不是去甚麼愉快的校園生活，他是被逼，而且一直身處在危險之中.....」樂正綺嵐越說越沮喪。

「想不到香港會有這種學校，即是說我們身邊隨時都有超能力者？」

「有這個可能，不知道萬緣貴開設這學校的目的是甚麼，純粹為利用他們來賺錢？還是有甚麼更大的企圖....」

樂正綺嵐瞄一瞄手機，此時的洪杰還未有空傳訊息給她。

可是卻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來電，上次與文琛兩分別時，他們都留下各自的電話號碼，方便日後聯絡。

「喂？」她接聽了，看看有甚麼特別事情。

「是樂正綺嵐小姐嗎？」黃樂天問。

「我是...」

「文仔叫我通知你，最近都要小心點，別跟陌生人搭話，也別獨自走到街上。」

「為甚麼？」

「他說怕你會有危險，說起時臉色都變得異樣，我從來未見過那樣的文仔。」

「我也會有危險？」樂正綺嵐思考數秒：「是殺手小隊的人嗎？」

「恐怕不是....他不肯跟我講....」

「他現時在哪？可以叫他聽電話嗎？」

「文仔正在全力推理線索，這狀態的他是不能擾的。」

「.....到底發生甚麼事。」

「啊，還有他叫你最好先過來我們的工作室，比較方便保護你。」

樂正綺嵐心中甚感不妙，究竟是誰要對自己出手。

而且那個當初充滿的敵意的文琛雨，現在反過來喊著要保護自己。

一切一切都令她非常困惑。

## 【第八章】課題

早上七時正。

享用完早餐，洪杰便到體育館準備參加開學典禮。

學校的設計是將體育館當作禮堂使用，一踏進去，中心只有寥寥可數的學生。

他還以為自己來錯地方，但仔細觀察，昨天碰到那三人也在場，於是決定往前。

「你們好...」洪杰壯起膽子打招呼。

三人雖然聽到他說話，可是只用眼神掠過洪杰，不作理會。

對於突如其來的冷漠，洪杰宛如司空見慣，奇怪就奇怪在他們並不是因為身份轉換而變得冷淡，反倒像得悉了甚麼所以避開他。

座位分成兩部分，前面的位置是二年級生，後面的位置是一年級生。

最後學生的總人數只有二、三十人，看來香港的超能力者也不是那麼隨街可見。

一位身穿整齊西裝，頭髮花白，看似是校長的男人走上演講台。

「早安。」

他簡單寒暄一下，接著發表講話：

「請謹記我們的校規，

一、把道德理倫觀念視為邪物，通通捨棄。

二、不可擁有任何宗教信仰，神是虛構的偽物。

三、校園內所有東西都是屬於萬緣貴先生，包括自己性命在內。

四、任何行動都會作為計算學分之用，例如準時上課或完成課題等等。

五、必須完全服從導師指示和命令。

六、不得向外界透露校園的實際活動和內容，否則後果自負。

七、全部事情的最終決策權歸於萬緣貴先生。

相信大家都知道今早特意舉行開學典禮的原因。

新來的學生是萬緣貴先生親自推薦，縱使如此，希望各位別帶懼怕之心對他。

因為他的特殊待遇，所以他有跟師長級同等的分數。

——幹掉他的人，可以獲得五百學分。」

台下的學生聽到這句後，傳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

洪杰起滿混身的雞皮疙瘩，周遭像有數百雙眼睛覬覦著自己，極不自然。

校長演講完畢，另一名男學生站起身，走到講台旁邊。

他擁有健碩身材，刮了個陸軍裝髮型，最顯眼是他佈滿全身的黑色刺青，連臉部也不例外，印著倒五角星。

「接下來那就請……」

校長話音未落，赫然全身噴血，每吋皮膚都撕成碎片，當場身亡。

定神一看，發現是數百隻昆蟲在他體內綻裂爆開，湧泉而出。

品種琳琅滿目，蜻蜓、蒼蠅、螞蟻、飛蛾、蝗蟲，總之在知識範圍內的都齊全，密集得在瞬間就將校長吞噬至體無完膚。

血漿濺上刺青男的半邊身體，他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再對準咪高峰說：「導師，請問我把校長幹掉能獲得多少分呢？」

「校長的話是三百。」台下其中一名導師回答。

「嘖，結果還是只有三百分，連師長級都不如。」刺青男嫌棄地說。

「真可惜，唯一的空隙被他搶先奪得。」

「校長都是些用來輕鬆拿分的廢物。」

「他已經幹掉兩個校長了啊，不可以留給我們嗎？」

洪杰聽到其他同學面不改容的談論殺人，只能低頭喘息，身體不由自主地顫抖。

「我叫嚴學真，是今天這狗屁開學禮的致詞學生……」他突然停下，忽然想起甚麼：「啊，新來的有跟師長級同等的分數，那他是當作『學生』身份嗎？」

「他是學生身份，別想太多了。」導師回答他。

「還以為可以隨時拿到五百分，結果要等到課題時間才可以……真麻煩。」嚴學真再繼續說：「關於要講的內容，其實也沒有甚麼，阻礙我畢業的人，我會全部宰掉，就這樣。」

洪杰方才搞懂，原來不是超能力者的人數稀少，而是在這間充滿殺戮氣氛的校園生存不下去。

緊接開學典禮的課堂馬上展開，課程每星期七天無間斷，而每相隔一段時間，就會抽出一星期來進行課題試煉。

課題是由學校提供，每次都有不同主題，特點是學生在課題以外的時間不能傷害彼此。

換句話——課題就是學生們的撕殺時間。

今天剛好就是進行課題的日子，洪杰此刻還未知道危機逐步逼近，安然地念著上午的課。

課堂的內容不外乎是攻擊人類哪個部位致命性會較高，把現代的道德價值貶得一文不值，稍為引起洪杰興趣的，是學校強調的軍國主義。

課堂會有考試，不過能夠獲得的分數頗低，要穩定拿大量分的選擇應該只有殺戮。

午飯時間，學生們都會被安排到飯堂等候取餐。

洪杰捧著餐盤，觀望有沒有剩餘的位置可以坐下，卻只看見何勇仁和張雪媛旁邊有空位。

他鼓氣勇氣走過去：「我可以坐這裡嗎？」

二人始終不肯跟他對話，各自用膳。

「其實我到底做錯了甚麼，又不是自願被萬緣貴那傢伙推薦進來。」洪杰按捺不住：「我也想當個普通人....普通的生活啊....」

「別在那邊自說自話....」何勇仁低聲回應：「誰不想過普通生活，我們也只是為了生存下去而努力...」

「那我們明明是同樣立場，為甚麼要針對我？」洪杰問道。

「因為你跟萬先生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啊！」何勇仁再說：「我們誰都未見過他本人，你卻坐他的私人車，被他推薦，哪知道你有怎樣的底細？」

「把受害者的身份講成加害者，就是你們生存的法規？」

「這裡有自願來的，有不自願來的，更甚是被父母售賣來的。」他不滿的說：「世界不是只有你才是悲劇主人翁。」

「我明白，所以才想跟你們溝通，只要互相理解，知道彼此的傷疤，方能順利熬過這個地獄。」

「是是是！」張雪媛猛然插嘴：「我是因為無法適應正常學校，所以自願到這裡來的。」

洪杰先被她嚇愣，然後再回話：「你這般開朗的個性也不適應？」

「嗯.....話雖如此，但同學們都不太喜歡我，總是把我書包的東西倒進垃圾桶，櫃桶全是黏手的果汁.. ....」

「也未至於極端到要轉來超能力學校吧...？」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我常常弄傷他們，每次一對我幹壞事，就會有一隻手臂粉碎掉。」張雪媛笑嘻嘻的說道。

「這下我就完全理解了！」

「她有時會比較腹黑，不過算是這裡少數的好人。」何勇仁說道。

「那...你呢，我感覺你也是個善良的人。」洪杰說道。

「我的雙親....欠下萬緣貴巨債，因為無力償還.....」他瞄向角落，放空眼神：「在我臉前自殺死了。」

洪杰嚥下口水，再問他：「你的能力對賺錢沒幫助嗎？如果是金錢上的問題....」

「今天他們總欠債是十億八千九百二十四萬六千七百零一十三。」何勇仁嘆息：「除非我擁有變出金錢的能力，否則只可以接受現實。」

「今天？」

「因為利息還在一天天增加。」

「你的能力是超強記憶？」洪杰見他竟然能把數字記得如此精確，便好奇地問。

「我不會透露自己能力的。」

「黃金比例準確的數字是多少！」張雪媛指著他問道。

「1.6180339887498948482.....」何勇仁唸著發覺不對：「為何我要配合你啊！」

「你果然是有超強記憶力！」洪杰跟著起哄。

在三人吵得起勁之間，桌上的餐盤忽地變成大堆昆蟲，轉頭一看，原來是嚴學真搞的鬼。

「你們似乎聊得很愉快呢。」嚴學真用挑釁的語氣說道。

「.....」

何勇仁和張雪媛見他搭話，宛如毒男遇上小混混一樣，立即沉默低頭，因為他們知道那是不得招惹的可怕人物。

「你想怎樣。」只有洪杰回話。

嚴學真呲牙咧嘴的笑著，額上青筋暴現，扯起洪杰衣領：「你是我的獵物，五百分是屬於我的，千萬別死在其他人手上。」



「驕兵必敗，我可是由萬緣貴親自引薦，說不定你會被我反咬一口。」

洪杰沒有展現任何懼怕，像頭惡犬般反過來狠狠盯他。

連槍口指著自己額頭的感覺都經歷過，面對這種級數的人根本毫無威脅。

「……哼。」嚴學真鬆開手，逕自離去。

「你真的有那麼厲害？」何勇仁見他走開，便問洪杰。

「幹嘛這樣問。」洪杰反問道。

「今天下午有課題啊，你不怕被他針對來殺嗎。」

「課題是……甚麼來著？」

在他們一番解釋之後，洪杰才發覺自己犯下彌天大錯。

身份轉換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形同無物，等同一個普通人要戰勝超能力者。

——是天方夜譚。

\*

地點回到映璧邨。

樂正綺嵐想了解清楚文琛雨昨晚的意思，所以照樣去他的工作室探個究竟。

不過為安全起見，她連同施蒂娜袁梓封二人同行，算是有個照應。

「為甚麼是三個人。」一碰面，文琛雨就單刀直入。

「你要女孩子獨自見你，怎知你有何目的？」施蒂娜反駁。

「這件事越少人牽涉越好，我不想看見數戶人家被『誅九族』。」他回話。

「那我就先行告退。」聽到後，袁梓封想逃離現場。

「你即管走吧。」施蒂娜沒有阻止他。

這句說話比起「誅九族」更有殺傷力，袁梓封停下雙腿，連忙跑回來。

「講回正題，你說要保護我，那是出於何解？」樂正綺嵐問文琛雨。

「說好聽點就是保護你，實際上你是來當我的籌碼，作為引出大魚的誘餌。」他回答。

「你要利用我來引起萬緣貴注意？」

提起誘餌，她立馬想到萬緣貴以自己來威脅洪杰就範，以為文琛雨想用同等條件引出他。

「世界只有1%的人知道深層祕密。」文琛雨先道出這句：「你有聽過此句子嗎？」

「.....」樂正綺嵐愣怔，再慢慢說出：「你居然這麼短時間內.....把組織都查出來...」

她愣住並不是因為害怕，反而打從心底的佩服他。

「根據我現時的推斷，有兩個可能性，其一是組織和萬緣貴之間正在發生戰爭。」文琛雨舉起一隻手指。

「戰爭是指？」

「他們可能在爭奪類似洪杰那樣的高技術人才，你可以當作是蘇聯和美國舊年代的軍備競賽，那時製造和引入的是真槍實彈，現在他們更投入於擁有卓越人才的培育。」

「也使是說，他們想用那種人作為戰爭武器.....」

樂正綺嵐心中有個大概的推測，所謂的超能力學校，有機會是萬緣貴用來制造武器的軍事訓練基地。

而「一」對洪杰虎視眈眈的原因應該也是雷同。

「另外的可能性，同樣是我叫你來的理由。」文琛雨舉起第二隻手指並盯著樂正綺嵐：「組織一直以來有興趣的人———是你。」

下午一時正。

因為進行課題的地點偏遠，所有學生都必須乘坐飛機前去。

在飛機上渡過了一段頗長的時間，學生們在等待期間逐個入睡，彷彿機艙裡面有魔法助眠。

燈光照亮頭頂，喚醒眾人的音樂緩緩響起，洪杰張開眼睛，驚覺在機頭領隊的導師是艾莉莎。

「各位早安。」她如常用那高傲的聲線說道：「接著是萬眾期待的課題環節，三人一組，人選你們自行分配，請在一天內逃出遺跡。」

語畢，學生們都在窗口查探外面的動靜，可是除黑暗以外，甚麼都看不清楚。

「還有，在裡面的機關需要分工合作通過，最好別趁機把隊友殺死，當然你可以靠自己逃出就另作別論。」艾莉莎補充。

洪杰以為艾莉莎單純是萬緣貴的手下，沒料到她會擔任導師，對這個來歷神秘的女性越發好奇。

分組要在飛機降落前完成，人選決定後，就要用手環確認身份，手環是校方提供的智能用具，用途繁多。

洪杰左一眼右一眼，轉眼間大部分人都已有隊伍，全部同學都故意避開他，生怕會被危險纏上。

正當他愁思該如何是好，忽然瞄到角落的座位，有兩個熟悉的髮型。

「你們以為自己能躲起來嗎。」洪杰走到那邊。

「哇！！」頭一轉過去，望到他的面孔，二人嚇得尖叫。

「都叫你再躲下一點，太高會很顯眼的！」張雪媛罵道。

「下面的位置不夠啊，聽我說用衣服包起頭部更好吧！」何勇仁回話。

「給我過來。」洪杰舉起手環，用冷淡的語氣說道。

三人始終都無法脫離要待在一起的命運。

與洪杰相反的，就是嚴學真，分組指示一出，幾乎過半數人爭相趨附於他，希望共在同隊。

昨天認識的石鈉鋅也是其中一員，還被嚴學真首先揀選。

「石鈉鋅為何要攀附那個刺青男....」洪杰疑惑。

「石鈉鋅喜歡追求強大，黏在學校頂點的旁邊，對他來說應該是最好的選擇。」何勇仁解答他的疑問。

「能成為強大的人....那又如何，不過是更方便去替萬緣貴那人渣辦事而已...」洪杰喃喃說道。

「每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啦，我只知道石鈉鋅是自願進來的。」

「學級最惡三人竟然組成隊伍....」張雪媛神情興奮地說道。

「最惡三人...他們隊伍餘下的女生又是甚麼來頭？」洪杰問道。

「她叫做麥恩，是個極度——極度——極度厭世的人。」何勇仁回憶起還有點心有餘悸：「我曾經跟她對話過，差點把我的價值觀扭曲....」

麥恩無論做甚麼都提不起勁，有次上課要做體能測試，她用石頭活生生的砸斷自己雙手。

何勇仁過去關心她，得到的回答居然是「運動太累了，我討厭疲勞的感覺」。

努力生存到底有何用，反正我就算活得多充實豐富，到最後都要死。

我不是不喜歡你，我只是討厭世界全部事物。

以上都是麥恩常說的座右銘。

「厭世....那她與惡這個詞應該沾不著邊啊。」洪杰再問。

「因為她的能力，強得可以用惡來形容。」

何勇仁上下打量洪杰二人，再嘆氣說：

「我們也能稱為學級最弱三人呢....」

飛機正式著陸，學生們沿著出口的通道，走到一個神秘的黑色密封空間。

驟眼觀察四周環境，一遍漆黑，完全搞不懂是地球上哪個部份。

而前方就是達遺跡入口，有著斷壁殘垣的古舊樣貌，用數根巨型石柱支撐起大門，塵土不停剝落，像是快將倒坍。

踏入裡面，是個空曠的大堂，十道門在牆壁排成一個整齊的半圓。

每組都需要各自選擇一道門作為逃生通道，在試煉開始那刻的二十四小時內活著逃出遺跡就算成功。

在手環的倒數時間提示下，每組都走進逃生門——課題正式開始。

「話說回來，你們不覺得氣溫有點冷嗎？」張雪媛用手掃著雙臂說道。

「肯定是萬緣貴用錢建造出來的模擬場景啦，冷氣開太大是正常的事。」何勇仁回話。

「你們要小心，可能到處埋伏機關，專心點。」洪杰小心翼翼的帶領他們行走。

「不用那麼緊張兮兮，我們又不是會暗算隊友的人。」

「做人還是不要太天真。」洪杰沒有看他們，但從這句感受到他以往的經歷：「你永遠不知道自己何時會遇上危機。」

話音一落，他腳掌便踏中一塊鬆垮垮的地板。

大鐵籠隨即空降，全不拖泥帶水的就把洪杰困住。

「你的烏鴉嘴真是靈驗，有買開哪個球隊嗎？我想快點欠債還清.....」何勇仁不禁讚嘆。

「別再嘮嘮叨叨的，快點救我！」洪杰用力搖晃鐵籠，它仍堅固得原風不動。

「嘖嘖嘖。」張雪媛架起一副奸詐的笑容：「需要我的幫助嗎？」

「你的能力是跟粉碎有關的吧？可不可以把這鐵籠弄散？」洪杰問道。

「以後都要稱呼我為雪媛大姐和食堂飯卷十張。」

「好！你說甚麼都好！」

張雪媛用指尖碰著鐵籠，不出一秒時間，堅硬如鋼的鐵籠化為一堆碎片。

「你這個能力其實非常便利...」洪杰說道。

「便利是便利，但限制也相對地苛刻。」張雪媛只談到此，不想再透露能力的事。

他們再走過一段路，旁邊都是些殘舊石製設施，尺寸剛好夠三人平排而行。

路途都沒有任何特別，直至臉前再遇到新入口。

在步入裡面之前，先仔細觀察有沒有佈下陷阱或機關。

三人穿過入口後，又是一個怪異的四方房間，其中一邊牆壁有道緊緊鎖上的門。

門左右有和△圖案的按鈕，再望向對面牆壁，是○和X圖案的按鈕。

洪杰去查看○和X那邊，何勇仁張雪媛則在和△那邊研究。

「我搞懂這是甚麼了，以前玩GTA的時候會使用的密技我全都有記住，應該是要用密技把門打開！」何勇仁興致勃勃的唸著：「撇除RL和上下鍵，全武器獲得的次序是△....」

他在按下按鈕同時，天花乍然有道牆壁降落下來，把洪杰與二人分隔。

「喂...！為甚麼會這樣.....」洪杰敲打著牆壁問道。

「糟了，很可能是要連同RL上下鍵一起按！」何勇仁立刻四處尋找：「你等我！」

「我幫你一起找吧，好像很有趣！」張雪媛附和。

「.....」即使隔著一幅牆，也能明白洪杰在另一邊的絕望感：「唉....我自己再試試看...」

反正都已經觸發機關，那再嘗試其他按鈕應該無妨。

洪杰按下○，沒有反應，再按下X，原本入口的門驀地關閉。

地板甚至開始滲水，水面越漲越高，情況一發不何收拾。

「這邊快捱不住，又觸發新的機關，再解除不到，水會將我淹沒。」洪杰向另一邊報告狀況。

何勇仁和張雪媛對上眼，知道這次不是開玩笑的危機。

「你趕快用能力救他吧，否則他不淹死也會被嚇死。」何勇仁提議。

「.....」她卻顯得躊躇不決，彷彿在猶豫甚麼。

「幹嘛了，難你想害死他獲得學分？」

「不是....」張雪媛喃喃道：「我說過能力相對應的限制，是我一天只可使用三次，而且在之後會因副作用而昏厥。」

「那還有兩次可以使用啊.....」

話到一半，他方才意識到，救出洪杰和粉碎出口，已經會令張雪媛昏厥，這樣縱使能夠逃出，但她會變成負累，自己的生死大權也會落在他們手上....

只救出洪杰的話，如果找不到打開門的方法，三人就會一起被水淹沒....

這種情況實在是無計可施。

另一邊的水位已漲至洪杰頸部，他亦聽到二人的對話內容。

「不用.....」他本想讓他們先行離開，不用理會自己。

然而腦海中浮起樂正綺嵐，那個說會等待他歸來，不許再有自我犧牲想法的女孩。

他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改寫命運，將這個荒謬的世界徹底打敗。

「相信我啊!!!」洪杰用最後半點空間，把嘴巴伸出水面叫喊：「我會保護你的安全，我們要三人逃出這個鬼地方!!!」

「開甚麼玩笑....才認識一天，要如何把性命交給你，要如何相信你啊？」張雪媛說道。

「.....」何勇仁也感吃驚，因為從未看過如此倉皇失措的她。

張雪媛神色慌張盯著那面牆，想吐出甚麼字句，又毅然停止。

洪杰已被水蓋過全身，原先大口吸入備用的空氣快要用盡，冰冷的感覺遍佈全身。

「你真的把他棄之不顧？那邊沒有聲音傳出了，再不救他恐怕會....」何勇仁連忙說道。

「閉嘴.....」張雪媛呼出一口氣，把右左手指尖對放在兩邊牆壁，擺出那一貫的腹黑笑容：「我要食堂飯卷五十張！」

啪喇——！

大量水隨著碎裂牆壁沖出，差點把三人都淹蓋過去。

失去意識的張雪媛站不住腳，任由水流擺佈，何勇仁則用雙手格擋，等待水排走出去。

沖擊過後，一個身影把張雪媛穩穩的橫向抱住，宛如被海水沖刷的大石，屹立不倒。

「食卷一百張也沒問題。」洪杰說道。

\*

洪杰預起張雪媛，繼續趕路逃出遺跡。

「你要我幫助背一會嗎？」何勇仁問道。

「不用。」

「背著她走這麼大段路會很累人的。」他再說道：「看你一把年紀，身材又不健壯....」

「真實的我可是個健康又強壯的年輕人！」洪杰瞄著何勇仁的瘦弱身型：「你才是感到疲倦的人吧，要不要先休息片刻？」

「可以嗎？！」何勇仁先是有點驚喜，想清楚後又再說：「我們只剩下不多時間，還是趕路比較好，我不想被淘汰。」

「被淘汰會怎樣？」

「不知道....只是從來未見回過被淘汰的那些學生....」

「那大概不是被萬緣貴拿去餵狗就是人道毀滅。」

洪杰一提起萬緣貴神情便會變得充滿憎恨，何勇仁對此稍有好奇：「話說我們都講了來學校的原因，只剩下你未說呢。」

「我想手刃那個該死的人渣萬緣貴。」

他毫不遲疑，乾淨俐落的說出。

「吓....」何勇仁張口結舌：「吓啊.....？！！」

「就算不計我在內，那人渣做過傷天害理的事也太多了，是他應有懲罰。」洪杰再補充：「而且這是我和女朋友的約定。」

「女朋友？！！！！？？」何勇仁下巴幾乎要掉到地板去。

「為甚麼反應會比我想殺萬緣貴來得誇張啊？」洪杰不滿的說：「你有甚麼意見嗎。」

「不....可是你要辦到這件事，難度更甚於登上月球....」

「為了與她再次見面，即使再困難，我也得辦到。」洪杰眼神堅定，在瞳孔間看不出半點猶豫。

「我會全力支持你的，死後會為你買個漂亮的骨灰龕！至於骨灰龕位就可能要稍作排期....」

「那樣叫做全力支持我去死吧！」洪杰生氣的回話：「腹黑的設定要由你來頂上了嗎？」

二人拖著身體，持續在這看似無盡的通道行走。

一路上何勇仁都在唸唸有詞，洪杰起初以為他怕得要念經驅鬼，直至覺得不對勁，好像唸來唸去都是那四隻字。

於是把耳朵伸過去專心聽：

「死偽毒男...死偽毒男....死偽毒男.....死偽毒男.....死偽毒男。」

「我何時描述過自己是毒男了啊??!!」

\*

遺跡內部空間通過腳步數越走越廣闊，由最初的狹小道路，慢慢變得寬敞。

被水浸濕的身體溫度不斷下降，邊走邊打著哆嗦，陣陣寒風更是有如針扎，洪杰背著張雪媛繼續前行，連呼吸都成難事。

在這嚴苛的狀態下，眼前又再有新難關出現。

原來遺跡就似是一個螞蟻窩，即使選擇不同的逃生門，最後通往的終點都是毫無二致。

所有學生身影都聚集回眼前的圓形廣場空間，但奇怪是，他們倉猝出入廣場裡面的房間，好像對身邊的「移動學分」完全沒有興趣。

嘩——

手環遽然發出聲響。

廣場內共有五十四個相連的房間，每間都有屬於它的撲克牌和考驗。

目標是集齊五張手牌，手頭上的牌型要比前一隊伍大，方能通關。

大小次序分別是同花順，四條加一，葫蘆，同花及順子。

假如你千辛萬苦儲齊順子，但前隊通關是用同花，那你也不能通關。

而手頭最多也只能擺放五張牌，別想取巧的大量儲牌喔。

牌面的點數越大，房間考驗的難度亦越大。

此外並無其他規則，祝各位成功生存。

你們是第六名到達的隊伍。

嘩——

「哈！一共十隊，我們居然不是最後那隊。」何勇仁意氣風發的說道。



「說不定已經有四隊陣亡....」洪杰喃喃說道。

「你知道自己是烏鴉嘴的吧.....」

「不管如何，我們用最快速度通關，即使我們還捱得住，背後的她未必撐得過。」

「有沒有甚麼妙計可以使用？」

「很抱歉，沒有。」洪杰道出這句後，就開始探索房間：「不過仍是嘗試一下。」

他們先從冷門房間堪察，相信那些便是點數較高的困難房間。

拉開門，就聽見野獸戒備的低沉哮聲，相信裡面有著數量未知的猛獸看守。

「嗚啊！」何勇仁嚇得躲在洪杰身後：「不如你先去，我就在外面把風...」

洪杰想了想，覺得他跟上來就沒幫助，更甚會拖後腿：「好吧，你替我先照顧張雪媛。」

話畢，便逕自前進。

他凝望前方，有一張撲克牌被插在平滑的巨石中央，

巨石旁邊就有一頭不知名的大型野獸，離遠聽見牠咀嚼的聲音，血肉撕裂的啪嗒聲和咬碎骨頭的咯咯聲，都容易令人聯想到進食的東西是甚麼。

基於房間的光線不夠充足，洪杰緩慢繞過牠，未至被即時發現。

他屏神斂息，用腳尖一小步一小步向撲克牌邁進。

距離已經近得望見牌面點數，就在想伸手取牌時，野獸猛然咆哮。

張開牠那血肉模糊的嘴巴向前直衝，尖牙利爪使洪杰徘徊在生死之間。

好不容易的逃跑出來，就算如此，他也對差點到手的撲克牌感到懊悔不已。

「如何？有成功嗎？」何勇仁馬上問道。

「失敗了，卡牌由一頭猛獸看管，接近不到。」

「可惜！！你有看到是甚麼牌吧，點數應該很大才這樣困難....」何勇仁喋喋不休的說著。

「看是看到....不過....」

洪杰在對話間靈機一觸，似乎另有妙計：

「我可能...想到一個必勝的方法！」



## 【第九章】殺意

頂樓高入雲霄，整個樓層被打通成同一空間。

四角左右都鑲起了金老虎頭像，對稱得宛如活在萬花筒世界，襯上豪華裝潢，甚有氣派。

這種離奇設計佈局，不禁使人想起某個壓迫感十足的身影。

萬緣貴安於皇座，雙手持杯，看著投影器映出的課題現場直播。

「萬先生讓他參與課題，不怕會有生命危險？」保鏢站在他身旁待機。

「手段的刺激程度，與成長速度形成正比。」萬緣貴再說：「其他學生也是如此被篩選出來，溫室長大的小花連風吹也受不住。」

「其實萬先生手上可用的能力者多不勝數，不一定要把心血投放在未知之數....」

話語未畢，萬緣貴就將雙手的酒杯擲向保鏢，用那對攝人眼睛瞪著他：「你知道自己是我的分身吧？」

「.....是。」

「你也知道我在每個分身上花掉多少錢吧？」

「....知道。」

「我投資在未知之數身上的，遠少於你們這些沒用鬼。」

萬緣貴扯起他的頭髮，不斷用力敲撞枱角：

「我要自由的生活於世上，我是站立於世界頂點的男人，任何妨礙我的東西，都要消滅淨盡！」

——包括那組織在內！

時間一點一滴過去，洪杰隊伍仍然半張卡牌都未有到手。

「你所說的必勝法是甚麼？」何勇仁問道。

「是靠你的超強記憶力。」洪杰回話。

「也沒有用啊，只靠記憶力依然是拿不到牌。」

「但你可以把房間和裡面的卡牌記住。」洪杰繼續推測：「從最邊緣的房間順序記住，說不定能發現甚麼規律！」

「原來如此！倒是個不錯的方法。」何勇仁卻有點疑惑：「你應該不是個頭腦派的傢伙對吧。」

「我的確不是，只是代入某個聰明腦袋，用她的思維去想而已。」

「死偽毒男……」

「趕快開始吧，時間不等人。」

身邊的其他隊伍都盡量嘗挑戰些高難度的，希望可以奪得一手較大的牌型，藉以把之後的隊伍淘汰。

然而弄巧反拙，消耗掉的時間變得更多，要重新找過牌型又不划算，結果兩面為難。

「前車可鑑，我們就反其道而行，收集較小的牌型，用速度取勝！超強記憶力應該輕易辦到。」洪杰說道。

話音一落，他們便從右手邊的房間找起。

最麻煩的並不是記住牌面，而是在房與房之間穿梭的時間。

五十四個房間，範圍實在是太超過於二人的能力。

他們終於明白為何其他隊伍都沒空去暗算別人，單純完成任務已是極難的事。

使用記憶力計策的情況下，他們用最短時間和距離最近的卡牌作為目標。

搜索之中，他們真的發現了撲克牌排序是有規律，像是任意擺放，卻又亂中有序。

細心整理之後，會得出有如數學題一樣的解答。

假設是其他人的話，就可能沒那麼簡單做到，因為超強記憶的加乘，洪杰二人方能使事情易如反掌。

雖然始終花費不少時間，但總算找到順子的牌型，亦因點數較小，房間考驗的難度也大大減低。

第一、二個房間洪杰都順利取得撲克牌，在他前往第三個房間時，發生半點小風波。

「把手上的牌交出來！」有某隊伍攔截住他們去路：「張雪媛已經不能戰鬥，二對三的結果顯而易見。」

那隊伍恃住人數和能力佔優，威脅洪杰。

「為何是我們？為何不去威脅其他隊？是我看起來很弱嗎？還是你覺得有人負傷我們就會變弱？」洪杰用他那惡意聲線說道：「還是渴望得到因為我太強而定立的五百學分？」

「我……我……我們也不想啊，只有你們看起來最易搶奪，其他人……我們根本不夠打。」隊伍仍然堅持：「再不投降就用能力幹掉你們！」

「好，我明白了。」洪杰轉換態度，乖乖交出手上兩張牌。

隊伍看到那兩張牌的點數後呆若木雞，一下就扔回給他：「你...你們自暴自棄也得有個譜，黑桃三和紅心五....完全用不著啊。」

「那我就回收卡牌，謝謝。」洪杰撿回放在手中。

那三人焦躁不安的跑開，把握時間找出想要的牌面。

「你剛剛....他們....我們.....你.....」何勇仁愣怔，還未反應得及：「究竟發生甚麼事？」

洪杰用一種「你明明記憶力很好，頭腦卻不好使喚，真是太浪費」的表情看著他。

「別用表情來說話啊！太直接了！」何勇仁快要哭出來。

「總結就是，這世上活著的人大多數是笨蛋，包括以前的我在內。」洪杰立即再展開行動：「趕快收集好牌型，要在頭幾名通關。」

\*

同樣到達考場的最惡三人組，正在安排分工和對策。

「既然規則沒有說不可搶奪，我們就在通關門口等待，用暴力把別人的牌搶來便可。」麥恩提議：「不用麻煩的四處奔波。」

石鈞鋅聽到，心有不甘的回應：「那種卑鄙小人的做法，我絕不認同。」

「為甚麼啊，以我們的能力，瞬間就可以辦到。」她失望乏力的說道。

「萬一那些渣滓廢得連牌型都收集不到呢？」嚴學真發言。

「那.....」麥恩思考數秒，然後嘆氣：「要用腦袋實在太麻煩，交給你們決定吧。」

「我們要以最強牌型通關，要用最恐怖的實力壓制其他渣滓。」

嚴學真顯出他那卓爾不群的出眾性格：

「這是身為強者應有的自尊心。」

洪杰在第三房間完成後，來到第四個房間，裡面全是花蜜，四處流動。

撲克牌就被插在蜂巢，他戰戰兢兢的行動，希望不驚動待在窩中的蜜蜂們。

利用慢動作，手上沾滿黏稠蜂蜜，也算是完成任務。

「這下子就剩下最後一個房間....亦是難度最高的....」洪杰唸唸有詞。

二人來到門前，有感覺不祥的紫黑色煙霧從縫隙之中瀰漫出。

「按照規律，剩餘需要的黑桃七，應該是這房間無誤。」何勇仁說道。

「那就一如以往，你就外面看守張雪媛，我進去挑戰。」洪杰不安的說道：「大概吸入半口裡面的空氣，內臟就會腐爛吧。」

他先在外面吸一口大氣，再用衣袖抵住呼吸器官，猛然衝進去。

可是洪杰驚愕得差點就洩出空氣，幾乎數秒出局。

「啊，太好了，一個人找實在麻煩死。」麥恩用懶洋洋的語氣對洪杰說：「兩個人找效率就變成雙倍。」

洪杰因為要抑住呼吸，所以不能回話，還以為自己是第一個有膽內進的人。

麥恩是之前分組時提起過的厭世女，為甚麼她會在這裡？

她臉前擺放了一大直排的抽屜，數量甚至過百，是要在宏宏之中找出撲克牌？

最令人吃驚的，是她居然像平常一樣，把毒氣不當作一回事，處之泰然的跟洪杰對話。

洪杰心想：「難道這裡瀰漫的並不是毒氣？是我想太多了？」

於是稍稍的吸了一口，喉嚨不出半秒就有灼傷反應，氣管和肺部都疼痛得像被狠狠撕扯。

受不住的他跑出門外逃生，口水鼻涕直流，那小小的毒氣實在太過刺激。

「咳咳...咳咳咳！」

「你沒事吧？」何勇仁見狀問道。

洪杰暫時回應不到，只能用「我看來起像沒事嗎？有空問這種廢話不如你自己試試進去」的表情看著他。

「你的表情太直接啦！」他哭著回話。

洪杰的咳嗽聲越發劇烈，四肢乏力。

「需要點水嗎？」何勇仁拿出放在背包的水瓶，給他喝下幾口。

半响過後，水也喝光，洪杰終於回復正常。

「裡面有其他人，是那個....叫做麥恩的厭世女。」洪杰說道。

「竟然有人在裡面？」何勇仁再說：「如果是麥恩那倒是不奇怪，她的能力應該可以免疫毒氣...」

「她能力是不用呼吸嗎？」

「不是。」他用超強記憶回想，之前她在體能測試自斷雙手，不久後就回復正常：「或許是種復原的能力，使自己的呼吸系統在中毒之後馬上復原。」

「可惡，最後一張牌明明就在眼前！」洪杰氣憤道。

「房間裡只有毒氣嗎？還是有甚麼障礙...作為籌碼打倒她。」

「障礙.....」他潛心一念：「抽屜.....要在過百個抽屜中找出撲克牌，只要比她先找到，再瞬間逃走通關就可以！」

洪杰再次進入房間，衝去紫煙內部，迅速拉開每個抽屜。

「還以為你毒發身亡了呢，想不到幹勁十足的走回來，這樣我就省去不少麻煩功夫。」麥恩說道。

他使盡混身解數，每吋肌肉都運用上，務求找到後可以拔腿就跑。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洪杰拉開抽屜的響亮聲音在房間環繞，與麥恩慢條斯理的動作判若雲泥。

搜尋片刻，他找到那張黑桃七，閉氣的時間也接近盡頭，打算跑離房間。

麥恩瞄到洪杰的動作，宛如一個靜待獵物已久的野獸，轉身撲倒他。

「啊，謝謝你啦。」她用身子使勁壓制洪杰，再捏著他頸部：「果然兩個人的效率提高很多。」

洪杰心想，為甚麼這女孩的力氣和反應會如斯強勁，平常自己論力氣的話，連男性都不會落敗。

是因為毒氣令她變得強大？她的能力包含這種用處嗎？

不是。

她並沒有變強，而是洪杰在空氣不足的情況下，變得太弱。

為了不驚動呼吸，連掙扎都要小心翼翼，何以擺脫麥恩的壓制。

「把撲克牌交給我。」她說道：「要不然我就等你死去才拿走。」

實在是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洪杰只好就範，把通關用的黑桃七交給她。

麥恩接過牌子：「這樣才乖嘛，省去我等候你死去的麻煩時間。」

語畢，她便開門離去，把洪杰扔在裡面。

「咕...！」

只可惜洪杰的忍耐已到極限，毒氣開始侵蝕身體，使他無法動彈。

意識快將失去，眼皮重得自然下垂。

就在此時，何勇仁闖了進來，拉著洪杰的衣服就扯他出去。

「你怎樣了，別死掉啊！」何勇仁驚慌的叫喚他：「如何是好....要用人工呼吸來救他嗎..」

何勇仁把嘴巴慢慢靠近洪杰，還未完全昏迷的他望到，被嚇得清醒過來。

「呼嘎....！嘎！嘎！」他使勁呼吸，大口大口吸入空氣，感覺異常嘔心，不只淚水鼻涕，連胃酸汁液都通通吐出。

「太好了，不用人工呼吸！」何勇仁歡呼喝采。

「原來不是在慶幸我撿回小命啊！」洪杰罵道。

「那可是初吻啊，差點就要獻給一個中年男人...」

「我就說這不是我的真實樣貌！」他再四處觀望：「咦.....張雪媛人呢？」

「不會吧，她剛剛回復了半點意識，我有叫她別亂走才進去救你....」何勇仁說道。

「你怎能....！」洪杰本想罵他的舉動，可是一想到是為了救自己，就講不出口。

二人趕緊去找回張雪媛，每個房間都要再搜索一遍。

走著走著，赫然發現張雪媛的鞋子掉了在地上，恰巧就在某房間的門前。

於是他們決定進去一探究竟，這房間昏天暗地，伸手不見五指，有如瞎子一樣的，用猜測走路。

「你們在找張雪媛嗎？」

另一組陌生隊伍突然出現搭訕，攜著再次昏厥的張雪媛過來。

縱使眼睛逐漸適應漆黑環境，他們的衣著和相貌依然模糊不清，至少能隱約看到張雪媛的旗袍裙。

「是的，你們發現到她？」洪杰問道。

「注意到的時候，她就躺在另一邊地上，記得是你們隊的，所以過來查問。」隊伍們說。

「謝謝你們！」洪杰連忙答謝：「實在太感激了。」

「不用那麼誇張啦，我們也不喜歡這種自相殘殺的教育方式，幫得多少得多少。」隊伍們回話。

「想不到學校還有你們這種好人....在我記憶中已經很久沒有見過。」何勇仁說道。

「啊，既然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又同樣是弱隊，不如.....」



「不如甚麼？」洪杰追問。

「不如交換一張撲克牌？」隊伍們提議：「我們手頭上有張鬼，即是『百搭卡』，想交換你們手上的紅心五。」

五十四個房間，一套五十四張撲克牌，包括兩張鬼牌，而規則上是表明鬼牌等於百搭卡，可以套進任意牌型。

「用百搭卡交換紅心五....這倒是可以的，甚至更加有利於我們。」洪杰感到詫異。

「關於我們的行動，也不希望透露太多，畢竟是競爭對手。」隊伍們再解釋：「但你明白，只要挾持張雪媛，事情會簡單得多，化敵為友，亦是兵家之道。」

「.....」他思索半刻，又心軟於他們的誠懇態度：「好吧。」

他們一手交一手，互換了一張撲克牌。

「謝謝你的信任，那我們就先行告退。」

話音一落，隊伍便急步離開漆黑房間。

洪杰背上張雪媛，與何勇仁一起出去，但背起她的感覺卻令洪杰疑惑。

「之前的她身體有這麼僵硬冰冷的嗎？」他喃喃道。

回到光線足夠的外面後，他們方才驚覺張雪媛.....竟然變成一顆大石頭。

石頭就猶如一座雕刻細緻的人像，完美地把她的身形外貌複製。

更甚料想不到的，那張「百搭卡」也是贗品，他們用一張普通卡牌矇騙洪杰。

「可惡，他們的能力是把人變成石頭嗎？被人擺了一道！」何勇仁激動的說道：「不要死啊，腹黑女，你是唯一一個願意和我交談的人....」

他抱著石頭，流出有如決堤般的淚水。

「冷靜一點。」洪杰拍著何勇仁。

「冷靜？如何能夠冷靜？」他怨憤的回應：「她死掉了，是因為你而死掉！你說過會保護她，結果呢？她終究被你害死了啊！」

「蠢才！」洪杰指著那顆石頭：「你自己好好看清楚，手環不在，而且沒有半點她曾經是張雪媛的感覺，最重點的，是石頭穿著旗袍。」

「.....」何勇仁停止下來，愣住望著石頭：「她.....今天不是穿旗袍來的....」

「是被擺了一道，但只是被騙走撲克牌，好好回想一下，他們既然知道我們手上有紅心五，證明被人搶牌的時候他們也在場，再利用懷柔計策，令我們墮入圈套。」

「即是說....他們只是用記憶複製出張雪媛.....」

「張雪媛並沒有死去，不過她離開時那隊人也在場，一直跟蹤我們等待機會！」

「我記起了！確實是有個學生可以把東西複製變換成石頭！」何勇仁說道：「張雪媛...仍然在生！」

「我實在太愚蠢，這麼顯而易見的魚餌居然也會上釣.....」在事情結束之後，洪杰方能醒悟，悔恨地說：「果然我的頭腦和她比起來還是差得遠....」

他拿出那張偽「百搭卡」，看見是黑桃九，心中又有一線新生機。

「黑桃三，黑桃四，黑桃六和黑桃九.....共有四張黑桃.....」何勇仁有相同想法。

「找到第五張黑桃便可通關！難度比起找點數五更簡單！」

「黑桃的牌面已找到不少，只須回去拿取。」

「張雪媛....是你很重視的人吧。」洪杰問道。

「她....」何勇仁吞吞吐吐。

「別讓重視的人消失於眼前。」

「我...我想先去找回張雪媛，就兵分兩路，你負責去取卡牌。」他再說：「畢竟是我沒有好好看守住她。」

說罷，他們就各自去完成目標，約定好在通關大門等候。

\*

麥恩成功搶得撲克牌，回到隊伍身邊。

「這張牌有用嗎？剛剛取來的....」她舉起在洪杰手上搶到的黑桃七。

嚴學真接過來，毫不猶豫地把它一撕為二。

「我們需要的並不是這種廢牌，是強而有力，可以將渣滓們一掃而淨的牌。」他用手捏皺碎牌：「只要做到第一隊通關，就可以把他們全部淘汰。」

「啊.....很麻煩才得回來的牌.....」麥恩冷靜的說道。

「其實牌沒有爛不爛吧，最重要是我們如何拼湊....」石鈉鋅說道。

「你....有甚麼抱怨嗎？」嚴學真用威脅的語氣回應，手掌中的碎牌變成蜈蚣，爬纏在他前臂。

「.....」石鈉鋅知道他的可怕之處，即使有意見也不敢再反駁下去。

「我往那邊收集，你們就自行分工吧。」嚴學真交代完，就離開現場。

石鈉鋅回過神來，聽到後方的麥恩還待在原地，未有行動。

一轉身，便看見她在替回復蜈蚣原狀，將它變回撲克牌。

「你在幹嘛.....」他不明其解。

「因為會很麻煩啊....如果需要這張牌的隊伍找不到它，會弄得非常麻煩。」

這女孩出乎石鈉鋅的意料，甚至令他對厭世女的刻板形象改觀。

「如果因為蝴蝶效應，而演變到對我造成更大麻煩，那是很可怕的事。」

「把我的感動還回來！」

\*

「應該就是這棟大廈的十五樓.....」

樂正綺嵐根據手中卡片上面的地址，來到市中心某棟大廈前。

她感到無比稀奇，看似正常無異的商業大樓，竟然藏匿著那種「組織」。

乘搭上一號升降機，打開便是幅白茫茫的寬闊牆身，兩邊長得像是沒有盡頭，踏出去的脚步聲甚至造成回音。

好奇的走到其中一邊門，看似是辦公室的地方，畫面卻光怪陸離，不但沒有任何電子產品，幾張桌椅已是全部設施。

「樂正小姐，恭候多時。」

樂正綺嵐正看得入神，旁邊冷不妨的出現接待人員。

「你好....」樂正綺嵐回話。

「這邊請。」接待人員領著她走到賓客房。

裡面非常空蕩，只擺放著小型桌子和椅子，還有一塊白板。

工作人員為她斟倒一杯咖啡，然後走到白板前，開始講解。

「請問你人生最渴望辦到的是甚麼事？」工作人員邊說邊把字寫下。

「最渴望....應該是.....和重視的人在一起吧？」

「那要達到目的，最需要是甚麼東西？」

「找到那些重視的人....？」

「是能力。」工作人員用純熟的手勢不斷寫出重點字句：「是金錢，是權力，是成為這世界最頂尖的1%生物。」

樂正綺嵐嚥下口水，沒有回應。

「雪狼說你是自願接受條件，那麼你應該很清楚『一』到底是甚麼來頭。」

「是的...」

「由這一刻開始，你就是屬於組織的財物。」

工作人員指著那咖啡杯，命令她喝掉。

樂正綺嵐拿起杯耳，盯著裡面接近黑色的液體。

似乎躊躇著一個重大決定.....

\*

何勇仁與洪杰分開之後，決定先找出石頭能力者所在的地方。

既然他們知道張雪媛自行離開的事，那應該也知道她往哪裡去了。

基於五十四個房間都有多道門用作相連之用，何勇仁回到換牌的黑房，跟蹤著他們離開的門。

那邊的房間，是黏液房，考驗是要在濃稠似膠的液態地板找出撲克牌。

在步步艱難的情況下查看他們再往哪一道門離開，幸好黏液會貼在鞋子上一段時間，何勇仁可以透過掉落的痕跡追蹤他們。

「又是這種沒用的牌！」

皇天不負有心人，很快他就跟上了石頭能力者隊伍的腳步。

「只差一張紅心九的牌，就可以用同花順的牌型通關....」

「四張牌之前都是用騙回來的，想不到出乎意料的成功。」

「怪就怪他們太容易信人，可惜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人拿到紅心九。」

何勇仁在另一邊偷聽到對話內容，運用他的超強記憶，瞬間就知道那張紅心九的位置。

他忽發奇想，或許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又再見面了呢。」何勇仁打開房門，與他們直接對話。

三人愕然看著他，卻又覺得不成威脅：「你這孱弱小子想取回卡牌嗎？三對一，可是不明智的決擇。」

「不是不是。」何勇仁單刀直入：「我知道紅心九的正確位置。」

「他的能力好像是關於記憶力的....」那隊伍先互對望一眼，再說道：「你有甚麼目的？」

「是你們最喜歡的交換環節，我把紅心九的位置來交換張雪媛的位置。」

「你想用同樣的手法騙回我們？真是笨到最高境界。」

「若然你不相信我，那就先帶你們去確認，到時再交換情報也未遲。」

他們猶豫數刻，自己盲目搜索也是費神，不如姑且信他一次，反正被騙也不會造成任何損失。

何勇仁帶他們來到最初進入的猛獸房間，他們最想得到的紅心九就在眼前。

「裡面會有頭兇惡野獸看守，你們的動作要小心一點。」何勇仁提示。

「以我們的能力，那種生物根本不值一提。」

他們打開門，沒帶半點懼怕，一人在剎那間就利用能力將野獸暫時壓制。

第二人走到平滑石頭前，看到牌面果真是紅心九。

向第三人點頭示意，去跟何勇仁對話。

「你沒騙我們。」第三人說道。

「那張雪媛的情報呢？」

他一腳端開何勇仁，使他連翻帶滾的轉了幾圈：「誰要告訴你啊，嘔心的傢伙。」

「.....哼，你們這群大騙子。」何勇仁拭去嘴角的血抹。

那人沒有再理會何勇仁，轉身就與同伴會合。

「喂，過來幫一幫忙，這頭野獸是個狠角色！」

第一人的能力快要把持不住，其餘二人收起卡牌後，連忙過去協助。

結果良久也沒法完全收拾野獸，體力也將近耗盡。

「不如走為上著吧，保住性命，出去便能通關離開。」

隊友連聲叫好，一邊抵擋猛獸衝擊，一邊向出口處狂奔。

握住門柄，怎樣使勁拉也開不著，後方也再無退路，他們驚惶失措地顫抖，感到死亡來臨的恐懼。

負責拖延的石頭能力者，力量每日使用次數也達到極限，面對這種絕境狀況，僅僅懂得用小聰明騙人的他們，已經再無計策。

「如何？要我來幫助你們嗎。」何勇仁在門的另一邊說道。

「是誰...？！是剛剛孱弱小子？」隊伍趕緊向他求助：「快把門打開！」

「我只有一個要求。」他冷漠的回應。

「那女孩....那女孩其實只是在黑房往左邊離開，接著就不知去向了！」

「你沒有再騙我吧？」

「沒有啊，求求你把門打開。」

「我不知道打開門的方法。」何勇仁說罷，轉身就走。

同時，他把無法再使用的水瓶扔在門前。

原來何勇仁在黏液房時就先將液體盛起，以作不時之需。

在聽到他們要到猛獸房找紅心九時，腦海中便浮現計劃，懲戒這些自私的敗類。

因為房間是位於角落，只要把兩邊房門用黏液封起，所有退路就會失去，變成困獸鬥情境。

隊伍不斷用力拍打門身，呼喊救命，何勇仁本是有點動搖，然而一回想起他們如何對待自己，就再沒有憐憫之心。

聽著他們被猛獸吞噬攻擊，何勇仁反而越感痛快。

——殺人，是爽快之極的行為。

在他的意識中，殺性開始萌生。

另一方面。

洪杰抱住只要不碰見最惡三人組的僥倖心態，來到下一間收藏黑桃的房間。

可惜墨非定律應驗程度高得令人心寒，走進去，映入眼簾的就是石鈉鉍。

他站在原地，呆望前方，像是對這房間的考驗束手無策。

房間構造非常簡單，中間的木櫃擺放著撲克牌，而天花和牆壁則是掛滿一把把的長柄金屬槍，圍繞住木櫃。

照情形推斷，考驗很可能是要迴避長槍去拿取卡牌，不過危險地方就是四方八面都會遭受攻擊。

換句話來描述，這間是「萬槍之房」。

石鈉鋅聽到後方有動靜，便馬上回頭戒備：「你....是洪杰。」

洪杰不發一言，無視他的說話，奔向撲克牌，因為時間已經不允許他們再閒聊。

「居然沒有顧慮就闖進槍陣，我果然還是太稚嫩....」石鈉鋅佩服洪杰的勇氣，跟著他步伐，共同搶奪卡牌。

嗖嗖幾聲，長槍彷彿能感應位置，重複刺向他們，一批長槍發射完畢，又有另一批補上，沒完沒了。

縱然攻擊力強，不過方式簡單直接，只要預先判定長槍會跟著自己發射，再用更敏捷的速度避開。

石鈉鋅看到洪杰的辦法，就有樣學樣，一同來到了木櫃的所在地。

兩人都不給予對方機會，出手便搶奪撲克牌，但長槍又會繼續瞄準他們，唯有邊搶邊避。

身體質素稍為優勝的洪杰，成功在縫隙之間拔走撲克牌，現在他要做的就只是逃走。

石鈉鋅沒可能就這樣放走他，於是追逐在身後，不讓離開。

隨著體力燃燒，二人流汗和喘息得更其厲害，長槍的發射速度也在加快，宛如知道他們的體力狀態。

石鈉鋅越想越感奇怪，終於得出一個結論。

——長槍會追蹤溫度來攻擊。

那麼事情就簡單得多，因為自己的能力可以完全發揮！

他提起手，所對準方向的長槍竟然會發動射擊，就似是他憑念力控制，令洪杰愕然。

再回想之前石鈉鋅發動過的能力，在捏著洪杰頸部時，身體會加熱。

再整合推理之下，洪杰亦發現到這房間的機關系統。

假如他能加熱物件，空氣也是其中一環的話，那麼在這機關戰鬥中，基本上接近無敵。

本來模式單一又直接的長槍陷阱，經加熱能力強化之後，變得極其難纏。

「石鈉鋅！真可笑的名字，你的父母化學老師嗎？」

「混蛋.....」石鈉鋅咬牙切齒，氣得青筋盡現。

他拼盡全力，將兩邊長槍有如波濤起伏般的發動，洪杰想離開範圍又被阻攔，只好在內狂奔直走，身體肌肉酸痛疲勞，再這樣撐下去，恐怕只有死路一條。

洪杰心知不妙，還打算用激將法使他露出破綻，怎料令他攻勢更加猛烈。

「死吧！死吧！死吧！」石鈉鋅瘋狂似的追殺著他。

但同時由於石鈉鋅要控制攻擊方向，他閃避長槍的動作也緩慢下來，令自己身上劃破的傷口越來越多。

雙刃劍。

洪杰看著他，腦海飄出這三隻字。

「你即使打倒我，身上的傷也會令你無法動彈！」洪杰勸告他。

「我只要撐到與麥恩碰面，一切就會回復原狀。」石鈉鋅不顧安危。

其實他最害怕的，是嚴學真。

如果搶不到這張牌，到最後也會悲劇收場，他在與嚴學真組隊時已有覺悟，目的是為了逼自己達到更高境界。

身上傷口的血有如泉湧，他臉色逐漸蒼白，動作也放慢不少，失血情況似乎比他想像中嚴重。

在這場持久戰中，洪杰終於看得見曙光。

最後石鈉鋅停下所有攻勢，可是令他暫停的主因並不是失血，而是....

「你是誰？」

石鈉鋅望著洪杰的臉說。



## 【第十章】暴風雪

時間稍稍倒退。

樂正綺嵐去到文琛雨的辦公室，與其商討關於「一」的目標。

「你說組織有興趣的是....我？」她訝異地問。

「這是姑且的推測。」

文琛雨回話：

「上次暗殺萬緣貴的小隊，應該是隸屬於組織。」

「那又如何？」樂正綺嵐再追問。

「那個小隊的人並沒有全滅，而且還在跟蹤著你。」他望著辦公室的門口處：「現身吧。」

大門靜止數秒時間，再被徐徐打開，一個清秀文雅的臉龐隨著出現。

「不愧是當年聞名業界的偵探.....」

「隊...隊長?!」樂正綺嵐震驚。

「小隊已經解散，你喊回我代號便可。」

「我記得是...雪狼對吧。」她用一種奇怪目光看他：「取這麼中二病的代號不會起疙瘩嗎。」

文琛雨在之前與樂正綺嵐分別之後，始終都未能完全信任她。

打算先觀察一段時間，再作定斷。

但在期間內，發現了更加出乎意料的事，除自己以外，還有另一個人在暗地調查樂正綺嵐。

他記得那個人是暗殺萬緣貴的其中一員，論戰鬥力和技巧，那人無容置疑是絕頂級高手，可是在跟蹤方面屬於半吊子，不知不覺間被文琛雨反將一軍，

連同其他明查暗訪和推理下，文琛雨就得到重要的機密情報！

「既然你知道我的存在，為何不一早揭穿我。」雪狼問道。

「要釣上大魚，就須放長線，調查的時間越長就越能掘到寶藏。」

「也罷，就算被你發現，亦沒甚麼大礙。」他再說：「反正我本來就不站在組織那邊。」

「你所說的話，會招惹比死亡更可怕的下場。」文琛雨說道。

「死亡有甚麼好怕？」雪狼瞥一眼樂正綺嵐：「我最在意的，是這個聰慧可愛小女孩。」

「天啊.....」她撫掃雙手，感到寒意侵襲：「我竟然一直被兩個變態男人跟蹤....」

「所以你意味著自己是來保護她？」文琛雨再問。

「可以如此理解。」雪狼一副垂涎欲滴的樣子：「她擁有驚人天資，好好栽培後，或許會是個完美拍檔。」

「就算得到她，組織也不會放過你。」

「我懂得，因此要先把她帶回去一趟，待戰爭完結，就可以了我的心願。」

「戰爭....是指萬緣貴與組織的軍備競賽？」文琛雨倍感好奇：「你還有甚麼情報？」

半能力者和超能力者。

半能力者是指擁有力量，但能力上的限制會極苛刻，統稱沉睡狀態。

超能力者則指可以完美控制和使用力量，統稱覺醒狀態。

「一」目的是收集世界所有超能力者，組織中的高層基本上都是這種人。

萬緣貴這程咬金卻殺出來分一杯羹，處處作對，幾乎把所有半能力者都藏起來。

而「一」當然不可能罷休，多次威逼和追殺萬緣貴，希望把他斬草除根，然而他選擇使用替身不停地為自己續命。

還有內鬼告知他最渴望的身份轉換能力情報，結果演變成現在的場面。

不過他對於更新的消息懵然不知，只把注意力都放在洪杰身上。

「真正的身份轉換能力者，是樂正綺嵐。」雪狼一語道出。

「.....」她聽到這突如其來的真相，心裡嚇得魂不附體。

「那....即是說組織要在萬緣貴察覺之前，就將她奪走。」文琛雨說道。

真相終於都揭曉，為甚麼從一開始就只得自己能看見洪杰真身。

為甚麼在離開去外遊時，洪杰的能力都沒有發動過。

為甚麼待在他身邊的時候，能力會發動得如此頻密。

——把麻煩帶給他的，原來由頭到尾都是自己。

洪杰的悲劇人生也是因自己的能力一手造成。

「御三家，我問你，有人喜歡孤獨的嗎？」少女問道。

「.....沒有吧。」他先回話，再喃喃自語：「我怎麼接受了這個稱呼。」

「那就讓我來幫你。」少女用堅定的眼神看著他：「命運安排我們相識，必定有它的原因存在。」

「你已經是不知第幾個跟我這樣說的人....」他冷冷地回應：「現在我就已經陷入了被認錯成外賣王的困境....你又能幫我甚麼？」

「我叫樂正綺嵐。」她伸出手，搭著他的肩膀：「別人或許辦不到，但就由我這個天選之人來拯救你吧！」

回憶不斷湧出，她用手抵著嘴巴，歇斯底里地忍住哭泣。

「別擺出那樣的表情，組織沒有你想像中的可怕。」雪狼再隨意說出：「說不定你跟我合作之下，會很快成為組織高層。」

「我不要！」樂正綺嵐怒吼：「甚麼戰爭....甚麼半能力超能力.....都與我無關啊！」

—由出生起我就是個被寵愛的孩子，我可以有愉快的成長，可以有幸福的家庭。

—洪杰他替我承受了如同活在地獄般的痛苦，成為那個只想犧牲，脫離苦海的人。

「換句話就是想反抗組織的意思吧？」雪狼瞪著她，用凶狠的語氣說道。

「我只想平凡地、安穩地跟重要的人渡過一輩子！」

「你別對她動手....」文琛雨認為雪狼會對她不利，想阻止他。

「閉嘴。」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拔槍，把槍頭對準文琛雨。

「不要開槍！」樂正綺嵐說道。

「你跟組織對抗的下場，很有可能會令身邊的人全部消失。」雪狼再威脅她：「即使如此你也堅決不改嗎？」

「我.....我會選擇反抗，同時也會保護好身邊的每一個人....！」

她已經無法再做出見死不救的行為，就算看似無理取鬧，就算看似絕望的情況，她都要抱住一絲的勝利希望。

「天真，實在天真得可笑。」雪狼收起手槍：「不過我倒是接受這種討喜的天真。」

「.....？」樂正綺嵐困惑的看著他。

「我有一個可以協助你的方法。」雪狼提議。

「方法....？」提議令樂正綺嵐費解：「你為甚麼要幫助我...？」

「因為我很中意你，哪怕相處多一點的時光，我都會非常愉悅。」他露出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

如是者，樂正綺嵐無可奈何之下，接受雪狼的提議。

畫面就來到她到達組織辦公室的情節，捧著那杯黑色液體，一口氣喝下肚。

「一」有種新產物，作用是成為半能力者的催化劑，硬生生把他們催谷成覺醒狀態。

樂正綺嵐還覺得那杯東西會苦得難以下嚥，怎料反而有股讓人安心的甜味。

她再打量自己身體，好像沒有任何變化產生。

「是藥物沒有效用嗎....？」她喃喃說道。

就在樂正綺嵐坐立不安時，工作人員帶領她到別個場所。

\*

地點回到萬槍之房。

因為石鈉鋅對臉部變化而產生的錯愕，才令洪杰得悉能力解除，實際理由連他本人都未有頭緒。

當下他心中浮起十萬個疑問。

是觸發到甚麼條件？還是有甚麼東西在影響他能力的作用。

雙方都為這赫然情況鬆下來，洪杰不慎被擦傷多處，身受重傷的石鈉鋅甚至再遭到要害攻擊。

他雙眼越發模糊，腳步浮沈不穩，失血的後果比他想像中嚴重極多。

勝利就在洪杰眼前，只要拿著那張黑桃卡牌，趁現在逃跑，距離通關亦不遠。

石鈉鋅終於撐不下去，倒下的瞬間，數根長槍向他無情發射。

結果還是要這樣死去。

好不甘心，真的好不甘心。

我還有目標未去完成，這裡就是我的終點嗎？

嗖的一聲，洪杰以超越極限的速度跑到他身旁，代他承受部分攻擊，再一手抱起他，握在掌心的撲克牌也棄之不顧，連滾帶爬地衝出了房外。

「.....為何要救我？」石鈉鋅用虛弱的聲線問道：「為甚麼要連卡牌都捨棄啊....」

「蠢才。」洪杰斥責他：「卡牌我會再進去取回，別把那種垃圾規則看得比人命更重要啊！」

「.....」石鈉鋅的內心雖然激烈地波動著，可是他連表達的力氣都沒有。

洪杰。

這個一直視為敵人的存在。

居然能令自己醒悟。

洪杰讓他先安全躺下，再回到萬槍之房拿走撲克牌，沒有其他人的阻撓，過程順利許多，用幾個躍動就成功出來。

「我會背到你去見同伴為止，厭世女可以幫你回復原狀吧？」洪杰知道他已經失去意識，仍然對他唸唸有詞：「在那之前你可別氣絕啊。」

另一邊廂，何勇仁找回再次昏迷的張雪媛，去到通關大門等待洪杰。

然而他等到的，是一位素未謀面的陌生臉孔。

「那個小混混是誰....？」何勇仁喃喃自語：「他為何會背著石鈉鋅....」

「我是洪杰。」他也不轉彎抹角。

從他的反應可以得知，何勇仁對此情況非常迷茫。

「總之，我的能力未知原因地解除了，至於石鈉鋅.....」

洪杰把大概的過程簡約的複述一遍。

「真的嗎.....」何勇仁心裡依然有半點存疑。

「唉....」他嘆息一口氣：「我是死偽毒男。」

「啊！！！」何勇仁豁然開朗：「原來是洪杰啊。」

「我這麼大費周章的解釋到底是為了甚麼啊！」

說罷，他們拿著黑桃同花牌型，走到通關大門的讀卡器前。

「把我放在這裡就可以。」石鈉鋅稍稍恢復：「對決是我落敗了，這下場是理所當然的。」

「你不怕刺青男會對你.....」洪杰說道。

「我的目標是成為強者，但連一張牌也取不到手。」他再笑言：「你說得有道理，性命比規則更重要

·所以在成為強者之前，無論如何我都會活下去。」

不打不相識。

有人說男人幹一場轟烈的架，比起普通地認識數十年，更能明瞭彼此。

「.....」洪杰懂得他的心情：「那我們會在外面等你再來。」

「好吧。」

他們把撲克牌放進讀卡器，再用手環確認身份。

機器存取聲音迴響良久，洪杰有種不祥預感：「難道已經有隊伍用更大的牌型通關....？」

「別發動烏鴉嘴技能啊！」何勇仁擔心的罵道。

嘩嘩幾聲，通關出口宛如一道自動門的緩緩打開。

恭喜第六隊成為第一組通過大門的隊伍。

他們經歷費神又勞碌的撲克牌試煉後，危機終於都解決，放下戒備的步出去。

洪杰等人沿大門後方離開，在一條金光堂皇走廊中走著。

「好累啊，回去第一樣要做的事是洗個熱水澡，把疲倦沖走。」何勇仁說道。

「想不到我們會是第一組通關隊伍。」洪杰說道：「幸好有你們作為隊友，幫了不少大忙。」

「幹嘛說這種令人難為情的話.....」他回話：「不過能勝出....成功感覺真的妙不可言。」

「別為這失去人道的賽制中勝利而感到高興。」

「我....」何勇仁心裡不是滋味：「我一直都是吊車尾，好幾次都險差掉去性命....努力了多久，付出了多少....你根本不會明白.....」

洪杰常常都要扮演別人的角色，很容易就能代入他的思維和內心。

如果這世界再多點擁有同理心的人，或許就不會變得如此殘酷。

他知道何勇仁的難處和不安，想要開聲安慰時，怎料一股帶著雪的猛烈寒風吹襲過來。

再仔細觀察，走廊盡頭外面是捲起暴風雪的巨大森林，而且杳無人煙，既荒涼又灰暗。

風雪越來越大，冰花拍打著他們的臉龐，不只氣溫驟變，體溫也隨之急降。

寒風使眼睛幾乎睜不開來，連商討對策的縫隙也不允許，唯有繼續在附近找尋有沒有停泊的飛機。

他們本以為能擺脫地獄試煉，始料未及迎接他們的會是更大的絕境。

經過好一段時間，飛機沒有下落，反而找到一間可以內進的小木屋。

張雪媛的體溫下降得非常厲害，迫不得已也只能先到裡面避開風雪。

「呼.....」

寒風颼颼，他們在小木屋找到落腳地，稍為令情況穩定下來。

「手環的光芒熄滅了...」何勇仁說道。

「是故障嗎？」洪杰思索片刻：「莫非學校那邊出意外....」

「我認為是沒可能。」他斬釘截鐵回話：「那間由萬緣貴操控的學校，會出包的機率是微乎其微。」

「他沒有你想得那麼神聖。他只是個四處亂竄求生的鼠輩，比他.....」

洪杰想以「一」作為例子，而何勇仁這種普通學生理應不知情，如果再透露更多，恐怕是條不歸路。

唯有止住嘴巴，無言以對。

「這必定是下一場試煉，學校是我們想辦法逃生。」何勇仁說道。

「與其胡亂猜測，不如先活命再說，這裡剛好有個壁爐，取暖熬過嚴寒吧。」

一番巡望之後，這木屋在他們到達之前，似乎是有人居住，壁爐旁剩餘著木炭、火柴盒和幾袋盛載空飯盒的膠袋。

最詫異的是有張椅被安放在窗戶前，上面還擺放一副望遠鏡。

很有機會是工作人員遺留下來，他們因為某種理由而趕急離開，所以連打掃的時間都沒有。

這令洪杰更加確信學校那邊發生了猝不及防的事件。

天色漸漸入黑，即使他們有多飢餓，也只能等到明天一早方可外出。

「洪杰.....」

「怎麼了？」

他們在壁爐前暖起身子，一整天的奔波後，所有活力都已經花光，最好就是圍著爐閒聊。

「你跟.....女朋友是如何認識的。」何勇仁問道。

「回想起來.....應該是因為我非禮了她吧。」

「甚麼?!」他非常驚愕，嘴巴有如機關槍般的不停發射：「沒想到不要暗戀，去強姦這句話竟然是真的....表白果然是沒有意義的行動，最後也會被拒絕....強姦喜歡的人是上策....嗯...去強姦，現在馬上立刻就強姦.....」

「冷靜一點啊！」洪杰止住他的過份反應：「那是迫不得以的情況，要解釋也很麻煩...」

洪杰與他談起大約半年前，和樂正綺嵐相遇的經歷。

由一些平凡的日常事，演變成如今一發不可收拾的狀態。

被殺手小隊纏上，再被萬緣貴威脅，直到現在的超能力學校。

其實那時洪杰已經一直在死亡邊緣求生，幾乎每次事件都是絕境。

「難怪你會說要親手殺死萬緣貴.....」何勇仁把事情由來都記住後，就明白他這番話。

「這是最明確直接的做法，不過有路更容易走的話，我寧願選擇那條路。」

洪杰靜下來，看著滿身是傷的自己：

「無論世界變成怎樣我都不介意，我只需要與她在一起而已。」

於是乎，他們三人在壁爐前漸漸入睡，渡過這不安的黑夜。

\*

翌日早上。

暴風雪貌似停止下來，早晨的陽光透過窗戶照射在洪杰的臉。

「起床啦!!!」

回復元氣的張雪媛搖晃著二人。

「慢著....」她初次目睹洪杰的真面目：「這個相貌可憎的小混混是誰?!」

「我是洪杰....身份轉換能力解除了....」他睜開雙眼，身上的肌肉酸痛得死去活來：「雖然全身酸痛，不過也代表我還活著啊...」

「哇！」何勇仁既驚又喜，對張雪媛說：「差點以為你再也醒不來！」

「嘻嘻...我就有三次機會令你再也醒不來....」她腹黑的奸笑。

「太好了。總算是以完整隊伍通關。」洪杰說道。

「看來有信守諾言保護我呢，你這醜怪的小混混。」張雪媛回話。



「誰是醜怪小混混啊，你知道自己背起來有多重嗎？多艱難地才通關啊！」

「好啦好啦。」她淺笑回應：「辛苦你了。」

「……」何勇仁見狀，有口難言，在保護她的行動方面，自己功勞也不少，計算清楚的話，甚至比洪杰做的還要來得多。

可是……

可是在親親暱暱對話的怎麼不是自己？

為甚麼光芒都要被洪杰搶去？

要不是自己把石能力隊伍殺死，現在全學生因為通不到關而在地府相聚。

太耀眼。

對於何勇仁來說，洪杰實在太過耀眼。

把自己映照得……越來越黑暗。

「話說回來，我們現在是通關了嗎？」張雪媛冷得直打哆嗦：「總覺得跟最初進遺跡時一樣冷……」

「問題就在這裡，走到出口之後，我們便處於一個不明地方，風雪鋪天蓋地而來。」洪杰再說：「現在最急切的是該如何生存下去。」

「趁現在風雪停下，分頭出去找物資？」何勇仁提議：「你去找食物或保暖用的動物皮毛，我和張雪媛就去找些果實和其他用品。」

「好。」洪杰爽快答應，數秒後又發現問題：「我能力解除了，其他學生會認不出我，逐個解釋又很麻煩……」

「我有辦法！」張雪媛拿起木炭，用它的黑色痕跡，在洪杰衣服寫下名字。

「這樣真的可行…？」名字寫在背部，正好位於洪杰視線死角。

「可行可行。我們趕快行動吧，肚子好餓。」張雪媛敷衍回答。

語畢，他們就出門起行。

洪杰在路上搜尋食物同時，也在查看有沒有別的生還者，或是建築物，總之對現階段有用的東西都調查一遍。

沿途都被些巨樹包圍，地上雪積連綿，就算有腳印可追隨，都被昨晚的暴風雪掩蓋過去。

「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會有食物嗎……」洪杰突然害怕：「萬一有甚麼兇猛動物殺出來……」

他完完全全小覷自己的烏鴉嘴功力，話音未落，前方便傳來一陣奇異的吼叫聲。縱然洪杰有些不安，但為了同伴的食物和衣物，硬著頭皮衝過去。

還未到達，他就煞停腳步，再三確認眼前的景象。

灰熊....？有人類在跟那種動物搏鬥？頭腦冷靜下來後，方才發現那人利用遊擊戰術，邊走邊打，猶如放風箏般的拉扯距離。

「嘖！」那人雖然把戰術發揮得行雲流水，可是如終與灰熊分不到高下。

的確，單純的拉打遊走，憑赤手空拳是無法做到致命一擊，突兀的是，他明明大有空隙逃走，卻又固執留守對決，是代表他還有留有一手。

那人在衣袋拿出一把軍用小刀，本以為用來作攻擊武器，怎料他對自己手臂割劃出一條筆直的傷口，雙手已有多道類同的傷痕，究竟此舉對戰鬥有可幫助？

傷口溢出鮮血，在滴落地上前一秒，他用力甩動手臂，把血濺灑在灰熊周遭。

被染紅的白雪瞬間蒸發，那隻灰熊宛如目睹甚麼可怕東西，站在原地戒備，要舉例的話，就似是家中寵物看到靈異現象。

那人乘勝追擊，握緊軍用小刀就衝刺上前，趁機捅了灰熊好幾下。但牠那雄厚的身軀，並不是三兩下就能攻破。

灰熊發狂似的掙扎，亂爪亂揮，那人不慎被打中，即時飛開數米遠。

洪杰心中推測，這應該是他的能力，比如是用鮮血作為代價，產生一些幻象類的技能。

剛好自己需要食物和皮毛，不管好或壞，先協助他解決危機再說。

「喂....！那個...」洪杰頓然發現自己不知道他的名字：「你繼續用幻象攻擊牠，我來作誘餌騰出空隙。」

那人訝異著這陌生臉孔，在學校從來都沒有見過：「你是工作人員嗎？這裡果然出狀況了吧？」

「不是...」洪杰支吾其詞，把身體轉過去：「應該有寫上我的名字。」

「洪杰(五百學分)....？」

「那個腹黑女！」

灰熊回過神，向洪杰那邊猛衝。

洪杰立刻反應來，拔腿就跑，開始他的誘餌工作，因為昨天奔波而造成的肌肉酸痛，明顯地使他動作遲緩許多。

「趕快行動啊，還在等甚麼？」洪杰對那人說道。

「你以為人類的血是無窮無盡？我必需要等到最適當的時機方能使用。」

「能把遊擊戰術發揮得如此精湛，思考計策對你應該不是難事啊。」

「無論任何戰術都要符合先勝而後戰的原則。」那人還是原地不動：「我看不到有勝算...」

「計劃可以非常簡單，面對的是動物，比起和人戰鬥要輕鬆得多，動動腦筋便可以。」洪杰指著巨樹，似乎在給他提示。

他看到灰熊不斷撲向洪杰的情況，再思考一下他的說話，思路剎那清晰明亮。

再將另一隻手都用軍刀劃傷，揮出血液到巨樹根部，洪杰露出計劃通行的微笑，躲到那棟樹的後方。

灰熊把巨樹視如無物，用盡全身力量奔跑直撞到過去。

管牠的個頭再強壯，那樣橫衝直撞到樹幹，也只能隨著鳥獸飛走而應聲倒地。

「你.....」那人驚喜的對洪杰說道：「你把我一直以來的戰鬥原則推翻了....」

「隨機應變才是最好的戰鬥方法。」洪杰回話。

「所以你是諸葛亮風格的人。」

「.....甚麼？」

「諸葛亮的三十六計可以在劣勢中扭轉戰局，而我信奉孫子的先勝而後求戰。」

「甚麼莫明奇妙的比喻....」洪杰聽得一頭霧水。

「總之。」他伸出友誼之手：「我叫陸彥揚。」

\*

樂正綺嵐在組織員工的帶領下，來到實驗用的房間。

裡面擺設一如既往，都是簡潔無比，一排牢籠貼著牆平放，困著全是實驗用的「人類」。

他們連同牢籠直立的鐵枝，用鐐銬鎖上雙手雙腳，使得他們只可以站著，不可平躺或坐下休息。

體型幾乎都是一致的瘦骨嶙峋，假如不作任何解釋，絕對會把他們當作精神病院裡被嚴重虐待的病人。

「殺掉我....殺掉我.....殺掉我.....」其中一名實驗人斷斷續續地呻吟著。

「你們幹了甚麼事...」樂正綺嵐眉頭緊皺，戒心更加強。

「組織抓回來的俘虜，直接殺掉會太浪費。通常先拿來當實驗品，再消耗生命去到死亡為止。」員工回答。

「.....原來如此。」她其實對這做法極不認同，不過為盡入融入組織，唯有假裝沒有異議。

「來，對他們使用身份轉換能力。」

「能力...要怎麼發動？」她雖然已知能力是對人使用，但不清楚實際發動方法。

「想像力。只要腦袋想著那件事，就可以宛如呼吸一樣簡單的使出來。」

樂正綺嵐死死的盯著其中一人，不斷重複想著他的外貌轉變。

僅僅是一眨眼的剎那，他便在眾人眼中改變了。

而且改變的不單止是外表，就連氣息、氛圍甚至本來的印象感覺都完全迥然不同。

「成功了...」樂正綺嵐在之前已作好心理準備，可是真的辦到時，仍然被嚇得愣怔。

力量在她身體洋溢，像是有層看不見的能量薄膜慢慢圍繞軀幹，越發擴張。

那份能量開始令樂正綺嵐承受不住，她痛苦的吶喊著，全身崩緊顫抖。

整排牢籠裡的實驗品外貌都劇烈變更，要貼切的比喻就是拉下板手，轉動中的老虎機，換變速度快得用肉眼追不上。

——暴走。

「用催化劑的副作用仍然未解決，要繼續研究開發。」員工在記錄表上勾選著使用藥物後的各種情況。

而員工就在原地，眼睜睜的看著樂正綺嵐逐漸崩壞，因為對他來說，所有東西都是「實驗」的一部分。

「你要是把她弄死了，我會有點困擾呢。」雪狼打開了房門，截斷員工的程序。

「按規例，內部的事，外勤人員應該無法干涉。」員工回話。

「我應該向『上層』請示過，那女孩是隸屬於我，是我的東西。」他用不懷好意的目光瞪著員工：「同樣的說話我不會講第二遍。」

「.....」員工停止手上的勾選工作：「了解，既然是上層的決定。」

那員工向從白色長袍中拿出一根針筒，往她身上扎去。

樂正綺嵐頓時停止暴走，所有由她發動的能力都消失不見，同時失去意識倒地。

在這，便是洪杰於萬槍之房回復真身的時間點。

「謝謝啦。」雪狼帶走樂正綺嵐：「那個消除能力的產品，非常幫得上忙。」

良久過後，昏厥的她在雪狼的臥室中甦醒。

「啊....」樂正綺嵐因為藥物效果，頭痛欲裂。

「死不了的，放心。」雪狼坐在床邊，細心清潔著手槍。

「我怎麼了嗎....」

「被當作實驗品，差點弄掉性命而已。」

「而已？！在說的是性命啊。」

「我已對生離死別感到麻木，反正那也是早晚的事。」

「這組織進行那不人道的實驗，政府都不理會嗎？」

「你有看見萬緣貴被抓過嗎？要是你會被所謂的法律制裁，那僅代表你的金錢和權力不足夠。」

樂正綺嵐無言以對，她知道現實殘酷又血淋淋的一面。

「要不是你說會找到可以徹底消除能力的方法，我才不會跟你來組織...」她說道。

「為你領路的工作人員，他便是消除能力持有者的同事。」

「真的嗎？」

「他們都是研究部的，開發了一種令人短暫失去能力的藥物，而已配方就是從消除能力持有者取得，就著手這點去調查吧。」

「我明白了，我們馬上就.....」

樂正綺嵐話音未落，就被雪狼的手機來電打斷。

他幾聲應好，掛掉通話之後，輕挑的笑著說：「有緊急事態發生，看來消除計劃要稍為延期擱置。」

## 【第十一章】架構

何勇仁與張雪媛慢步在另一邊的樹林中。

路上看見某些植物，除了考慮能否放進胃內，張雪媛還會問有沒有藥物用途。

「為何你不停問些有的沒的..」何勇仁疑惑。

「想順道採點藥草給洪杰，他好像為了通關而受了不少傷。」

她這一提起，又戳中何勇仁的痛處。

「那傢伙有甚麼好的....」他喃喃自語。

「你說甚麼？」張雪媛聽不清楚。

「是我把大家都大家拯救了啊！」何勇仁突然爆發：「一切是因為我啊，在你昏迷其間，拼命保護你的人也是我！」

「我又不是在意這種事....」她平靜地回應，好像沒當一回事。

「...誼」他漸漸冷靜下來，但真相卻令他更加不知所措：「我....我.....」

他不敢去面對自己剛才的幼稚發言，對於他而言，就跟小朋友鬧彆扭別無兩樣。

他知道，現在的臉色肯定非常醜陋難看，由其是剛剛那敗者掙扎的言辭之後。

於是選擇了最直接簡單的敗者做法——轉身就逃。

何勇仁撇下她狂奔而去，直到氣喘呼呼，再沒有力氣為止。

「可惡！」他用力敲打地面，發洩著無處可釋的怒火：「可惡！！！」

「我還以為是哪個神經病。」

「.....」何勇仁聽到背後傳來聲音，回頭一看：「嚴學真...？」

「剛好趕得及在通關前出來。」他扭動脖子鬆一鬆筋骨：「看來又遭到新的考驗。」

「我也是這麼認為....」

「同隊的兩個廢物，早晚要幹掉他們。」

「石鈉鋅和麥恩？發生了甚麼事？」

「一言難盡，就當是他們硬要與我作對。」

「.....原來如此。」

聽到這句，何勇仁便知道石鈞鉉應該成功活下來，雖然未知用何計策，但至少保住最重要的性命。

「反倒是你，瘦弱小子。」嚴學真笑嘻嘻的說道：「一對三，而且還能漂亮勝出生存，真令人刮目相看。」

「為何你會知道...」

「當時我也經過那房間，他們一邊慘叫哀嚎，一邊呼喊著你的名字。」他再用極其愉快的語氣說道：「我簡單的用能力打開房門，可是甚麼都沒有做，欣賞著他們被猛獸拔出一根根骨頭，手腳斷裂，血泊滿地的畫面。」

「那不是太過...」本來想抱怨他太過殘忍，然而想起是自己親手造成的，就吐不出字句。

「你知道自己殺了三個人嗎？他們都有家人，都有心愛的人，都有理想，都有自己的人生。」

嚴學真笑得喘不過氣來，他笑得可以用「誇張」形容：

「你把這些東西——全部，全部都親手抹殺掉啊！」

「嘖..」何勇仁感到不耐煩：「你雙手也是沾滿鮮血，在所有同學面前把校長殺死！」

他將笑容臉色一轉，宛如機械人那般說停就停：「因為我對這些毫不在意。」

「真的....嗎？」另一把熟悉的女性聲音倏然出現。

張雪媛知道何勇仁情況不對勁，擔心他的安危，所以跟了過來，沒料到會聽見如此驚人的消息。

「不是..不是啊，那是為了救你....」

「別再掩飾.....」張雪媛哽咽起來：「你殺了人，而且還是三個人.....明明已經約定過....」

「我沒有做錯啊？三人都是無可救藥的混蛋！」

「那樣並不是理由....」她失望道。

「真可悲的理想主義者。」嚴學真插話：「你可以站在道德高地批評他，皆因遇到絕境的不是你，假如在那情況的是你，也許會有同樣結果，自古以來要達到目標就必須要犧牲，選擇犧牲別人的便是所謂的成功者。」

「就是因為人人都有這種思想，世界才會有那麼多的悲劇。」張雪媛回話。

「又如何？你有看過歷史上有世界和平統一這回事發生嗎？批鬥和戰爭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只是你們不願意認清事實。」

「那就由我們的手上開始停止不就好了？」

嚴學真縱然個性殘忍無道，可是字字鏗鏘，一針見血的指出事實，人們會覺得他如現實般可怕，是因為兩者在本質上劃了等號。

「不要再爭吵。」何勇仁忍不住作聲，再向張雪媛認錯：「對不起，是我做錯，先回去再說吧。」

語畢，他便拉走張雪媛，想盡快離開。

「喂，瘦弱小子。如果想通，這邊隨時都對你無任歡迎。」嚴學真睹著他的背影說道：「我會一直在這裡。」

何勇仁沒有回應他，反而腳步更快，不管張雪媛跟不跟得上。

「你又再逃避了。」她一反常態，用認真的語氣說道：「世界可沒有那麼多角落供你去躲藏。」

「我知道....」他低頭細語回應。

一路上，他們都沒有多作溝通，安靜地採集所需的物資後，就歸返小木屋。

「你們回來啦。」

未踏進屋門，洪杰就率先對他們打招呼，還有....陸彥揚與旁邊一頭死透的灰熊。

「嗚哇！」張雪媛興奮的跑去灰熊旁邊：「居然能找到這東西...」

她一回來就把心情平復，何勇仁望到便胡思亂想起來，或許自己根本就不適合待在這邊，至少....他不用再當個假好人。

「剛好碰到陸彥揚正在與牠對決，順手就協助了一把，結果得到豐厚收獲。」洪杰說道。

「不得不承認，洪杰擁有戰術方面的才能，所以會跟他一起分掉這頭灰熊。」陸彥揚回話。

「為甚麼只有你一人？其他隊友呢？」張雪媛好奇問他。

「其實我和隊友本來找到個洞穴作為據點，同樣是外出搜集物資，不過在回去之後，他們久久都未回來，所以就出去找尋，隊友沒找上，反倒遇著灰熊。」

「那就是我跟你相遇的情境。」洪杰補充。

「有一點很奇怪，這裡的氣候環境，按道理不可能會有灰熊出現....」陸彥揚提出。

「經商量後，我們一致認為，昨晚的暴風雪是能力者所為，課題活動有機會被其他外界的人襲擊，演變成這狀況。」洪杰說道。

「難怪手環沒有訊號，又沒有指示要我們怎樣做...」張雪媛再說：「即是我們遇難了?!」



「可以這麼說。」陸彥揚眺望遠方：「我也想盡快找回隊友，怕他們會像我一樣，遇到甚麼緊急事件。」

「你們不要被騙了！」何勇仁赫然喊道：「他一定是想藉此引你們去陷阱，這是學校設的新課題，他們就是洞悉到這點，所以用計設局！」

「或許說起來沒有甚麼可信性，但我認識的陸彥揚不是會幹這種事的人。」洪杰沒有因何勇仁突然發難感到生氣，更平心靜氣地解釋：「就相信我一次吧。」

「.....嘖..」何勇仁按下怒火，他知道再怎麼辯駁，他們都不會動搖，再據理力爭只會更難看：「好吧，你們兩個就去個夠，我死也會待在木屋，到時中了陷阱可別後悔。」

「他怎麼了嗎？」洪杰感覺他好像不對勁，在張雪媛耳邊竊竊細語。

她瞄了何勇仁一眼，裝作沒事：「應該是太累，給他空間喘息就可以。」

「嗯....」洪杰還是決定要幫助陸彥揚：「我們先去堪察一下情況，同時也會提高警戒心，何勇仁你放心，不會有太大問題。」

何勇仁不理不采，獨自回到木屋內。

「如果想協助我就馬上起行，已耽誤太多時間。」陸彥揚也勸洪杰趕緊離開。

「.....」

洪杰看著兩邊，無可奈何之下，唯有先去搜尋陸彥揚的隊友。

\*

雪狼收到組織的緊急召喚，出勤去完成任務。

樂正綺嵐把握時間，即使救命符雪狼不在，也要獨自調查。

她首先擬定好最初的方向，再一步步深入真相，在組織裡面，絲毫馬腳都不容許露出。

走出雪狼臥室，預備在組織的辦公地方打幾個轉。

這裡的職員確實是少得可憐，沒有交代過背景的話，應該會斷定是間將近倒閉的公司。

再三確認後，這地方其實只分成兩大區域，一進門的玄關走廊，向左邊走是空蕩蕩的辦公室，包括剛剛的貴賓房以及實驗室，向右邊走便是員工臥室和茶水間等等。

順帶一提，臥室裡還有私人洗手間，雖然規模不大，但能媲美大部分的高級酒店水準。

「不好意思....」樂正綺嵐定下決心，到辦公室隨機找個員工搭話：「我稍為有幾個疑問。」

那員工本來專注閱讀檯面上的文件資料，被她打斷後，用厭煩眼神回望過去：「怎樣？」

「我是正式錄用的組織成員嗎？」她也不轉彎抹角。

「只是這點小事，去問回你的上司吧，我還要趕著跑數。」員工再次埋頭苦幹。

樂正綺嵐見他態度冷淡，想用其他話題勾起他興趣：「對了，你們工作都不用電子產品？都沒有看到任何現代化產品。」

員工沒有反應，把她視如無物。

她靈機一轉，要在別人的角度想一遍，這是洪杰教懂自己的道理，員工甚麼類型的人，就用甚麼類型的方法應對。

「雪狼好像跟『上層』很相熟喔。」

「那個外勤人員？！」

就如樂正綺嵐所料，瞬間就勾起他的注意。

「對啊，雪狼是我的上司，如果他向上層向狀你漠視新人的話.....」

「那是沒用的。」員工嘖嘖罵道：「能進來組織的都不是凡人，這點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問題，上層是不會處理。」

「其實我也算是凡人....為何能進到組織？」

「你真是甚麼都不曉得就白闖門，能力者是走另一條通道入職的，跟我們這些努力打拼的職員不同。」

「所以組織是對能力者珍而重之？」

「只是能力者的用處比較快出現，打個比喻，能力者是即食麵，職員就是要烹調的拉麵。」

「原來如此....」樂正綺嵐再灌迷湯，點頭認同：「普通職員也真的很不容易呢，要走不少冤枉路。」

「.....」員工眯起雙眼盯著她，半晌後才作聲：「你套話的技巧不俗。」

「誒？」她裝傻詐死：「甚麼套話？」

「你以為組織裡會有笨蛋嗎？」

被揭穿的樂正綺嵐吐吐舌頭傻笑一下，以為再沒機會，打算轉身就走。

「慢著。」

豈料員工卻喊停了她的：

「驟眼看你也算是個有前途的人，與其多個敵人，不如多個朋友。」

「你的意思是....？」她疑惑的問。

「我告訴你在組織裡的生存法則吧。」

「一」遍及全世界，掌管著最深層 1 % 知識的組織。

香港其實只算是「一」的極細分支，更大規模的分部活躍於世界各地，每個分部的架構幾乎都是一式一樣。

地方分部長再直屬於洲際區域的管理層，而管理層對上就是「一」的核心成員，正是成立組織的超卓能力者們。

關於核心成員的事，除管理層以外的人都沒有情報，只知道他們在密謀著甚麼影響世界的計劃，組織在目標達成之前都不想顯眼於人類面前，所以就現階段而言，還需要以「秘密」形式行動。

不過早兩年前，組織好像有管理層來過執行任務，把藏在香港的某個東西取走。

「說起就有點令人不爽，他們連通知都沒有通知過我們，雖說香港分部規模微弱，但總得尊重一下基層員工的感受吧！」員工越說越生氣。

樂正綺嵐在了解之前，還覺得組織是招惹不起的厲害，現在卻感到他們威嚴盡失....或許是香港分部的特色...

「你們連組織的目標是甚麼都不清不楚，為何還要死心塌地的替它工作？」她問道。

「因為所有員工都相信著組織，他們的絕對會在目標正中紅心，然後我們都會在世界佔一席位。權力和財勢，誰不想擁有啊。」他再得意洋洋地說：「你猜猜我正領著多少薪水？」

「.....嗯。」樂正綺嵐見他如此自信洋溢，便猜個誇張點的數字：「月領一千萬？」

「是十五萬！」員工繼續自顧自地說著：「在香港哪裡的基層職員能找到這種數字做月薪啊？」

「香港分部絕對是組織中最廉價的勞工！」

「話不能這麼說，始終我也是最基層的員工。」他再喃喃自語：「基層負責的東西可多了，要定時找到能力者回來交數，提供資訊，安排事務.....其實我是打雜吧....」

「這點薪水就是你忠心的原因啊....」樂正綺嵐用一種鄙視目光看他。

「當然不止....如果背叛組織，會有極慘烈的懲罰。」員工用認真的語調說道：「會被當成實驗品虐待至死，能力者同樣，而且能力會被完全消除。」

「.....那還真是有點可怕。」樂正綺嵐心中驚喜，問了老半天，終於有渴望得到的情報：「所以那些

實驗品們...有機會本來是能力者？」

「這就不清楚了，反正三五不時就會幾個新實驗品關進牢籠，詳情應該實驗員比較熟悉。」

「也對呢....」

「小妹妹你就加油吧，努力在這個組織爬上去，到時候對我多多關照。」

「為甚麼是我爬上去對你關照，你的上進心到哪裡去了？！」

如是者，樂正綺嵐算是成功達到第一步調查，接下來的日子，在等待雪狼回來的同時，自己會繼續潛入調查。

\*

洪杰與陸彥揚、張雪媛出發找尋失去蹤影的學生。

然而雪地範圍比起他們想像中還要大出許多，漫無目的地搜索是件苦差，對其他人也沒有好處。

就在他們苦惱該如何是好的時候，不遠處的山頭卻傳來巨大騷動。

「是雪崩.....」

不知那邊發生何事，積雪突然崩塌，排山倒海的襲擊下去。

反正三人都正好沒有頭緒，不如前去查探，碰碰運氣。

趕到現場後，發現有部分傾瀉的積雪已奇怪地融化成水，看來是有人用能力造成的。

大概是利用加熱能力，想到這裡，洪杰腦中便閃出一個人。

「石鈉鋅或許在這裡！」洪杰說道。

他們沿著水漬腳印走，馬上望見他的身影。

「你們....」

石鈉鋅經過一整晚的寒夜，終於碰見相熟的臉孔。

「沒大礙吧？」洪杰這句其實語帶相關，想順道問他萬槍之房時的傷：「剛剛好像發生了雪崩。」

「我和麥恩還好，但另外二人就不知道了。」他扭動濕透的衣服，再加熱烘乾。

「另外二人？」陸彥揚搶先追問：「是我的隊友嗎？」

「原來他們說迷路了是真話啊。」石鈉鋅看見他後就恍然大悟：「還以為你躲在哪裡偷襲我們，結果跟那對兄妹打起上來。」

陸彥揚跟隊友分頭行事探索，千叮萬囑要留下回程記號，以免迷路，沒料到終究還是失去方向，更與其他人展開戰鬥。

這就是久久沒有回到據點，以及雪崩會發生的由來。

「你們學校真的沒有信任可言...」洪杰打從心底的感嘆。

「啊呼～」麥恩在另一邊從容不迫的打著呵欠，拖住腳步走過來。

「不過也算好事，你們都能順利通關。」洪杰望見二人都沒事，心裡如同放下大石。

之前處於昏迷狀態的張雪媛，完全搞不清情況，只能戒備的後退幾步，悄悄跟洪杰說：「他們是嚴學真的隊友....怎麼好像老朋友一樣....」

「啊，對喔！」洪杰猛然回想起，指著石鈉鋅問道：「你們從那刺青男手上逃出生天了！？」

「說來話長。」他偷偷瞄一眼麥恩：「總之，我被這厭世女間接救一命，代價就是以後都要與嚴學真作對。」

「只是怕隊友掛掉的話，之後的麻煩事要由自己幹回。」麥恩顯得毫不在意。

「哼....最後失去嚴學真這個靠山不是更麻煩？」洪杰會心微笑：「真是個溫柔的人，那時你也是特意從外面有何勇仁的門離開吧，望見你拿著卡走，好讓他進來救我。」

「那條路比較方便好走而已，別幻想這種麻煩的事。」她態度依舊地回話。

「不好意思打擾你們敘舊，但可以請你們先幫忙救救我的隊友嗎？」陸彥揚神情緊張的說道：「其中一個人並不是戰鬥派...我怕他....」

「既然是誤會一場，為表歉意，我們也幫忙找回。」石鈉鋅說道。

語畢，陸彥揚便連同二人出發解救隊友。

洪杰想跟著一起前行時，張雪媛卻拉住他的衣袖，輕輕的搖頭：「我信不過他們...」

始終不久前碰見嚴學真的遭遇，令她餘悸猶存，面對他的前隊友，仍然放不下心。

「安心，你不在的期間，我跟他們經歷過生死患難。」他再感慨地說：「何況現在我們也只能談一個『信』字，不是嗎？」

「哎呀哎呀.....」她嘆一口氣：「嗯，唯有如此呢。」

石鈉鋅利用加熱能力，一路將厚厚積雪融化，這個能力雖說方便，可惜其中一個限制就是使用範圍太狹小。

陸彥揚與其他人的能力暫時未有幫助，他們只能在雪堆中呼喚名字和苦苦找尋。

「我說...麥恩你能把這場雪崩回復原狀？」洪杰好奇問道：「還是說這麼大範圍會太勉強你？」

「沒有所謂。」她爽快直接，像是沒有任何顧慮：「只是要花點時間而已。」

麥恩舉起雙手，對準崩塌白雪，場景就宛如影片般倒帶反轉，假如當作是表演，這畫面簡直可以用精妙絕倫來形容。

在大雪被倒退回山上之後，一隻昏厥在地，巨大的異狀怪獸也顯現出來。

「雷獠、雷狩！」陸彥揚連忙奔跑過去該處。

怪獸的外形很是離奇，說牠像獅子又不完全，說牠像巨犬亦不其美，嘴巴前兩隻大尖牙是容易辨認的特徵，再加上頸、肩都披拂著厚實鬃毛.....狍犬石像，牠像極了神社前的狍犬石像。

眾人都急步走去查看情況，才驚覺牠的懷中正保護著一名人類，牠們都因過度冷凍而失去意識。

「麥恩！」陸彥揚回頭喊她：「可以再請你幫忙嗎？最後一次了！」

她沒有回話，識趣的自行發動能力，過程順利，二人也因而甦醒過來。

在場的人都讚嘆著麥恩的能力強勁方便，只得洪杰一人有半點違和感。

他之前就已經明瞭，所有能力都不是完全萬能，有使用方法就必定有使用限制或副作用。

仔細觀察之下，麥恩的頭髮好像在瞬間生長了半截，難道回復能力的副作用比他想像中更嚴重？

怪獸睜開眼，兇猛有神又圓滾滾的雙瞳盯著石狍犬和麥恩，馬上充滿敵意地戒備著。

「已經沒事了。」陸彥揚跟牠說道：「一切都是場誤會。」

在一番解釋之後，牠終於冷靜下來，慢慢的變回人形。

可是卻令洪杰感到詫異，變回人型的怪獸，竟然跟原本牠在保護的人類外貌一模一樣。

「我叫雷獠。」回復原狀的那人先開口。

「我叫雷狩....」另一人躲在她的身後，只敢顯露半個頭，瑟縮地說話。

兩人就外表看，都是美人級別的少女，留著一把長長的卷髮，跟怪獸形態時的鬃毛有幾分相似，就差在人形時會變得亮麗，還有那雙圓滾滾的大眼睛和白皙膚色，普通男生望到絕對會有悸動感覺。

「她們就是我的隊友，能力就如大家所見。」陸彥揚對眾人說道。

「沒想到你會跟兩個美少女同組。」張雪媛不懷好意的笑道：「莫非你也有開拓後宮的夢想嗎？」

「兩個美少女？」他不明其解，先望望她們，再望望疑惑的眾人，頓然醒悟地大笑起來。

「糟了，這真的是陷阱，開口說中他想開拓後宮的計劃。」張雪媛叫洪杰趕快離開：「我不想加入成為一份子。」

「不是不是。」陸彥揚解釋：「她們是龍鳳胎，雷獠是姐姐，雷狩是弟弟。」

「騙人的吧.....！」洪杰的反應比起得悉他想開拓後宮這事更為訝異，其中一個美少女居然是男生。

「連男生都不放....我真的太小看你...」張雪媛渾身發抖的望著陸彥揚。

「為甚麼誤會反倒加劇了啊?!」

\*

雷獠和雷狩。

一對龍鳳雙胞胎，能力是化身成形同狍犬的巨大猛獸，不過每次只允許其中一人化身，一人發動能力，另一人就不能發動。

在解救陸彥揚隊友的過程中，又遇回石鈉鋅麥恩二人，在洪杰勸說和商議之後，同行共七人決定先回到原來的小木屋。

差不到到達時，卻驚覺擺放在屋前的灰熊屍體消失不見，木屋的大門也似乎被人強行破壞過。

他們趕緊跑到屋內，查看究竟發生何事。

怎料看見何勇仁躺在了血泊上，全身多處骨折，被打得皮開肉綻，傷口處有被燒焦的痕跡，情況慘不忍睹。

眾人都不敢作聲，只同時的望向一人——麥恩。

「是是，我知道了。」她無奈說道：「先看看他還有沒呼吸，我可是沒辦法回復死人。」

靠近過去，幸好還有微弱氣息。

被及時救助的他，深深吸了一口大氣，頓時再活過來。

他本想將所有事情的前文後理都說出來，但記憶馬上就中斷了他這個念頭。

「剛剛發生甚麼事？」洪杰問道。

「我.....」何勇仁張開口，結結巴巴的甚麼都吐不出來。

「慢點來，你沒有可能會忘記的，是有人襲擊過這裡嗎？」洪杰嘗試引導他。

「我...我...」他很想把所有真相道出，可是又有某種阻力制止著他：「可惡....」

「你又再鬧小朋友脾氣了？」陸彥揚不耐煩的說道：「他們完好無缺的回來啦，誰設陷阱給他們了？現在又想怪我們不在保護你對不對？」

「不是！」何勇仁仍然有口難言，半吞半吐：「我只是……」

「還是所有事情都是你自導自演的一場戲？用這種招數裝可憐？」陸彥揚用鄙視的態度說：「可悲到極點的人。」

「別再說那種話。」洪杰阻止他繼續挑釁：「他可能是因為遇襲受到過度驚嚇，給他一點時間。」

「虧你們能與這麼弱不禁風的人同隊，而且可以第一名通關，真厲害呢洪杰。」石鈞鏘說道。

「要照顧小孩真不容易呢。」陸彥揚仍然在冷嘲熱諷。

「夠了。」洪杰對他怒目相向，說出的每隻字都帶有強勁威脅性：「說夠了。」

陸彥揚雖然心有不甘，但卻被他的威嚴震懾住，唯有先收起嘴巴。

即使其他人再怎麼說何勇仁，在這幾天與他相處的洪杰，始終相信著他的為人。

何勇仁其實並不看重別人的想法，在他心中最緊張的，是張雪媛的反應。

他抱有期待的望向張雪媛，萬萬沒想到，她竟然迴避著自己的視線。

在那個瞬間，何勇仁收藏在心底的那份希望就好像被她親手捏碎一樣。

眾人都用可憐或是厭惡的眼神望著他，對何勇仁而言，那些都是否定自己存在的視線。

「我知道的……」他先喃喃說道，再聲嘶力竭的喝罵：「我知道你們都看我不順眼！」

—每個每個都是，反正我在你們心中永遠都只能當個廢物！

—那就不要相信我啊！

—總有一天我會將你們全部殺死！



## 【第十二章】熊熊大火

時間回到稍早之前。

在洪杰和張雪媛跟著陸彥揚出去之後，何勇仁感到滿肚怒火。

為甚麼他們寧願相信一個外來的，都不選擇聽聽自己的想法。

經過好一段時間，他終於都冷靜下來，好好的回想，應該是因為之前一直在鬧彆扭，所以令他們產生自己只是在賭氣的錯覺吧。

何勇仁坐在小木屋上層的窗邊，安靜望住遠方天空的景色，讓他想起了以前在家中的回憶。

「唉....」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或許是因為課題弄得疲憊不堪，一時想不通而已，之後要誠心的向他們道歉才行。

就剛好在這刻，遠處發生了一場雪崩，坐在窗邊的何勇仁目睹事情發生。

糟糕，難道他們真的遇上麻煩？

他心急如焚，想趕緊過去幫忙，轉身就跑下樓，打算直奔過去現場。

怎料在踏出門外時，一個突如其來的爆炸把他截停，強烈爆風更使他向後跌倒。

還未搞清狀況，臉部和雙手的灼傷感便令何勇仁疼痛不已。

「只有你一人？」

兩名學生出現在何勇仁眼前，對他們有點印象，確實是一些跟嚴學真相同類型的人。

為甚麼會在這裡出現？

「其他人在哪裡？」其中腰間吊掛多個小袋的學生問道。

何勇仁沒能回答。

這種突發情況已令腦袋使用過度，因為超強記憶佔據腦容量的關係，只要一有意外就會出現當機，也是為何他頭腦不好使喚，他把這狀況稱為「超載」。

「大概是全都外出搜集物資。」另一個架著眼鏡的學生回話。

「遺下這個瘦弱小子看門口嗎....」腰袋學生四處環顧，望到屋外的灰熊屍體：「把那頭動物帶走吧，也沒有甚麼值得取走。」

「不行！」何勇仁聽到立刻阻止他們。

他想硬衝過去，卻被腰袋學生輕鬆的一把推開。

「嚴學真有交代過不能把你殺死，所以還請你不要妨礙我們。」眼鏡學生說道。

「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些甚麼。」何勇仁再說：「不要對我同伴辛苦得回來的物資出手。」

雖然想保護物資是件好事，可惜沒有經過計劃來行動的他只是有勇無謀，形同莽夫。

「別急著找死。」

腰袋學生從身上取出吊袋，瞄準何勇仁的腳邊擲過去。

又一個猛烈爆炸發生，幸他及時反應得到，只是褲管被炸爛，皮膚小許受傷。

何勇仁開始慌張起來，心中其實沒有可以應對的計策。

他唯一可以做的只有冷靜處理，將凌亂的思想整理好，「超載」情況亦會舒緩。

「現在的你是沒可能打得贏我們兩，嚴學真說過你存有善良的話，就跟廢物沒有分別。」眼鏡學生說道。

何勇仁在對峙期間已用能力想起二人的資料。

使用某種合成粉末作為攻擊的人，和用類似咒語方式作為手段戰鬥的人。

兩人使用能力的條件都有相當的限制，假如自己在他們發動能力前就先發制人，那會是個可行的方法。

何勇仁假裝投降認輸，讓他們去搬起灰熊。

其實悄悄走進木屋，尋找可以當作武器的東西，他瞄到壁爐旁邊的長條木柴，藏在背後就走出去。

他緩緩的偷走到正在處理灰熊的二人身後，把木柴用力一下毆打在他們後腦。

豈料二人竟沒有倒下，回頭狠狠的盯著何勇仁：「你真的那麼急於找死嗎？」

何勇仁被他們拖進屋內，一拳一腳的痛擊著他，先是把他的前臂用力踏斷，再拿起木柴活生生地敲碎他的膝蓋。

過程中他慘叫不斷，遭二人虐待得體無完膚。

「嘎....」他們發洩過後，氣喘呼呼的說道：「消氣了就好，別把他打死。」

「我想到一個更好玩的方法。」腰袋男在眼鏡男的耳邊竊竊私語。

話畢，腰袋男便走開，在屋內蠢蠢欲動，不知密謀著甚麼。

「安心吧，只有你一個人知道。」眼鏡男留在原地，對何勇仁發動能力：「他會在屋內佈置炸彈，到晚上時你就自行逃離，讓其他人一次過被解決。」

不能說出關於我們的任何事。

這就是給你的咒語，若然違反，就會當場死亡。

他用食指碰了何勇仁的頭、肩、心三處，然後說能力發完畢。

在這之後，何勇仁的意識也漸漸模糊過去。

再清醒過來時，就已經等到洪杰眾人回到屋內。

面對著其他人的懷疑與猜測，他覺得自己拼了命去為同伴保護物資是個愚昧決定。

反正這群人根本就不希望自己存在，可能沒能救回自己的話，他們會更加高興。

這些人.....這種人.....

「總有一天我會將你們全部殺死！」何勇仁滿腔氣憤地說道。

洪杰望見他的反應，立即回話：「我相信著你的，當中必定有甚麼苦衷吧？」

「.....」他被憤怒沖昏頭腦，連洪杰都怒目相向：「我不需要你來可憐我。」

何勇仁獨自回到木屋上層的房間，心中的怨氣依然難以平息。

但他赫然想起關於炸彈的事，再次掙扎起來，要救其他人，還是自己逃掉？

反正他們都不把我當成一回事，不如藉此機會.....

上天再次給他機會選擇去當好人或壞人，可是本性不壞的他，終究找不到理由說服自己要害死所有人。

何勇仁開始仔細搜尋屋內的每個角落，床底、桌子、洗手間，每個可以藏到東西的地方都無一不看。

最後他在木屋的外圍發現了熟悉的吊袋，他記得那是用作炸彈的物件，那學生曾經講過「到晚上時就自行逃離」，炸彈照道理應該是計時發動。

小心翼翼的走到吊袋前，準備拆卸炸彈。

「你在放置些甚麼？」石鈉鋅見他行跡詭秘，前來查看。

「這是....」何勇仁想解釋時，又想起眼鏡學生的咒語，沒能答出半隻字。

「吊袋的外貌很熟眼...」石鈉鋅思索一會，終於回想起：「這應該是其中一個學生的能力，可以當炸

彈使用的吊袋！」

其他人聽見騷動，紛紛出來了解事情。

「為何炸彈會出現在這裡？」洪杰問道。

「我一出來便的見何勇仁和這袋炸彈。」石鈞鉉回話。

「你知道發生甚麼事嗎？」洪杰追問何勇仁。

但他只能面有難色的迴避問題。

如果我婉轉地表達的話咒語會不會發動？

如果我只說關於炸彈的事，咒語會不會發動？

千百條疑問在何勇仁心中響起，究竟該如何解釋清楚給他們知道。

「呵呵。」陸彥揚一副明瞭狀況的態度：「所有事都相連起來啦。」

「甚麼？」洪杰不明其解。

「他才是想設陷阱的叛徒！用苦肉計來搏取信任，再暗中與其他隊伍串通，埋下炸彈想一次過解決我們！」

眾人雖然覺得這麼解釋有點誇張，然而在他們的視覺中把所有事重頭看一遍，陸彥揚推測的並不是毫無道理。

「不是的，何勇仁不會幹出這樣的事。」洪杰想再三確認，緊張的望著何勇仁：「對吧？」

此刻的何勇仁終於頓悟，搞清楚所有事的前因後果。

那兩個來襲學生是嚴學真那邊的人，而他想把自己挖角過去。

不將自己殺死，更麻煩地設下咒語和炸彈，製造出一連串的誤會和傷害。

就是想自己搞懂一件事。

何勇仁——根本不適合待在這邊。

辛辛苦苦的獨自忍耐，換回來的結果是被人懷疑，被人辱罵，被人不信任。

既然這邊的人就是這德性，那自己也不必將誤會釐清，要把自己當成壞人的，在他們眼中就算怎麼做都是個壞人。

何勇仁深深的嘆了一口大氣，無視所有人的反應下，踱步回到屋內。

洪杰拿起眾人都不敢觸碰的吊袋炸彈，再用力的甩向遠處。

「你們看，任何事都沒有發生。」他說道：「也許只是剛好同一款式的袋子而已。」

「那樣也不足以證明何勇仁不是叛逆這點。」石鈉鋅喃喃道。

「真的還要把他留在這裡？」陸彥揚不滿地投訴：「萬一他有更多花招去陷害我們...」

「給他一點時間吧。」洪杰沉默半晌：「他只是偶爾迷失方向，我們每個人都曾經有那樣的時刻。」

\*

雪狼收到通知後，放下樂正綺嵐在分部中便前往戰場。

這次的任務也是刺殺萬緣貴，但與上次的計迥然不同，組織沒有任何計劃，只是與他們進行持久戰。

抵達之後，他驚覺大部分組織的外勤人員都傷亡慘重。

地點是萬緣貴現時居住的大宅，據知他為人極度小心謹慎，每三天便會換一次地方。

雪狼還未內進，在外面看見一批又一批的人員持著真槍實彈闖入屋內，連駁火的聲音都沒有聽見，剩下幾個人員便急忙逃出。

他們原本的槍械消失不見，身上亦有多處接近致命的傷痕，似乎是被單方面壓制。

作為一次突襲，按道理萬緣貴沒可能臨時找到如此龐大的戰鬥力來應戰，而且身為專業殺手的好奇心驅使下，雪狼靜悄悄繞到別處先觀察屋內。

五人。

萬緣貴那邊只有五人，就幾乎把組織方全滅。

乍眼推測，敵方的五人形成一個保護網包圍著萬緣貴，若有人上前動手，他們便會進行致命反擊，即使強如雪狼，也不敢輕舉妄動。

單憑五人就可以把組織受過訓練的外勤人員完美擊退，那五人必定是萬緣貴最強的其中幾個手下。

難得追蹤到他的住所，為何不派出戰鬥力較高的能力者，只召喚外勤人員不停來送死。

「雪狼，目前情況如何。」組織在通訊設備聯絡到他。

「敵方有戰鬥力極高的五人，暫時未清楚是否能力者，可以的話請派出能力者來增援。」他回話。

「五人啊.....組織現時沒有空閒的戰鬥能力者，你們能撐多久就撐多久，盡可能地攻擊萬緣貴，若有危險就見機逃跑。」

「別胡謔了！」雪狼聽見組織漫不經心的態度，直接開口大罵：「不少員工都因此送死，你們卻坐在

冷氣房漠視生死。」

「當初被聘請時就應該預料到自己的用途，你們的性命都只是一個銀碼的價值。」

話音一落，組織就掛通訊系統。

然而身為經驗老到的專業殺手，在通話之後就馬上察覺到異狀。

自己根本就不用有所行動，因為組織這次的目標絕對不是要殺死萬緣貴。

組織只想借突襲來測試他所擁有的戰鬥力，若果「一」主動攻擊，措手不及之下必定會集合最強戰力來保護自己。

「原來萬緣貴手頭可打出的牌總共有多少。」「他們的用處又是如何？」

組織犧牲大量的人力物力，無非是想在這堆問題中得到解答。

所以來到這裡的全部人——都是組織實驗用的棄子。

雪狼洞察到事情蹊蹺，趁著未被敵方攻擊之際就假裝刺殺失敗撤退。

此時屋內受保護的萬緣貴毫髮無損，正在撥打一個通話。

「課題終止吧，那邊之後就交給你處理。」他掛掉電話。

「但是所有負責課題的工作者都趕回來增緩...餘下艾莉莎一人在那邊...」

除了展開保護網的五人外，原本的貼身保鏢也在留守。

「好歹艾莉莎也是『蝶』其中一人，敵方只派出一個超能力者，不用驚慌。」萬緣貴再補充：「況且她還要替我把洪杰完整的帶回來。」

在組織派出外勤人員突襲萬緣貴時，暗地裡又派出一名超能力去搶奪正在進行課題的學生。

課題的確實位置是一座無人島，暴風雪是組織超能力造成的。

而組織發動襲擊的地點有兩個，一是萬緣貴的大宅，二是無人島。

畢竟是「一」的進攻，必然要用全力應對，但同時也要兼顧洪杰安危，得悉這點的艾莉莎把所有工作者都遣返回去增緩，決定獨自戰鬥。

島上分開兩邊，其中一邊是學生的聚集地，另一邊則是艾莉莎與超能力者的戰場。

組織超能力者行走於被風雪包圍的黑暗平靜位置，他周遭宛如一個旋渦，跟著他走過的每吋土地，把土地化作冰雪冬季。

「派出一名超能力者來應戰，未免太小看我們。」艾莉莎說道。

背後的一把女聲使他感到愕然。

轉身回話：「你是怎麼走進來的？」

「為了保護萬緣貴先生的重要財產，我會無所不用其極。」

風雪能力者舉手瞄準艾莉莎，打算把她凍結解決掉。

她敏捷地避開凍結範圍，更放聲挑釁他：「單純元素系能力，縱然具有破壞力和操作技巧簡單，卻毫無美感可言，相信你是靠這無腦能力走進『一』的吧。」

「我的冰雪.....」他雙手齊舉，蓄力準備發動更強攻擊：「是極漂亮的藝術品。」

一道又一道的冰擊從地面遊浪而起，每發都有致命的力道。

艾莉莎圍著風眼內兜圈閃躲，因為他是定點使用能力，能攻擊的空隙數之不盡。

「神的辮子。」她終於都發動自身能力。

數條紅色條狀的東西從天而降，往風雪能力者的頭頂插下。

他知道對方使用招數，立即戒備四周，望到頭上的條狀，抬起手臂製造冰牆格擋。

條狀硬度明顯遜色於冰塊，望見對方攻擊無效，他得意洋洋地說：「僅此而已？」

「你以為辮子是甚麼東西？」她冷靜回話。

那數條東西由紅變白，化成白色的瞬間也柔軟下來，宛如猛蛇般追蹤著他。

這一變令風雪能力者非常訝異，再仔細觀察上面似曾熟悉的紋路和扭型，才驟然意識到那幾條是——麻繩。

他將冰纏在手中，成為一把鋒利的冰刃，斬斷白色麻繩。

最煩人的是，當斬斷數條麻繩後，它又會馬上再出現來攻擊自己，只是要防禦都已令他喘不過氣。

冰雪用途繁多，最便利就是製作成一些小道具協助戰鬥，但這種持久戰卻起不了作用。

身為超能力者的他，限制可以說是極小，唯一就是發動範圍能力只消耗體力作代價。

去到如此情況，只能被迫使用來擺脫對方進攻，再趁機反擊。

他把和艾莉莎身處的空間用暴雪覆蓋，把全部麻繩破壞掉。

望到她正防禦風雪的吹擊，便以為自己的計策生效：「哈，區區幾條麻繩，怎會夠我的風雪能力匹敵。」

「你真的這麼認為嗎？」艾莉莎雙臂擋著風雪，態度卻不似處於劣勢。

赫然有陽光照進漆黑的風眼內，他抬頭一看，驚愕得合不上嘴巴。

數千條，不，至少上萬條紅色麻繩在天空瞄準自己，連旋渦都被阻隔掉，令陽光照進。

麻繩是一直與天空相連，長度涉及萬里，更貼切的形容是，神在雲層之上放下繩子供她使用。

「所以那些麻繩才源源不盡的襲來啊....」他說道。

「最後還有甚麼遺言要說？」艾莉莎仍舊冷靜，沒有半點慌張：「是『僅此而已』嗎？」

語畢，天上成千上萬的紅色硬化麻繩向他衝刺。

「我不會在這裡死掉的。」他露出一絲笑容，使用出最後手段。

犧牲絕大部分的體力，製造出一場超越自然法則的巨大暴風雪，麻繩雖然數量龐大，可是在這程度的風雪中，依然是被凍結片刻。

強風也使艾莉莎一時措手不及，讓風雪能力者乘隙逃脫。

「早知道提議萬先生買小一點的地方，看來要花很多時間精神才可以找回能力者。」她嘆息著。

二人的戰鬥波及了全座島嶼，也就是當初令學生們受困的那場暴風雪由來。

\*

樂正綺嵐隔天再次回到組織分部，家裡問起到哪裡去，基本上都已用藉口解釋，唯一困惑就是用手機聯絡不上洪杰。

她並不知道，其實這時的洪杰正身處異國雪地，生死攸關。

雪狼也從任務中回來，樂正綺嵐向他打探更多關於組織之事。

這時二人正在雪狼臥室商量事宜。

「我們調查可以著手於實驗品身上。」她分析昨天得到的情報：「他們說不定是被消除能力後的人。」

「確實是有這個傳聞，不過都是從那些基層職員的之間流出，可信性頗低。」雪狼回話。

「雖然小道消息不能盡信，但無跡可尋之下任何機會都要盡量搏取....」

樂正綺嵐皺起眉頭，噘著嘴巴，一副悶悶不樂的樣子。

雪狼對她那漂亮白膩的臉蛋本來就沒轍，再加上她的翦水雙瞳因煩惱盯著角落，就連身上散發出的每



道香氣、每根烏黑柔順髮絲都似是在勾引他的魂魄。

——自己實在太渴望得到這個女孩。

反正組織也不是甚麼好東西，不如先放盡心機去跟她調查，從中培養感情，到關鍵時候就把她奪為自己的囊中物。

「實驗室的出入需要得到認證，不能隨便進出，作為新人的你未必通過得到。」雪狼用他的清秀俊俏臉龐，擺出溫柔微笑：「幸好你有我可以配合行動。」

「太好了！」樂正綺嵐高興的說道：「不如找回昨天那個幫助我的職員一同前去？看他還蠻友善的。」

「別太容易相信這裡的人，由其是基層職員，他們會因升職而不擇手段，說不定你向他問話其間已覺異狀，向上層匯報了。」

「基層職員是這樣的人嗎....」樂正綺嵐碎碎唸著。

「至少對組織而言，員工們的生死根本就不值商榷。」他還在為任務生氣著：「所有人和事都只是一個沒有感情的系統。」

她望見雪狼心情不悅，便為他展露一個打氣笑容：「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現在你有我這個天才少女作為共犯。」

「呵.....」雪狼低下頭，只用敷衍的態度回應：「你先出去吧，我待會就跟你會合。」

說罷，樂正綺嵐便離開他的臥室。

雪狼握緊拳頭，混身顫抖，撲去樂正綺嵐剛剛坐過的被單上用力狂嗅，那股獨有的香氣使興奮感覺在他內心不停翻騰。

飆升的腎上腺素令他快要控制不住自己，滿腦子都是對於樂正綺嵐的欲望和暴力。

差一點，只差一點他就親手毀掉這個女孩。

能及時止住的原因除了雪狼還保留了作為人類的基本道德外，就是組織上層對她的能力似乎非常鍾情，要雪狼親自監視著她。

為甚麼會如此看重身份轉換能力，組織沒有給雪狼正面的解答。

唯獨這點他沒有告訴過樂正綺嵐，怕她會對自己產生不信任。

樂正綺嵐這時還懵然不知，以為幸運女神是站在她那邊，潛入行動十分順利，其實身處的是龍潭虎穴。

半响過後，平復過來的雪狼走到外面與她會合。

「你好點了嗎？」樂正綺嵐問道。

「我沒事。」他再提出：「現在要先找個理由進入實驗室，你有甚麼妙計嗎？」

「可以說我想繼續測試自己的能力？昏倒之後也沒有發動過....」

「應該說得通，看看催化劑的副作用還會否存在。」

二人來到實驗室的入口前，用再稍作潤飾的同樣理由成功進入。

那群面目全非的實驗品，依舊被網綁於牢籠之中，樂正綺嵐想立即上前向他們打探。

然而上次的實驗人員也要待在旁邊記錄一切，這令她的行動受到極大限制。

「怎麼了？」實驗人員見她久久沒有行動。

「有點害怕會像之前一樣暴走....」樂正綺嵐回話。

「可以放心，捱過那階段的能力者六成以上都不會再暴走。」

「我中途就被你截停，算不算是捱得過....」

「如果你是害怕的話就請離開，別浪費彼此時間。」

樂正綺嵐聽到後只好乖乖就範，開始對實驗品發動能力，希望再趁機調查。

果然她這次在控制方面比較得心應手，將他們的身份左右交換，把能力使用得行云流水，就宛如是與生俱來一樣。

在反覆使用之後，她也摸清到自己的能力，可以將甲的身份「給予」乙，甲的個人意識和軀體就會從現實消失，只剩下擁有甲外表的乙存在。

她再憶起之前就有的疑問，到底甲的意識和軀體會被轉移到哪裡去？

根據施蒂娜事件，她記憶中沒有被洪杰代替的事情發生過，而且她描述的世界與她和洪杰經歷的世界截然不同。

再按照這推測，難道自己的能力不只是身份轉換，更包含了平行世界轉移的能力？

樂正綺嵐的腦袋正運作得如火如荼，再發出一道巧妙精闢的提問：「你們到平行世界後，可以發動能力嗎？」

實驗品神情呆滯地回答：「能力.....？我不記得...這裡又是哪裡...？」

問題像是刺激到他們的某條神經，一個又一個突然發狂似瘋地叫喊：「這是哪裡？我是誰？快放開我！」

樂正綺嵐本來是想藉此套取消除能力者的線索，沒料到實驗品們居然都失去記憶。

實驗人員見到情況不受控制，便放下手中的勾選清單，把她和雪狼都請出門外。

為甚麼他們會像失憶那樣，是因為實驗過於不人道而精神崩潰？

定莫非實驗品不單止是能力，他們的記憶也會被消除掉？

\*

場景回到在雪地中受困的學生們。

天色已晚，洪杰與眾人分發在白天搜索回來的糧食。

每個人都已拿取足夠的食物，唯有何勇仁沒有出現，洪杰以為他正在木屋上層獨處，打算把食物給他同時，再好好安慰他。

但走到上層時，卻不見他的身影，在屋內到處找也找不著他。

其他人在白天那件事之後都沒有見過何勇仁，洪杰開始焦急，擔心那小子會否想不通做出傻事。

「我有個線索....」張雪媛說道：「他可能是去找嚴學真...」

她把今早碰見嚴學真一事說出來，最後他說會在那裡等待何勇仁，將全部因由整合，可能性十分之高。

「據你如此描述，何勇仁消失的確只會是因這事。」洪杰回話。

「那就更好了啊，拖後腿和鬧脾氣的自行離開。」陸彥揚再說。

「總之這是他自己的選擇，旁人也無法干涉。」石鈉鋅說道。

「我有個提議，可以去另一邊的燈塔調查離開的辦法。」陸彥揚把何勇仁失蹤的事輕輕帶過，再繼續道出：「猜想食物和資源在短期內就會耗盡，必須要有計劃逃出生天。」

「因為他不是你原來的同伴，所以棄之不顧？」洪杰反問：「他是個善良的人，你要眼睜睜的看他墮進魔道，身處水深火熱.....別人在你眼中是如此廉價的東西？」

「在我眼中不見得他有多善良，戰鬥力弱又有猜度之心，那種人注定是個失敗者，汰弱留強，適者生存，我有甚麼錯？」

「他有可能會死啊！更有可能會害死人！」洪杰禁不住情緒：「有人因為這種學校而失去性命，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事....」

張雪媛和石鈉鋅都曾經被洪杰救回，能理解他現在的心情。

最受觸動的是張雪媛，何勇仁以前憨厚樸實的樣子湧現上心頭，絕不希望他走進歪路。

「我要去救回何勇仁。」洪杰心意已決。

「那好吧。」陸彥揚率先站去洪杰的對面：「想跟洪杰去送死的就站他那邊，想跟我安安穩穩回去的就站來這邊。」

張雪媛二話不說，首當其衝的站去洪杰那方。

石鈞鏘跟緊隨其腳步，成為拯救何勇仁行動的成員之一。

麥恩望見唯一熟人石鈞鏘過去了，自己也跟隨。

雷氏姐弟縱使是陸彥揚最初的隊友，可是也認同洪杰的想法，只有心中有想要保護的人，就不會管事情的利弊，兩人也因這道理方才得救。

到最後。

所有人都站在洪杰那邊。

陸彥揚一人伶仃的獨自站在對面。

「……」他愣怔住了，似乎沒有預計過會發生這情況，氣急敗壞的說道：「好啊，我就自己先回去香港，你們就慢慢的跟他去自殺。」

於是洪杰團隊就分開兩邊行動，一邊是去找回何勇仁，另一邊是去燈塔調查，不過調查的只有陸彥揚一人。

就在離開木屋的不遠處樹林間，洪杰等人聽到爆炸巨響。

回頭查看，原來設置在木屋的炸彈不只一袋，時間一到，木屋就被炸得不似原形。

「說是何勇仁埋藏炸彈，結果卻間接被他救回一命。」洪杰說道。

「我不認為他會幹出這種事。」張雪媛說道：「把他接回來之後，一定把內心的想法要說清楚，說他在逃避，其實逃避的人是我。」

熊熊大火燃燒著剩餘的木枝殘骸，也照亮了洪杰他們的前路。

## 【第十三章】危機

夜幕降臨，把寸草不生的雪地森林襯托得更為蕭條。

何勇仁憑記憶一路回到嚴學真的據點，看到除他以外，還有今天把自己打至半死的二人。

他們在那裡築起火堆圍坐，彷彿預知到何勇仁絕對會現身一樣，反應泰若自然。

「等你好久了啊。」嚴學真咧起嘴巴以表歡迎。

「你真的會收留我嗎？」何勇仁問道。

「別擔心。」他站起身往更深處前進，也示意叫眾人跟著走：「我會幫你引發力量潛能。」

他們一直行走，穿過茂密的樹林後，某座古舊城堡乍然浮現在他們眼前。

何勇仁暗自詫異，本以為這塊是荒地，沒想到會有一座宏大的建築物藏身於內。

古堡沿海而建，座落在山崖邊上，分為主城和巨塔兩部分，走進城門，第一個到達的地點是宮廷大廳。

「這裡就是我們的皇宮。」嚴學真揚開手說道。

「好奇怪....這遍甚麼都沒有的雪地，竟然會聳立著座城堡...」何勇仁回話。

「建築並不是地方的原產物，仔細查看下，會發現殘舊痕跡是製造出來的。」他再解釋：「是為了進行課題而新興建的場地。」

「果然我們沒有遇難，是延續遺跡試煉後的課題！」

「我本來也是這麼認為，不過還有一點我無法解釋。」嚴學真眺望著外面的積雪：「就是暴風雪是人為的這件事。」

「連天氣都是人為的？」何勇仁訝異。

「學校應該是被對外勢力襲擊了，說不定目標就是我們這些能力者。」

「所以工作人員都消失不見....」

「唯一的解釋便是他們都去抵抗外敵，而我們就是乖乖躲在家中的小孩子。」

「那我們該怎樣回去啊？」何勇仁開始憂心：「萬一學校落敗的話...」

「不用擔心，接下來我會把計劃告知給你。」

無論學校戰勝或敗，我們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生存。

學校是弱者自然被淘汰，我們就跟隨強者那方，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弱者的屍體便是強者往上爬的踏腳石。

而且在進行計劃的同時，我想把洪杰那群人全部肅清。

「如果是這樣，為何要把我拉攏過來...」何勇仁不明其解：「論戰鬥，我的能力算是弱中之弱。」

「因為我看中了你的潛質。」

嚴學真說得越發亢奮：

「他們那邊充斥著偽善者，故作大愛，珍惜性命的謊言都使我感到嘔心，而你卻不同，你是可以把本性盡現的人，是個真實的人！」

「我....我把那隊人殺掉....真的是好事嗎？」

「那可當然....」他靠近何勇仁，不斷用言語唆擺：「我還有方法讓你的能力得到極大增幅。」

萬緣貴屬下有一隊用畢業生組成的護衛軍，其名為『蝶』。

他們已經把嚴學真推薦作為新隊員，只要儲夠學分畢業，便可進行汰弱換強的挑戰賽，爭取六個位置的其中一席。

現在進行課題的學生其實都是半能力者，使用限制極大，而蝶的成員們，全部都是可以隨意使用力量的超能力者。

當聽到這點，嚴學真展開該如何進化成為超能力者的鍛煉和測試。

他每次把人或是學生殺掉之後，有機會就順勢解剖研究，屍體每個部位通通被搜括一遍。

最後得到一個作為突破點的發現，就是能力者與普通人之間腦構造存在著差異。

「我們的腦袋中有個像是按鈕的神經系統，只要把它移除，能力就會獲得前所未有增幅。」嚴學真指著他的腦袋說道。

「讓能力增幅...是甚麼意思？」何勇仁回話。

「拿我來作例子，最初發掘的能力是將任何東西轉化為昆蟲和控制牠們，限制是轉化會經時間消失，增幅後就可以在昆蟲與東西之間隨意還原變化，連時間限制也灰飛煙滅。」

「即是說我有機會解決到『超載』的限制？」他喃喃自語。

「是腦內負荷不到大量記憶的限制吧，那當然可以解決。」

「你說的增幅...會否對身體造成傷害？」何勇仁還是有點隱憂：「說到要移除腦內的某部分。」

「這點你也可以放心。」嚴學真解釋：「增幅是只有我才能完美進行的手術，我知道具體位置，將它轉化為幼蟲，再從你的鼻腔爬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何勇仁依然有點躊躇，神情顯露出他的不安感。

「你看我身邊那兩個人，他們也進行了增幅手術，仍然活奔亂跳。」他再誘導：「如果你還感到恐懼，那你來是為了甚麼目的？」

聽嚴學真說著說著，何勇仁內心已經躍躍欲試，到底自己增幅過後，會成為怎樣的強者？

可以令陸彥揚他們對自己另眼相看嗎？

不.....

是要令他們畏怯自己。

「我要馬上進行手術。」何勇仁堅定的說道。

\*

洪杰眾人出發後就遇到難題。

張雪媛忘記了白天時碰見嚴學真那個地點，用雄心壯志的態度出發，卻被困難無情地澆息。

幸好雷氏姐弟的加入，應對的方法又是增添，怪獸模式的雷獠，嗅覺會變得靈敏，憑藉著能力，沿途跟據何勇仁氣味而走。

尋找良久，終於去到嚴學真等人原先設下火堆的地方。

怪獸雷獠望著前方，似乎何勇仁的藏身處已經非常接近。

「雷獠也能變身嗎？」洪杰好奇問道。

「變是可以變，但我沒有姐姐那種戰鬥力....怪獸模式的我很弱....」雷獠回話。

「作為怪獸也會弱？你應該是會變成同樣東西才對啊。」石鈉鋅說道。

「該如何說呢....」雷獠抓抓頭髮：「我暫時控制不到那個模式....」

就在眾人閒談之間，那座古堡赫然映入眼簾。

每個學生看到這座東西的第一反應都是驚愕，荒蕪雪地裡會有如此建築。

不過怪獸雷獠幾可篤定除何勇仁以外，還存在其他學生的氣味，只要想進入城堡，就代表已有展開戰

鬥的決心。

說起救回何勇仁的計劃，基本上是沒有擬定，事出突然，眾人都心無雜念地朝著他的方向進發。

「我們這大多數都是戰鬥系能力，只有我和雷狩是使用不了能力。」洪杰率先開口商量：「雷狩能嗅到敵方的人數嗎？」

「剛剛連同何勇仁在內，回到城堡的共有四人。」雷狩再描述：「可是裡面還散發著一股淡淡的腐爛味道....或許會有其他伏兵。」

「照我們現在手頭上的情報，敵方肯定存在嚴學真、何勇仁、炸彈學生和幾個未知學生，我提議分組行動。」洪杰說道。

進去城堡後，很大機會需要各自與敵人對決，到時會在裡面四散，為了預先解決這種混亂場面，我們要商量好分配崗位。

因為戰鬥力弱的人可以依靠著強的人，而且這邊恰巧有六人，能湊出三組二人的組合。

雷氏姐弟是慣性組合，也符合一強一弱的條件，雷狩的怪獸模式戰鬥力極高，獨自面對敵人不成問題。

與石鈉鋅對決時，他的弱點是太投入戰鬥，很容易會造成雙面刃效果，自己也承受重傷的情況，擁有回復能力的麥恩跟著他，會是個絕配組合，複數敵人就交給他們。

最後就是我和張雪媛，我弱點是能力對戰鬥毫無幫助，所以我要負責去找同樣缺乏戰鬥力的何勇仁，而且也是身為朋友的責任，張雪媛更加不用解釋，本來就是與他最相熟的人，她還可以作為必要時的掩護。

「聽上去大概是最妥當的策略，我讚成。」石鈉鋅回應。

其他人也無異議，總之進到城堡內，無論發生何事都跟著自己的拍擋走就對。

他們小心翼翼地潛行到大門外面，目測四處無人後，便放輕腳步穿越城門。

抵達大廳，裡面空間寬闊而且燈火通明，最奇怪是不見半點人影，但他們不敢鬆懈，仍警惕著四周環境。

「你確定他們的氣味是停留在這裡沒錯吧？」洪杰問雷狩。

「我的嗅覺從來都沒有出錯過，他們應該是躲在某個角落埋伏。」她回話：「那股腐爛味越來越接近....」

「既然他們是故意躲藏，我們在這裡磨蹭半天也不會有成果。」石鈉鋅按捺不住：「我與麥恩先去翻他們出來。」

話音一落，他便拉同麥恩離開大廳，想到別處視察和行動。



「你們....」洪杰連勸也勸不住。

「其實他說的有道理，我也想快點找到何勇仁....」張雪媛顯得憂心忡忡。

「我明白你的心情。」洪杰回話。

畢竟當初她自己對何勇仁投了不信任的票，落得如此局面絕對少不免要付上責任，何況她與何勇仁有段深刻的過去。

張雪媛想彌補自己的錯失。

懊悔和內疚的感覺充斥住內心，為甚麼那時要賭氣，為甚麼就不可以理性一點，為甚麼要做出傷害他的事。

這些問題終究沒有正確答案，因為人類就是那麼愚笨得活該的生物。

「我們走吧。」張雪媛說道。

「雷獠雷狩，留在這裡支援的任務就交給你們。」洪杰說道。

「好，這也方便我照顧弟弟。」雷獠回話。

結果不用等到敵人把他們打得分散，他們就主動分頭行事。

現時大廳只剩下雷氏姐弟，二人本以為分到了可以輕鬆完成的任務，實際上卻是最棘手的一個崗位....

望見他們落單後，數個身影剎那間由暗角位直奔而出。

那些身影移動速度極快，用肉眼只能勉強捕捉它們的去向，雷獠化身成怪獸模式進行反擊。

用巨大身軀撞開它們，再乘勝追擊撲去噬咬敵人，但在差約半厘米的距離下，它們造出了不像人類關節能造出的閃避動作。

雙手沒有任何支撐之下，整個身體往後移動，宛如人偶被拉扯離開那般。

雷獠定睛於它們，驚惶發現它們雖然披著人類表皮，可是就只有「表皮」而已。

那幾個身影，都是開始腐爛的屍體....根本沒有意識地在行動。

是使用能力的效果嗎？

雷獠隱約回想，見過的學生當中應該沒有控制屍體的能力，難道那是學校以外的人？

思索的過程中，那股腐爛味道又變得更加強烈。

「姐姐....」雷狩躲在她身後，指住周遭：「敵人不只那幾個...」

雷獠抬頭一望，再有多接近十人，徐徐的包圍著大廳，使二人陷入苦戰。

\*

樂正綺嵐調查間無意得知實驗品的記憶會全失。

應該不是她的能力造成，因為旁邊那些沒有發動能力的，也會嚷著忘記一切的瘋語。

事情越發奇怪，假設組織本來移除能力目的是讓他們沒有底牌逃生，成為實驗品被永遠困禁直至死亡，那麼組織已經順利達到這條件。

何解要做畫蛇添足的行為？

勉強替組織想理由解答的話，就是他們行事極為謹慎，將出錯率變為零才會安心。

不過萬一，萬一雪狼由一開始帶給樂正綺嵐的就是錯誤情報呢？

搞不好，根本就沒有消除能力這回事，他們是被消除記憶，把使用能力的那部分也徹底消除。

「雪狼....」樂正綺嵐語氣疑惑地問：「關於消除能力的情報，你是從哪裡打聽回來的？」

「這個是基層員工之間首先流傳的講法，真偽我也無法考究。」他回話。

二人被趕出實驗室，正在外面的走廊暗自商量。

「你覺得如斯機密的資料，為何會在基層員工口中首先出現？」

「為何嗎....？」

雪狼沉默片刻，忽而豁然明白，搶先說道：

「是因為基層員工比較好散發謠言。」

「嗯....」樂正綺嵐審視著他的反應：「加上剛剛在實驗室一事，所以我有個推斷，消除能力實際上是消除記憶。」

「原來如此。」他裝腔作勢，扮似明瞭。

其實因為這個假情報，樂正綺嵐對雪狼起了半點疑心，本想藉以測試他的反應對白，但看似並沒有可疑。

她卻算漏了自己的演技，與這位殺手的演技實在差天共地，樂正綺嵐發問時的神態，太過淺然易懂。

雪狼打從開始就知道沒有消除能力存在，那是為了吸引樂正綺嵐加入組織的餌誘。

由她想測試自己的第一句問題，就看穿她的想法和計劃，縱然如此，他反而又倍加鍾愛這女孩的天資異稟，自己故意不透露線索，她竟可以憑藉智慧都挖掘出來。

「你有過人的天賦。」雪狼對她說道：「和你再相遇那時就說了，我非常中意你。」

「是....？」樂正綺嵐對他突然提起的說話，感到一頭霧水。

雪狼把身體緩緩靠近，把她逼得貼緊牆壁。

「我真的覺得你非常有吸引力...」他柔聲細語，撫摸著她下巴。

樂正綺嵐起初被嚇得沒能回話，恍过神來就立即推開了他：「你在幹嘛？」

他愣在原地，驚覺自己無意識地實行欲望。

雪狼手機一陣震動，劃破二人僵硬的氛圍。

「是...了解。」他掛掉電話，對樂正綺嵐說：「有會議展開，除基層員工外的人都要出席，你跟我去吧。」

「嗯...」她雖然仍為剛才的事魂魄未定，不過這會議可能得到重要情報，還是去一去較好。

他們乘搭升降機，往上面進發，分部高層的辦公室是處於大樓上，最後在頂樓的下一層停住。

樂正綺嵐本以為目的地是在頂層，怎料驀地停在這層。

「分部長是這種人，凡事要做到最好，但又不要做最好那個，正所謂槍打出頭鳥，他始終秉持著組織低調作風。」雪狼見她表情有點突兀，便自動解釋。

「管理組織本來就很不低調了...」她無奈回話。

他們步入會議室，設計是組織一貫的簡潔單調，只擺放桌椅、屏幕和空調這種最低需求的設備。

圍著桌子坐的僅有數人，放眼過去，有實驗員、還有兩三個未知職位的人。

「請坐。」屏幕發出聲音，畫面漆黑，並沒有映像。

「講話的是香港分部長，他暫時抽不到身過來，透過獨立的通訊系統開會。」雪狼悄悄說給樂正綺嵐。

「這次會議的動機，是關於萬緣貴。」分部長說道：「昨天突襲萬緣貴的行動，雪狼有任何發現嗎？」

「面對組織的突襲，他只派出了五名人員，就幾乎全滅我方，我當時評估過形勢和兩邊實力差距，然後決定撤退。」雪狼再補充：「可惜太遲到達現場，很多外勤下屬都因此犧牲。」

「你是外勤部的頭領，抱歉在行動開始之後才通知你。」分部長聽得出他的言外之意，稍作道歉。

然而分部長的歉意就僅此停止，凡事不過火，去到中庸位置就剛剛好。

「敵方的五人，我沒有近距離接觸過，所以情報不會太詳細。」他指出奇怪疑點：「其中一人長相酷似萬緣貴，但和婚禮上的兒子並不相同，亦不像是替身，容貌年輕甚多。」

「他可能還有幾個親屬也未定。」分部長再問：「他們的能力又是如何？」

「按照倖存下屬的回報內容，對方有種莫名吸引力，把人墮進猶如幻覺的空間中，然後身體再出現各種超自然的後遺症，更目睹隊友活活生的斷開幾截。」

萬緣貴本是個隨時都可以捏死的小角色。

當組織開始得悉他收集能力者，就想待他替自己勞碌，最後將所有收集回來的能力者歸於己方。

令組織頭痛是他行事膽大，絲毫不顧忌後果，可能會令所有事情敗露，作為堅守中庸之道的分部長，絕不希望因此驚動到組織管理層。

趁現在還有餘力的時候，就必需要把他完全殲滅。

所以一方面派人突襲萬緣貴，另一方面派超能力者擄走他的學生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事情結果比組織想像的來得費勁，始料未及萬緣貴居然日益擴大勢力，更有一套獨立的訓練技巧，把半能力者的戰鬥力提升到極高水平。

「之後會進行討伐萬緣貴的行動，各位同事近日要留守崗位，準備好隨時開戰。」分部長想作個總結：「計劃詳情會再作公報，今天就此.....」

「慢著！」

樂正綺嵐赫然中斷分部長的發言。

「.....」全場嚇得鴉雀無聲，目瞪口呆地望著她。

「喂，你別胡來....」雪狼想制止她的瘋狂舉動，不過為時已晚。

「我想消除能力。」樂正綺嵐斬釘截鐵地說道。

「你這新人，知道在此搗亂的後果嗎？」會議的其中一人回話。

「我知道，但知道也想要這麼做。」

「先聽聽她的因由，主動要求這事的人倒是頭一回。」分部長批准她繼續講話：「你為甚麼想消除能力？」

「我想過普通的人生。」

「.....？」

眾人都用疑惑的目光盯著她，然後哄堂大笑起來，一旦加入組織，莫說安穩生活，就連最簡單的活命都難以辦到。

「你的能力已經不是屬於你的，是組織的財產，假如你想令組織財產消失，就必需要給我一個相對應的合理原因。」分部長說道。

「我會證明給你看，我的能力毫無用處。」

「很好，其他人可以先行離開，我要看看這孩子有甚麼技兩說服我。」

在場的人都把這事當作無聊笑話看待，她這麼頂撞過後，下場應該都逃不了變成實驗品。

「牢籠數量不夠用啊....別再增添我的工作量。」實驗員低沈的邊說邊走。

雪狼其實放不下心，但全部人走出會議室，自己又不可能獨自陪同她。

「你不要勉強自己，我可以配合你一切計劃去行動。」

——即使是賣命相協。

可是雪狼沒有講出這句話，留在心中作為底線。

「沒問題。」樂正綺嵐只用這三隻字回應。

那個聰明又自負的女孩，遠比他想像中的來得硬朗。

看著樂正綺嵐的背影，感覺自己跟她距離永遠都無法拉近。

當所有人都離開，剩下樂正綺嵐與屏幕獨處。

「會議室清空了，你給我開門見山吧。」分部長說道。

\*

城堡大廳的通道分為三大條，其中一條是通往巨塔，另外兩條就是穿過中庭園，往主城的其他區域。

石鈉鋅和麥恩走到庭園，調查四周有沒有特別事情。

庭園是由草牆組成的迷宮，被風雪鋪滿的牆身大約兩米高，剛好擋住視線，雖然草牆已剩下枯枝，但仍能望到數片未完成枯乾的葉子。

「應該不可能會有這情況發生，除非一直有人照料打理...」石鈉鋅說道。

「那間木屋原本也有人住，城堡不排除是學校建造的東西啦。」麥恩回話。

「即是說下一個試煉場地在這城堡？」

「大概是。」她簡潔回答。

「把何勇仁救回之後，你猜我們能不能逃出這鬼地方。」

「我覺得就算逃出了也沒有差別。」

「.....」石鈉鋅沉寂地望著她：「一切也要在拯救行動結束後才知道呢。」

「為何你們會執著於救回何勇仁...」她突然提起：「放著他不管又沒有大問題。」

「天曉得。」他聳聳肩：「正如我也不曉得你和洪杰為何會救活我。」

「我也不知道...明明麻煩得很....」

「裡面一定埋藏著些我們還未明瞭的事，現在我用言語還解釋不到。」石鈉鋅罕有地露出笑容：「或許就是那種窩心溫暖的感覺。」

在迷宮走著走著，碰到了一個死胡同，沒法再前進，二人忽爾覺得這樣亂闖亂撞並不合乎效益。

於是石鈉鋅想用能力加熱融化草牆，直接穿過迷宮。

怎料能力發動時，死胡同的那面草牆冷不妨地爆炸，熱風把他們的皮膚嚴重灼傷。

石鈉鋅和麥恩二人已習慣戰鬥，瞬間便能進入狀態，將己方回復後，背對背守護住盲點。

敵人在胡同設下陷阱，有兩個方向可以推測，第一是敵人在附近，而且熟悉石鈉鋅能力，讓他令炸彈爆開，第二是敵人將大量炸彈設置在草牆內，只要有人接近便會爆炸。

假如是第一點，那麼敵人手頭上是擁有二人的定位，需要反過來找出他們，期間會受到極大傷害。

假如是第二點，敵人應該早已埋下所有陷阱，就算提高視野知道正確位置，那條路也必定佈滿炸彈。

打從進入庭園那刻——就已經展開戰鬥，二人彷彿是黏在蜘蛛網上的佳餚。

剛判斷完情況，旁邊又傳來猛烈爆炸聲。

「看似敵人並不知道我們的方位。」石鈉鋅感到意外。

「要先沿路離開庭園嗎？」麥恩回話。

「不。」他再解釋：「既然故意精心佈局阻撓前路，前方可能是個重要地點。」

「那就用能力強行突破吧，簡單又直接。」她已預備好作戰狀態。

縱然麥恩回復能力極之便利，透過不斷使用或許硬衝得過，但石鈉鋅不多不少也摸索到使用代價是何

物。

「在這場戰鬥期間，你不要再使用能力。」他對麥恩說道。

「.....為何。」

「那個能力代價非常龐大，即使洞察力弱如我，也看得出來。」他一邊戒備四周，一邊回答：「你比起最初進學校時，已經蒼老了不少。」

別人從來都把麥恩的能力當成便利工具，叫她不要使用倒是頭一回聽見。

連平常冷靜沉著的麥恩也頓感愕然：「你是如此為人設想的性格嗎？」

「我告訴過你我用言語還解釋不到了吧！」石鈉鋅神傷黯然：「那時我在半死狀態，約隱約現望到你的表情。」

——你也會為別人感到悲傷，你並不是個麻木的人。

我在這場課題連續被人救活了兩次，兩次被救回的原因我也不了解。

可是那份感覺，在我心中一直徘徊不去。

在將死之間，我感到萬分後悔，我還不想死，別人在被殺死的時候，應該也懷抱著這種痛苦至死的後悔，要是不再有人感到那痛苦會有多好，那時的我是如此想的。

所以.....

「蠢才，給我好好珍惜性命啊！」

「我....」麥恩完全不知該有怎樣的反應。

啪嗒一聲。

某個吊袋從天上赫然掉落，直降到二人身旁。

可以反應的間隙大概有一至二秒，他們往反方向閃避，沒有受到爆炸太大波及。

不過草牆與草牆之間位置甚少，只是剛好足夠二人移動，若然同時再來多數個吊袋，恐怕就會受到致命傷害。

他們觀察過庭園上方是沒有任何平台供人站立，再抬頭望去，驚覺有個人在天上漂浮。

「兩位晚安。」吊袋學生笑嘻嘻的說著：「見到你們卿卿我我地聊天就忍不住手呢。」

「學校裡有使人飛行的能力嗎？！」石鈉鋅訝異。

「還未曾見過，有機會是利用某種能力的機制辦到的。」麥恩回話。

「你們這些半能力者是參透不到當中的奧妙啦。」吊袋學生再投放炸彈：「就來當當超能力者的實驗對象吧。」

「半能力者？他在說甚麼？」麥恩問道。

「我曾經聽過這流言，學生是較弱的半能力者，可以畢業的都是成為完全體的超能力者。」石鈉鋅更甚疑惑：「為何他們會說這種話？」

二人有了經驗，這次就向各自的相反方向避開，完美地零損傷解決。

「呵呵，小老鼠逃得蠻快的嘛。」吊袋學生說道。

「你的把戲我已經看穿了，你雖然能從無敵位置投下炸彈，但每次最多只能投放一袋。」石鈉鋅指著天上的他說。

「誰告訴你成為超能力者後不會有進化招式？」他仍然是拋下一個吊袋：「發動『複合式』。」

那個吊袋像散彈槍似的分為數個小袋，迎面高速襲向二人。

此時他們已無路可退，危急之下，石鈉鋅舉起手就發動加熱能力。

幾個小袋隨即在半空中爆開，不知是否被分拆開，連威力也會減弱，換轉以前在那距離必然會被爆風灼傷。

「你的能力不是單純的加熱嗎？」吊袋學生似乎被他此舉嚇倒。

其實與其說是「加熱」，倒不如說是「微波」。

石鈉鋅能力的正確解讀是將物件中的分子極速振動，從而增加內能，達到加熱效果。

然而在吊袋學生的反應看來，他製作炸彈的成份並不會因單純加熱發動。

「哈，我懂了。」石鈉鋅驚喜地說道：「剛好剋制著你的能力。」

——炸彈成份是含有不能微波的東西。

「那又如何？你在那個危險距離才發動能力，證明你是有射程限制！只要我形成一個威力較大的....」吊袋學生再發動複合式：「你們就死定了。」

吊袋在降落過程中逐漸變大，爆發威力應該不容小覷。

二人見狀立即再各奔一邊，即使已跑開甚遠，還是被灼傷身體。

石鈉鋅和麥恩為了躲避攻擊而越拉越遠，強迫分開兩邊。

「這是二對二的戰鬥啊。」眼鏡學生猛然從麥恩背後出現。



面對一個敵人已經感到棘手，對方還要再殺出多個人助攻。

究竟二人該怎樣解決如此絕境？

## 【第十四章】白熱化

陸彥揚在與洪杰等人分別之後，獨自前往燈塔處查探。

一路上他都心有不甘，沒料到連原來的隊友都不為自己撐腰，棄他而去。

馬上就要到達燈塔，他越想越生氣，發怒一腳踢在旁邊的樹幹上。

「嗚！」

樹後面竟然有人聲出現。

他小心翼翼地繞到那邊，望見某個人乏力的躺臥在雪地。

發現是未見過的陌生臉孔，於是問道：「你是誰？」

但那人久久沒有回話，於是陸彥揚就先去攙扶起他。

讓他背部靠著樹幹，意識才稍稍清醒過來。

「你是學校的工作人員嗎？」陸彥揚再查探對方身份。

「.....是的。」

「果然我們被誰襲擊了...」

「其他學生在哪裡？」

「不用理會他們。」他繼續追問：「我還有沒有機會逃出這地方？」

「機會是有的，只要先找回所有存活的學生。」

「怎樣逃出？」陸彥揚東張西望，疑惑的說：「四周也找不著任何逃生用的機械工具...」

「重點不在這裡，找回所有學生之後就自然有辦法。」

「為何你如此著緊要找到學生，我們回去再找支援過來會比死守更好吧。」

「我是負責管理學生，緊張是理所當然。」

「.....真是盡忠職守。」他再用理由補充：「也不知道何時會再發生暴風雪，情況已經極危急。」

「不會再有暴風雪發生，你大可以安心。」那人明顯越說越焦急。

陸彥揚察覺這所謂的「工作人員」非常可疑，由頭到尾都對逃生漠不關心，一般人會對萬緣貴忠心成這樣嗎，學生安危甚至擺在自己的性命之上。

「你怎麼肯定暴風雪不會發生？」而且最令人生疑的是這一點。

他當然能夠得悉情報，因為他就是風雪能力者本尊。

被艾莉莎擊退，用僅餘的氣力往別處逃跑，最後倒在了那棟大樹下，不知昏迷多久時間。

本以為陸彥揚是敵方派來追殺自己的人，怎料他卻傻頭傻腦地追問問題，剛好借機冒認工作人員，找出學生們的位置，把他們當成人質也好，完成任務的道具也好，總之那群學生就是關鍵。

「嗯....」風雪能力者假裝認真思考：「暴雪過後，現在的風是向西，按道理是沒理由再次發生。」

「是嗎。」陸彥揚神情改變了：「抱歉，沒提起我知道那是由能力造成的暴風雪。」

他瞬間後退幾步，預備好跟風雪能力者作戰。

「看來我再怎麼解釋也是徒勞無功呢。」

\*

洪杰和張雪媛選擇前往巨塔方向。

雖說那是座塔，但裡頭的實際面積頗為寬闊，還傳來陣陣刺鼻的腐爛味，即使嗅覺不如雷獠靈敏，也能清楚聞到。

「這種臭味到底是甚麼東西...？」洪杰問道。

「不會是那些駭人怪物吧...」張雪媛指著前方。

數隻與襲擊雷氏姐弟擁有相同外表的屍體出現在他們眼前。

二話不說便撲向洪杰兩人，身為普通人的他們接不住猛烈攻勢，只有捱打的份。

洪杰要在情急之下想出應對策略，他一直認為對手是能力者們，意料不到是這種屍體軍團。

不過會出現超自然現象，就代表它們是能力者的所作所為。

他一邊與張雪媛防禦和反擊，一邊視察著環境，驟然間瞄到熟悉的身影站在巨塔的頂層。

「何勇仁！」洪杰叫喊著他的名字。

巨塔內部有一條極長的螺旋型樓梯，用作通往連接每層出入口，而何勇仁就正正待在樓梯最上的終點。

何勇仁的神態失去了以往的那份稚氣，反而多給人一種冷漠無情的感覺。

只是一晚時間，嚴學真究竟對他幹過些甚麼？

「你被那些屍體包圍住逃不出來吧，我們來救你了！」洪杰仍不放棄，繼續叫喚他。

「救我？」何勇仁終於開口回話：「你好像還未搞清楚自己的處境。」

「屍體是從你那邊發出來攻擊我們？」張雪媛問道。

他冷笑一下，沒有正面回應，再揮揮雙手，更多屍體泉湧而出，衝向洪杰二人。

「果然...」張雪媛眉頭緊皺：「他好像改變了人格那般...」

屍體之所以會被操控，是建基於嚴學真和何勇仁的超能力。

何勇仁接受增幅手術後，在超強記憶上再新增一項能力，名為「記憶體共享」。

他原先的弱點是腦內記憶體負荷不到龐大容量，造成超載限制，而現在透過記憶體共享，可以共享別人的記憶體，更甚操縱他們的腦袋，連限制問題都解決掉。

嚴學真可以將屍體內部都轉化成昆蟲，再利用這副軀殼制作屍體人偶，裡頭塞滿蟲類代替肉身，這是他戰術之一，但每次最多只能控制一個。

現在讓屍體人偶們都共享何勇仁的記憶體，方才有如此數量的屍體大軍，最貼切的形容是，何勇仁彷彿一台電腦，開啟過千個視窗同時操控它們。

不過有一點極為奇怪，嚴學真發現到城堡底下收藏著至少上百副屍體，而且還未完全腐爛透徹，他沒有去推測原因，只用來制作屍體人偶。

洪杰奮力反擊，可是每當打倒它們，不出半响又會站立起來，要完全解決恐怕需要用張雪媛的能力粉碎成末。

最令人頭痛的是能力一天只允許使用三次，屍體大軍的數量根本不能用三次解決。

「而且它們還一匹接一匹的出現...」洪杰為對策苦惱：「首先起碼要堵塞來源入口。」

放眼過去，樓梯每層的出入口都有屍體湧入，而樓梯是接近何勇仁的唯一通道，不可選擇破壞。

「何勇仁，如果你聽得到，就下來跟我好好談一下吧！」張雪媛也向他叫喊：「逃避並不是最好的方法，對你和我而言都同樣。」

「我啊...」何勇仁齜牙咧嘴的回答她：「最討厭就是如此的你！」

「甚麼討厭不討厭...」洪杰暗自怒吼：「我們不是朋友嗎？」

「你何時曾經當我是了？」何勇仁冷冷說道。

「我們不是就來到這裡救你了嗎...」洪杰用盡全力抓起其中一副屍體：「和朋友戰鬥，我實在想不出戰術，就這麼硬闖過去吧！」

他竟然手持屍體來作為武器，沿途開路掩護著張雪媛，往頂層處直奔。

「那傢伙...是這種笨蛋...？」何勇仁感到訝異。

其實洪杰本來就不擅長頭腦戰，在樂正綺嵐身邊時也不是計策貢獻者。

是現實逼使他成長，在沒有她幫助的情況下，也要拚命生存，能夠與她平安渡過下半生是支撐住洪杰的唯一動力。

何勇仁永遠也不會明瞭，他究竟經歷過甚麼，當初那個總想犧牲的他已如霧消散，現在總能在逆境中看到那充滿希望的光線。

——洪杰是受著千錘百鍊所誕生的強者。

「我要把你從那處扯下來，好好的揍你一頓，讓你清醒過來。」洪杰往上繼續衝。

\*

同樣情況，發生在雷氏姐弟身上。

要令屍體完全倒下，必需用尖牙把骨頭咬成碎片，每咬碎一匹，又會有更多新的出現。

面對這樣的持久戰，雷獠本來已經分身不暇，還要負責保護柔弱的弟弟，相信再持續戰鬥數刻，她便會疲憊而倒下。

雷獠亦深知此況，單憑她是不會捱得到把屍體全數殲滅，何況連敵方數量也不清楚。

於是她便示意自己作為坐騎，讓弟弟乘著一起逃離現場。

一堆屍體擋住了城堡大廳的出口，依附在它們身上的昆蟲在腐爛表皮鑽出鑽入，蠕動著條狀型的軀體。

「雷狩，抓緊我。」雷獠打算直衝撞開它們，四肢使勁，全力往前奔跑。

屍體像是有意識一樣，築成屍牆，作勢要攔下他們。

那些用昆蟲堆砌出來的人偶，果然守不住用盡全力衝擊的怪獸，屍牆一下子就被撞飛，散落片地。

然而它們目標並不是瞄準於雷獠，是她背上的弟弟——雷狩。

在被撞散的剎那間，硬是把他拉扯下來，最後計劃成功，它們得到了弟弟這個人質。

屍體最可怕的地方不是重生，它們擁有無限體力之餘，還有著宛如正常人類般的智慧。

跟這些怪物戰鬥，從根上就已經處於劣勢。

「姐姐！」雷狩被屍體軍團拖回大廳，伸手呼救。

雷狩非常重視弟弟，假如只得她一人得救，那所有事都再無意義。

她甚至連思考都不需要，毫不猶豫地轉身跑回大廳之中。

往屍體們的方向胡亂咬噬，想藉此趕退它們，幸好成功殺出一條路線，用巨大身軀撲去掩護雷狩。

她混身抓痕，傷口遍佈全身，疼痛感再加上之前累積下來的疲勞，怪獸形態已經支撐不住。

「快逃。」雷狩對雷狩說道：「我會幫你擋住它們，趁機就跑。」

「可是....可是....」雷狩怕得泣不成聲，驚慌失措。

語畢，雷狩就把最後一分力使出，甩開屍體大軍，漏出空隙讓他逃跑。

雷狩跌跌碰碰的衝出門外，才離開沒多遠，便雙腿發軟的跪了在地。

他驚慌顫抖的回頭，看見自己的姐姐失去意識，變回人型，被淹沒在那些屍體軍團的身影裡。

雖然他們是同時出生的龍鳳胎，不過二人的性格卻天懸地隔，好像把堅強和軟弱各分配給一人。

——又是姐姐出手保護了我。

至幼開始，個性懦弱怕事的弟弟時常被朋輩欺負，每次都是雷狩替他出頭，用身體作為護盾擋在自己臉前。

因為父母把我們當作怪物般拋棄了，所以這世上只剩下彼此能夠互相依賴。

雷狩總是如此對他說。

為甚麼出生就是一頭怪物，為甚麼要擁有超能力，是不是前輩子犯了過錯，上天要對自己進行懲罰。

如果可以自己選擇命運，寧願永遠當個普通人，已經受夠這種撕殺和被拋棄的人生。

他們只希望平凡的存活於世。

「好可怕....縱然很可怕.....」

雷狩慢慢化身成怪獸模式，長出獠牙，鬃毛披拂在肩頸，身軀變得雄厚強壯：

「不過這次就由我來救回姐姐吧。」

他趕回去城堡大廳，卻發現人去樓空，屍體軍團和雷狩都消失不見。

怎麼辦，他們去哪裡了？

姐姐帶給他的勇氣瞬間又撲滅，開始為此情況慌張起來。

但他平常從姐姐那裡學習到經驗，換轉是她，應該會利用靈敏嗅覺查出去向。

於是乎雷狩就沿途嗅著氣味，跟到一個秘密入口，那處入口通往地底，單從外頭觀察只見黑漆一遍。

雷狩的氣味非常接近，相信屍體軍團是把她帶到裡面去。

通道一條古舊石梯，步步為營的走到最底，這裡陰暗潮濕，四方形的走道不時吹來陣陣寒風不斷有水珠在天花滴落，眺望遠處，有微弱燈光閃亮著。

儘管雷狩性格懦弱，可是論資質天賦，他卻拋離雷狩數倍，洞察危機的第六感直覺，告訴他前方有令人恐懼的事物存在。

為了姐姐的性命安危，他還是死死忍住，硬著頭皮往前進發。

兩個極為熟悉的氣味飄入鼻中，一個是雷狩的味道，另一個是.....

「你的姐姐還未死透就被屍體軍團運過來了呢。」嚴學真說道。

他身後堆積著大量屍體，那股腐臭味簡直畢生難忘，虧他可以安然待在這種地方。

嚴學真反應不除不疾，緩緩地對雷狩露出微笑，配合上如此陰森環境，使他心裡極不舒服。

「我記得你們能力是變身成犬型怪獸....」嚴學真思考數秒：「不知怪獸屍體的戰鬥力是如何？」

「把...把姐姐...還給我！」雷狩結結巴巴地回話。

「連救回親人都如此徬徨失措，你怎麼說服到我啊。」

「.....」他怔怔的睹著雷狩躺臥於嚴學真身旁，想踏前救她，卻又感到害怕。

「不過大可放心，把我打倒了，就將親愛的姐姐還給你。」嚴學真進入作戰狀態：「來吧。」

雷狩不明其解，他顯然可以一下了結雷狩，為甚麼是特意給自己機會。

個中原因，應該只有嚴學真知道，他是經過思索才決定行動。

——雷狩擁有連嚴學真也畏懼的潛在力量。

假若在他臉前終結雷狩性命，恐怕會直接勾起那份驚人的能力。

\*

地點回到庭園。

麥恩用純熟的動作避開眼鏡學生，往後跳躍，然後說道：「沒想到還有人在潛伏。」

「你的動作非常流利。」眼鏡學生說道。

「太過依賴能力不是件好事。」她回話。

「那點我也認同，所以把自身格鬥技術不斷提高。」他準備好隨時開戰：「我們是同類人呢。」

石鈉鋅在另一邊說道：「別跟他近身搏鬥，在學校時看過他的能力，應該是短距離發動的咒術。」

「對手在這邊啊，往哪裡看了。」吊袋學生再投下炸彈。

「嘖！」

為迴避持續降落的空襲，石鈉鋅與麥恩的位置越拉越遠。

可惜加熱能力射程不足以直接攻擊半空的敵人，又不可以把威力巨大的引爆，情況被一面倒壓制。

必需要想出辦法反擊，石鈉鋅在四周觀察有沒有能使用的東西。

既然他喜歡投擲，那就共他來場激烈的投擲大戰，石鈉鋅迅速抓起地上積雪搓成球型，往敵人方向扔去。

「雪球？」吊袋學生不屑其用：「這種東西給你扔中多少次都不會受傷。」

「你瞧著看吧。」石鈉鋅在最極限的距離進行加熱，由一開始擲出就逐漸融化，在射程臨界點就已成沸水。

吊袋學生始料未及，被滾燙得哇哇大叫，手腳通紅：「可惡，如此陰險招數只會奏效一次！」

確實是。

那是石鈉鋅想不到對策，勉強使用的攻擊方法，但在使用成功的瞬間，一個完美反擊計劃在他腦海中萌生。

接下來對手投放炸彈時，屬於自己的優勢便會展開。

被沸水燙到的吊袋學生認為因那招數受傷是恥辱，馬上就開始第二波攻勢。

石鈉鋅把握機會，從之前得知，在觸碰物件爆炸時會有一至二秒的間隙，趁這段時間將吊袋回扔上天，再用同樣方法引爆炸彈，加熱過程掌握得行雲流水。

這也是托洪杰的福，在出發拯救何勇仁前，他曾經與眾人有過一次會談，當中洪杰為石鈉鋅的能力提出建議。

洪杰強烈勸說，最好計算清楚自己把物件由零開始加熱到沸騰的過程，包括要花多少時間，最盡能加熱到多少溫度，對能力越熟悉越有利。



——能力者之間的勝負，是取決於對能力的瞭解程度。

幸好石鈉鋅沒有當成耳邊風，真的在路上嘗試練習一遍，想不到成效尤其之大。

炸彈險差傷及吊袋學生，他亦即時驚覺，形勢因這一擊被反轉過來。

要是使用數量數多的炸彈，會被他空中攔截，要是使用威力較大的，就會反被利用。

這樣拖延下去，遲早會再給石鈉鋅想出更佳辦法來打倒自己。

「喂，眼鏡男，再給我新的能力！」吊袋學生像是走頭無路。

「我這邊也有對手要應付，別說得我沒事幹一樣。」眼鏡學生回話。

「不用理會我，你先回答同伴也可以。」麥恩客氣說道：「把我無視掉便可。」

「吓...？」

她揚揚手，坐了在地上休息：「戰鬥甚麼的太麻煩了，我根本就不懂格鬥術，只是閃避速度夠快而已。」

「.....」眼鏡學生首次碰著這樣頹廢的對手，愣怔一時：「你到底想幹嘛？」

「沒麼甚，我投降，要割要剖隨你喜歡。」

雖然根據以往的厭世性格，細心思考下，那反應其實還算正常，但要以防萬一，眼鏡學生用手點她頭、肩、心三處，發動咒語。

「你不準攻擊我，若然違反便會死亡。」

「是的是的，你去幫同伴吧，我坐著就行。」麥恩表現得毫不在意，趕緊打發他走。

「飛過來這邊一下。」眼鏡學生對吊袋學生說道。

他伸出手瞄準吊袋學生，發動過程極為簡單，甚至不需要像咒語般碰他身體指定三處。

「啊哈！」吊袋學生的雙手突然可以化身成鋒利刀刃：「飛行再加上近身武器，你死定了！」

說罷，他就飛奔過去，面對攻擊，石鈉鋅反而笑帶輕鬆笑容：「死定的是誰呢。」

石鈉鋅正面向他發動能力，吊袋學生的雙手刃頓時產生大量火花，似是要燃燒起來。

「好熱！」他立即解除新增的能力，吹呼著再次灼傷的手。

「連金屬不能微波加熱這點常識都沒有，尤其是鋒利的！」石鈉鋅怒吼著：「給我回到正常社會重頭唸書吧，混蛋！」

「眼鏡男，你可以給我有用點的能力嗎？」吊袋學生不滿地說。

「我已經盡人事給你最強的能力，發揮不到並非我的問題。」眼鏡學生回話。

「算了算了，快點再給我新的！」

如是者，再給他數種新的能力，然而被石鈉鋅一次又一次的解決掉，敵人戰鬥陷入苦況。

「你不只使用咒語，還可贈予別人能力？」麥恩冷淡問道：「就是剛剛說的甚麼半能力超能力者？」

「不關你的事，在收拾掉那可怕的傢伙後再應付你。」眼鏡學生緊張兮兮的觀望戰況。

「你在害怕石鈉鋅，怕他會將你直接升至高溫爆裂，血肉橫飛？」她失笑幾聲：「這就是你躲在角落的原因....」

「你試試再說多句。」眼鏡學生威脅她：「我會現在就解決你...」

話音未落，他便感到一陣頭暈目眩，雙眼翻白的卧倒在地，只能拚命維持著意識。

下巴的疼痛感突然湧上，他方才發覺，自己中了麥恩的磕昏重擊。

「抱歉，演戲也是件很麻煩的事。」麥恩站立起身，拍拍屁股沾上的雪花。

一開始眼鏡學生直覺她是格鬥高手，那真的正確沒誤。

麥恩是個武術天才，當初洪杰在毒氣房會被她壓制住，並不全因缺氧，是連身體質素不俗的洪杰也沒能反擊。

「那邊也抱歉呢，我已經將使用能力的程度降到最低了。」她同時向石鈉鋅說話。

她會假裝投降，是怕眼鏡學生留有後著，自己需要使用能力的次數就會增多，她謹謹記住了石鈉鋅的要求。

要使用能力的地方，只有回復咒語那一處，眼鏡學生千算萬算，算漏他忘記麥恩能力是甚麼這點。

最後得悉他單純是個害怕與強勁能力者硬碰的膽小鬼，才乘機偷襲，一擊秒殺他。

「可惡，可惡，可惡！」吊袋學生隨著戰鬥時間更甚虛弱，頭頂上的髮根開始脫落，身體內部火辣刺痛，宛如器官們受傷一樣。

「.....」石鈉鋅疑惑著他的變化，整個人似要快將瓦解。

「啊....我懂了。」吊袋學生雙目睜大，氣得七竅生煙，死死的瞪著眼鏡學生：「這是能力的代價....」

他的鼻孔、口腔、嘴角都不斷溢血，石鈉鋅和麥恩兩個敵人已不在他的視野範圍，他最後的目標——是眼鏡學生。

「你騙我是不需代價的超能力，結果是想將我當成棄卒。」吊袋學生將手變成刀刃，直插在他的心臟：「現在你也要跟我一起魂歸天國！」

看似簡單發動的贈予能力，實際上付出的代價極高，每次獲得新能力，就要犧牲那人的某個身體部分。

眼鏡學生已經盡量犧牲掉他一些不會立即死亡的部位，想等待他解決石鈉鋅這號強勁對手，之後是死是活，與他無關。

縱然他的計謀開頭好像成功行通，但在最後關鍵位置仍是被吊袋學生發現，反倒死在他的手上。

在殺死眼鏡學生洩憤之後，他也因失去器官而衰竭死亡。

一個貪得無厭，每每想獲得新的強勁能力，另一個機關算盡，把同伴當成棄子。

——其實二人都是被自己所害死。

「你狀態還好吧。」石鈉鋅回到麥恩身邊：「辛苦你忍著不使用能力。」

「嗯...」她低頭回話：「使用能力也很麻煩...」

「我們繼續前進，看看他們在守著甚麼東西。」

「好。」應好同時，她又遽然想起：「我假裝投降的時候，為何你沒有作聲。」

「因為我知道。」

這答案言簡意賅，他說知道，至於知道甚麼，或許只有他們二人懂得。

\*

樂正綺嵐與分部長的單獨會話結束，踏出門口便看見一直等待她的雪狼。

「你怎麼還在這？」

「擔心你會不會被分部長處分，基本的逃生路線已經想好，但看此反應，結果是正面的吧。」雪狼回答。

「也不盡然....」樂正綺嵐想起剛才的對話內容：「倒像是更加勾起組織對我的興趣...」

「他們覺得你有何利用價值？」

雪狼其實知道她的用處，組織要封鎖住她，不讓萬緣貴把身份轉換能力得到手。

不過在樂正綺嵐語言間，恰似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是自己未知曉，決定再套話索取資料。

「不能說。」她只道出這三字。

「那就罷了。」雪狼有如一早預料到答案：「組織真有一手，連你也被降服。」

「別說得我那麼跋扈和厲害，組織不是普通人能應付的程度。」

「是嗎...」他假裝不經意繼續說：「如果你我聯手，或許有可能啦。」

「老實說，你接近我，幫助我。」樂正綺嵐用充滿敵意的態度問：「究竟有甚麼真正目的？」

雪狼逐漸顯現出的獸性，已令她產生極大疑心。

「目的？」他聽到問題，神色變得嚴肅：「就是幫助你啊。」

「雖然仍未能用聰明自稱，但我至少不是笨蛋。」

「所以你心裡早就已經有正確答案。」

「我不會背叛洪杰。」樂正綺嵐堅定地說道：「即使要我赴死。」

同樣的說話，雪狼本來就在內心為她講了一遍，讓他越發沉溺在擁有相同信念的樂正綺嵐。

雪狼也赫然通竅，若她是個唆擺兩句便會變心的女子，自己也不可能如此情有獨鍾。

——他最喜歡的，是配搭著洪杰的樂正綺嵐。

「沒有表示過你要背叛他，我純粹中意著你這個人，無論是行為和個性，都令我非常感興趣。」雪狼再解釋：「時間會充分提供給你，直至幫助你平凡地活下去為止。」

或者等到你想跟隨我，就算是十年、二十年，我也不會放棄。

他又把這句留到內心，為了女孩，甘願安靜地守候。

樂正綺嵐連正面都沒有看他一眼，扔下一句再見就轉身離開。

事情算是告一段落，走出組織分部後，她便馬上到距離組織甚遠的公共電話亭，聯絡相熟的人。

父母朋友，總之關係稍為要好點的，都先確認他們沒有遇到危險處境。

早在得知自己才是能力者時，她就持續嘗試聯絡洪杰，可是他手機始終未能接通，借意向分部長打探，又完全問不出個所以然。

究竟洪杰在超能力學校的遭遇會如何，實際上是個凡人的他，能否生存下去。

一切一切都使她內心悔過自責，為何會把能力重複使用在洪杰身上，這個問題的謎底，大概要等彼此重逢那天，才有機會解開。

樂正綺嵐也聯絡了文琛雨，把在組織裡面得知的情報告訴他，因為在此次事件當中，她最能信任的除

洪杰以外，就只剩下那個看似己方的偵探。

先前與分部長的單獨對話之中，她知道身份轉換能力不僅被萬緣貴覬覦著，對於組織亦然，是個必須得到手的東西。

但是詳情並沒有闡述給她，當樂正綺嵐現示和解釋自己的能力，分部長的反應越發奇怪，未達到驚喜，說是失望又稱不上，最明確的說法——他在壓抑情緒。

從種種跡象推斷，身份轉換能力對於兩邊勢力都是宏偉的寶藏。

「以上就是你這幾天在組織獲得的資訊？」文琛雨說道。

「是的。」樂正綺嵐再補充：「有一點我非常在意，在說出把別人身份轉換時，分部長還表現正常，然而提到『平行世界』這詞，他的反應就有小許落差。」

「一個擔任組織分部長的人，照道理不可能給你看出任何端倪，假如他會明顯得讓你察覺....」

「就代表那是個無可比擬的重要點。」

「我會開始著眼於你提供的線索去追查，要是有更新的情報，就再互相聯絡大家吧。」

「知道。」她作出提點：「萬事小心，組織比起我們任何一個人想像的都駭人得多。」

「迄今為止，我都保持著行事謹慎的作風，即使是你，我也沒有完全信任過。」

文琛雨繼續說道：

「科學論是我唯人信奉的東西，超能力和平行世界等等的都是虛偽之物。」

為了證明這一點。

——我會鏗而不舍的把所有事物的真相尋根究底，將真正的「虛實」公諸於世。

他卻還未知道，這個信念將會為他帶來沉重代價。

## 【第十五章】雷狩—天賦異稟

洪杰直闖到螺旋樓梯的中段，快要直逼到何勇仁該處。

「凡人是不可可能把天才打倒。」何勇仁的計策看似被洪杰擊破，但他仍然表現得遊刃有餘：「我會讓你親身體會到這個道理。」

「說甚麼狗屁一通的話...」洪杰回話：「我們都是被世界摧殘的能力者啊。」

「你們的能力在戰鬥上就跟普通人沒兩樣，沒法與我匹敵。」

「那對你而言也都一樣，只控制些行屍走肉又能把我打敗麼？」

「你真的以為超強記憶力是個弱小能力？」何勇仁講完後，雙眼變得空洞，瞳孔閃亮猶如窺探太空。

赫然，幾個屍體兵動作發生顯著變化，不再像之前那般胡亂舞動四肢。

它們擺出極專業的架勢，殺氣騰騰的包圍住洪杰和張雪媛。

洪杰感覺到危險性，瞬間靜止下來，待敵人出手時作出應對策略。

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

以前不知從哪個故事中看回來的兵法，現在卻成為一根救命稻草。

屍體發出一記速度極快的直拳，洪杰完全反應不及，硬生生的被重擊在臉，整個人腳步不穩，快將倒地。

還未接觸到冰冷的地面，另一名屍體使出迴旋腿將他勾踢起，凌空再來個狠狠的刺拳，正中洪杰腹部紅心。

只用了兩個屍體，使出無懈可擊的格鬥配合技，便乾淨俐落的解決掉洪杰。

「如何？」何勇仁意氣風發地說道：「仍敢瞧不起我嗎？」

洪杰捂着肚子，痛苦難耐的跪在地上，回應不到他。

在能力者之間的戰鬥上，洪杰比起任何一個人更加用心鑽研，正因為他的能力發揮不到作用，所以把心機都投放於戰鬥的另一方面——戰術。

他從來都沒有小覷過何勇仁的能力，唯獨控制屍體的能力令洪杰出乎意料，之前想好一堆對策都付諸流水，形勢亦變得非常被動。

何勇仁也是個懂得「知己知彼」這個道理的人，他早就運用記憶庫，將所有的能力資料情報匯出，即使面對任何一個對手，他都有反制的辦法。

並在短時間內盡可能熟悉增幅後的能力，把可以變強的程度最大化。

共享記憶體，單純是個讓何勇仁存取個人腦容量的能力，不能讀取、使用及替被共享者記錄記憶。

甚至只能使用在死亡生物身上，因為他們的記憶體已經騰空出來，讓何勇仁有空隙竄入。

何勇仁可以將自己學習過的所有記憶充分發揮在那些屍體身上，以前看過的書本和電影畫面，都一一刻印在他的腦海中，包括裡面的格鬥技巧和招式。

再者他失去「超載」的限制，腦袋比起以往都來得更加清晰，越共享得多，效果就越顯著。

然而有一缺點，操作精細的動作需要相當的專注度，每次最多只能於二至三副屍體使出，不過應該在短時間內就會打倒洪杰，缺點不成問題。

——這一戰，他已經十拿九穩。

「為何不傷害張雪媛？」洪杰撐起身軀，對何勇仁問道。

確實，在對洪杰連番攻勢下，張雪媛竟然沒有受到牽連。

「她連硬闖上來的氣力都沒有，憑甚麼要我浪費氣力。」何勇仁回話。

「你還對她存有感情吧....」洪杰聲嘶力竭的喊道：「那麼不要拒絕我們啊！你不是孤獨一人！」

絲毫沒有動搖。

他對於洪杰的真誠吶喊沒有沒丁點動搖。

「.....」何勇仁本想說些甚麼來冷嘲熱諷，但到了嘴邊又停下。

這句拉他回到懸崖邊的句子，實在是來得太遲。

人一旦墮進深淵，就算拉起來都是散發著讓人排斥的黑色。

他再揮手，指尖宛如操縱扯線木偶，立即使喚屍體再次攻擊，這回張雪媛也不例外，一同被重擊。

望見被單方面傷害的二人，何勇仁譏笑著張雪媛：「怪就怪洪杰多嘴，本來可以讓你死得輕鬆一點。」

「你真的要把我們置諸死地？」洪杰緊握拳頭，對他怒吼：「我就視你為敵人，拼盡全力將你打倒！」

如此舉動令反而令何勇仁有點愕然，難道洪杰留有絕招對付自己？

想不到洪杰意志昂揚的一句話，會使何勇仁感到寒意，起滿混身雞皮疙瘩。

洪杰拉著張雪媛，向反方向奔跑，不止何勇仁，被他拉著的張雪媛也未知用意。

「我們不是要過去何勇仁那邊嗎？」張雪媛問道。

「是的。」洪杰在下一層的樓梯出口離開：「這就是最簡單的捷徑——了解敵人的能力。」

喘息時間不到半秒，馬上又有屍體追擊過來，可是卻沒有之前的高超戰鬥技巧，變回單調的攻擊模式。

比起遇過的強勁屍體，二人能夠輕鬆躲開它們。

「果然....」洪杰邊閃避邊說道：「不在何勇仁的視線範圍內，屍體是無法作出精密動作。」

而且他硬要站在頂層，應該是受到某種限制，就像一個基地，若果移動便會令能力受到影響。

我們要針對著這點來對他進攻。

「但對於接近何勇仁沒有直接幫助啊。」張雪媛回話。

洪杰四處打量，視察著附近的環境地理。

「屍體會從這邊出現，就代表有其他的通道存在。」他指著不遠處的牆角。

除了巨塔中央的螺旋樓梯，每層旁邊都會有條暗道貫通整棟建築，洪杰沿著暗道，往上方直衝。

棘手的就只剩下不斷纏繞住自己去路的屍體軍團，洪杰用蠻力硬衝，這邊相較於螺旋樓梯，路線實在簡潔得多。

眨眼間，與何勇仁的距離只差一層之遙。

「我不會移動，或者發動能力會因移動而受到影響，你是這樣推測的對吧？」

何勇仁猛然趕到暗道，站在洪杰的上一層前方。

「糟糕了！」洪杰訝異著他的出現。

在洪杰面前，幾個動作精密的屍體向他襲擊而去。

「我穩如泰山的站立在該處，就是要讓你產生錯覺！」何勇仁咧嘴大笑：「該將軍了。」

洪杰被屍體包圍的瞬間，用最快速度舉起手掌，然後掌心一轉。

——他對何勇仁舉起中指。

他的忽然感到有人在背後觸碰自己，被嚇得愣怔住。

原來在最初那層，洪杰和張雪媛已經擬定好策略，由洪杰帶頭，假裝在暗道直衝到頂層。



張雪媛就往原點回去，待何勇仁和屍體軍團趕過去暗道時，她就趁機在暢通無阻的螺旋樓梯繞到他背後。

她連氣也未喘得過來：「嘎....嘎....是誰被將軍了呢。」

「你能動手嗎？」何勇仁知道那人是張雪媛，馬上就重整好心態：「你又要再對人使用能力？」

「快點！」洪杰的計劃雖然通行，但屍體的攻勢沒有停止。

按照最完整的計劃，是洪杰舉起中指作為暗號，張雪媛對他使用最輕微的粉碎能力，令他暫時無法動彈。

可是她卻久久沒有發動能力，令洪杰陷入困境之中。

「停手啊！」張雪媛似乎想藉此威脅何勇仁，多於想真的傷害他：「再不停手我就會粉碎你整根手臂！」

「來啊。」何勇仁轉頭盯著她：「把我整個人粉碎都沒所謂。」

「.....你.....」她望著持續被攻擊的洪杰，再也堅持不下：「可惡....」

張雪媛將手改為觸碰地板，使她和何勇仁都因地面碎裂而墜落到下一層。

她因為站在同一層，自己也被能力影響，摔倒在地，而洪杰被那些屍體糾纏當中，抽不到身。

二人眼睜睜看著何勇仁逃走，本可戰勝他的計策，就因張雪媛一時心軟，結果以失敗收場。

何勇仁逃回巨塔中央，表面假裝鎮定的他，其實心裡慌得要緊，以為給洪杰套上圈套，怎料踏中陷阱的反倒是自己。

即使擁有更強的能力，即使擁有與眾不同的戰鬥力，那個有如戰神一樣的男人仍是有辦法打倒自己。

作為對手時，方才驚覺洪杰是個實力橫強的可怕人物。

更令他苦惱的，是屍體軍團的數量再沒有增加過，甚至昆蟲開始變得不受控制起來，嚴學真那邊可能出現了甚麼阻撓。

他瘋狂計算著新的對策去對付洪杰二人，頓然發現城堡內有兩個新的記憶體可以共享。

是新鮮的屍體....

有誰在戰鬥之中陣亡了嗎？

總而言之，肉體沒有腐化，即是說不需要經過嚴學真用蟲來代替軀幹，可以乾脆地使用。

先召喚那兩副屍體來再重新想辦法。

在暗道的洪杰和張雪媛，一語不發的對望著大家。

「對變成這副德性的他手下留情，絕不是件好事。」洪杰率先開口。

「該怎麼才好....」她失落的說道。

「我哪知道啊。」

又一批屍體攻過來，洪杰用僅餘的體力去抗抵：

「本來成功的辦法都被你搞砸了。」

之前在遺跡消耗夠多體力，然後更不斷發生戰鬥和風波，他已經徹底的筋疲力竭，要是能夠躺下，想必他會毫不猶豫的攤軟在地。

不過洪杰心中仍舊有種信念支撐住自己，若果這一刻放棄了，所有堅持的事物都會因此而垮掉。

—我，絕不能認輸。

「洪杰....」張雪媛目睹被揍得皮青臉腫、頭破血流的他，嘴巴縱然在埋怨，可是身體卻拚命的動起來保護她。

「在你昏倒那時，何勇仁以為你意外身亡。」洪杰提起。

「....？」張雪媛不明其解。

「結果她抱住用石頭複製出來的你，泣不成聲，還第一次開口大罵著我保護不著你。」

「有這種事發生過嗎...」

「別讓重視的人在眼前消失，那時我是那麼跟他說。」

洪杰甩開一堆屍體，為張雪媛打開回到巨塔中央的道路：

「現在我把這句話完封不動的再扔給你！」

張雪媛聽到後，整個人都僵化，不過句子剎那間被消化得一清二楚，她全力往出口處奔跑。

「我會將想表達的感情全部.....全部告訴何勇仁！」

\*

石鈉鏷和麥恩打倒學生二人組之後，走到草牆迷宮的前方查看。

那邊是城堡的牆壁通道走廊，相信四角形設計是用來連接外牆的防禦塔樓。

巨塔是主塔樓，圍牆的四角都分別設有小型防禦塔樓。

「乍眼看，並沒有甚麼可疑地方...」石鈞鉉說道。

走廊非常簡潔整齊，數戶接收陽光的窗口以及一排擺放安好的金屬制騎士盔甲。

「那二人會選擇死守，應該有相對的價值所在。」麥恩回話。

石鈞鉉掃視著那幾副盔甲，又拿起它們的長槍把玩研究，赫然發現跟萬槍之房的長槍一模一樣。

自己現在對能力掌握程度增多，又未知接著會遇到甚麼敵人，至少再有懸浮能力者也可以有攻擊手段。

種種誘因及考慮之下，令他將長槍保留於身上以備不時之需。

「頭頂天空聚集大量黑雲，我有不詳預感。」

麥恩望向窗外，烏雲密佈，雷鳴閃電，一攝攝雷光在雲層間蠢蠢欲動，彷彿要隨時傾巢而出。

「先是暴風雪，再來狂雷暴雨嗎？」石鈞鉉不安的說道。

他們趕緊搜索一遍走廊，如果沒有發現，就折返回去幫助其他隊友。

皇天不負有心人，轉角處果然存在一條古舊石梯通往地底。

二人沿著道路，石梯延伸去到盡頭，是某處陰暗潮濕的地下走道。

還未來得及摸熟地型，前方便傳來激烈的打鬥聲。

石鈞鉉與麥恩連眼神都沒有對上，雙方便已達成共識，一起急步往前查看。

腳步聲方才停落，一張熟悉嘴臉就映入眼簾。

「啊...」嚴學真回頭瞄到二人身影：「麻煩的渣滓過來支援小怪獸了呢。」

實力仍然很弱的雷狩，拚死苦戰嚴學真，勉勉強強終於捱到有同伴增援。

時間倒退到增援之前。

他與嚴學真的對決條件極其簡單，就是雙方不能有所觸碰。

假如雷狩被嚴學真碰到並發動能力，大概會立刻被變成昆蟲從此消失。

而嚴學真亦不能讓怪獸模式的雷狩接近，被他那強壯的下顎咬到或雄爪剖劃一次，恐怕也不止普通受傷的程度。

他雖然也可使喚屍體，但沒有共享記憶體能力的他，每次最多只能控制一隻。

所以讓屍體替自己接近雷狩，就是如此狀況下最有效的攻擊手段。

雷狩實戰經驗極淺，開頭連那副人偶軀體都稍稍壓制住他，不過再三交手之後，漸漸掌握到自己的戰鬥模式，爽快輕易就解決掉一副屍體。

再利用地形物件，敲碎旁邊的石牆，將一大塊不規則形狀的牆壁扔過去嚴學真那邊。

嚴學真以為他是無計可施，胡亂扔東西過來攻擊，從容自然的抵擋石牆，慢慢發動能力將它化成昆蟲。

怎料那卻是個掩眼法，雷狩變回人形，用較瘦小的體積躲在石牆身後，在他發動能力的時間，再切換成怪獸模式，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怪獸雷狩冷不防的冒現出來，連嚴學真也被驚嚇，整個人往後跌了在地。

不過他很快便重整姿態，一個後翻滾迴避開雷狩的撲擊，再迅速拉開雙方距離。

經驗豐富的他原本應該會更加小心謹慎這種陷阱，可是對手是實力明顯落後幾級的雷狩，照常理應該單純防守也令他感到吃力。

為甚麼還能想出應對方法，為甚麼身體害怕得不停顫抖的他還能作出掙扎。

這裡環境陰暗，再配合上完美的形態切換，絕不是碰巧做出的舉動。

他，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在行動。

答案只有一個。

雷狩是貨真價實的天才——他在戰鬥之中用驚人速度在成長。

嚴學真見形勢不對，屍體的數量也已經見底，於是想用其人之道還以其人之身。

他把兩側牆壁和泥土都作為材料變化昆蟲，狹窄的地道空間內，兩邊牆各挖出個大坑洞來。

雙手宛如指揮家般舞動著，控制全數昆蟲塞進同一副屍體裡面，集結成某個魁梧壯漢，往雷狩的方向直衝。

雷狩以為嚴學真被激怒，要開始認真對付自己，馬上調整好架勢，準備盡全力反擊。

就在他打算開口噬咬屍體時，它卻猛然爆裂，所有昆蟲宛如一張捕魚網向他撒開去。

「嗚啊！！！」他全身劇痛不已，像是被數百發子彈擊中似的。

疼痛感貫穿全身，一癱一瘓的繼續站立著，要不是怪獸模式的強壯身體加持，早就因此而倒下。

「我將全部含有劇毒的昆蟲收藏在裡面。」嚴學真狂妄自大地說道：「這才是真正致命陷阱。」

嚴學真一直很崇拜叢林中的昆蟲生態。

牠們是數量和種族豐富的生物之一，大部分昆蟲窮盡一生都只為了繁衍後代，要達到目的，必需要千方百計的生存下去。

長久以來，有限度的資源使他們篩選出最完美的生態食物鏈。

汰弱留強，適者生存。

他絕不甘願做食物鏈的最低層，他要生存下去，他要成為留守到最後的生物。

唯有生存下去，才可以望到世界最後的樣貌姿態。

背後忽而響起幾聲腳步，就是石鈉鋅和麥恩趕到的時刻。

「雷狩....」麥恩瞧到他滿身是傷，傷口處更溢出黑色稠液體。

「你這傢伙對他幹了甚麼？」石鈉鋅說道。

「普通的對決啊，還可以幹甚麼。」嚴學真態度輕挑的回話。

「那就放馬過來。」石鈉鋅舉起手瞄準他。

「當心一點。」他抓起身旁昏厥已久的雷狩，威脅地說：「有人質在我手中。」

嚴學真的能力雖然非常強橫，但射程卻是個極大缺憾，他要實際觸碰到該物件才能發動。

而石鈉鋅攻擊距離中等，在狹窄的地道內能夠剛好發揮，同時間又多了兩個對手，無可奈何就用人質計策。

「放開她....」雷狩像是頭瀾漫敵意的野獸，低聲咆哮著。

「你這個半死的人又能怎樣？」嚴學真回話。

「我說把她放開啊！！！」

幾聲嘹亮的雷暴降臨人間，伴隨著怒吼貫穿地下通道。

\*

陸彥揚在島上的另一邊與風雪能力者展開戰鬥。

察覺到對方有可疑後，陸彥揚小心翼翼的防守著。

自己在超能力學校也經歷過各種各樣的戰鬥，這次的對手就算未使出任何招數，他也靠直覺感到那股壓迫感。

對手猶如一部經驗老到的人形兵器，哪怕只出半點差錯，都有機會被他捏成碎片。

「你真的要與我為敵嗎？」風雪能力者把右手結成冰刃，身體仍舊靠樹幹而坐。

「冰...」陸彥揚終於明白，為何他可以斬釘截鐵的道出暴風雪不會復發。

「我的任務要把學生接收回去。」他用冰刃刀尖指向陸彥揚：「知趣的話就乖乖配合。」

「既然你有足以威脅我性命的實力，最初就該這麼做。」陸彥揚也從口袋取出軍刀：「不過你沒有照常理出牌，就代表現時受重傷的你，不夠信心應付我！」

「須要配合軍刀來進行攻擊...」風雪能力者沒有回應他，反倒開始自說自話的推測起來：「而且防守架勢也蠻像樣，你持有能力是偏向輔助類的吧。」

「.....」說話不但沒有被聽進耳，對手更在短時間內分析透徹自己，明明看似處於劣勢，卻絲毫沒有怯場。

陸彥揚其實在校內戰鬥時信心洋溢，因為大多數學生都是被逼參與，自己單純的普通訓練一下，實力就已經拋離同期數倍。

但他現今竟然完全無法動彈，他頭一次遇真正強悍的超能力者，頭一次覺得沒有可能戰勝對手。

儘管風雪能力者體力接近耗盡，連站起來也辦不到，可是憑藉著氣場就壓制住了陸彥揚。

這場戰鬥還未交手，便已分勝負。

膽小鬼。

陸彥揚的內心非常膽小自卑，他不希望被別人發現，所以用盡一切辦法去包裝，遇到比自己弱小的人，就會不斷毒舌嘴賤、尖酸刻薄的對待那人。

在別人討厭自己之前，就先去討厭別人。

讓大家的厭惡眼光都轉移開去，那就不會察覺如此懦弱的我吧。

陸彥揚很清楚了解，真實的他只是個懦夫。

不是他瀟灑地離開大家，而是大家選擇離開他，死要臉的撐到最尾，結果也逃不出孤身一人的命運。

如果還有機會生存下去的話，要好好向大家道歉才行。

「紙上談兵也沒意思。」陸彥揚主動出擊，把軍刀一轉，再反手握好，上前進攻：「不管你是甚麼厲害對頭人派來的，也別旨意碰我的同學一根汗毛。」

「那就沒辦了....」

風雪能力者片休過後，體力回復些少，未至於無法對付一個半能力者學生。

只不過可以保留氣力就更好，因此當初打算用不戰鬥的方式解決敵人。

陸彥揚對準他的頸部用刀橫揮，風雪能力者立即將全身伏低，閃避這致命一擊。

左手按住地下借力躍起，右手的冰刃像是下勾拳般住陸彥揚的下巴刺去。

二人的第一次交鋒在眨眼之間發生，單憑肉眼也未必捕捉得到動作流程，幸好風雪能力者狀態不佳，導致瞄準有所偏差，冰刃只在陸彥揚眼前擦過，削去他劉海幾根髮絲。

陸彥揚往後拉開，死神彷彿與自己擦身而過，回想起前一秒仍然心有餘悸。

未等到他喘過氣來，風雪能力者便乘勝追擊，提起冰刃衝向陸彥揚，動作行雲流水，無論是起步，還是幾段使用刀尖的刺擊，都沒帶任何多餘動作。

陸彥揚突破界限，用最極限的反應躲開攻擊，然而只做到不讓對手命中要害，身體多處都被持續的連環刺傷。

紅色血液佈滿冰刃，一道道錯綜複雜的血痕宛如是從冰那裡融化出來那般。

濺出的鮮血同時沾滿風雪能力者的衣服，令他整個人變得格外恐怖，假如要賦予他名號，最合襯的絕對會是「冰之死神」。

「你是故意不使用能力，還是無法使用能力？」風雪能力者問他：「在實戰之中，輔助類能力難以發揮嗎？」

「嘎....嘎.....」陸彥揚雙眼瞪大，畏懼的感覺充斥全身，頭腦已經完全嚼咬不到他的問題。

「怕得連對話也辦不到....」風雪能力者噙笑幾聲：「如果你現在投降，帶我去其他學生所在地，應該能放你一馬，怎樣？」

「.....」他咕嚕的嚥下口水，鼓氣勇氣回應：「....不要。」

「呵....難得是個不怕死的人，那我就告訴你某些資訊。」風雪能力者見他仍頑強抵抗，便說道：「超能力者的世界，除了基本的格鬥技外，能力也是重要一環。」

對能力不夠理解，或是不能完全發揮能力，都是落敗的因素。

而且當由半能力進化去到超能力階段時，強得不像話的能力便會不斷出現，淘汰到最後生存的，都是強者之中的強者。

那時候格鬥技也派不上用場，雙方對能力的理解、應對和陷阱設置才是決鬥的關鍵。

我就是落敗於某個離譜的超能力者手上，現在才會跟你拖拖拉拉。

「你到底想表達甚麼....」陸彥揚問道。

「成為我的弟子吧。」風雪能力者繼續解釋：「我喜歡不怕死的人，那種人是最忠誠。想擠身強列之一，必定要學懂運用能力，你雖然連格鬥技也不上道，但跟隨我就可以給你看到嶄新的世界。」

「.....」陸彥揚愣怔住，然後緩緩開口回應：「你是笨蛋嗎.....」

「...甚麼？」風雪能力者感到愕然。

「我非常怕死啊，怕得用言語也形容不到。」他緊握拳頭，忍住傷口帶來的痛楚：「可是你看上去根本不是好人，我並不想把同伴交給你，兩邊我也極其害怕，所以....所以這就是我依然站在這裡的原因啊！！」

「嗯.....」風雪能力者反應平淡：「的確是我輕視了你，以表歉意，我會讓你死得爽快一點。」

他踏出一個弓步，右手的冰刃向他心臟刺出，陸彥揚用同樣動作往後閃開，怎料冰刃突然伸長，正好插進裡面。

手腕再轉個圈，為他心臟挖出洞來，確保死得夠徹底，也代表自己信守諾言。

「多虧了他，頭腦變得清醒點。」風雪能力者自言自語。

在島上的另一邊猛地傳出落雷巨響聲，閃電的光線就像為這黑夜帶來了半刻陽光。

那道奇怪的雷電大概是由能力者發出，或許學生們就聚集在那邊。

不過使用麻繩的能力者應該也會過去.....

時間經過如此長久，她都沒有找到我，難道因為萬緣貴那邊需要支援而回去了？

——他眼角瞄到陸彥揚的軀體。

「用他來成為人質吧，反正去到說他昏迷掉，也不讓人檢查便可。」

風雪能力者扯起陸彥揚的屍體離開，一路在雪白地上拖畫出鮮紅色的小徑。

\*

兩副全新的屍體被何勇仁控制來到巨塔中央。

何勇仁望到陣亡的是吊袋學生和眼鏡學生：「它們兩個竟然會被解決，明明能力都是硬派戰鬥類型的...」

「何勇仁！」張雪媛從背後喊呼自己。

面對敵人的窮追猛打，情急之下唯有將計就計，直接使用它們來作人偶控制。

他忽發奇想，假如可以憑記憶複製招式，那能力者的招式又重不重現到？



回憶一遍它們生前的出招姿勢，再依樣畫葫蘆，將吊袋投擲過去張雪媛那邊。

果然如何勇仁人所料般發生爆炸，張雪媛雙手擋前防禦爆風，前臂幾乎都被灼傷，皮膚也燒成淡紅色狀態。

但也無阻她要前往何勇仁身邊的決心，邊閃避開炸彈，邊持續前進。

至於眼鏡學生，何勇仁發現自己從未記錄過關於聲帶運作的原理，咒語能力派不上用場，只好用來做出精密動作封住張雪媛。

洪杰終於衝出重圍，回到巨塔中央的螺旋樓梯。

「使用粉碎能力吧！」他對張雪媛喊道：「把所有阻擋你們的牆壁都粉碎掉！」

「你不會這樣做的。」何勇仁想用道德限制住她：「縱然已經死了，始終也有副人型模樣，你能動手嗎？」

「你真的很了解我呢。」張雪媛一步步踏上階級，每一下敲響的，都是二人沉重的心靈。

何勇仁面對著她的堅持，頓然感到驚惶失措，思考無法運作。

張雪媛上到頂層，他們的距離已不到五個身位。

「為何不停下來！」何勇仁操控著兩名屍體，俐落的把她絆倒在地，狠狠壓制使她不能動彈。

「沒有意義啊....」張雪媛不再作出任何抵抗：「你根本就沒有打算過殺死我們。」

「開甚麼玩笑，我可是最想幹掉你們的人。」

「那就動手...」

「我不會讓你們死得如此輕鬆，要慢慢地折磨個夠....」

話音未落，就被張雪媛打斷：「你只是在生氣....」

「生氣？你以為我是小孩子鬧著玩？」何勇仁氣急敗壞的指手劃腳：「一個二個，一個二個，都瞧不起我....」

「對不起....」不知是因為雙臂燒傷過於疼痛，還是懊悔所流下的淚水，淹濕了她臉龐：「對不起呢....當初我只是賭氣，沒有站在你身旁...」

現在。

就算怎樣補償，說出多漂亮的解釋都於事無補。

至少讓我，再次依靠在你身邊，直到最後，永不離開。

「哈.....」何勇仁的理智已經失控，對她破口大罵：「那又如何，一切都無法回頭，所做過的事都無法挽回了！」

洪杰再次被屍體軍團攻擊，傷痕累累的他按捺不住，對張雪媛說道：「我相信著你的決定，就像你當初信任我一樣，想幹甚麼就放手去幹吧。」

「你會清醒過來的。」

張雪媛將指尖碰在地上，裂痕便從那點逐漸擴大。

「糟糕！」何勇仁瞬間就懂得她想做的是，可惜為時已晚。

——整座城堡巨塔被她完全粉碎掉。

三人在高處隨著碎裂瓦礫一同跌落，原本宏偉壯觀的建築物，眨眼就變成整片頹垣敗瓦。

一隻手從瓦礫碎片之中伸出，位於比較低層的洪杰率先站起來。

「還以為能好好睡一頓覺，但仍有事情等著我去幹。」

洪杰目睹前方存有何勇仁的身影，趕緊奔跑過去。

何勇仁差點失去意識，不過已沒有戰鬥能力，全身都是被碎片割傷的痕跡和灰塵，他摔得不輕，還生存得到就是不幸中的大幸。

「你這個蠢才！」洪杰掀起他的衣領，往他臉上狠狠揍了一拳。

這一擊，卻令洪杰產生某股錯覺。

他的視野忽起忽落，猶如重疊了何勇仁的視野一樣。

「.....滾....滾開.....」何勇仁辛苦的吐出兩字。

見他依舊沒有悔改，打算再給他第二拳，想他快點清醒過來。

然而在洪杰起手拉弓時，張雪媛卻拉住他。

「你...」洪杰回頭望著她，以為她不忍心看到何勇仁受傷。

「讓我來。」

怎料張雪媛搶過洪杰的工作，給何勇仁一記極響亮的耳光，響起剎那，何勇仁和洪杰二人竟然同時昏厥過去。

在迷離之間，洪杰好像載入了某個不屬於自己的記憶....

## 【第十六章】那遍目不暇給的星光

我的名字叫何勇仁。

生於一個收入富裕的家庭，由出生開始基本上就不愁生活。

唯一的不幸應該是我自小體弱多病，每日只能待在家裡，整天躺在床上看電影打發時間。

眺望著窗外天空的景色，自己好像也跟它們融為一體，如果可以自由地翱翔天際，那絕對會是個充滿色彩的眩目世界。

那時的我認為在病床上是最痛苦的日子，現在回顧，或許那其實是最幸福的日子。

也可能因為我是獨生子的關係，跟朋輩相處時總是感到很不自在，有時候寧願獨處也不想假裝笑嘻嘻的應酬他們。

種種因素，造就了我孤僻的性格。

父母原本只把我掠在旁邊放滿醫療機械的床上，聘請工人來照料，在之後發現我擁有超於常人的記憶力，他們就像是找到寶藏般的千方百計想治好我。

結果他們攀附到一位超級富豪——萬緣貴，求他救活這個已經半死狀態的我。

然而世界定律就是不會如你所願，我成功生存下來，他們卻因大量欠債而在我臉前自殺了，回想起來，總覺得他們有點本末倒置。

到這一刻，父母的死相仍然深深的刻在我腦海中，如果可以選擇，我真的不渴望擁有超能力。

至少我能躺在床上，觀看著我最愛的英雄電影，恬靜地長辭人世，最重要的，是我不用記住那麼多痛苦事。

不過被萬緣貴收進超能力者學校後，我方才察覺，未經歷過人世間美好的事就死去，會非常可惜。

當時我在學校初來報到，沒有任何朋友，亦不想結識朋友，我乖乖服從導師們的指令，不過就算叫我反抗也不知該怎辦。

聽到要在這裡待上兩年，而且未能功成畢業更會有悲慘的下場。

我並不是怕死，是怕會遭遇到比死更令人恐懼的結局。

於是就拚死拚命的學習如何當一個能力者，可惜身體瘦弱的我，始終也難以追上進度。

「為何你要如此努力呢？」

——我與張雪媛相遇了。

她是個性格難以形容的女生，說爽快又不是，說文靜又不是，情緒好像時常忽起忽落。

啊。

她也經常出些壞心眼的鬼主意，最合適的性格應該是腹黑吧。

那天她因為好奇而向我搭話，問了我一道至今仍未能解答的難題。

「對啊，為何我要如此努力呢，反正死得多痛苦多慘烈，在死那刻也是同樣的解脫。」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在幹些自相矛盾的行為。

回應卻勾起張雪媛對我的興趣，她讓我失去了在學校生存的唯一動力，但因這段關係，又帶给了我新的生存意義。

我們都有種一見如故的感覺，不過都沒有打探對方以往的故事，畢竟會在這種學校出現，經歷多數都是很不一般，所以盡量避免挖起別人瘡疤。

「認為神明給予我們這種能力是為了甚麼？」她問道。

「神明是存在的話，那人類就不會出現痛苦。」我回答。

「誰告訴你神明一定是希望人類活得好啊，說不定祂當作遊玩模擬市民般的戲弄我們。」

她說出讓我人生觀改變的說話。

「你看。」我指著遠處聚集的烏雲：「我想這是祂的啟示。」

還躺在病床的時候，我曾經看過一部戲，精彩程度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故事中的主角趁雷雨交加，利用雷響聲掩蓋行動，成功逃出充滿冤情的監獄。

那一片烏雲又令我回想起那段劇情，張雪媛又擁有粉碎能力，要是認真計劃，說不定可以實行。

她也不知發甚麼神經，居然讚同我的想法，於是我們等待到風雨雷聲最猛烈的一刻。

利用早就設好的道具分散看守外圍職員的注意力，趕緊逃走出去這個鬼地方。

逃走要幹甚麼，或者要去哪裡，我壓根底沒有想過，只要和這個女孩一起，無論到任何地方都可以。

當時的我確實是如此想的。

然而學校的神通鬼大，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還未跑到多遠，學校便從附近的樹林中抓到我們。

學分被扣是小不免的，更有可能會出現誇越道德倫理的懲罰作為警戒。

所以我把全部罪名都歸於自己，是我威脅張雪媛，迫她跟我一起行動。

學校沒有相信我，這麼瘦弱的男生怎會對別人做到威脅，結果還是二人一起接受懲罰。

幸好並沒有發生最壞的情況，幾乎沒有受傷的情況便解決了事件，我想學校也不想讓辛苦搜索回來的能力者被虐待到崩潰掉吧。

到最後，張雪媛給我一記極響亮的耳光。

她罵我為何要把罪名推卸給自己，要是因此而出意外，她會內疚一輩子。

那你一開始不答應我那個逃走計劃就好了。

我沒有把這句話說出來，因為....

——世界突然擁有起色彩。

抬頭望向雨後清晰的晚空，原來星光的顏色是這樣，原來一直寄盼著的眩目世界是這樣。

這個才是神明想要給我的啟示。

張雪媛見我只抬頭望天，她也跟著一起往上看，發現到那遍目不暇給的星光。

「答應我。」她說道：「不要接受學校的規則，要好好作為一個普通人活下去。」

「嗯，我答應你。」

\*

「嘎.....！」洪杰從昏迷中清醒過來。

張雪媛用一種詫異眼神盯他，像是看到甚麼奇怪畫面。

「我倒下了多久？」

「大概...五秒左右？」

洪杰實在難以置信，那麼龐大的回憶量，居然數秒之間讀取完成。

這現象發生是因為何勇仁的能力造成，還是自己的能力有所突變？

可是何勇仁仍然未蘇醒過來，洪杰猜想他並不是受能力影響而繼續昏厥，戰鬥中所受的損傷才是。

他終究是個瘦弱男孩，傾盡全力的對決果然還是太勉強。

發生離奇現象的實際原因，或者要再等到事情安定下來方會有個解答。

「在你們倒下的那瞬間，城堡中心那邊落下一個異常猛烈的雷電。」張雪媛指住後方，疑惑的說道。

雷電甚至擊碎了城牆和地板，由於事出奇特，二人都想過去查探怎麼回事。

洪杰正在猶豫著何勇仁的去，假如放他在這又怕會有危險，把他帶走又可能會變成負累...

當他思考之際，張雪媛二話不說就將何勇仁背上。

「你還有多餘氣力嗎？」洪杰問道。

「他身體這麼貧弱，再背多兩個也沒問題。」張雪媛再喃喃說：「我已經不想再拋下他...」

「哼...」洪杰會心微笑。

於是三人一同前往該處，離開不遠就瞄到雷電擊落的位置被轟出個大坑洞，發現城堡下層居然還存有地道。

怪獸雷狩啣著他姐姐跳躍回到地面，石鈉鋅和麥恩也緊隨在後，之前分開行動的同伴，終於再次聚集。

除石鈉鋅和麥恩這兩個戰鬥派外，大部分人都是疲憊不堪的狀態。

雷狩切換成人類模式，即時累跨伏在地上，直到倒下那刻，他的手始終也沒離開過雷狩半分。

被大量擁有劇毒的昆蟲螫過後，仍然能支撐到現在已可以稱為奇蹟了。

麥恩轉頭瞅一眼石鈉鋅，應該是希望他批准自己使用能力救活雷狩，再如此待著不管，恐怕就命不久矣。

石鈉鋅見情況再無其他辦法可施，唯有點頭示好。

她對雷狩發動能力，剛好回復到毒素注入前的時間點，每次目睹這個能力發動，都好像一齣精湛的表演似的。

然而操縱空間時間的強力技能背後，付出的代價究竟何其巨大。

「你知道自己需要付出的時光是多少嗎？」石鈉鋅忍不住問她。

「很難去準確地評估...太過麻煩了...」麥恩再補充：「不過按照感覺，大概是五百倍？一千倍？差不多在那幾個數字左右吧。」

「你現在年齡多大？」他追問道。

「十六。」

眾人聽見後，均沒有作出回應，只擺出一副極難接受事實的表情。

因為麥恩看上去是個二十來頭的成年人，即是說她用能力起碼將時光推進了接近十年。

時間對於人類來說，是個怎樣的概念。

人們盡全力去掙扎求存，對抗命運，為的只是多活個幾秒鐘，哪怕世界再殘酷，活下去，撐下去，彷彿明天就會有新的希望降臨。

要是知道自己壽命已經比別人快進十年，會是一種怎樣的感受。

更甚一群不惜以死相搏，希望繼續活著的能力者，知道後就倍加難受，望著麥恩模樣，自己的心就宛如被掏空一樣。

「我講錯甚麼嗎？」麥恩搞不懂狀況。

「謝謝你。」被她救回的雷狩率先開口說道。

「不用....」她回話，又驟然想起：「嚴學真如何了？」

在那道威力極強的雷電降落前，已有大遍烏雲聚集在頂上，把城堡周遭幾處都烤焦，雷狩被嚴學真抓起的時候，才完全激發出怪獸雷狩的能力，將閃電當頭劈在嚴學真整個人身上。

雖然有地板作為緩衝，雷電的威力在擊中他時減弱許多，可是也足以讓人失去意識。

他們以為事情終於告一段落，走到洞坑撿走嚴學真後，便能開始再找尋回家的方法。

豈料原本應該躺在那裡的嚴學真，卻忽而失去蹤影。

「他受著那麼重的傷，仍然能走得動嗎？」雷狩問道。

「不可能的，他不會逃得到多遠去。」石鈉鋅回話。

「你們是在找我嗎？」

嚴學真全身衣服潔白乾淨的出現在眾人眼前，完全不像經歷過戰鬥。

「為何你會一點事都沒有？」雷狩立刻切換到怪獸形態，戒備著他。

「強者和弱者的差別。」

他向天伸出食指，皮膚開始變化剝落，昆蟲由指尖爬行出來：

「汰弱留強....適者生存，我，成功『蛻變』了啊！」

話音落下的彈指間，嚴學真猛然爆裂，變成昆蟲四分五裂的散開。

張雪媛還未反應得及，見石鈉鋅伸手瞄準他，以為他是被加熱能力炸開。

但再轉頭一瞄，赫然發現清醒的人之中，除自己外，全部都立即進入作戰狀態，還差半步就走到嚴學

真本來的位置。

他再次出現時，強烈的不安感充斥著眾人，在本能反應驅使下去解決這個後患無窮的人物。

「他身體瓦解了？」雷狩疑惑地問。

「不是。」洪杰細心觀察四周環境。

「是他整個人都變成昆蟲。」麥恩緊接著句子。

殊不知一群昆蟲正悄悄爬上她肩膀，聚集成為嚴學真的頭部。

「哈囉。」僅僅一個頭，豎立在她臉頰旁邊。

麥恩被嚇一跳，驚愕地將他的頭甩開，可是頸部一股刺痛感亦隨即而來。

目光在轉眼間就變得模糊，腦袋也湧出麻痺感，使她迫不得已發動能力回復狀態。

「暫時最能剋制我的人是你...」嚴學真在眾人的遠處組成身體：「還以為那劇毒可以將你殺死。」

「他怎麼會越來越難搞的啊。」雷狩說道。

「你能再召喚閃電出來攻擊他嗎？」洪杰問他。

「我...我自己也不懂得是如何辦到的....」

「那就更加棘手了...」

現時己方的攻擊手段只有石鈉鋅的加熱能力，或者依靠雷狩做坦克衝向嚴學真。

麥恩的能力非常合適用來反制敵人，不過大家都不希望她再過份使用。

張雪媛剩餘的一次粉碎能力，在接近不到嚴學真的情況下也很難派上用場。

更不用提及幾乎沒有能力去戰鬥的洪杰。

就在洪杰想對策想得腦殼快要爆炸的時候，天上無緣無故的下起雪來。

嗖的一聲，某幅巨大冰牆在眾人的臉前劃過，把城堡凍結並且一分為二，前秒鐘只要往靠半點，都會被它直接切開。

冰牆身高十米，頂層的厚度最強，沿著下面延伸的冰牆越發薄弱，垂涎的冰柱宛如鐘乳洞裡的景色，千絲萬縷。

有個身影站在最頂，那人似乎是使用冰製成滑道一直乘坐過來。

「兩個、四個....」他好像在點算人數，掃視了下方的人一遍：「這麼辛苦趕來，只有七個人在啊。」



眾人都訝異著那是甚麼人物，但看到他使用冰能力同時，心中先前的疑問都一並被解答開來。

——他就是製造出暴風雪的能力者。

「廢話我就懶得再說，免得又有人來搗局。」風雪能力者平淡地說道：「我是來自稱為『一』的組織。」

\*

「一」。

對洪杰來說是個陌生的組織，可是又跟自己的未來、過去及現在扯上一種密不可分的關係。

自萬緣貴提起過之後，就再沒有任何關於組織信息傳入耳中。

為何「一」的人會對課題發動襲擊，之前有試過類似的事嗎？

從其他人的反應看起來並不盡然，假如是自己加入學校後才發生，假如自己是萬緣貴珍重的財產，假如萬緣貴是與「一」為敵。

那麼這一切都串通得到。

「放過他們吧。」洪杰打岔風雪能力者的發言。

「...？」他不明其解。

「我是你在找的身份轉換能力者。」洪杰再說：「請停止這一切無意義的戰鬥。」

「你在說甚麼鬼東西。」風雪能力者道出一句始料未及的說話：「那個能力者之前已經找到了。」

洪杰愣怔住，頓時沒能消化得到他的回應。

「我的任務是把超能力學生全部抓走。」他拉起放在身旁的陸彥揚屍體，打算欺騙眾人：「目前成績只有一人，你們不想同學再受傷的話，就盡快合作。」

「你只有自己前來，憑甚麼讓所有人屈服於你！」石鈉鋅喊道。

「喔...」風雪能力者沒料到他們比想像中更無情，同學間都不存在友誼：「憑你們都是些實力弱小的半能力者。」

「又是這種話，進化成超能力者又如何？」他把剛才的例子說出：「我們把同樣自認超能力者的人打倒了。」

「你們幾個裡面..有超能力者？」

「是我不中用的幾個手下。」嚴學真興致勃勃地搭話：「我也是超能力者，而且非常厲害，我可以配

合你行動，只要你能把我變得更強大。」

「你哪裡像個超能力者？」

「我開啟了腦部中的按鈕，直接增幅能力，是我獨有的技術。」

「獨有技術....」他突然仰天大笑：「哈哈，居然說是獨有技術。」

嚴學真雖然未知他是基於甚麼理由而笑，但仍期待著他的答覆。

「好吧。」風雪能力者對他說道：「我不會抓廢物的，你就滾去一邊自生自滅吧。」

他說我是廢物？

我哪裡像是個廢物啊混蛋！

嚴學真越發生氣，不甘於自己的尊嚴被踐踏，向洪杰等人放話：「給我過來，立即就將你們全數打倒！」

「唉，真是個冥頑不靈的人。」風雪能力者望著其他人：「你們又考慮成怎樣，其實也沒有考慮的空間可言....」

眾人似乎沒有動搖，對他洋溢住敵意。

「那就唯有用武力制服你們。」

風雪能力者雙手一揮，冰柱在眾人的地板下冒起攻擊，幸好早已在備戰狀態，眼球一瞄到他的動作便作出反應迴避。

「跟我對戰就集中一點。」嚴學真在洪杰臉前赫然閃出，擺出了一副陰森兇悍的神情。

由於閃避不及，和在潛意識的驅使下，洪杰轉身就給他一記狠狠的迴旋拳。

此舉確實讓嚴學真出乎意料，右邊臉被逼硬接洪杰一拳，頓時感到熾熱赤痛。

接著他整個人再次化為昆蟲分散一地，想先藉此重整旗鼓。

要應付一個超能力者就足夠艱巨，還要同時應付嚴學真的話，真在比登天更難，洪杰不想給他喘息機會，於是趁著優勢——用力踏死在地面亂竄的昆蟲。

踩下去便是一大把被壓成餅狀的昆蟲屍體，連環伸出數腳後，嚴學真立刻在遠處現形。

他這次重組，顯然是缺少了部分零件，需要靠觸摸物件發動能力，將東西轉換成昆蟲再復原為身體。

而被擊中的右臉，馬上變得光鮮肉滑，紅腫消失得無影無蹤。

洪杰集中思考，分析著嚴學真的昆蟲能力，現時已知他可以將任何東西轉化為蟲，包括自己在內，蟲

是可被控制和自由變換，但發動能力時必須用肉手觸碰。

時限未知，但從那些屍體的持續時間看來，應該是無限制或者頗長的一段時間。

無論怎樣攻擊，只要讓他符合條件發動能力，就可以隨時隨地復原身體。

「喂，嚴學真。」洪杰驟然喊他。

他仍舊板著臉，沒有作出回應，死死的瞪著洪杰。

「你即使要逼害同樣落難的同學，也要對那種危險人物俯首稱臣嗎？」

「別人的死活與我何干？」嚴學真沒帶半點憐憫。

「呼....那就好了。」

洪杰終於整頓好腦袋，擺出穩重的架勢，正氣凜然地瞪回去：

「對手是你這種人渣，我就不需要留力。」

城堡混戰一觸即發，因為嚴學真發瘋的關係，拖住了洪杰以及保護著何勇仁的張雪媛。

另一邊狀態較好的石鈉鋅和麥恩，與雷狩共同應付風雪能力者。

多虧之前經歷過的戰鬥，風雪能力者就算成功保存了小許體力，也未至於可以一擊秒殺學生們，只是不斷透過小型的範圍冰擊進攻。

石鈉鋅躲開攻擊同時，也在危急關頭替同伴加熱融化冰雪。

趁對手發動能力的間隙，他瞄準風雪能力者乘坐的冰牆，使出最大馬力的加熱能量，讓他從修補牆壁和攻擊己方兩邊作出選擇。

「加熱...」風雪能力者唸唸有詞：「發動距離不遠，而且使用還要笨笨的原地站著...雖然看似是剋制著我，其實威脅性不大。」

冰牆落地那刻，他又立即製造多遍，這次把高度倍翻，遠在石鈉鋅的射程範圍之外。

站於無人能碰到的位置，猶如狩獵場的狙擊手一樣，能夠隨心所欲的捕捉想要的獵物，事情所有結局路線都盡在掌握之中。

一切從表面觀察的話，確實是他在佔領上風。

然而，對能力者戰鬥理解開始熟悉的石鈉鋅，又怎會放手事情如他所願的進展下去。

「我是故意令他增加高度。」石鈉鋅對麥恩和雷狩二人說道：「這樣就聽不到我們討論的內容。」

「你有打倒他的辦法？」雷狩訝異地問。

「當然有。」他轉頭望向雷狩：「勝利方法就在你身上。」

「我...我可以幫得上忙嗎？」

「冰·熱力和雷擊·你能猜得出我想幹嘛。」

「那確實是個最簡單直接的方法。」麥恩第一時間就懂得他的意思。

「可是..」雷狩結結巴巴地回應：「我還未摸熟發動能力的條件...」

「所以現在我們要做的事只有一樣。」石鈉鋅交代下最後一番說話：「就等待你發動成功的那刻。」

他們為雷狩作盾，盡量爭取時間直到機會來臨為止。

風雪能力者對此事懵然不知，本來也沒打算近身戰鬥，但自身能力發動的強度與體力是成正比，按照體力槽計表，大概剩餘五份之一左右。

學生們的敏捷度和身手也在意料之外，要切實的完成任務的話，再繼續使用這種戰術似乎不太樂觀。

敵己都有彼此未知的限制存在著，結果反而意外地破壞了雙方的計策。

風雪能力者自行在高處的冰牆降落，將雙手結成冰刃，選擇用格鬥技降服學生。

此舉令石鈉鋅等人感到詫異，一度以為敵人在剎那間就識破己方想實行的戰術，不過討論已經完畢，降落於地也起不到作用，時間可以照樣拖延。

他們會聯想不到風雪能力者希望速戰速決，是基於麥恩的超卓格鬥技，如果近身對決，佔上風的可能會是她。

相信對手亦沒那麼容易搞定，不是自動下來給她解決，所以要作好最壞打算，他或許是個近戰比遠戰更出色的能力者。

一踏落地面，雙手冰刃拉弓向後，宛如剪刀雙鋒斬在石鈉鋅的腰部，千鈞一髮間，麥恩拉走了他，結果衣服被劃破，傷口沒有涉入太深，停留在表層滲血。

敵人再向前進攻，旋轉全身，活像個殺人陀螺，彷彿想將前方全部東西毫不留情地割開。

石鈉鋅知道憑自己身手是抵擋不住，於是往後退開，由麥恩頂上。

陀螺有個最基本的致命弱點——就是下盤。

麥恩俯低身子，用腿橫掃踢去風雪能力者的腳踝作為反擊。

他卻在剎那之間看穿麥恩想法，在受到攻擊前躍起閃避，半空中用冰刃往下方的她直刺。

麥恩本想先躲開刺擊，可是一想到對手絕對不會讓自己有喘息空間，與其被人追擊，倒不如先進為退。

。

她沒有迴避，抓住他冰刃較鈍的位置，順水推舟、以力借力地將它插進地面。

「逮住你了。」

麥恩一個直拳往他的下顎衝去。

出拳速度尤其迅捷，甚至迅捷得連收回的動作都無法辦到，風雪能力者在下巴處發動能力，結起了一道冰護具。

在接觸到的瞬間，麥恩的指骨幾乎全數碎裂，疼得她不受控的流下兩滴眼水。

她立即拉開與他的距離，為自己的手進行回復。

「好久沒有遇到稍為有點實力的格鬥對手。」

風雪能力者由下顎的冰護具開始，冰層沿路鋪滿身體，尖狀冰條隨之突出，長度不一，像是為自己套上一副冰制刺藤盔甲：

「可以讓我享受用性命作賭注的撕殺感覺嗎？」

\*

雷狩在後方目睹事情發生，自己又對使出雷擊的方法全無進展，心裡甚是焦急。

看著拚死拚命抵抗風雪能力者的石鈉鋅和麥恩，恰似與以前被雷狩保護的畫面重疊一樣。

姐姐已經因為我而倒下了。

現在更要讓信任著我的人去犧牲嗎？

一直以來都要靠人來保護，靠人來替我解決難關，實在太過弱了，弱得連自己都看不下去。

我——必須要變得強大。

天空上的烏雲再次聚集，像是醞釀著某場風暴似的，雲與雲之間電流四竄。

石鈉鋅察覺事情的突破性進展，對決終於有條明亮的前路顯現。

他會把希望投放在雷狩身上，並不完全是一場豪賭，親身見識過雷狩可以為了雷狩而實力突進，就明瞭他成長最缺乏的是甚麼要素。

決心。

軟弱的性格是他這麼多年來的最大缺點，亦是使他停滯不前的原因。

縱然沒有好戰性格算是件好事，但在目前情況而言，出眾戰鬥能力是必需的。

所以洞悉這點的石鈉鋅，策劃出這個成功機會率極高的戰術，他從來都沒有賭博，所有發生都是經過思考得出的結果。

「雷狩！」他向後呼叫：「準備好了嗎？」

「準備萬全。」雷狩回話。

被麥恩拖延著的風雪能力者危機直覺猛然響起，抬頭望向那片烏雲，回想起當初就是因雷電落而發現這個地方，再加上石鈉鋅已瞄準自己。

「不妙....」

身上的冰盔甲全數融化，雷電也在巨響之後劈下，全身濕透，是最合適的導電物體。

轟隆一聲，那道照亮黑夜的雷光又再降臨，狠狠擊在風雪能力者身上。

可惜這個費盡心思完成的戰術，始終也敵不過實戰經驗無可匹敵的超能力者。

在雷電接觸到他的前一秒，他做出超越常人的反射動作，將體力消耗接近至盡，在抵抗住石鈉鋅的加熱下製造出極厚的冰防罩包圍住自己，卸開電流。

製造出的防護罩雖然小得幾乎貼近皮膚，不過靠著完全絕緣的冰塊，算是保住了性命。

「哈....哈哈！」他發狂似的笑著：「你們這些半能力者，想用智慧打敗擁有壓倒性力量的我？」

「還早了個十年。」麥恩忽地出現在他的冰層前面：「你下一句是想這麼說的吧？」

因為那道厚厚的冰罩，風雪能力者只看到一個非常模糊的人型影像。

「在你們融化掉這副冰的那刻，就是全部事情落幕的時間點。」他再放話：「我決定不玩活抓遊戲了，就算違反組織也要將你們殺死！」

「你說得沒錯。」麥恩回話。

「.....」風雪能力者想再說話時，一股強烈的痛楚突然湧現在腹部。

低頭瞧到，有把槍頭被燒紅，還閃爍著火花的金屬長槍穿過冰層，刺進自己的身體內。

「咕...！」一口鮮血在他嘴巴決堤而出。

原來麥恩取過石鈉鋅收藏起的長槍，那時在城堡內保存的武器，竟然真的大派用場。

只進攻一點，比起融化整塊冰的時間，實在差之千里。

「有備無患這句話真的說得對，這是微波加熱的電火花長槍，你有好好享受嗎？」

石鈉鋅一邊繼續加熱槍頭一邊說道：

「超能力者啊。」

## 【第十七章】初回覺醒

洪杰自從讀取了何勇仁記憶後，身體便一直有點奇怪狀況出現。

他每次望向天空的雀鳥，又或是樹林裡亂跑避寒的小動物，視覺都會與其他影像產生重疊。

但焦點甚是模糊，猜想會否因自己太過疲勞而導致幻覺發生，若是如此，那麼對嚴學真這一仗，就必需要傾出全力才能活命。

仍站在遠處的嚴學真完全恢復，又再對洪杰展開追擊。

以昆蟲形態在地上極速移動接近，到達他臉前時立刻切換成人形態，左腳弓步踏出，右手掌張開爪狀衝前，想要抓緊敵人。

洪杰卻處之泰然，像是準備好受到處刑一樣，停在原地等待他出手那刻。

「得手了。」嚴學真捏著他頸部咧嘴笑道。

怎料洪杰在瞬間對他的正臉使出刺拳，忍受不住疼痛感的嚴學真鬆開了手，冷不防殺出的拳攻擊剛好擋著視線，再補上一記狠辣的迴旋膝擊打在他腰側。

洪杰沒有放過機會，趁他沉澱在劇痛感，用力推按他胸口，讓重心失去向後傾斜。

一拳接一拳，打得他鼻血直流、眼腫瘀青，毫無還手之力。

嚴學真無可奈何之下，唯有轉化為昆蟲，先將目前被對手壓制的情況解決。

「看來我並沒有被那些變成武術高手的屍體白打。」洪杰說道：「交了學費才懂得格鬥技是種博大精深的東西。」

「……」嚴學真又逃到遠處，沒有回應他。

「你的表情好像在說『為何我會知道你的弱點』。」洪杰甩一甩乾手上的血液：「因為你實在太弱了。」

「我弱？」嚴學真被他挑釁起情緒：「就算知道弱點，你根本完全沒有勝算。」

「兩秒。」洪杰舉起兩隻手指：「你用肉手發動能力時需要觸碰至少兩秒，而切換人型與蟲型時則能無視規限。」

每次攻擊之後，洪杰都馬上抽離雙方之間的觸碰位置，拳與拳的相隔時間都不出一秒。

他就是看中這一點來選擇攻擊模式，想不到經過增幅後的能力，仍然會有弱點存在。

但兩秒間隔，這個幾乎不影響能力發動的限制，被洪杰針對著來進攻，效果竟然發揮得如此拔萃。



「那又如何？」嚴學真回話：「不論怎樣，優勢始終落於擁有對戰鬥有幫助的能力者身上，也即是我。」

話音一止，他便讓雙臂剝落，手掌保持肉體原形，後方的部分由蜻蜓頂上，一雙能夠自由操控的手誕生了。

蜻蜓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昆蟲，這樣做不單止彌補能力近距離發動的缺點，還加強了攻擊力度，就算沒抓住洪杰，也可以當作一種攻擊手段。

因為能力的關係，他們立場在一剎間調換，洪杰要想辦法閃過他的攻擊，使出大動作迴避會耗費太多體力，不躲避又要硬接傷害，無論怎樣都是死路.....

——這本該是嚴學真預料的情形。

然而他的對手，是洪杰。

他無視那雙手追擊，全力往前直奔，眼球鎖定目標——嚴學真的本體。

洪杰完全沒有受到新招式影響，反而倍加堅定地攻向敵人。

一把捉住嚴學真的臉，使盡混身力量將他摔在地上，當後腦與地面碰撞時，他甚至聽到骨頭碎裂的聲音。

在前一刻他仍想召回雙手抵禦，可是速度卻遜色於原地爆發直跑的洪杰，想分散身體又切換不及，結果弄得進退兩難。

雖然他可以利用能力復原被攻擊的部位，但也要根據受傷程度相當的集中力和時間，自我再生並不是無敵的能力。

被重擊過後，嚴學真終於成功切換形態，一堆昆蟲在洪杰腳下高速四散開去。

為何眼前這個面目可憎，沒有使出過任何能力的小混混，會將自己壓制得那麼要緊。

宛如看穿所有事物的單方面向敵人進攻，即使用新的招數對付他，也照舊的毫不動搖。

能力者對決明明是屬於我的舞台.....

只要踏上這個地方，便能盡顯存在價值，連學校上層的人都對我寄予厚望。

這個強悍的我，這個立於不敗之地的我，如今竟然會被那種渣滓踐踏得體無完膚。

嚴學真在遠處想得快要發瘋，神情猙獰的瞪著洪杰，眼球都幾乎要跌出來。

「就如剛才所說，你太過弱了。」

洪杰指著他說道：

「一直以來都擺出那副讓人害怕的臉，全身的刺青都是用來掩飾你很弱這件事實。」

「胡說八道....一堆想轉移我注意力的說話.....」嚴學真怒吼回去：「你這可惡的渣滓啊！」

「渣滓渣滓渣滓....你總是罵著別人渣滓，其實最害怕成為渣滓的人是你吧。」

「甚麼....」

「你想要證明自己的實力，於是在能力的招式中費盡心思，想出很多有的沒的，可惜都如本人一樣，盡是些虛有其表的東西。」

洪杰繼續說道：

「你以為會完美發揮的戰術，全是基於敵人『不懂反制』的情況下整合出來，能力者戰鬥形勢千變萬化，連變數空間都沒有預料的你，根本是個弱者。」

「對著你們這些渣滓廢物，我何用考慮那種事情！」

「你弱的地方就是這點啊。」

洪杰由最初開始，每一次戰鬥都是作出最壞打算，再由那差得沒法再差的情況下，用最爛的手牌打出最精彩的勝利。

任憑敵人再怎麼強大，他都可以藉由那小得簡直不見蹤跡的希望中獲得勝算。

「能力者之間的勝負，是取決於對能力的了解程度。」洪杰信心十足的說道：「這場戰鬥的落花，我取定了。」

「.....」嚴學真先是愣住，然後像是恍然大悟，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謝謝你提點我.....我會使用最適合我的戰鬥方法。」

一股強烈的不安感從他那裡鋪天蓋地襲來，難道還收藏著甚麼殺手鐮未使出來？

洪杰沒料到自己的說話會激發起嚴學真的鬥志，原本只要按步就班，繼續朝住本體進攻便可，現在多嘴繞舌反而惹到麻煩。

嚴學真手掌貼緊地面，像是吸管般的提取能量，被他挖出個大窟窿來，轉化出更大量的昆蟲，讓牠們一攝一攝地爬上自己。

皮膚開始不斷剝落並與昆蟲融合，慢慢累堆砌出一副由蟲組成的巨大身軀。

體積已經超越本來的兩倍.....三倍....五倍，還在逐漸增加，嚴學真的面目慢慢消失，取而代之是某個極其龐大，劇目鉅心的嘔心人型物體。

「這是甚麼鬼東西....在上映日本戰隊的特攝片嗎....？」

那道陰影覆蓋過他全身，使洪杰看得目瞪口呆。

如果硬是要說出洪杰的一個弱點，應該就是那張該死的嘴巴，不僅烏鴉口，甚至會提升敵人實力。

對此事遲鈍生鏽的他完全沒搞明白，以前看漫畫中的主角都是靠張嘴制服對手，為何自己會有相反效果。

昆蟲巨人接近他，用拳頭使勁往洪杰頭頂鎚下去，幸好速度相比之下，是較嬌小的洪杰獲得優勢，暫時避開到攻擊。

但這麼一來，瞄準本體進攻的戰術就失去，該如何打倒眼前這個棘手人物。

——單純的暴力。

嚴學真所使用的招數只有一種，就是把洪杰痛毆。

連他本人都沒有預想過，不設花招、手段和陰謀，如斯瘋狂殘暴的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姿態。

洪杰的體力都消耗至盡頭，昨天撲克牌試煉遺下的酸痛感越發嚴重，雙腿雙手宛如被數十公斤的沙袋拖曳住，呼吸道也疼得無法形容。

「嗚啊！」

他背後被昆蟲巨人一掌拍中，整個人連翻帶滾的飛撞去旁邊城牆，雖然從來沒有被汽車撞擊過，但如果要最貼切地描寫，那麼只有這句能夠代表到洪杰的感覺。

劇痛感遍佈全身，照受傷的程度推斷，即使某個部位骨折了也不意外。

假設是樂正綺嵐的話，她會如何化解危機呢.....

說別人是弱者，其實我也弱得旗鼓相當吧，像個普通人一樣的挑戰能力者，由開頭就覺得是天方夜譚。

想對抗命運，卻沒有相應的條件和實力，能力與野望不成正比，這種男人是最落魄。

我需要強大的力量，如果我擁有更聰明的腦袋，如果我擁有更強的能力.....

昆蟲巨人繼續追擊過來，雙手後向拉弓，準備給他終結一擊。

洪杰勉強睜開疲倦的眼睛，他不甘於此，既然與她約定好了，就絕不能倒下。

因為.....

「我是不斷與現實戰鬥的怪物啊。」

兩個大拳頭合十，一下重擊在洪杰躺卧的位置，震耳欲聾的轟隆聲遍四周，城牆的瓦礫灰塵飄落瀾漫住在該範圍。

在塵土散開後，應該被打成肉塊的人，卻沒有出現在那個場所。

——這是不合乎常理的事。

嚴學真仍未反應得過來，他便赫然感受某個身影在背後站著。

「交換....」洪杰彷彿消失在異空間，又忽地於他身後巍然竄立：「成功。」

「你.....」嚴學真頭一次被死亡的感覺直逼心臟，也使他不給予自己思考時間，馬上展開攻擊。

一掌迴旋向後擱去，附近流動的風勢亦被他健壯的臂彎力量掀捲起。

可是洪杰表現極為平靜，在被擊中的最後一刻，作出了超越常理的動作閃避。

他用難以理解的反射神經，完美用最小幅度的行走步伐躲開掌擊，嚴學真心急如焚，沒有間歇地追打著洪杰，但竟然完全碰不著他，甚至衣服都未有稍稍擊中過。

在嚴學真攻擊過後的緩衝時間，洪杰還可以在瞬間作出反擊，逐點逐小的磨損昆蟲數量。

「抽絲剝繭，在千百條絲線之中，終於察覺到那奇怪的現象是甚麼。」洪杰邊與他交手，邊解釋著：「我的能力得到了增幅。」

「...?!」嚴學真不明其解。

在垂死打開雙目那刻，他頓然發現自己的視覺居然能夠與某隻昆蟲交替。

水蛭。

隱約記得曾經從某本書籍當中閱讀過，牠是地球上條件反射神經最快的生物。

生物有時會因活命而作出有條件的反射動作，大幅增強自己的靈敏度和速度。

水蛭在歷史長河當中，進化出異於別種的神經中樞系統，尤其得到被稱為擁有「三十二個大腦」的美譽。

那與超越常理的神經中樞系統，就是牠生存力極強的原因。

假如.....與可以得到那種異稟的神經系統的話....？

——互換。

這是洪杰覺醒的新能力。

對手的昆蟲能力，反而令覺醒能力的洪杰得到一線生機。

嚴學真對於他的身手全無招架之力，明明是在進攻的那方，卻又對他束手無策。

洪杰電光石火的反射動作，全部都於半秒之內做出，憑嚴學真的肉眼，連捕捉也捕捉不到。

正當專注在對決的時候，怪獸雷獠傾盡混身力量，從後猛烈衝撞嚴學真，使他由昆蟲組成的身體驟然散開。

「要你久等了，弟弟那邊好像已解決敵人，我過來幫忙啦。」雷獠對洪杰說道。

原來在這邊昏厥的雷獠甦醒過來，雷獠使出雷擊後就功成身退，變回人型給姐姐補上。

被撞散的嚴學真，並未能及時回復，失去昆蟲表皮，裡面作為骨架支撐的軀幹在空氣中外露。

待在一旁的張雪媛沒有麥恩出眾格鬥技巧，亦沒有石鈉鋅和洪杰的戰術頭腦，但她卻有觀察入微的洞察力和耐性。

她把握機會跑到嚴學真旁邊，用指尖碰著他：「假如粉碎掉九成的昆蟲身體，你也不會死去，去到能夠讓你失去戰鬥能力的地步就可以。」

「你們這幾個渣滓.....」嚴學真再無對策可使。

張雪媛猶如按下琴鍵，清脆地發動她今天最後一次限額的能力。

他被粉碎成極細小的碎沫，僅剩餘數隻昆蟲在地面蠕動，垂死掙扎。

「.....呼啊...」

洪杰的能力也解除掉，未知是因為時限，還是因為互換目標消失。

總之，暫時成功打倒了那個可怕的對手。

他與張雪媛雙雙累得躺臥在地，雷獠則撕破衣服，製成一個小布袋，走過去盛載起昆蟲，免得嚴學真又悄悄的自我再生。

「我也進步了呢，發動三次能力之後只是累倒，沒有昏迷不醒。」張雪媛說道。

「就疲倦來說，應該彼此不相伯仲。」洪杰笑言：「真希望我可以永遠的休息下去。」

「我就成全你的願望吧。」

一把讓眾人臉色嚇得鐵青的聲線傳入耳中。

洪杰不敢抬頭望去，全身哆嗦著，皆因己方的人員幾乎都沒有戰鬥力。

嚴學真完好無缺的身影站在前方，宛如拽住自己不放的魔鬼一樣，從地獄中又攀爬了回來。

「我既然擁有與昆蟲融合身體的能力，又豈只得一個身軀，早就製造好數個來作備用。」

「別想對他們出手。」怪獸雷獠衝到二人前面，想為他們阻擋敵人。

單憑剛剛清醒的她，如何戰勝實力不斷進化蛻變的嚴學真？

為何即使沒有明確方法，她也要站起來保護，不惜賭上性命去替一群不相識的人去戰鬥？

答案連她自身也不知道。

是因為大家都是被現實逼害的能力者，是因為當初被洪杰想救回同伴的心打動，是因為....

——這是雷狩一直以來堅持的行動，就像保護她的弟弟一樣。

「姐姐！」

雷狩、石鈉鋅和麥恩及時趕到另一邊。

「弟弟....」她看到雷狩身影，乍然有種大相逕庭的感覺。

「你先好好休息吧，由以前開始就要為我承受一切，真的辛苦你了。」雷狩站在她面前：「我會學習如何變強的。」

是甚麼時候長大的呢。

就算要受多少傷，也不願看見他捱苦的樣子，那個總是躲在自己背後哭泣的柔弱弟弟....

現今竟然會擁有如此可靠的身影。

「看來我睡了足夠長的時間。」雷狩有點自嘲，又有點欣慰地說道。

「嘖....」嚴學真唾棄著風雪能力者：「說得自己多麼高高在上，竟然會被兩三個渣滓幹掉。」

「突襲的敵人已陣亡，我們無需要再打下去。」石鈉鋅說道：「最重要是找回去的方法....」

「說甚麼蠢話？」

嚴學真打斷他的發言：

「我要照樣殺光你們獲得所有學分，然後風風光光地回到學校。」

「曾幾何時，我也被他們那套教學方法洗腦。」石鈉鋅疑惑地問：「其實有必要繼續遵守那種錯誤規則嗎？」

「這問題是打算反抗萬緣貴的意味？」他反問道。

「.....」石鈉鋅一時解答不到。

「你會被學校洗腦，就證明你懂得一個道理。」

縱使嚴學真沒有明確地說出來，大家都心照不宣。

反抗成功，他們又該何去何從？

可以平凡安穩地活下去？可以回到某個舒適溫暖家？

數百個疑問充斥在腦海之中，這一切彷彿都注定有個殘酷的答案。

他們——能力者們，根本沒有屬於自己的歸所。

\*

「嘎.....」

何勇仁猛地睜開眼睛，驚覺城堡已變成一遍頹垣敗瓦。

塵土飄揚，揉了揉雙目，他隱約看見不遠處，有群人物在進行戰鬥。

再仔細觀察，是數個學生與某個巨人在死鬥。

洪杰和張雪媛都倒在地上，他毫不遲疑的便撐起身子趕過去。

目睹巨人身上佈滿昆蟲，何勇仁就知道那是嚴學真。

儘管石鈉鋅、麥恩和雷氏姐弟替換怪獸模式合力出戰，都拿不著那個散發強烈暴戾氣息的巨人辦法。

每次使出攻擊，不久後他便可以自我再生，沒有張雪媛那般極具破壞力的能力根本就無法給他致命一擊，更遑論預留的替補身體。

對他使盡各式招數，閃電加熱或是近身攻擊都只能逐步逐小的扣除他的血量槽。

就現況而言，先前沒有消耗過多體力的嚴學真是擁有絕對優勢。

「喂。」何勇仁呼喊著他。

「.....」嚴學真望向後方，訝異著他竟然還有意識。

他被渣滓們打敗了，不知有沒有回歸另外一邊。

「照舊把分身的控制權交給我吧。」何勇仁擺出一副充滿仇恨的臉孔，將憤怒衝著其他人而去：「我要殺光這群傢伙！」

「....哼。」嚴學真不禁抵起奸詐笑容。

仍然跟之前一樣，被憎恨沖昏頭腦的人是最好唆使。

「何勇仁.....」張雪媛想用力叫喚，卻再也沒有力氣，無論自己多努力，多艱難，都好像沒法在深淵

裡把他拉出來。

洪杰已經累得張不開眼，聽著周遭發生的所有事，他亦想喊停何勇仁，但並不是為了讓他清醒過來。

他知道何勇仁真正想幹的事，正因如此，必需要及時制止他，要不然最壞的情況就會發生。

可惜這份心意同樣來得太遲，人類總是重蹈覆轍，到事情挽回不到的時候才想作出補救。

何勇仁將每副製作好的分身都連接記憶體，宛如機械人被啟動那般，一個個站立起來。

「這是你新發現的能力用法嗎？」他問嚴學真。

「啊，無須再利用屍體了。」

「真厲害....」何勇仁瞳孔泛起星光，是他進行精密操作的狀態。

話音剛落，分身們都被他操控住，衝往同一個地點。

「你....！」嚴學真察覺到事情不對勁，想對何勇仁作出攻擊。

不過才踏出半步，一道響雷便降在他身上，手臂背部都被加熱炸開，麥恩和雷獠再用敏捷的動作連番進攻，使他動彈不得。

最有力的昆蟲巨人被牽制住，其他分身又大意地交給了何勇仁。

「躲在陰暗處攻擊別人，真有你作風。」何勇仁連同十多個分身一起衝進城堡地道。

「嘖！」嚴學真走投無路，唯有往後胡亂逃跑。

「你選擇逃走，那就代表我的推斷是正確。」何勇仁追趕著他：「你要保護著正身，那是無法變成昆蟲的東西！」

「解除！解除啊！」嚴學真一邊逃一邊叫喊：「為何分身都解除不到能力啊！」

二人追逐到城堡旁的山崖邊上，何勇仁逼得他無路可退，往下望就是漆黑一遍的深淵海洋。

「是我收留了不被人珍惜的你！還給予你變強的機會....」嚴學真求他饒恕：「放過我吧，我們不是同伴嗎？」

「反正現在躊躇的話，不出半响你便會趁機偷襲我。」何勇仁控制分身鉗製住他的動作：「倒不如乾脆地解決掉你。」

「....」嚴學真冷汗直流，身體害怕得不斷顫抖。

「被看穿自己所有，再拿來左右心情的感覺如何？」

何勇仁指著他破口大罵：



「我決死也不會再任由你擺佈了！」

他自以為可以利用人心，將何勇仁當作武器使用，結果卻是變成自己的威脅。

「你這個恩將仇報的渣滓....」嚴學真咬牙切齒。

「不過你放心，我不會殺死你。」何勇仁說道。

他聽到這句話後頓時鬆一口氣，幸好他變回了那個偽善蠢才，於是決定再拼搏機會，把最後賭注押上檯面。

何勇仁認為他正身有不能變成昆蟲的限制，嚴學真想要把握這個令他措手不及時刻。

縱然限制確實存在，可是不能變化的——只有他的心臟而已。

昆蟲隨住分身之間的縫隙溜走，想把正身化為昆蟲，攜著心臟逃離現場。

嚴學真心想，他既然放話不會殺死自己，那麼心臟就算擺在眼亦不可能作出攻擊，說不定就可以僥倖的....

「再次活下來！」

一大堆昆蟲包裹著心臟，往別處高速四散。

「你中計了。」何勇仁猛然擋住去路，直接讓嚴學真的希望幻滅。

他從蟲堆之中撈起心臟，舉高並且甩開想爬回來的其他昆蟲。

「新的能力效果不錯。」何勇仁任由昆蟲毒針往自己身上扎去：「可惜以往的『核心』也繼續遺留下來沒有解決。」

他早在一開始就預料到會發生的各種情況。

按疑點逐步推理，假如他每次都操縱到一個分身，與其合作豈不是發揮到雙倍實力，為何要故意躲藏起來斷送優勢。

他必定是在保護正身以免受到傷害，再者，將正身都可以變成昆蟲的推論閉口不談，就容易製造到「何勇仁未知真正限制，能把這點用來當陷阱」的錯覺給嚴學真。

在之前製作的屍體當中，得悉他是用一顆類似核心的肉塊拼湊大量昆蟲。

肉塊的用處就類似磁鐵般吸緊昆蟲，每個獨立分身都要放置，大小就跟其他昆蟲無異，用肉眼是難以發現。

唯獨那個沒有肉塊，實實在在的人類心臟，是屬於嚴學真的正身。

最後放出「我不會殺死你」這句話，令他誤以為有機可乘，導致自己親手奉上心臟。

「我是因為毒發而跟他一起掉落懸崖，不算直接殺死，也沒有撒謊的成份。」何勇仁對遠處的張雪媛說：「雖然有點狡猾，但總算沒有再違反約定吧。」

「不....」洪杰聽到最擔心的事情終於要發生，使勁移動身體，然而只有手指頭顛簸的抖著，根本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

「還有....」何勇仁皮膚各處都滲入劇毒，開始發黑：「洪杰，謝謝你。」

我會比你們更早一步看到那廣闊無邊的天空，然後在其中自由自在地傲翔。

要是我能夠繼續活下去，可以擁抱著理想和愛人走到多遠呢？

你們想傳遞給我的感情，在昏迷期間確實地接收到了。

非常....非常感謝你們。

原來即使是這個一無所有的我，也有東西可以倚靠。

何勇仁緊握著那顆心臟，臉帶一抹微笑，失去意識掉落深海。

昆蟲巨人消失了，眾人想去拉住他，可是無論跑得有多快，有多渴望拯救到他，一切都已經來不及。

為何他會有如此舉動，明明應該仍有其他戰勝的方法，同歸於盡根本不是最好的路。

無謂地犧牲自己究竟有何價值和意義，他們即使費盡腦筋也想不通透。

別人可以任意指責，甚至篤著屍體罵他愚蠢，然而所有人都只是在漆黑深淵上面大條道理，或許當自己遇到同樣事情時會比他更加深陷其中。

「他...」唯獨曾經與他互換過記憶的洪杰，深深了解箇中原因：「與以前的我一樣啊...」

被現實重重壓迫，活下去的過程會極為艱難，因為與死亡不同，活著是需要一輩子的勇氣。

但洪杰明白要是死掉的話，重視的人在痛苦哭泣，剩下靈魂的自己是無法給予他們擁抱。

所以必須要堅持，就算是逞強都必須要生存在世上。

哪怕只要活多一秒，那個名為希望的奇蹟就可以多一分機會出現。

何勇仁在清楚這些感覺後仍然選擇那條路，是基於愧疚？是懦弱？是愚笨？還是他已經失去那個重視的人？

.....也許都各滲了一點進去吧。

佔最大份的，應該是失望，不論是對自己或者世界。

眾人都沉默了好一陣子，胸口彷彿被狠狠壓著，難以釋懷。

「所以現在.....」麥恩率先打破寂靜，站前說話。

不過話一到半便突然停下，某股暴雪從後吹襲，使她宛如凍結了的冰塊那般無法動彈。

「麥...！」石鈉鋅連名字都未呼喊得到，便緊接隨後被冰封起來。

以為敵人已經全滅的眾人完全反應不及，被猛地掀起的一陣暴風雪凍得全身僵硬。

他們在眼前一黑之前，瞥到施襲者的身影：「為甚麼他仍然活著....」

「啣...」風雪能力者雙眼反白，嘴巴哈出煙霧，在暴雪中發瘋亂飆。

他用能力凍結住腹部的傷口，再次披起那副冰製盔甲，盛載起「冰之死神」的稱號，殺光在場的所有人。

體力本應耗盡，但他憑住潛意識的戰鬥本能，再次強制喚使身體。

終於都殺死可恨的半能力者，儘管他是不計代價地辦到，風雪能力者亦沉醉在這種爽快的幻覺之中。

沒錯，他沉醉的，只是幻覺。

「幸好最關鍵的時刻趕到。」

陸彥揚氣喘呼呼，對風雪能力者發動幻覺能力，同時阻止了他的偷襲行動。

當初血液濺到敵人身上時，他就想好逃命的對策，只不過見他好像發現學生的所在地，於是就跟著過來。

那個用來威脅他們的幻覺「陸彥揚」，其他人是無法看見的，也是間接讓風雪能力者誤以為他們之間毫無感情，選擇直接開戰的原因。

「累死我啦....」他依靠住城堡牆壁：「他用冰道直接滑過來實在太不公平了。」

望見風雪能力者獨自一人在那邊對空氣發動極具破壞力的招式，場面還是頗嚇人的。

正當眾人真正的鬆一口氣時，兩條麻繩卻從天而來，鎖住了他的動作，並將其捆綁。

某個身影逐漸靠近眾人，還有餘力的人嚥下口水，備好戰鬥架勢，直至望到她的正臉才敢放心。

「洪杰還活著吧？」艾莉莎問道，身後還帶著其他倖存的學生：「路上不斷遇到學生，硬要跟著我走，弄得太遲來了。」

此刻甚麼殺戮、甚麼戰鬥，都已不屑一顧。

這場慘痛的課題悲劇，為眾人帶來的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創傷，似乎連他們的心靈都難以癒合。

如果在那所學校繼續待下去，還會有甚麼無法想像的未來迎接自己。

還可以.....

擁有未來嗎？

## 【第十八章】占卜師

關於課題的所有事終於都暫時落幕。

本來就殘酷無道的試煉，再加上被風雪意外洗禮，僅有半數學生成功存活下來。

眾人與艾莉莎乘坐飛機回到香港，可是抵達的地方並不是學校，反而是一處從未見過的秘密場所。

再具體一點，是某個位於地底的收容所，學生像是囚犯般的被關進裡面的房間。

事情會發展成這樣的原因，相信遇見過風雪能力者的人都心知肚明。

「一」在覬覦著能力者學生。

得悉此事的萬緣貴，宛如藏起的家檔被人發現一樣，趕緊再找個地方收起來。

雖說他們都沒有被關進過牢獄，但這邊生活其實跟電影上演的沒有太大差別，每個人都有獨立房間，有人定時遞送三餐，並且不見天日。

萬緣貴有來過探望學生，但顯然地，他關心的對象只有洪杰一人，勞師動眾趕來，唯獨跟他對上話。

「等同沒有能力的你，幸虧能夠在那場災難存活。」萬緣貴在房間外，相隔一道門的跟他對談。

「.....」洪杰坐在房間，死死的瞪著外面，眼神充滿憤怒，還有因為創傷帶來的憔悴神情：「要不是因為你，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去冒險。」

「那些是為了成全偉業必須要的犧牲。」他冷冷回話。

「甚麼叫做成全偉業啊！」洪杰控制不到情緒，衝過去用力敲打鋼門，即使小許也好，都想讓萬緣貴知道自己到底有多憤怒和在意：「對你有好處的就叫偉業，我們就是隨時拋棄的棋子嗎？」

「是的。」萬緣貴不除不疾，表現沒有動搖：「你要知道世界主角只有寥寥可數的人，其他人都是為了襯托而誕生的路人甲。」

「你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主角？」洪杰立即反駁他：「別開玩笑，你這種卑鄙....」

「正好相反，我是為了不做路人而竭盡所能。」他搶過洪杰的發言：「因為明瞭自己天生不是主角，才要拚死拚命的爬上頂點。」

「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會認同....」

「大部分人都與你有同樣想法，可是現實裡面位於頂點的人，都是靠著骯髒齷齪的手段，踐踏別人屍骸一步一步走上去。」

「....胡說八道。」

「哼....」萬緣貴輕蔑一笑：「我只是來看看財產損失多少，也沒必要得到你認同。」

到最後，他留下兩條洪杰至今仍未能解答的問題便離開了。

小子，你認為世界的主角是『一』？是我？還是你？

或者像從前一樣，你只是個沒有個體的路人？

這也是洪杰在萬緣貴被囚禁之前的最後一次對話。

本以這種失去自由的日子要待上一段長時間，可是期待以久的些微希望，似乎降臨在了學生們身上。

萬緣貴正式被拘捕，由於事出突然，如果不是有支軍隊闖進來，可能直到氣絕那刻都未知道發生何事。

之後在新聞上看到，「潛逃連環殺人犯落網」、「搗破史上最大勢力犯罪集團」、「虐待式訓練市民成為私人軍隊」等等的特寫頭條。

不知為何，除萬緣貴以外，其他共事的人都沒有罪名，一同被捕的只是些無名小卒。

縱然他在採訪鏡頭面前沒有回應過問題，淪落至此的原因線索小得可憐，不過能夠將萬緣貴逼到這種地步的，僅聯想到某個神秘組織。

至於他被捕的真相，在接下來便會一一揭曉。

事件雖然被各界廣泛討論，有人用來製作影片詳細猜測分析背後的真相，也有人在討論區開主題分享陰謀論，引起網民好一陣子的瘋潮。

不得不說，有些推論精準得讓人以為他真的親歷其景。

可惜的地方是，畢竟人類都是種善忘生物，既然事不關己，就當茶餘飯後的閒聊話題，嘴巴說著殘忍生氣，訴說社會如何不公、大財團怎樣壟斷市場或現實黑暗一面，隔天可以照舊相安無事地上班上學。

反正未有親眼見證過，普羅大眾都不會有所質疑，再討論多一、兩個星期，這單新聞就會從人們的腦海裡消得無影無蹤。

學生方面，被盤問的他們並無供出關於超能力的任何資料，舉報者也單純報稱萬緣貴濫捉市民進行軍隊訓練。

洪杰與其他學生重新獲得自由，但跟剛剛進學校的他不同，很多人都在學校生活了頗長時間，導致對外面世界感到陌生，更甚有人說想回到學校繼續生活。

這也難怪，適應了超能力學校，要像個普通人活得若無其事，誰又能輕易辦到。

不過這樣的後續，才是大部分能力者渴望的結局吧。

無論要付出多少時間，他們始終也想在世界找到某個屬於自己的角落，實在沒有甚麼比媲美得上回家的溫暖感覺。

所有學生都回到學校宿舍收拾細軟，也當作是分別前的最後會面。

洪杰經過聯誼廳，彷彿看見當天何勇仁坐在沙發上觀看超級英雄電影的景象。

可惜事實上，那個地方比起之前要熱鬧得多，唯獨缺少的卻是何勇仁。

他鼓起勇氣走進裡面，看見在課題中認識的同伴，他們正在熱烈地討論之後的去路。

「要當個普通人，果然先找份穩定的工作比較好。」石鈞鋅說得頭頭是道。

「甚麼？！」雷狩驚訝地問：「你已經想好自己的職業？」

「還未...我在想有沒有擅長的工作可以應徵。」

「你可以去當廚師啊，加熱能力應該對這份工作很方便！」雷狩靈機一觸。

「這選擇也不錯，我要記錄下來。」石鈞鋅摘在筆記。

「麥恩呢？」雷狩再轉頭問她：「我很好奇你會怎麼生活。」

「因為我性格非常厭世嗎？」麥恩目無表情地反問。

「.....哈...」膽小的他被嚇得全身僵硬。

「大概會回去老家進修武術，畢竟危機這種麻煩東西不知何時會再襲來。」

「嗯，說得有理。」雷狩也搭起嘴來：「我和弟弟應該會一邊裝備好自己，一邊找尋某個屬於我們的家。」

「那.....張雪媛呢.....」雷狩戰戰兢兢的問。

在場的人裡面，只有她由頭到尾都沉默寂靜，對所有東西都閉口不談，自從何勇仁事件後，她就一直處於如斯狀態。

這一問，又勾起了大家暫時忘記的傷痛。

空氣突然冷卻下來，好像本來想高高興興道別的氣氛都變得奇怪。

「嘿，你們別這麼愁眉苦臉啦。」陸彥揚主動打破僵局：「還未問我之後的去向怎樣呢。」

可是這招效果並不顯著，依舊沒有人願意再開口說話。

「無論前路多麼灰暗，至少現在這一刻得到了自由。」洪杰說道：「讓人悔恨的事再也無法改變，我們可以做的，就只有令之後的自己不再有同樣懊悔感。」

所以。

拜託你們一定要堅強的活下去，別把犧牲的人白白犧牲。

洪杰提起了大家不想討論的話題，縱然是個痛處，但也需要敞開它，給它新鮮空氣方能結疤痊癒。

眾人心情又被他稍稍挽回了一點，決定不再沉默下去。

「洪杰都沒有說自己的路，你有甚麼地方要回去？」

「我呢？！」陸彥揚幾乎要哭出來：「最後還是把我無視掉嗎？！」

「我啊....」洪杰抬頭沉思數秒：「要回去見一個非見不可的人。」

洪杰與其他學生暫時分道揚鑣，各自完成理想目標，儘管相識只有大約一星期時間，他們卻共同經歷過生死炎寒，比較起大部分認識十多年的點頭之交，友誼或許來得更加深厚。

\*

重獲自由之身，洪杰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聯絡樂正綺嵐，原本的電話遺留在學校宿舍，他永遠也不知道那數百通洋溢著擔憂的未接來電。

幸好洪杰記住了號碼，在附近的公共電話亭撥給她。

「喂...？」鈴響幾聲後就有人接聽，洪杰緊張兮兮地開口。

「喂？」樂正綺嵐頓然停下，再急忙確認：「慢著.....你是....御三家？！」

「對的。」他回話：「你應該有看新聞，知道發生甚麼事。」

「我們現在就見面吧！」她再補充：「我有好多好多事想要跟御三家訴說！」

「你下午不是還有課要上嗎？」

「哪有東西比得上見你更重要。」

電話兩側的人都淺笑了一下，約好地點便立即赴會。

琥珀公園內，兩個猶如相隔開數十年的人，給了彼此一個深深的擁抱。

「我好想你...」樂正綺嵐緊緊摟著洪杰不放。

「不就是過了一星期而已。」他無奈笑道。

「你沒提起的話，我還以為已過了一年多...」



我險些就死去，險些就回不到來見你，險些就永遠感受不到你的溫度。

一切都只差那麼半點，死神不斷拿起利刃掠過我的咽喉。

是你令我支撐下去，給予我堅持要活著的動力。

洪杰多想將全部事物表達給樂正綺嵐知道，但此刻享受著重逢喜悅的二人，讓各自背負的責任、重擔和煩惱，彷彿都已銷聲匿跡，變回那對平凡又充滿愛意的小情侶。

然而，高興歸高興，有些事實他們也需要去面對。

樂正綺嵐把身份轉換能力的真相告訴洪杰，他卻異常地冷靜，只是點頭示意知道。

她原本認為他會再訝異一點，甚至去到不能接受的地步，現在反應平淡如此，反而令自己呆呆的望著洪杰。

他撫摸著樂正綺嵐的頭，笑嘻嘻地說道：「我再沒有要離開你的理由，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笨蛋御三家...」她牽起洪杰的手，把眼睛轉過另一邊，臉頰泛紅的問：「先不管那些東西，我們好久都沒有約會過，要去逛逛嗎？」

「那當然好啊。」

說是去約會，其實香港地大多數地方都是連鎖店，根本往哪一區走都大同小異。

他們對要去甚麼地點也未有概念，思考其間，洪杰忽發奇想，不如就去最初解除施蒂娜身份時的地方。

那段時間的自己雖然笨拙又麻煩，但亦是最令人回味的時光。

旺角。

他們又再次前去信和中心，一路上有說有笑，提起對方不在時所發生的事，真是慶幸仍能存活於世。

不過有出沒在那邊的人都知道，經常有群不明人士過來搭訕，說甚麼只差最後一張問卷才能吃飯.....跑完這張單就可以下班等等的原因推銷合約或產品。

「你們對占卜有興趣嗎？」眼下就有一名氣息相似的人前來跟洪杰二人搭話：「我對情侶之間的預測非常準備的喔。」

因為這類人早已響出極壞的名堂，他們便打算不作理會直接走開。

「不理睬我嗎....？」那人再放話，句子徹底傳入耳中：「三步後你們就會回頭瞧我。」

一步，兩步，三步....

赫然有股引力，令洪杰和樂正綺嵐宛如著了魔似的回頭看他。

那種感覺並不是強制性的，反而像是被人看穿自己心底裡的欲望。

見二人錯愕的站在原地，那人馬上開口解答：「我是專業的占卜師，所有事都能夠精確地預測出來。」

「只是碰巧遇到我們想回頭的那刻，不足以證明是你預測準確。」樂正綺嵐反駁他。

「看似跟我頗有緣份，就免費為你們進行一次占卜吧。」

「我昨天總共掉落了多少根頭髮！」她立即問道。

「我能夠做的是預測.....過去的事....」

話語未畢，便被樂正綺嵐再次奪去發言權：「我今早上在哪一分哪一秒起床的！」

「預測啊！是預測！你的聆聽能力有甚麼問題嗎？！」

「聆聽能力，你有問題想問這個神棍嗎？」

「.....」那人無言以對，唯有緊握拳頭，不再說話。

「走吧。」樂正綺嵐拉著洪杰：「這些人用數下花招便能解決。」

洪杰忍俊不住，傻笑起來，原來自己一直想模仿她的智慧，卻是連半分也未曾達到。

可以用這麼滑稽有趣的方法打發人走，果然只有她能辦到。

「哼....」那人心有不甘，再次指著他們說道：「你們絕對會回來找我的。」

二人加快腳步離開，不想再與他糾纏。

一路上，洪杰的腦海都浮現那人的臉孔，神情凝重地想著某件事。

察覺這點的樂正綺嵐便開口問道：「你還在惦念那個騙子的事嗎？」

「我在想....假如其他人沒有你幫助，不慎中計了要怎麼辦....會被騙去辛苦賺來的積蓄...情況再差點可能會家破人亡....」洪杰越發不安。

「你竟然還有空去想那種事....」她先感嘆道，再笑言：「看來超能力學校的地獄式訓練沒有將你改變呢。」

「我也覺得自己太多管閒事，可是一想到那點心裡就很不自在。」

「說的不是你多管閒事這點。」樂正綺嵐彈一彈他的鼻子：「既然你那麼心不在焉，為確保我們的約會質素....就去領教一下對方有甚麼本事。」

以前的黃金拍檔，要再次展開合作。

二人會再次回頭找自己，那人的反應彷彿是預料之中一樣，得意洋洋的等待他們走過來。

「如何？」那人用囂張的語氣說道。

「被你說中了。」樂正綺嵐無奈的配合演戲：「我們想預測自己的未來命運。」

「跟我來吧。」他轉身作個手指勾勾的手勢，帶著二人前往某個陌生地方，

雖然他們認為事情是因為個人意志才會發生，但從來都沒有猜想過，一切都正按照那神秘占卜師的預言在逐漸進行....

\*

緊隨著占卜師的步伐。

來到某個位於樓上的小店舖，裡面的設計非常獨特，應該說是非常「占卜」。

在進門口之前，有個奇怪的陌生人在店面的門外來回打量著。

他衣著充滿個人風格，藍色襯衫，深藍色西裝褲，連那雙皮鞋也是藍色。

全身上下都是以藍色為主調，唯一不同的只有深淺分別，令他就算整套藍色也沒有極為突兀的感覺。

年齡方面看似比洪杰還要年長一點，散發著某股飽經歷練的氣息。

最令人在意的，反倒是貼滿了上身襯衣的賣旗籌款貼紙，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副很好騙的樣子。

「啊。」他注意到洪杰他們，率先提手打招呼：「終於回來了。」

「你是誰？」占卜師疑惑地問。

「有朋友推介我，說你是他遇過最靈驗的占卜師。」

「推介....？」他的疑惑又再倍加深。

不過那人看上去並沒有惡意，感覺又是傻呼呼的，先邀他進去隨便敷衍兩句，說不定又能撈多畢錢。

於是，占卜師決定一次過接待三位「客人」。

「你好。」在進內時，藍衣人用友善的態度向洪杰二人伸出友誼之手：「我叫阿藍。」

「你好....」洪杰反應有點遲疑，總覺得他來歷不簡單：「我是....洪杰。」

就跟以前結識新人物時一樣，遭遇危險的預感在內心不斷湧現。

「.....」樂正綺嵐用種異樣眼光盯著阿藍，沒有對他的友善作出回應。

店內中央有張鋪上黑色桌布的圓形桌子，上面擺放著水晶球、塔羅牌和幾根帶有香味的蠟燭，而且沒有其他燈源，所有人的視野也就僅靠它們閃爍著的微弱光芒。

「你們有甚麼問題？」占卜師披起斗篷帽衣，其實沒有增添專業感，與現代格格不合，裝模作樣的衣著反而讓景象變得詼諧：「是感情、事業、財運？還是其他東西？」

「是。」阿藍舉手，率先發問：「我想問關於感情的問題。」

「請問你的對象是....？」

「我憧憬了她已有一段時間....第一次遇見她是在那條回家必經的交通燈。」他越說越緊張，搓著雙手，像極一個情竇初開的男生。

「嗯....」占卜師摸著水晶球唸唸有詞：「她的確是個蠻適合你的人。」

「真的嗎？」阿藍驚喜地繼續說：「我就覺得是這樣，她有種吸引我的成熟魅力，每日都堅持不懈的為家人買菜，見她過馬路速度太慢，就忍不住過去攙扶，身上那股萬花油的味道，總是令我難以忘懷....」

「.....」聽下去發現不對勁，於是再確認多次：「你對象的年齡是...？」

「不知道呢。」他再仔細回想：「大概六十歲左右吧。」

占卜師先是被他震驚，再無奈地嘆了口氣，但想到一半，忽而瞄到阿藍愚昧天真的表情，自己應該趁機會拋出更大的餌，釣出更豐富的漁獲。

「見在你態度如此誠懇，就給你一些免費的商品介紹吧。」他再輕聲告訴阿藍：「對愛情運很有用的喔。」

他在桌下取出某個殘破玩偶和玩具，用各種理由推銷售賣，又說曾被哪個大師開光，取自甚麼甚麼高海拔的稀有物料，令阿藍聽得嘖嘖稱奇。

然而在洪杰和樂正綺嵐眼中，那純粹是個沒人要的舊玩具，若果占卜師未有落力推銷，第一眼看到絕對會以為是在垃圾場撿回來的破爛。

「這些東西都相當划算呢，不過總覺得沒有實際幫助....」阿藍語氣顯得有點失望。

「不要緊，我還有樣珍藏寶貝可以給你瞧瞧。」

他從後面的辦公室取出一瓶藥丸，簡單的深啡色瓶身與白色瓶蓋配搭，沒有任何包裝紙。

阿藍第一望見的反應有點不自然，彷彿有種不得了的東西出現在他眼前。

「怎麼了？」占卜師也感奇怪，難道他知道關於藥丸的事。

「不.....」阿藍結結巴巴的說道：「不是藍色！」

「喔...」他安心下來，再回話：「放心，瓶身是可以客製化的。」

「那....它有甚麼功效？」

「我知道！」洪杰搶過問題：「是『淫賤不能移』對吧？我在電影中看過....」

「是是是。」話音未落，就被樂正綺嵐捏著耳朵拉回座位：「先乖乖等著，還未到我們發問。」

「咳....」被打斷的占卜師重新解釋：「每日服用它，輕則強身健體，待時間長久，就可以暴增自身的吸引力，對於追求異性非常有用。」

「聽上去這東西好像還不賴。」阿藍說道。

「沒錯。」占卜師開始迫不及待，想賺他一筆：「你還有其他疑問嗎？」

「是。」阿藍轉換了原來的態度，變得帶有敵意：「請問你是騙子嗎？」

他與一路以來的笨拙樣子天淵地別，展現出強而有力的氣魄，宛如將那老練的對決技巧底蘊原形畢露。

「.....你...」占卜師開頭有點訝異，但再憶起剛才的經過，察覺到他是故意找麻煩，決定與他稍為玩玩：「我當然不是啊。」

「那可以先請你證明一下自己嗎？」阿藍再說道：「畢竟是需要付錢，消費者有權利保障利益吧。」

「沒所謂，我會讓你們驚嘆不已的。」占卜師取過檯面的那疊塔羅牌，叫洪杰從裡面隨便抽出一張。

洪杰不懂他想要甚麼花樣，唯有先照聽他說話做，抽出卡牌。

占卜師沒有看牌面，給時間洪杰記在腦海，再要他把卡牌洗進牌疊中。

讓洪杰自己徹底的重新洗疊過後，接著就是要阿藍隨便抽出一張卡牌。

「你會抽出洪杰剛才記住的牌。」占卜師這句自信洋溢的說話，傳入他們耳中：「這是我準確的預測。」

阿藍半信半疑，抽出卡牌並馬上掀開給眾人觀看。

「.....」洪杰驚愕萬分：「的確是....我剛剛記住的牌....」

「真的是這張『杖王』嗎？」阿藍連忙確認：「你真的沒有記錯？」

「洪杰沒有記錯....」在旁的樂正綺嵐也難以置信：「他抽出的確實是『杖王』.....」

「如何？」占卜師囂張跋扈，再挑衅阿藍：「心服口服了嗎？」

他心裡並不服氣，可是思前想後都沒辦法解釋這個現象。

「我要自己再抽一次。」阿藍向他提出要求。

「沒問題。」他得意洋洋地說：「再來幾多遍我也會預測成功。」

他們把抽卡的程序重覆一遍，但抽第一手的人由洪杰轉變成阿藍。

「你會抽出阿藍剛才記住的牌。」在洪杰抽牌之前，占卜師如此說道。

洪杰依樣掀開牌面，給眾人共同目睹。

「又再次預測中了....」樂正綺嵐開始感到占卜師的厲害之處。

「錯了。」然而阿藍卻揚起嘴角，冷靜地指著那張牌：「我剛才抽的不是『惡魔』。」

「你是小孩子在賴皮麼？」占卜師不滿地回話：「有人證明我的預測是正確，你自說自話有甚麼說服力？」

阿藍沒有即時答他，然後取起那疊塔羅牌，拿出其中一張卡：「這張『劍三』才是我抽出的牌。」

眾人仔細觀望，發現除了三把劍插在心臟的圖案之外，還有一張奇怪的貼紙。

「慈善公益金.....」樂正綺嵐跟著上面的字唸，赫然想通：「我搞懂了！」

「為甚麼.....」占卜師被這種狀況嚇壞，完全未能反應得到。

「令人信服你的說話。」阿藍斬釘截鐵地說道：「這是你對我們發動的能力吧！」

「嘖...！」占卜師氣急敗壞：「你知道能力的事？」

「不只我，在場的所有人都知道關於能力的事。」他回話。

洪杰和樂正綺嵐也感訝異，為何這個陌生人會清楚他們擁有能力。

阿藍開始一一說明事發經過。

占卜師在我們作出第二次抽牌之前，都會說出「你會抽出XX剛才記住的牌」。

那是他發動能力的條件，所以無論第二次抽出甚麼樣的牌面，都會受他能力影響而變成「認知」中記住的牌面。

接著我就進行一個揭發他的小實驗，在你們沒有察覺的情況下，我也發動了能力，將身上其中一張賣旗貼紙黏在卡牌上。

如此一來，即使他使用能力改變了我對「腦海記住」的牌面知認，都沒辦法改變我對「黏上貼紙牌面

」的認知。

只要在「認知」未受能力影響之前就先確認好被使用能力後的「認知」，那麼你的能力就會形於無物。

看準他能力條件的這個間隙，再用鋒利的劍俐落地刺進去。

——就是占卜師「預測」失敗的原因。

「你故意來揭穿我是有何居心！」占卜師見勢色不對，也不打算假裝下去。

「地下街。」阿藍道出這三隻令他驚魂失色的字。

「開甚麼玩笑.....」他把手放在口袋裡，像是想取出武器。

三人因此而戒備起來，作好要戰鬥的心理準備。

他抽出手掌，猛地指住店舖辦公室的方向：「那邊有UFO出現！」

怎料卻是他發動的能力，在未有確實認知的情況下，洪杰他們始終也是中了技能，全部往他指住的那邊望去。

占卜師趁著這個時機，拿起藥瓶就奪門而去。

待能力發動的時效過去，他早就逃跑甚遠。

「可惡。」洪杰覺得自己竟然會被這種低階花招玩弄，深感不憤：「被那個騙子跑掉了！」

「不用動火，我早就在他身上偷放了位定裝置。」阿藍說道。

「你究竟何方神聖？」樂正綺嵐問道。

雖然他揭發占卜師的騙人手法，但不代表可以完全信任。

「嗯....」阿藍思考半晌，再回應：「跟你們一樣是個能力者吧。」

「為甚麼你會知道我們的事？為甚麼要接近我們？」她瘋狂追問：「你最終目的到底是甚麼？」

「最終目的啊...」他緩緩道出：「應該是幫助別人，順便替自己積積福。」

樂正綺嵐眉頭緊皺地瞪著他，怎樣都無法說服自己。

「你看看我身上的旗就知我是個老好人啦。」阿藍抓抓頭，尷尬一笑。

「演技。」她言之鑿鑿的指著他：「全部都是演技！你只是另外一個比較高明的騙子！」

「我不會加害你們...」

阿藍好像怎樣都解釋不到自己是沒有惡意，於是提出一個建議：

「總之，要跟我去抓出那個占卜師嗎？」

樂正綺嵐禁不住好奇心，想要瞧瞧他是否真的有能力找到，又想知道他的來歷。

「好吧。」她再說道：「但我們會先繼續提防於你。」

「……」洪杰看得目瞪口呆，心想他真是頗有本事，能說服這個世界最難說服的女生。

不過。

這一切又能否如他們所願的發生下去？

還是背後有更大的陰謀正在蠢蠢欲動……